



## 奇门兵刃

作者： 熊沐

电子书制作： 知识混子 | [8x8.page](http://8x8.page)

##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 楔子

这部书里，你要听些听也没听过的故事，见些想也没想过的新鲜事儿。

这部书讲的是关东，是那个可以把鼻涕胡子冻成一坨坨的地方，你如果用手一绝，胡子就被绝折，在冰块块里有你的胡子，也不疼，更不流血。讲的是在这样一种天气里的故事。这部书里的人都很怪，一个温文尔雅的姑娘叼着一只烟袋，那烟袋杆好长，和姑娘那玉藕一般的臂差不多长，姑娘在喷云吐雾，那烟雾在明珠翠玉当乌云欺雪的姑娘头边鬓角上缭绕，让人如雾里看巫峰，不知神女究竟多美。可谁知有人凑上去涎脸一笑，这烟袋便砸在这个人的脸上，叭叭叭三下，不多不少，左右颊上便有了一圆圆的伤疤，伤疤是烟袋锅样，中间呢，烫成一个黑黑糊糊的疤。另外一下是打在人中处的。赔上了两颗上门牙，也在四唇留下了一个烟袋锅伤疤。这人从此也就改了绰号，叫“三钱”。

看来，这明眸皓齿的抽大烟袋的姑娘一点儿也不好惹。

×                      ×                      ×

当然不止是有这么一个人物了。还有更奇绝的故事。

你没见过丐帮，尤其没见过关东的丐帮。金庸老先生和古龙先生笔下的丐帮大多是纪律严明，玩蛇弄棍的风尘侠客，那些人除了穿得破些，不坐车以外，同一般的江湖人也没什么大异。可关东的丐帮就比这些人怪异多了，单是那乞讨的方式就显得气派——

秋收了，单等你财主把粮食收进仓，打好扬净收进谷囤里时，丐帮来了。

丐帮的人不是走着来的，全坐大车，丐帮的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都坐在大车上。大车有七挂，每挂车都是一马驾辕，三骡拉套，大车喀喀喀跑得欢实，直奔你财主家来，

马挂鸾铃，咯灵灵——咯灵灵——响得很欢快，鞭子打出鞭花来，叫得也很响亮，车上的人笑啊、闹啊全不分老少长幼，什么话荤来什么，不忌一点荤腥，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什么话都扯。这一串大车来到了你家门前，在大门外一字排定，就没了一点儿声响，上百号人的眼球儿都是黑的，盯着你财主家的黑漆大门。

财主家的仆人不关门，他们知道关门也没用，关门之后，只能马上使门板遭殃。莫忘了这些人上财主家门前，只是“乞讨”。

×                      ×                      ×

就见那大车上有一个挎小筐的男人，他那样子很滑稽，挎那一只小筐很小，小到了只能装两个馒头，一根骨头的程度。那只筐虽然编得很精巧，但只这么一点点大，怎么能讨得偌多食粮来喂宽大的饥肠？

但财主家的仆人见了这筐儿，不由得肃然起敬。

那是因为这一群人只有他一个人挎筐，他就是这丐帮的头儿。这个挎筐的人一句话，大车上的百号人就随之进退。

他不叫什么帮主，也不叫什么分舵主，关东人叫他是“筐头儿”。仆人们吃惊的是，他的筐这么小。

越是小的筐头儿，领的丐群就越大。据说北方丐帮的帮主总筐头儿的那口小筐儿可以噙在嘴里。

这挎筐的筐头儿扬手一揖道：“请你家老爷讲话。”

老爷当然不敢不出来。

仆人拿来一张凳子，老爷就坐在厅院里，大门敞开着，看丐帮乞讨。

丐帮的乞讨是一场“表演”。

×                      ×                      ×

先是两个乞丐出来，这两个乞丐可能是一老一少，也可能是一男一女，更可能是一

胖一瘦，两个人上前来，冲财主打揖鞠躬，就拿出两枚小小的竹片，一边叭叭打着点儿，一边就说逗扯唱起来。这两人说的是“庆口”。

“庆口”说的尽是好话，一门说这家财主的好处，说得主人咧了嘴乐才算数。

胖子道：“开口笑，凑热闹，这家财神有门道。”

瘦子道：“有门道，尽发财，出门尽踩坷垃来，一脚踢，眼发亮，金锭银块土里藏。”

这多半象后世的数来宝，讲道财主家的好话，图他施舍的。

这些人可以说得天花乱坠，把黑土说成白银，把稀屎讲成黄金。如果财东心中一乐，就喝令赏。

赏少了不行，赏给一只大金元宝，不行。这群乞丐见筐头儿不动，他们也不动，人都站着的站着，坐着的坐着，黑漆漆的眼球眨也不眨地盯牢你。

这说“庆口”的人说道累了，也不见财东施财，就悄悄地竹片一夹，人蔫退去一边。

×                    ×                    ×

就上来两个人，一男一女，通常都是一男一女。

这男人长得凶，一脸横肉，往院中间一站，象个丧门神。这女人脸色蜡黄，身挑儿高瘦，走起路来一步三摇，拧啊拧的站在男人身边。她头发向后梳成一个抓髻，脑门儿油亮，头发上的桂花油味儿直冲鼻子，脑门上紫红紫红一个圈儿，那是拔火罐的印痕。

财东见这两人上了场，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苦。

有人说道：“不怕男人凶，就怕女人哼；不怕男人犟，只怕女人唱。”

这两个人来的是“脏口”。

“脏口”，就是没一句好话。

男人嗓门大，财东家门大开，就有左邻右舍来瞧热闹，瞧热闹的都是穷人，穷人看富人受罪，自然快乐。一边听那些千奇百怪的“脏口”，一边随之起哄闹笑，更助了那一男一女的威势。

男人上来先骂：“你妈个吊！你家祖坟开个扇，一爿棺材劈两半儿，中间钻出个小黄仙儿，对着月亮打揖玩儿。黄仙手里捧只拐儿，是你爹的脚骨白惨惨的没肉没筋，只有那么瘦骨伶仃一根劈柴儿……”

男人骂得凶，但多直来直去，骂得象粗人吵街，直门咒人祖宗，咒人家宅，咒人子孙。

女人开骂了，那情形自然不同寻常。

女人一开口就三叹：“咳——，哎哟哟——”

这哎哟哟是唱，象开场的锣鼓在叫音，这一叫，听的人捧的人都静了场。

女人的咒骂是唱，象满人的萨满跳神：

“哎哟哟——

谁不知道你们老秦家哟，

财大气粗门丁旺呀，

养的儿子不老少哇，

七个大的八个小的，

十个私孩儿都有蒂把儿。

你秦家老爷福气大，

二十五个儿子都喊爸；

可惜了啦都有病啊——”

男的这时一定要插科打诨，象今日的双簧口儿：“你可别瞎讲啊，人家秦家老爷身板儿这么壮，生的儿子咋会有病？”

女人就唱：

“哎哟哟——

天下的人啊都听清呀，

秦家的老爷真龙兴啊，  
生下的儿子都有病呢，  
一个秃顶，没头发，  
光秃秃的脑袋象冬瓜，  
两个豁嘴儿，象兔子唇儿，三瓣儿岔，  
三个没牙，四个耳朵聋，五个眼瞎，  
六个腿儿瘸，瘸得满院子拐，  
画圈儿的，点脚儿的，劈岔儿的，  
还有一走一挺一走一挺象只虾。”

男人问：“这秦家老爷祖坟上冒青烟啦，生儿子这么多病？那剩下四个儿子准是好的了？”

女人又唱：

“哎哟哟——

这四个儿子更惨啦，  
他们是腿又瘸，眼又瞎，  
外带一人一只秃爪爪。  
眼不亮，是玻璃花儿，  
脖不正，是瘫巴……”

这是“脏口”，专门咒人的，也咒人破财遭灾，咒人生病夭折，咒人家门不幸。

谁能受得住这“脏口”？

你也不敢喝令家人去打，如果你打死一个乞丐，你家门三代不宁。

受不了你也得受着。

让人这一阵子咒骂，如果你不马上把钱粮都弄出来，你就还会听到更多的“好戏”。

财主家大多“惜财不惜命”，不听这一套邪。

咒吧，总有你咒够的时候。

听着你咒，财主只是向天一唾：“天诛！”向地一唾：“地灭！”这一上一下两唾，认定什么诅咒也解了。

这一男一女就下去了，上来一群人。这一群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男的瘦弱，弱不禁风，风一吹便可倒下，不再能起身来，赤膊着，胸前只有皮与肋骨。

女的披散头发，眼无神彩，人如贫血，颤颤地走来，一步一哼，一步一顿。

老的象棺材瓢子，脸无光，身无衣，头无毛发，手爪如鸡，拄一棍，魂似归西，哼唧唧，尚能人立。

小的象柴棍，一个个偎在大人身边，流鼻涕，淌眼泪，象虫子，脸不洗，头不剃，身上没几寸布缕，脚下没鞋袜踏地。

这群人一拥而上，都贴靠在财主家的门边。

贴门边，是不让你关门，贴门边，是因为他们叫一个很奇怪的名儿——“靠死扇儿的”。

“靠死扇儿的”，他们能靠在你这门板边不走，一天天，一夜夜，直靠到死也不会走。

这一群人都哀唤。

老人就呻吟道：“老爷呀，行行好吧，给点粮，充饥肠！”

年轻的也呻唤：“老你呀，行行好，给些粮，积善堂！”

女人就病恹恹的喊：“老爷老爷，行行好，施舍多了不念佛……”孩子也喊：“老爷老爷，行行好，给点吃的，给点吃的……”一时间，老人声音凄凉，男人声音短促，女人哀声催泪，孩儿哀声断肠，就成了一阵一阵的哀唤声浪。



这呻唤叫阎王也落泪，让小鬼也痛哭。

这些人靠在财主家的门板边，很有耐性。

“靠死扇的”，那意思还有一层，宁肯把你家的门板扇靠倒、靠死，也不空手而归。

这让财主爷没法儿，无可奈何。

×                      ×                      ×

如果这财主吝啬，宁肯她们和他们声音喑哑，人也有气无力，倚着歪着倒在门扇边也不动心，筐头儿还另有办法——

筐头儿突然从大车上站起来。

他手一挥，那些哀戚戚的声儿都消失了。

所有的人都才知道无声的世界有多美好。

筐头儿再一挥手，人就都退回到大车上。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无事人一样躺在坐在大车上。

×                      ×                      ×

你可千万不要以为筐头儿要撤人了。

要来厉害的了。

就见筐头儿从大车上下来，把他那小筐儿一举。

在大车的车厢里慢慢走下来一个人。

这个人是个男人。

有时是个瘦子，有时是个胖子。他不大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财主。

这男人手里拎着凶器，可能是刀，更可能是匕首。

这人慢慢走向财主。

所有的乞丐都一声不响，没一点儿动静。

这男人站在财主面前。

他叫一个很吓人的名字：“劈头”。

×                      ×                      ×

“劈头”通常很少讲话，甚至一句话也不讲。

讲话的“劈头”不厉害，厉害的“劈头”不讲话。

他只是冷冷地瞅财主。

他的目光是死人的目光。

“劈头”手里的刀举起来了，他要杀人，他不杀别人，他只杀他自己。

有时“劈头”手里拎的是一根棒子。

棒子也是打自己的。

“劈头”杀死自己的方法是麻烦，一点一点地杀，一点儿一点儿地流血，流血给财主看。

“劈头”上来一句话也不讲，只把棒子冲自己的头上砸去——当！血就从额角往下流，流过脸，流过腮，流至下颏流经脖颈，一张脸变得很恐怖。

当！又是一下，就又流血。

“劈头”的本事在于打自己的时间很长，能一下子打死自己，也能让自己满身伤痕却不死。

财主很难不动声色，尤其是“劈头”要出人命的时刻，这时他如果叫一声绝时，告了饶，劈头便住了手，给财主老爷磕头，因为财主老爷给了钱财粮食，才使他能有了这条命。但财主爷也有狠心的时候，无论“劈头”如何往自己身上下家伙，财主老爷仍是不动声色，他闭上双眼，腿儿一抖一颤地摇。

筐头儿见财主老爷不动心，就长啸一声，把他的小筐儿举了一举。

“劈头”就不动手了，立在那里等。

全马车的人就都下了马车，所有的人都换衣服。

有的也没什么衣服可换，只是在头上扎缚上了一条白色的带子。

筐头儿换了一身白衣服，全部乞丐都一身丧服。

筐头儿一声令下，全部乞丐都朝财主老爷家这方向跪下。他们不是跪财主老爷，而是向“劈头”下跪。

所有的人一齐吼：

“杀我‘劈头’，三代报仇！”

杀我一人，血溅家门！”

跪了一地乞丐，等“劈头”动作。

“劈头”这一次很快，只一刀，或一棒子就杀死了自己。

立时尸倒血溅。

乞丐们没一个人再讲话，筐头儿也不声响，只是上来八个人，把这“劈头”的尸体抬到了大车上，所有的乞丐不再瞧这财主家一眼，所有的人都步行，只有一辆大车上载着“劈头”的尸体，连赶车人也下车步行，一排七挂大车慢慢走了，财主家门前再没了一个乞丐。

乞丐再也不会来财主家讨乞了。

但这财主家三代都与乞丐有生死之仇。

这财主家的门墙上有记号，所有的乞丐都认得这个记号只要有人来他家讨过乞，讨乞者必被处死。

这就是北方的丐帮，关东的乞丐。

×                      ×                      ×

要知道关东的古怪，还是读读下面讲的几个故事。这些故事，讲的是关东的奇事、奇俗，还有那些奇奇怪怪的人物。这些奇怪的人都用一种奇怪的你听也没听说过的东西做兵刃，所以这本书就叫做《奇门兵刃》。

## 辣洋辣

洋辣子，又名羊蜡子，羊蜡罐。北方民俗称其为拨刺毛儿。圆如鸡卵，大小如人小指甲般。极坚硬，生于山里红、柳木、杨木等硬杂木枝上，身上紧压挤长在枝上，象枝上生一附生卵。是为黄刺蛾幼虫。鸟类尖喙百啄而不能破。能螫人，皮肤上起红瘢，且奇痒无比。幼虫长而罐破，长成为飞蛾，是为黄刺蛾。

洋辣子，螫人，有毒。

——动植物志及长白山民陈述

## 第一卷

### 第一章 招聘文书

天气奇热。北方的长白山下更是极热。

小城门楼边，有一张招聘文书贴着。

人缕缕行行，都来看这一张文书。

这一张文书很不寻常，惹得小城三日内人人注目，街谈巷议，都知道有这样一张文书。

文书平常，但招聘文书所言之事奇绝，看的人大多摇头，冷笑，不以为然，以为是某些街镇无赖的恶作剧，不予理睬。

但这文书所言之事也太不寻常了，传来传去，竟然有许许多多大户人家眷也闻讯来看，车嚷人喧，就弄得小城门楼边比庙会还热闹，红男绿女们不顾避讳，人人争着来看

门楼边这张聘书。这张招聘文书其实很平常。

文书上写着——

京都燕氏坞设一大酒楼，召集天下矮人，有绝技在身者更佳。凡身高不满三尺者，无论男女老幼，均可报名来店。酒楼优酬付薪。报名书告从贴告示之日起，当至一季止。如来报告者，可在本酒楼当即领取路费赏金以付借贷，还可支取一年薪金付与家中亲人度日。凡本酒楼录取之人，当付年最低酬金一百两白银。

京都燕氏坞大酒楼

壬申年初季

这是宋代，宋人重理尊长，有长幼之序，循礼义之教。虽长白山边远鄙城，人也对理序敬重有加。圣人云：不以人残而欺，欺者，欺心也。就是说，你欺骗那些身残之人，不独是骗人，更加是欺心。骗人可恨，欺心可诛！这招聘文书一出，小城人心鼎沸，人言纷扬，纷纷指责这人竟开身残体矮之人的玩笑，这岂不是大大地有伤风化么？也有些泼皮无赖们嬉笑叫好。

一个泼皮站在招聘书告前喊道：“我在这里看了三天了，也不知道这张纸是谁贴上去的，大概是哪个混蛋想作弄矮人。妈的，你们看我矮不矮啊？”

众人中有许多人识得，这人是小城里的街头无赖，叫街头脏水肇义。

众人就一吼声地哄：“矮呀，你矮，你就是个小矮人。”

肇义就咧着大嘴笑：“你们瞧，小城里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矮啊？”

众人又哄地一声呐喊：“对，对，你矮，你矮。”

肇义一本正经地说道：“那好，这张招聘文书我可就揭下来了。我肇义要去京都走一走，从此就回不来了。我说站在人群里的杨大户、章二公子，你们是不是给我凑一点盘缠啦？人家可是讲得明白，如果用了我，马上给路费，还支给一百两银子呢。”

人群中当时就有两个人苦丧着脸。

但肇义是谁？是小城里有名的泼皮，人称“街头脏水”。街头脏水，不光有臭味，还污人。谁敢得罪肇义？

众人真就为泼皮肇义凑了二十几两银子。

肇义咧嘴一笑道：“好，文书我揭下了，明日我就上路，去小矮人酒楼。诸位将来到京都，可千万到小矮人酒楼来看我啊！”

众人见他真地揭下了那一张招聘文书，就一齐放声大笑。

肇义美滋滋地把银子揣在怀里，揭下招聘文书，在众人的注目下扬长而去。

肇义很快活，因为他头一回见，那些半遮半掩的轿帘后，一双双本城美人的眼睛在凝视着他，象看一个英雄。

街头脏水肇义这一回认定他是个英雄。

肇义在喝酒，喝得很快活。

他的快活是别人没有的快活。他今天拢共收了二十五两七钱银子。这还不算，今晚这一顿酒菜也是他“要”来的：酒是小铺杜老板送的，十四两烧刀子，不羼一点儿水的。菜是大三元酒楼堂倌送来的：一盘烧蛤什蚂、一盘细鳞鱼，一盘猴头蘑菇，有酒有菜，而且不用花一点儿银子，这让肇义特别快活。

他快活得想唱上几句。

可惜肇义不会唱，只会哼。他一哼起来，是胡编胡扯的曲调儿，词儿只是“郎哩格郎”。

烧刀子把肇义的脸烧红了，把眼睛烧细了，把嘴烧斜了。

他突然不唱了，因为他看见了一个人。

肇义不能肯定这个人是个大人还是个孩子。

看面孔，这人是大人，胡子长得很黑，也挺长，满腮，象张飞。可看身材，这个人没有三尺高，站在肇义面前，只象一个孩子。

肇义眯着眼瞧，想笑。

“你是谁家的大孩儿？”

那人一脸严肃之色：“你叫街头脏水肇义？”

肇义点点头，他为这个诨名自豪。街头脏水，你拿它有什么办法？收没法儿收，扫无法扫，让你不舒服就是了。

那人问道：“你揭了那张招聘文书？”

肇义心中恍然，看着面前的这个人，突然狂声大笑起来：“对不住，老兄，你来晚了，我早已经把它揭下了。”

那人很有耐性，问：“你想去京都燕氏坞？”

肇义道：“我去那里干什么？”

那人很老实，老实到了一脸蠢相：“你揭了那一张招聘文书，又齐了人家二十多两银子，说你要去的呀？”

肇义道：“我不想去。”

那人问道：“你为什么又不想去了？”

肇义觉得这人象是一个好盘诘的孩童儿，问些话太浅太没意思，让大人都懒得回答。

他不想回答这样的问话。

那人又问：“你为什么又不想去了？”

肇义就笑了，笑得很快活：“你看，这是不羼一点儿水的烧刀子，十四两，分量很足。我一走进小铺，那个杜老板就笑，我说要十四两烧刀子，他就打十四两给我，决不会少一滴，打完酒我转身就走，杜老板还笑，他和我都不想提钱的事儿。我派人给这儿最大的酒楼大三元送个讯儿，告诉他们给我送来三个菜。他们就派堂倌来了，把这三个菜摆好，问一声：‘肇老板还要什么？’我一挥手，堂倌才走，脸上还带着笑。你知道，

他们对我都很不错。”那人问道：“这么说，你不想去京都了？”

肇义哈哈大笑道：“我为什么要去京都？我去那里干什么？那里有人送我酒？还是有人送我菜？”

那人突然也笑了，笑得很甜：“不知你怎么能让他们这么听你的？”

肇义很得意：“告诉你也没用。你这么个小小的人儿能干什么？我先是在小铺老板那儿忙了一个月，这一个月是把他的酒缸在看不见的地方钻上几个眼儿，几个小眼儿，然后外面巴上蜂蜡。酒就慢慢漏，一直到漏完。从那天起，杜老板的酒缸就没一个是好的。一个月之后，我就对杜老板打哈哈：‘杜老板，酒缸咋不结实啦？’杜老板从那日起，就白供我肇义喝烧刀子。那个大三元酒楼么？我没干别的，就只是在他的作料罐罐里都放上苦汁末末儿，就上巴豆面儿。”

那个人点点头，叹气道：“明白了。”

肇义道：“明白了就好。”

那个人道：“我想去燕氏坞试一试，你为何不把那一纸招聘文书给我？”

肇义瞥了那人几眼：“你这身量儿可够格，算得上是个矮人了，你去准行。但这张招聘纸儿是我揭来的，你得给钱才行。”

那矮人道：“要多少银子？”

肇义道：“二十四两九钱银子。”

小矮人奇怪道：“为什么偏偏是这么个数？”

肇义笑得很快活：“因为那样肇大爷就有了足足五十两银子啦。”

小矮人很悲伤地看肇义。

肇义吃了一惊：“你这个小娃娃的眼光咋那么毒？”

小矮人轻轻一叹，说道：“我瞅死人时都这么瞅。”

肇义吼道：“娘的，你竟敢对你肇大爷……”



他的身子在空中狠劲儿一扑，叭嗒摔在地上，不动了。

他的正额头上有一个小小的洞。那地方是佛痣，是佛赐福与吉祥之处，那洞里汩汩往外冒血。

小矮人拿起招聘文书，转身走了。

从那雕花窗棂上，看不到小矮人的身影，也听不到小矮人的脚步声。

## 第二章 破草鞋与破草帽

小城里的人都觉得很奇怪，但也都很痛快。

街头脏水肇义死了，这让他们很痛快。

奇怪的是，肇义死在城门楼外边，他的身上没有一丁点儿伤痕。肇义仰躺在门楼边，再也不爬起来对小城人嘶吼了，再也没什么威风了。

肇义的身子上放着一只很奇怪的蛋。

这蛋象鸭蛋，又比鸭蛋小，色儿也是青色的，但蛋皮上有花纹，花纹不很明显，是暗色的。

小城的人都吃惊，因为那张本来揣在肇义怀里的招聘文书竟然又贴在了墙上。

是谁杀死了肇义？

更奇怪的是，全城的三个矮人都在一夜之间无影无踪，这三个矮人都不辞而别。第一个是大三元酒楼的小酒保丁三儿，第二个是下街卖馄饨的小小儿，第三个是杨大户的独养女儿阿大。

小酒保丁三儿人只有二尺多高，给人上菜时常常立在桌边喊：“劳驾劳驾，把你的菜端上桌去！”就有顾客哂笑他，说他端不得盘子。小酒保丁三儿也不吵也不辩，只是吼喊一声：“小心了！”就手儿一扬，一盘菜平平地尺上去，从两个客人中间飞过，直落

向桌子。桌边的客人躲闪不迭，以为会汤溅菜翻，弄一身油污，就忙躲避。谁知这一只盘子竟稳稳地落在桌上，客人一看惊讶，盘子恰如摆上去的一般，正正好好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有时客人来了，也打笑丁三儿道：“丁三儿，来一手儿，来一手儿！”

丁三儿的用那一条小小的短臂横托，一托上五六个菜。人如短木，小腿如飞，站在客人身后，叭叭叭叭——把五六个菜一掷一抛，一掷一抛，全部安安稳稳掷在桌上。

这一手儿一亮，众客人就大声喊好。

下街卖馄饨的小小儿不小了，长胡子了，据他自己说他足有六十岁了。但因为身材矮小，六十岁了人家还都叫他小小儿。

小小的馄饨挑子也是小城一绝。

他的馄饨挑子两头特轻，是用薄薄的银子打制的。小小儿前头挑着旺旺的炭火，火上煨着锅，后头挑着家什、调料，沿街而行，边走边叫卖。他的叫卖不同别人，别的卖馄饨人用嗓子可劲儿扬吼：“馄——饨！馄——饨！”小小儿不这么喊，他只是漫街走，喊：“小小儿，小小儿，找小小儿，找小小儿！”

人都知道小小的馄饨挑子来了。

人们都拥出来吃小小儿的馄饨。

小小儿的碗儿也很小，比一般卖馄饨的碗要小差不多一半。碗纯白如玉，馄饨也洁白如玉，隐隐透出那香气四溢的馅模样来。别人的馄饨卖四文一碗，小小儿一碗馄饨要十五文。

大户人家的人也抢着吃小小儿的馄饨。

丫头们一边吃馄饨，一边问小小儿：“你这么小小的一个人儿，弄那么多钱干什么？”

小小儿嬉着脸笑：“赚够了，娶媳妇儿啊。”

丫头们就，就闹，互相揶揄着：“你嫁小小儿吧，天天吃馄饨……”

小小儿也笑，笑得样儿很傻。

杨大户年近五十，才有了这么一个女儿。

女儿叫阿大，是因为杨大户盼着阿二，阿三，以至于阿八阿九。谁知道老天让他只有这么一个阿大。

阿大长到了八岁，再也不肯长了，就到了十六岁时也是那八岁的模样。

杨大户很愁，愁得吃不好睡不安。

杨大户到处为阿大择婿。

媒婆也跑断了脚。

但没人可以做阿大的夫婿。

有人说是杨大户的要求太高了点儿，稍稍低一点儿，阿大早就可以招赘来一个女婿了。

杨大户的要求并不算太高，他原来要求有十条，现在想到了阿大的弱处，就叹着气降到了三条：一是那男人须得身長七尺；二是那男人须得是书香人家弟子；三是那人至少也该家道中等，不是没落人家。

杨大户无论如何绝不降低这三个条件，阿大就十六岁了仍待字闺中。

如今，大三元的小酒保丁三儿，卖馄饨的小小儿，还有杨大户的独生女儿阿大一齐没了。

他们三个都是矮人。

他们都在一夜之间从小城消失了。

小城里沸沸扬扬，人人都在讲这件事。

这时，大三元酒楼上来了一个客人。

这人很古怪，头顶一张破草帽，脚穿一双破草鞋。他胡子更怪，人家是五绺长须，三绺长须，他却是一绺长须。这一绺长须不长在下颌上，不长在上唇，却偏偏长在左脸

颊边。这一绺长须本来就怪，又偏偏全是白色，很硬挺，又旺发，长可及胸。他的头发是乌黑的，人也很年轻，满脸红光。可偏偏他左颊边那一绺胡须是白的。

堂倌一见他这副模样，便吃了一惊，忙迎上去：“客官要吃饭么，请到楼下去坐。”

这人问道：“为什么要到楼下去？”

堂倌忙赔笑道：“楼上楼下是一样的。”

“既然一样，我又何必到楼下去。”

“小的没讲明白，楼上楼下的菜是一样的，在楼下吃比在楼上便宜。”

“我不想吃便宜，我想吃贵的。”

堂倌就被这人噎住了。

那人点了四个菜：清蒸团鱼、红烧田鸡、人参雪汁，灵猴蘑菇，要了一坛老酒，喝起来。

堂倌越来越不放心，菜虽少，却都是大三元酒楼的名菜，是月把儿也没人敢吃一回的贵货，连杨大户这样的本城首富都不大吃这些菜，这叫化子样的人竟这么大吃，这让他不放心。

他细琢磨这人，越琢磨越觉得奇怪。

这人的脚上穿的是草鞋。草鞋是不假，可绗鞋却用的是金线。堂倌的眼认得钱，那人放在桌上的破草帽已经绽开了边，这草帽边儿一闪一闪的，堂倌结看看，又吃了一惊：这草帽是用银子碾的。用金线缝草鞋本来就是很怪了，用银子打成草帽，这更让堂倌不解。那么些银片片儿，戴在头上不沉么？

这人吃饱喝足了，就坐在座位上，吼一声：“算账！”

堂倌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人看来兜里有银子，并不十分太穷。

堂倌陪着笑：“二十两银子。”

那人一笑道：“不多，不多。”

嘴里说不多，却不往外掏钱。

堂倌等了半饷，沉不住气了：“请付账吧？”

那人道：“我没有钱。”

堂倌心一沉，果然是这么回事儿。没有钱，没有钱可不行。你随便上了大三元酒楼，我祖宗似的侍候你，你就来一句：我没有钱。就完了么？可这个穷光蛋也真没有钱。

堂倌来了气：“没有钱你上楼来吃，而且专点这些山珍海味儿？”那人一叹，脸有点儿红：“我就爱吃这些。”

堂倌更来气了：“我也爱吃。你知道不？我这辈子一回也没吃过你吃的这四样菜。我也爱吃，可我吃不起。兜里没银子，我就不敢朝这儿坐。”

那人一笑，想一想道：“也是的，你在这儿干了几年了？”

堂倌气哼哼地：“五年。”

那人一叹：“干了五年，你竟没吃过这些菜？挺好吃的，要不要我再点上四个菜，你来吃一顿。钱算我的，行不行？”

堂倌气坏了：“你的钱算谁的？”

那人道：“应该有人替我付账的。不过今天人还没来，你等一等，好不好？”

堂倌道：“就你这个穷酸样儿，谁会替你付账？”

那人道：“我总是想付账的，可偏偏有人不让我付。”

堂倌道：“你别做美梦了，你也没钱，我看就用你这破草鞋破草帽顶账了吧？”

那人突然一笑道：“好眼力，实在不行就用这顶草帽顶账吧。我欠你多少银子？”

“二十两。”

“可这草帽重二十八两。”

堂倌道：“好好办。我把你这草帽拆了，不就行了？”

那人瞪眼看着堂倌，突然一叹道：“好主意。你为什么不试一试？”

堂倌马上去抓这草帽。

草帽沉甸甸的。

堂倌用劲儿拆，他拆不下这草帽圈儿。

这是用白生生的虬丝缠的，那虬丝竟然咬不开，扯不动。虬丝是白的，很坚韧。

堂倌很生气：“拆不开，破草帽这么难拆。我用刀剁吧，行不行？剁下一小片归你，一大片算是饭钱。”

那人点点头：“只好如此了。”

堂倌找来一把刀，这是三元酒楼厨师在案板上剁肉的大刀。这刀有五斤重。

堂倌举刀，问：“我剁了？”

那人叹气：“剁吧，剁吧！”

堂倌用力剁下去。

堂倌惊呆了。

这一刀剁下去，那软软的白虬丝上只有一道亮一点儿的刀印儿，又转瞬不见了。这一刀就是剁在金子上也可以把它剁出一道深沟来，却偏偏银子编成的草帽席上没一丁点儿刀痕。

堂倌呆了，不知说什么好。

那人笑道：“你看怎么办？这草帽二十八两，亏你二十两，草帽归你，我亏。草帽归我，你亏。你说怎么办？”

堂倌用刀竟劈不动那草帽，自然是又羞又恼，楼上虽没多少人，但也围上了三五个人旁观，这更让他羞怒万分。他脸色紫胀，喊道：“你是什么人，莫非是来我们酒楼找事儿的？”

那人仍笑：“我叫白年青。”

白年青？这是什么话？看这个人满面红光，应该说是正年轻。但多了那一绺胡子，

就未免有点不大相称了。为什么叫白年青？是名号还是他本人的名字？

堂倌叫道：“什么白年青？快付银子，你上酒楼叫菜，为什么不带银子？”

白年青以左手食指中指夹绺着胡子，道：“我一般出门都不带银子，吃饭时也不带银子。”

堂倌道：“你为什么不带银子，你以为别人会让你白食白住不成？”

白年青笑了，笑得很爽快：“你说对了，还真就有人给我白吃白住，真有人替我交银子。”

堂倌刚想再吵，面前桌子上突然冒出一锭大银。

这是足足五十两的一锭大银。

堂倌愣了。

他一回头，就看见了城里最有名的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堂倌最想见的人。这两个人一个是本城最大的财主杨大户，一个是本城的捕头邱无伤。

是杨大户把这锭银子放在桌上的。

堂倌忙向二人讲明：“这人吃饭不给钱.....”

杨大户说道：“这不是钱么？”

堂倌一愣。

杨大户又说道：“这锭大银够不够？”

堂倌道：“够，足够。可是.....”

杨大户不愧是杨大户，他只说了一句，就让堂倌住了口，马上拿起这锭大钱下了酒楼：“你要再说上一句话，这锭大银我就收回来了，你不讲话，余下的赏你了。”

堂倌抓起银子，一溜烟下楼去了。

白年青叹了口气：“你知道我最怕见什么人？”

邱无伤道：“我不知道。”

白年青道：“我最怕见捕头，尤其是象你这样有点名气的捕头。象你这样的人都够傲的，你叫邱无伤，想当捕头，又无伤，可见你这一行中也是一把好手。平日你的眼睛肯定长在眼眶上面。可现在你见了我笑眯眯的样儿，象我是你的亲娘舅。这事儿就不妙了。”

邱无伤笑一笑，不讲话。

白年青又看着杨大户。杨大户穿一件很平常的素色袍子，袍角边垂一长绦，长绦上既不系玉坠儿，也不系翠王当，只是大大的豁了边的一枚铜钱系在那上面。那一枚铜钱被磨得很明亮。

白年青又叹了一口气：“我怕见捕头，更怕见你。”

杨大户不解：“你为什么怕见我。”

白年青道：“你这人只穿一件素色袍子，袍角儿只扯挂一枚大钱，你天天摩挲那枚钱儿，显然你对钱儿很喜爱。你叫杨大户，不舍得用一块玉坠儿，却舍得用五十两银了为我纳酒钱。这事儿不让我更怕么？”

杨大户道：“你怕什么？”

白年青道：“我怕你开口求我。”

邱无伤道：“你怕？你怕就不该来这里。”

白年青道：“这里怎么啦？这里不是挺好的嘛。我来这里，是因为同别人打了赌。”

邱无伤道：“敢问赌的是什么？”

白年青道：“赌的是木片可不可以做瓦。我说不能，那人说能，让我来这城里看一看。”

邱无伤道：“你输了。”

白年青叹口气：“我输了。”



邱无伤道：“这里到处都是用木片做的瓦，房上面一排排，被雨淋成了黑色的那玩艺儿，都是木片瓦。”

白年青道：“你为啥不早说？我已经看见了。”

白年青道：“我告诉你，你是大户，拿了五十两银子，我还你，权当我借了你五十两银子。你要我干什么，我可不干。”

杨大户欲言又止，看着邱无伤。

邱无伤笑了一笑。

他看着白年青不讲话。

白年青道：“你们没什么话我就要走了。”

邱无伤道：“昨夜里，这城门楼边死了一个人，一个男人。”白年青道：“死就死呗，干我何事？”

邱无伤道：“你到处闲逛，告诉你新鲜事儿。”

白年青道：“这可不新鲜。”

邱无伤道：“这男人身长七尺……”

白年青笑：“凡是男人谁不身长七尺？”

邱无伤突然说得很快：“昨夜里，还有三个人失踪了，这三个人两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这三人职业不同，个性不同，但有一样相同……他们的身高都不足三尺。”

白年青不笑了，脸色一亮。

邱无伤在向衙门报验：“这死人身上无伤，根本就没有一点伤。他死得很快，因为死时他只是惊讶，不信，甚至有点……轻蔑。可他死了，躺在门楼前，他的尸体上放着一只蛋。”

白年青问：“蛋？什么蛋？”

邱无伤道：“那是一只怪蛋。蛋身上有花纹，花纹象是画上去的。比鸭蛋小，却又

是鸭蛋模样。花纹象是画上去的，但又擦试不掉。”

白年青道：“怪，怪，让我看看那蛋。”

邱无伤向怀中一探，掏出一枚怪模怪样的蛋来，递与白年青。白年青忽然愁上眉梢：“该死该死！这事儿与我有什么相干？管闲事管白了胡子，还要管？那不把头发也管白了？那时就不叫白年青，只能叫白了头啦。我不看，不看。你把那蛋收起来好了。”

邱无伤一笑，把蛋放进了怀里。

邱无伤一笑，揖道：“这么说，没事了，就此别过。”

他想一揖而别。

可杨大户怔怔地看着白年青，不动。

邱无伤扯他走。

杨大户道：“等一等！”

他脸上忽然很平静。他看着白年青道：“你是怪侠。金丝草鞋银草帽，专踩天下不平道。我不求你，我和你赌一赌，如何？”

白年青脸上亮了：“赌什么？”

杨大户道：“赌一件事，你做不了，我能做到的，如果我做到了，你就认输。”

白年青看着杨大户，突然笑道：“你知道我为什么好赌？”

杨大户摇摇头。

白年青很得意：“因为我赌钱赌物时，运气特别好，从来不输。”杨大户不动声色：“你赌不赌？”

白年青稳稳地坐下来：“我赌。”

### 第三章 白年青

两人人就赌。

杨大户胸有成竹，问道：“如果我输了，任白少侠责罚。”

白年青道：“只好请你替我付三个月酒钱。”

他在大三元酒楼这喝法，三个月下来，也得要几千两银子。但杨大户毕竟是杨大户，他一口应允。

杨大户又道：“如果白少侠输了，只请白少侠为我办一件事儿。”白年青道：“好。”

杨大户又追问一句：“那就赌？”

“赌。”

杨大户道：“白少侠现今追悔还来得及，免得一会儿后悔。因为我要白少侠去办的这一件事。天下三种人办不得。”

邱无伤道：“不知是哪三种人？”

杨大户道：“第一是衙门官府的人办不得。他们无力去办。第二是神仙办不得，他们无法去办。第三是皇帝办不得，他不知如何去办。”

白上青冷冷一笑：“竟有这么难办？”

杨大户道：“不是这样，何必找你？不知你听了我这话，还要不要再赌？”

白年青朗声大笑道：“赌，赌！”

杨大户屏息静坐。

白年青左手捻须，右手握拳，稳稳地坐在他对面。

杨大户道：“做一个烟囱，不用泥土不用水，不用斧子不用刨，不用抠也不用挖，不用石头不用砖条，你能不能做得上？”

白年青沉思凝想，半晌不语。

邱无伤默然凝视着白年青。

白年青看着杨大户，心中暗暗后悔。这算个什么题目？要难他白年青，问他琴棋书画，问他武功秘籍，问他山川名胜，问他吃喝珍肴，他全能有应对。可竟问他烟囱。他活这么大，从来没砌过烟囱。他没砌过，但也一准知道用石头用水用泥土用斧子用刨子用砖头，不然用什么做？做个鬼。

杨大户闭目凝思，象是在问他自己。

白年青笑了，笑得很恳挚：“我没办法。用土的石头金的银的铁的都不行，用木头的也不行，得挖得抠。你有什么办法？”

杨大户纵身而起。

众人站在一栋草房前。

哗啦——杨大户的人把这家的烟囱给推倒了。

房主急惶惶跑出来看，见是杨大户，忙打躬作揖，问老爷要做什么，咋推倒了烟囱呢？

杨大户说了一句话，房主更是紧打躬：“我给你换一个新烟囱，还给你五十两银子。”

房主乐了，他这一辈子没见过五十两银子。

杨大户的人又赶来一驾车，车上拉着一棵树。

很快地把树上下各锯了一道。

树是空的，成了一截树筒子。

杨大户的人把这树筒子往烟囱底座上一放，烟就从树筒子里袅袅冒出。

杨大户看着白年青：“你不知道，关东人都用它做烟囱，又省事，又方便。只不过它们外面都糊着一层泥。”

白年青看着这烟囱，不讲话。

杨大户道：“我输了，你没办法到的事儿，我办到了。”

白年青的左手不再捻胡须了，他叹口气道：“我是输了，我不知道关东还有这种树

筒子烟囱。”

杨大户道：“我冒了险，其实你来看这里有没有木片瓦的时候，你或许会听说过树筒子可以做烟囱。”

邱无伤突然道：“你真冒了险，因为你知道，一个人巴巴地跑了上千里，来看一个人有没有腿，当然最容易忽略的就是他根本就没有手指。你冒了险，所以你赢了。”

白年青道：“你想要我做什么？”

杨大户两眼闪光：“找出阿大，她是我的命根子。”

白年青道：“好，我替你去找。”

杨大户把五张银票放在桌上，每张一千两。

白年青看也不看，抓过来揣在怀里。

杨大户道：“多长时间？”

白年青道：“两个月。两个月后这天晌午，仍在这大三元酒楼上见。当然还是你付我的酒钱，因为到了那一天，这五千两争银子会一分也剩不下了。”

白年青走了，连个招呼也不打，人就下楼了。

杨大户和邱无伤互相一望。

杨大户道：“你说他武功盖世，关东千里没人跟得上他，这话不错？”

邱无伤点点头。

杨大户有点踌躇：“可他一举一动，没半分机灵，只有狂傲。”邱无伤道：“你看不出他机灵来，能看出他机灵的人多数死了。”杨大户问道：“他为什么叫白年青？”

邱无伤道：“因为一个女人。”

杨大户略有些了兴致：“哦，说说看。”

邱无伤道：“有一个女人，美艳绝伦，她与白年青相好，两个人如胶似漆，好得全天下武林人皆知。他们要成亲了，忽然喜堂上新娘扔了霞帔，弃了凤冠，人怒气冲冲，

一去不返。新郎哈哈大笑，如痴如醉，只是一味地捻他那一络胡子。众贺客不知何故，都又尴尬，又为难。他却偏偏醉了酒，一个人在红衾鸳鸯帐中呼呼大睡。”

杨大户又问：“后来怎样？”

邱无伤慢慢道：“说是因为那络胡子。”

杨大户惊诧：“那络胡子。”

他转然莞尔，可也是的，那么的年轻英俊、功夫又好的一个年轻人，偏偏左颊留那么一络白胡子，实在扫女人的兴。

邱无伤道：“他不肯刮去这一络胡子，所以就没了漂亮老婆。从那以后，才有了江湖上那一句话：‘金丝草鞋银草帽，专踩天下不平道。’”

杨大户半晌无语，突然道：“我注意看了，这个白年青，其实是个很英俊的男人。我很少说男人英俊，因为男人生一张漂亮脸蛋，人都很俊，可这个人不俊。你明白我的话么？”

邱无伤点点头。

## 第二卷

### 第一章 林子里的鬼女

武林人没有不知道燕氏坞的。燕氏坞在京城外三十里。

京城方圆，顶数京城最热闹，但热闹之处也有僻静之所，京都地带有两处最僻静。一处是皇帝居住的皇宫禁苑。

另一处就是京城外三十里的燕氏坞。

据说大宋历代帝王都动过燕氏坞的念头，但大多没有能动得起来。真宗皇帝曾驻马

眺望，燕氏坞如一大城镇，皆收眼底。真宗皇帝遥遥用马鞭戟指这一片蓊郁森林和那一处热闹市集，大声道“难道我大宋的飞鸟不落这块地方？难道我大宋的官防不贴在那些墙上？你告诉我，我孙子要去那片林子猎鹿，有什么人敢阻挡？”

从行的官员看出了皇帝的怒气。

但终于没有大宋的飞鸟落在这块森林里，因为这块森林里的飞鸟不属于大宋，而属于燕氏坞。终于没有真宗皇帝的孙子来这片林子射鹿，因为太尉、司徒、司空三公执意阻驾，因为侍中侍郎怕去那儿会惊了皇驾。

皇帝不敢动燕氏坞的念头，必有他的缘故。

燕氏坞，京都城边，天子脚下的神秘去处。

燕氏坞不拒天下来客。

燕氏坞里有天下最好的珠宝阁，这珠宝阁叫燕姿楼。

燕姿楼是天下珠宝集萃地。

每年春秋两季，天下珠宝商人都来燕姿楼一顾，天下的买主都来燕姿楼寻宝。

原因很简单，在燕姿楼，商人的珠宝能卖出个好价钱；在燕姿楼，你能够买到天下最好的珠宝。

天下珠宝商乐意来燕姿楼的缘由还有一个：当他们手中握着一只铁打的燕子，从遥遥千里之外向京城走，没有一个大盗强人敢抢夺他们的珠宝。如果有人敢动他们，燕氏坞不出十日一定要那人死得很惨。

手握铁燕子，安心走江湖。这是天下珠宝商人人皆知的秘密。好的珠宝，不送燕氏坞，送哪里去？

天下的达官显贵，天下的武将大吏，人人都想向皇上讨好，皇上年年要收这些臣下的贺仪。这些珠宝的匣箱奁篋无一不有一张白白的封条，上面有燕姿楼的封押。皇帝妃子看熟了这封押，一见这封押，便知是上好的货色，十足的成色，不欺不瞒不失无假的

招牌。

天子贵人都喜欢燕姿楼，但没有一家的贵妇人能去得了燕姿楼，就连皇帝也没去过燕姿楼。

去燕氏坞要过一大片森林。这林子都是上百年的几人抱不拢的大树。大树中间密密麻麻生些树株，都是大树的树儿子，树孙子。这森林有三十里长。

森林外，有一家小小的酒家。

酒家做生意之心很马虎，土墙壁，屋里面有三张桌子，外面搭一个棚子，棚子里有四张桌子。桌子都是糙板搭成的，白木茬口，脏兮兮的有油渍有污灰，也不用心擦干净，有苍蝇蚊子在上面乱飞。酒是脏的，浑，看不清底儿，象用了蒙汗药。门口倒是有个牌子，上面斜斜歪歪写着四个大字：去燕氏坞。

春秋两季，人们拥拥挤挤，都要去燕氏坞。

去燕氏坞的人都绝早赶到了这儿，坐在棚子下面等候。

等候的人都坐得很稳，喝着浑酒，不讲话，也不互相攀谈，相识者只是互相点头致意。

人们都很有耐心。

日上三竿了，还是没有人张罗上路。

在酒家忙碌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很瘦，又长得很小，干干巴巴的，下巴上生几根稀稀的胡子，眼中有眼屎，总是睡不够的样儿。他只是看看这个人，又看看那个人，任由这些人在那些叉杆上摘下来野味儿，从那浑浊的坛里舀酒。那些人摘了肉，舀了酒，都把银子放在桌子上。银子都是咚咚扔在糙板上的。这些人出手都很阔绰，一只野雉就仍十两银子，一碗酒就要扔五两银子。

但那个干巴巴的山羊胡子看都不看这些银子。

终于有一个人问他话了：“都日上三竿了，为什么还不上路？”山羊胡子惊奇起来，



他抬起头来看着，众客人也抬头看去。

这是一个奇怪的人。

这人很年轻，但左颊上有一绺白胡子。

人生白胡子不要紧，难看的是只有左颊上那么一绺，怎么看就怎么不顺眼。

众客人都是老熟人了，又是熟路，自然不作一声，静等着看这山羊胡子怎么对付这个怪家伙。

山羊胡子的双眼精光四射，好多客人被他一注目，就马上急急转过头去，不再看他。

可那一绺白胡子的年轻人仍在坐着，自斟自饮。

山羊胡子慢慢向他身边走去。

山羊胡子站在他身后，只要山羊胡子一伸手，这白胡子的年轻人就必死无疑，因为他全身毫无防范，静静地坐在那里，动也不动。

山羊胡子看看他的脚，再看看桌上的草帽。

山羊胡子突然笑了。

山羊胡子道：“你来了？”

白胡子的年轻人笑一笑道：“我来了。”

山羊胡子道：“你姓白。”

白胡子的年轻人道：“白年青。”

山羊胡子又答：“你到燕氏坞来，为什么不换上一双鞋，换一顶草帽？”

白年青忽然也笑了，笑得很天真：“我换什么鞋，换什么草帽也没用，我换不掉这一绺胡子。”

山羊胡子笑了：“听说你对这一绺胡子视若生命？舍得什么也舍不了这一绺胡子？”

白年青道：“你听说还有哪人年轻轻的就有了一绺白胡子？一绺胡子全白了，不是苍白的，是全白的。没有，对不对？只有我自己有，你说这珍贵不珍贵？”

山羊胡子道：“这话你为什么不去对燕姿楼的老板说去？”

白年青道：“你给我马，给我车。”

山羊胡子道：“还不到时候。”

白年青身子一飘，人就飘到了棚外。这一飘比眨眼还快，这一飘让山羊胡子吃了一惊。

白年青道：“我不管什么时候，我只告诉你，我要上燕氏坞。”山羊胡子道：“我说不到时候就是不到时候，你听说过哪一回有人在掌灯之前进去过燕氏坞？”

白年青道：“我不用车，有脚，我自己走。”

白年青真的向林子里走去。

山羊胡子急忙喊：“等一等！”

白年青站住了。

山羊胡子道：“你不后悔？”

白年青道：“后悔什么？后悔没让你再用这破酒这象草一样的野味骗去白花花的银子？”

山羊胡子轻声一叹：“你别怪我，你是自己要去的。”

山羊胡子撮唇呼哨，这一声呼哨又急又响。

从林子里驰来了马。

这是三匹马。

三匹马都是白色的，绝对的白色，没一点儿杂驳的毛。

三匹马都慢慢跑来，在棚子前站下了。

又从林子里响起了辘辘车声，半晌才有了一辆车拉到了棚子下。

这是一辆棚车，有帘，有棚，帘棚都用金子饰边儿，很讲究的。这车足足有几百斤重，却是一个人拉来的。

这人象个黑塔，是个巨人。

他把车放下，须臾便套上了三匹白马。

巨人套好了车，抓起了鞭子，看着众客人，一句话也不讲，等着。

他那目光象看一群要去墓地的死人。

白年青踏上车板，要上车去。

众客人盯着他，没一个人敢上车，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比白年青更着急去燕氏坞。

忽然有一个人叫道：“白少侠，请等一等！”

叫他的是一个络腮胡子的汉子。那人身手矫捷，看来功夫不弱。那人向白年青一打揖：“白少侠，在下山西流光阁的珠宝商人沈多，能不能随白少侠一同早点入燕氏坞？”

白年青笑道：“阁下不怕麻烦？”

那人一笑：“同白少侠一起走，麻烦怕找不上我。就是找上了我，也只好认了。”

白年青笑道：“那好，你上车来吧。”

沈多身子轻轻一纵，就跳上了车子。

山羊胡子的目光很温暖：“你这个人很对我的脾气，回头有空来，我好好看看你那两件家什，金丝草鞋味道不大好，银玉草帽绽了边儿，见面不如闻名，闻名胜似见面呀。我告诉你，过树林时，静静坐着，最好一句话也别讲，小心来了山鬼吃掉你。”

话一说完，山羊胡子身一闪，人不见了，又溜回到了草屋里。巨人一扬鞭，三匹白马象听见了吆喝，一冲就冲进了森林。白年青在笑，笑山羊胡子的话荒诞不经。

沈多道：“你来过几次？”

白年青道：“一次也没有。”

沈多道：“我来过五次。每一次都是等到下午，太阳傍林梢时车才走。每一车六七人，把车帘挂好，车内点灯。过林子时，车外什么声音都有……”白年青不讲话。

沈多道：“都是些闻所未闻的声响，象有鬼魅跟着车子跑。象一群鬼在车栅上下翻

飞，他们从林子里飞出来，飞上车，趴在车棚上，嗷嗷叫，象鹿又象驴，象狗又象熊，又嘶又吼又叫。他们的身子都很轻，功夫都很高，绝对不象是江湖上人，象一群小鬼……”

白年青道：“你看见人他们没有？”

沈多道：“没有。一出了森林，马车便静了下来，再没了一点儿声响，他们大概都留在林子里。”

沈多讲着这些，还心有余悸。他一边讲，一边向四处的树林里撒目。

树林里没什么怪异，一点儿声响都没有，甚至都没有鸟叫声。白年青笑了：“沈老兄何必惶恐，森林里没什么声响，这还是白天呢，是不是？”

“白天又怎么样？”是一个脆生生的声音在响。

白年青和沈多以为赶车大汉讲了话，一看不是，赶车大汉头向前方，根本没回顾一下。

他与沈多急忙回头。

他们都怔住了——

后车窗帘卷了起来，窗边有一张笑盈盈的脸。

这是一张女孩子的漂亮面孔。

沈多愣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来的不是那些飘忽来去的不鬼，而是一个漂亮的女孩。

白年青笑了：“白天，我们才知道你不是鬼，是个女孩子。”那女孩笑道：“你怎么知道我不是鬼？”

白年青道：“鬼如果都象你这么漂亮，都有这么一张鲜嫩鲜嫩的脸蛋，人可都不怕鬼了，鬼都得怕人，怕男人。”

那女孩脸一红，忽然嗔怒道：“你以为我不是鬼，你以为我不可怕？”

白年青道：“你有什么可怕？”

女孩道：“人想什么，鬼都知道，可怕不可怕？”

沈多突然道：“可怕。”

白年青仍笑：“你知道我与这位沈兄在想什么？”

女孩道：“真要我说？”

白年青道：“当然。”

女孩道：“不坐在车上，真累，赶车的，慢一点儿。”

也不知那巨人是不是听见了，但他马上把车放慢了。

女孩子仍是那一张笑盈盈的脸。

她的声音很好听，很脆：“你叫沈多，是山西流光阁的珠宝商。你这一次来燕氏坞，是有一件大事要办。你现在决定，要找到燕姿楼的老板，不见老板你决不讲出这件事来。可你共来过五次每一次都只是见到几个伙计，最多才见到了燕姿楼的管家。你这件事不敢对管家讲。”

沈多忽然面色苍白，大声吼道：“好了，别讲了。”

就是一阵子沉默，只有马蹄声，象响在林子上面的空中。

白年青道：“讲得好，为什么不说说我？”

女孩道：“你还用说么？”她的话语略有些迟疑，不象刚才那样轻松。

白年青笑道：“姑娘怕是对我这个人不甚了解吧？要不要我先告诉你几句。”

女孩叹息道：“好，我说。”

声音很脆，但很迟缓：“你叫白年青，是因为你左颊边有一络胡子，你从前不叫白年青，你叫白俊。你从来没喜欢过这个名字，就象你从来没真正喜欢过一个女人一样。你有两件兵器，一件是你脚上的草鞋。别人都容易忽视它，以为它只不过是一个人用来走路的草鞋，没人知道它其实是你的兵器，你的草鞋常常救你的命。还有一件兵器是你的草帽。有人认为它不过是遮风避雨的东西，以为它和草鞋只是你这个人矫性装阔的用

具，不知道你会用草帽杀人。你这回去燕氏坞当然不是为了什么珠宝，你是打赌输给了别人，才来这里的，你想再充一回侠客，把别人的亲人救回去，但你这一回可错了，你这一回虽快快活活地来，但只能扫兴而归。”沈多突然对白年青道：“这一回我可看清了，她不是什么鬼，她是个人，而且是个很有来头的人。”

白年青道：“可惜我从来就没有见过鬼，这一回又失望了。”话一说毕，二人向车壁抓去。

车壁马上被抓了个窟窿。

他们想破壁抓人，但没有抓住。

人没了。

叭叭——两声响，车上面的车板没了。

车突然飞快。

巨汉讲活了，声如狂吼：“如果谁从车上掉了下去，就再也不用去燕氏坞了，燕氏坞也再没车拉他！”

白年青和沈多互望一眼。他们的心意相通。他们要去燕氏坞，而且想不费很多工夫就去。他们不想滞留在这片神秘的森林里。他们不动了，他们决心坐在车上，去燕氏坞。

车轮突然滚掉了，车子一歪，车向左边歪时，右边的车轮也没了。

马仍拉着车厢在路上跑。

叭叭叭叭——左右车厢板也没了，只剩下一块车厢板面，巨汉稳稳坐在车辕边，沈多与白年青坐在车厢板上。

他们终于看见了这个女人。

这实在算不上一个女人。她其实只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

她长得很小，只有她的脸能告诉人们，她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而是个女人。可你看到了她的身子，就松了一口气：她还只是个孩子。

在男人眼里，女孩子同女人是两码事。

这女孩子轻功了得，她轻轻曼步，就不疾不徐地走在“马车”一侧，她向白年青和沈多做鬼脸，答，还讲话：“为什么不和我们在这林子里呆上一夜？点上篝火，烤烤野味，听听虎叫什么的好不好？”

这时的白年青同沈多恨不能马上摆脱她。

沈多闭上了眼，只有白年青看着她。

白年青突然一笑：“你还只是个孩子……”

女孩风情地一笑：“你为什么不下来？只有和我在这林子里过一夜，你才会知道我不是个孩子。”

白年青笑着摇摇头。

女孩突然叹气：“你会后悔的，你去燕氏坞，你会后悔的，那时你找我就找不到了，你就找不到我了，你知道不知道？”

白年青仍摇头。

眼前突然一亮，林子没了。

也没了那个漂亮的女孩，她跟林子一起消失了。

“马车”慢慢来到一架桥上。

桥很高，象在云里，桥下响着瀑布似的水流，轰轰响着，流水撞击着大石，人不敢向下俯视，头晕。

马车慢慢地过了桥，来到了城堡前。

巨汉也不下“车”，只是把鞭打了一串花儿。

这一串花儿有名堂，一炸三响，九响三巡，都响在腕子那一抖上。

然后前头的两匹白马竟然用前蹄咯咯咯打门。

门吱咯咯打开了。

出来一个巨汉，惶忪着眼，望着这三个人。也没讲话，怔怔地看着“车”上的沈多与白年青。

二人下了“车”，向燕氏坞走去。

## 第二章 燕姿楼

燕氏坞里与外面世界没什么两样。

这里的人似乎都比外面的人懂礼节，人人谦恭有礼，相互间时常点头鞠躬。这里的人都个头高大，人人都衣着华丽。但那礼节也太繁缛了些，总是有人不断地点头，施礼，好半天没弄完。白年青道：“这人走路都弯腰伛背，是不是施礼累的？”

沈多一看也是，他也不解道：“好象有些故意用劲儿似的，那些高个子男人都用力低头，下马向肚脐上用劲儿，这是怎么回事儿？”

白年青也不明白。

女人都很漂亮，燕氏坞可能是水好土好，好水土就养育出这么一些好女人。女人都生得身肢袅袅，一个个杨柳腰，西施面，都很高挑儿，女人却与男人不同，一个个都挺胸凸肚，得意洋洋。女人的穿戴都很华美，都象是京都城中的大户贵妇。

白年青暗暗称奇。

沈多道：“这燕氏坞从里到外透着诡异，我每一次来，都发现这里的女人越来越年轻了，越来越漂亮了。”

白年青盯着沈多的脸看，他宁愿沈多这是一句奉承，可沈多讲这一句话时很认真。

两个人在街上逛。

街上的人象看到了他二人脸上有帖儿，都避着他们。

他们问别人什么，不是摇头，就是回个不知道。



燕氏坞的傍晚很热闹，但没有人与他们攀谈。

他们饿了，决心上酒店去喝几杯酒。

他们进了街边的一家酒店。

这酒店很稀奇。

柜台很矮。

店里来来往往的都是些很高的男人。

这矮柜台只能到他们的膝盖上面一点儿。显然这柜台并不合适。

但没有一个人对这有异议。

桌子凳子都很矮。

他与沈多坐了下来。

他们坐在一个小孩子对面。

那个小孩子看看他们，很不乐意。但瞅瞅沈多与白年青那神色，就没发作，顾自把小盘，小杯子、小酒壶都拿到一边桌上去了。

显然那孩子乐于自己一个人饮酒。

白年青喊来店家，店家也是一个大个子，他躬着腰，腰始终直不起来了，他向白年青点头，问道：“客官要些什么？”

“要那么三碟小菜，来两小壶酒，都要最好的。”

大个子直点头。

酒和菜马上就端了上来。

白年青一见这酒菜，就火气直冲：菜是大盘子，也不是什么好菜，酒用大壶装着，只给了两只大碗。

一倒，酒是浑浊的，不是好酒。

白年青喊来店家，问：“为什么不来那样儿的小盘？”

那店家看了看白年青，看了看沈多，说道：“没那样儿的菜了。也没那样的酒了，二位客官就对付着吃一点吧？”

白年青还要发火，沈多扯一扯他的衣襟。

白年青向四外一瞅，店内的人都坐着瞅他们。他这才注意到，他们都是和他一样的大人，他们面前都是那些大大的盘子，都用碗装酒，酒都是那种浑浊的劣水酒。

他突然有些羞愧，也许燕氏坞这儿就尊老爱幼，他咄咄生事，岂不惹人耻笑？

白年青和沈多匆匆吃喝。

邻桌的那个孩子突然一叫，喊店家：“来呀，算账！”

声音很脆快。

店家也谦恭得到了份儿，他又点头又变腰，不停地向那孩子行礼，最后收了他一分银子，把他送走了。

白年青和沈多也要走。

店家告诉他们，交酒饭钱十两银子。

白年青与沈多吃了一惊：那孩子吃得那么精美，才要他一分银子，他们这些劣酒粗菜，竟然要交十两银子。

这不是勒人么？

白年青与沈多互相一望。

店家叹口气道：“这里都是这个价。”

旁边两人吃饭的人过来，拍拍白年青的肩，道：“老兄，就凭这个头儿，交钱吧！”

那人扔了五两银子，走了。

白年青与沈多扔下了十两银子。

天已经黑下来了，正是掌灯时分。

沈多道：“这会儿正是我们上五次来的时候，咱们现在去燕姿楼。”

白年青道：“你来了五次了，该熟悉这里了吧？”

沈多沉默了半晌，才慢慢说道：“我告诉你，五次了，我都是坐着黑帘马车，一直到了燕姿楼的。每一次在这里，都住了三天，燕姿楼很大，我们每一个人住一间房屋。我来了五次，住在都是同一间屋。从那屋看，门前是树，窗后也是树。我从来没到过这街上……”

白年青突然不讲话了，他觉得背后一点点变冷。

他俩迷路了。

他们先是逢人便问：“燕姿楼在哪里？”

人人都摇头，或者说不知道。

找到了天黑，仍无一点下落，二人又饥又渴。

妈的，天下人人都知道燕姿楼，天下珠宝商人一年两会的燕姿楼，燕氏坞中的人竟会不知道？

两个人坐在墙角边，又饥又饿。

白年青想：看来真叫那小女孩子说对了，这燕氏坞来不得，还不如和那个女孩子在森林里烤火过夜，管她是人是妖，她不是还会笑么？即使是妖精，也是个笑妖，她还乐意讲话，咕咕呱呱不停地讲话的笑妖精。

街上无一行人。

燕氏坞的街上很静。

燕氏坞的夜是死寂死寂的夜。

白年青想：他是不是不该逞强，要早早来那么一会儿？他这可正是欲速则不达，他与沈多可能就找不到那个珠宝楼燕姿楼了，他们还可能出也出不去，找人也找不到，那时他们怎么办？

白年青道：“沈老兄，你在想什么？”

沈多道：“我这个人懒，什么也不愿想。你在想什么？”

“他在想我。” 一人脆生生的声音接了上来。

白年青与沈多马上跳了起来。

他们面前站着那个笑吟吟的小女孩，那个一路上让他们的车变成了“板”的小女孩。他们这时盼着她来。

她在笑：“你们这会儿不象在森林里那么想甩了我吧？”

白年青笑了：“你不来，我们哪里去找燕姿楼？”

她领着他俩，三折五拐，就来到了一座楼前。

她的声音很低，也很好听：“这是许多年前的事儿了，燕氏坞的主人给他的小女儿盖了这座楼。这座楼是给他的小女儿的，就叫做‘燕姿楼’，燕姿，是他小女儿的名字。这楼上是他女儿的闺房。后来，他的小女儿天天伏在楼上望燕子，望不见，就病了。燕氏坞的主人没法儿治好她的病，知她喜好珠宝，就向天下江湖人宣称，在燕氏坞将有春秋两季的珠宝大会，交易之处就在燕姿楼。天下的珠宝商人都来了，他们把东海之珠、昆仑之玉、肃慎之茸、北海之金都带来了。燕姿楼的女孩儿在帘内——看，只要她一笑或一顾，燕氏坞以倾国之价也要购买。一时珠宝为之昂贵，天下珠宝商趋之若鹜……”

白年青突问：“她的病好了么？”

女孩子好半晌才答：“她死了……”

女孩子站住了：“这就是燕姿楼。”

沈多道：“多谢了，你为什么不进去？”

女孩子脸上又露出了调皮之相：“我是鬼，怎么能进去？弄坏了你们的车，让你们先坐马车，后坐‘马箱’，最后坐‘马板’进燕氏坞，好难为情……”

她咯咯笑，身子一闪，要走。

白年青忽然叫道：“姑娘！”她站住了。

白年青的话突然讲得很费力：“请问姑娘大名？如果.....姑娘肯说.....”

她低声喃喃了一句道：“我叫燕二娘，别对别人提我。”

她一飘而逝。

燕姿楼突然楼门大开。出来了许多人，有主人高呼着：“不知贵客驾临，恕罪恕罪！”

白年青与沈多马上被让进了楼，马上沐浴、更衣，清清爽爽地象换了两个人。

两个人从地狱里又回到了人间。

### 第三章 天下第一珠宝商

燕姿楼的人喜欢夜里交易。

是珠宝在夜里更容易辨识？还是因为珠宝在夜里更不容易辨识？白年青与沈多刚刚更衣完毕，就被人请去楼上。这是一间很大的厅堂。

厅堂上千烛闪光，厅堂里亮如白昼。

厅堂里四处安上了几百把椅子，这些椅子差不多已经坐满了人。

这都是来自天下的珠宝商人。

他们都缄默不言，看惯了珠宝的人，对人世间的一切冷热都很少动心。

他们在等待着燕姿楼的春季珠宝大会开始。

他们在等着燕姿楼的主人。他们虽然有的来过几次，十几次了，但他们永远也不知道这一次燕姿楼的主人会是谁。

燕姿楼上很静，人们都象屏息而待，都在等着燕姿楼的主人。这时，楼上走下来了三个女人，这是三个很有姿色的女人。

三个女人都大笑。她们就是燕姿楼的主人。

三个女人向众人环巡施礼。

三个女人都很年轻，自称一个叫燕伊，一个叫燕姁，一个叫燕环。一个穿红，一个穿紫，一个穿绿。

燕伊开口道：“有劳各位远来了，燕姿楼在这里向各位致谢了。”燕姁和燕环都一齐施礼。

燕伊道：“各位远来，当然不为客气。在下特为各位准备不夜之谈。现下特请各位品味品味燕氏坞的燕窝粥。燕伊在这里提醒各位了，上次有的客人心疑不饮，就无力气坚持得下这彻夜之谈，有些疲惫。燕伊告罪了，凡是在燕姿楼的夜谈中打哈欠的，一律请走出去，自行方便，请勿再踏进我燕姿楼一步，别怪小女子言之不预。”

众人都点头，除了白年青，大约没有人不知道燕姿楼这一规矩的。

每个人都饮下了一碗燕窝粥。

白年青喝下了这一碗粥，心中暗暗称奇：这是一碗良药，对武功奇高之人更有效力。

白年青更注意起这燕姿楼。

燕伊道：“好，仍如往年惯例，我们先举一人为燕姿楼珠宝盛名的第一珠宝商人。还是那办法，只要这人一开口，就算买断卖断，两家都不得开口。但这也得有一规矩，就是这一个第一珠宝商人今晚只开得三次口，而且绝不是对一人一货，或一人多货。”众人应诺。

就推举这个天下第一珠宝商人。

一个瘦削老头道：“我看还是推京都宝华斋的刘丛老先生。刘丛老是咱珠宝界的泰斗，又识货又义气，还可任一年天下第一珠宝商人。”

众人就一哄声喊好。

就都看着燕伊，等她决断。

燕伊笑盈盈道：“刘老先生做过一次天下第一珠宝商人，当然再做也没什么不合适的。但我在这里推举一人，想必大家更会赞成。”

众人忙问是谁。

燕伊笑吟吟的目光竟然——扫过张张期待的脸，落在白年青身上。

她笑道：“我推举白年青白少侠为天下第一珠宝商人。”

众人吃惊，稍顷大哗。

众人既意外，又不服。

可燕伊不语，她等众人议论之后，就笑了一笑，问白年青道：“白少侠，你来做个天下第一珠宝商人好不好？”

白年青突然应道：“不好。”

燕伊也不意外，又问：“为什么不好？”

白年青道：“我不是来买珠宝的，我也不来卖珠宝。”

众人吃惊了，他既不买，也不卖，当然就不会偏袒，冲这一点，他做天下第一珠宝商人倒合适。

燕伊又问道：“你既不买，又不卖，岂不是绝对不会偏袒一方？”白年青道：“我不懂珠宝。”

这一句喊出，众人更吃了一惊。他不懂珠宝，怎么当天下第一珠宝商人？

燕伊问道：“这里除了这位沈多先生，你还认识谁？”

白年青摇摇头：“不认识，沈兄也只是在今天刚认识的。”

厅堂上有人知道他与沈多乘车之事，马上有六七人附合，说他所说不假。

燕伊又笑道：“你谁也不认识，对于大家岂不是更好？”

众人竟然有拍掌而呼的。对呀！省得每一次都为那个今年天下第一珠宝商人提心吊胆，怕他没了宝贝去，怕他偏袒了别人。用了这个笨蛋，岂不是等于没有他一样么？众人竟然同声喊好，一致同意推举这个白年青为天下第一珠宝商人。

这个天下第一珠宝商人也有好处。好处并不在这次会上。会上他只能偏袒一方，让

买方或卖方吃上一点“明亏”。他可以发话三次，为三个人弄一点儿便宜。但这毕竟是当众交易，虽有燕氏坞这一杆大旗撑着，也不能在众人在前太过不去，也就没有多大的捞头。天下第一珠宝商人的好处是在会下，这一年来，他既为天下第一珠宝商人，便说话有人听，放屁有人闻，做生意有人捧，日子会好过得多了。这些珠宝商人当然想着这个天下第一的头衔，但只能一个，哪能轻易落在自己头上？落在自己头上不容易，落在别人头上又肉疼。顶好是落在一个不懂珠宝甚至不干珠宝的人头上。这事当然人人乐意，但年年先选的人都是大珠宝商，会后生意兴旺，哪里会选一个不懂珠宝的人？

今天偏偏来了一个。偏偏燕姿楼又要选他，众人何不乐而众命呢？

就让这个不可一世的大笨瓜白年青当一年天下第一珠宝商人有什么不可？如果他真弄珠宝，连天下珠宝店里的小伙计都可以骗他一溜角力斗，有什么不好？

众人一致推白年青为天下第一珠宝商人。

白年青竟冷冷一笑，不再推辞了。

就开始交易。

有拿出来明珠翠玉，有拿出来金饰古玩的，青海的玉冰蟾，肃慎的不老草，还有南方的奇珍异草，北方的珍禽药材，一一交易。看来，这大会的事儿挺多，绝不仅仅是珠宝交易。

这或许和燕氏坞的老主人为女设市的初衷不大相符吧？

但人们已经把它改成这个样子了，谁又有什么办法去改变它？那个要推举刘丛为天下第一珠宝商人的瘦削老人一拱手道：“众位相识，我这次没带来什么新鲜奇珍，只带了一样玩物，拿来与大家看看，也让大家开一开眼。”

众中人中就有人嚷：“徐老怪，你有什么玩艺儿，你就快一点拿出来呢，别卖关子啦！”

这瘦削老人一笑，掏出一个小小锦匣，把它放在桌上。



他打开锦匣，又打开锦匣之内的小方盒子，从盒子中捧出一只小小的白龟来。

谁见到过白如纯玉一样的龟？谁见过眼如宝石，甲如玉环，体内一切隐隐可见的白龟？

白龟为天下之稀物，千年难得一见。

众人顿时喝一声彩。

徐老怪大为得意：“这一只白龟有好几种奇异，不知众位知不知道？”

众人皆曰不知。

徐老怪愈加得意：“你只要在它身边数丈之内，携带毒物，这龟就躁动不安，你如果把毒水放在它身边。它就将水中之毒吸得一干二净，还你一钵清水。你如果在它身边纵火，它的龟背上便可示火警，哪边着火哪边龟背便成红色，奇更奇在可预先警兆。这岂不是天下至宝？”

徐老怪便叫人取一钵清水，把毒药下在水里，以鸡饮水，一啄而死，毛羽尽脱，肉成僵硬，坚如钢铁，显见毒药性剧。徐老怪将龟放在水碗旁边，也不见那龟动作，水碗亦无甚动静，但见那龟一忽儿便变了颜色，白白的龟背变灰了，变黑，又一点点变红，最后又变成白色。

水碗里的水成了清清的了，徐老怪将这碗水一饮而尽，吧吧嘴，还笑了一句：“好渴！”

众人就喝了一声彩。

但见那龟全变成了白色。

徐老怪又道：“各位谁兜里有火种，这桌上我放下一堆硫磺引火之物，你们东西南北方向有火种之人可想着要来燃点这火，却没动作。”

便有人想点火。

但见那龟头上、颈上、身上都有了一块块的红色。

徐老怪笑道：“想累死我的龟儿不成？这多人想点火？你们可少一些人想，渐渐不想了才好。”

便有人想来点这火。

徐老怪便——点明谁谁兜里有火种，谁谁开始不想点这火种了，——点去，皆应验不爽。

众人暴喝了一声彩。

徐老怪环揖了一圈儿道：“诸位，打从盘古辟天地，谁见过白龟？这只白龟是天地造化的神物。古人说，小人无罪，怀璧其罪。我这个徐老怪怎么能生受得起这一个宝物？现今拿出来，让方家买去，也不愧了天地造物的一番大苦心。”

众人就喊价。

江湖人知这一只白龟是稀世之宝。江湖之人，刀头舔血，死中求活，图的是一个死得明白。可惜江湖风波，多让人死得不明不白。人之死法多种，可放火投毒是害人的两大毒计，有了这只白龟，怕你什么火？怕你什么毒？火不等你放便有了警兆，毒过了白龟可以疗毒。这宝贝哪里去寻？这宝贝有多少价值？

就有人喊价三万两。

又有人喊价。

此起彼应，就喊了半个时辰。

这一只白龟就抬到了八十万两。

八十万两是那个胖胖的刘丛老先生喊的。

一时沉寂。八十万两，厅堂上没有多少人喊过这个数儿。

燕环已悄悄来在白年青身后，她轻轻传音与他：“喊啊，喊上八十万零一千！”白年青回头一看，燕环稍胖，但姿色极佳，他就对燕环一笑。他这一笑有名堂，叫作个：我阮囊羞涩。

他心里道：天哪，八十万、八万、八千我都没有啊。

他喊不出。

燕环气得两眼一瞪，传音道：“你喊八十万零一千两，燕姿楼出钱，又不要你出，你怕什么？”

白年青一笑，不讲话。

燕伊道：“有没有人再喊价了？如果没有，这一只宝龟就归刘老先生了。”

燕伊说话时瞧一瞧白年青，那目光是让他喊价。

白年青心中一动。

这时燕环在他耳边传了三个字：“燕二娘。”

白年青心里一怔，随口喊出：“八十万零一千两！”

众人沉寂，随之大哗。

果然燕姿楼眼光不错，这人白年青武功来得，珠宝行当也是硬手。

大凡珠宝商人，皆有这么一个怪癖，只想自己的买卖越做越好。只盼别人的买卖越做越糟。盼别人看走了眼，买了水货，盼别人的珠宝跌了价，没卖出好价钱，盼别人的红货保镖途中被劫，盼那劫了货的是个小角色，巴巴地来找自己，贱价脱手。盼自己发大财，盼别人倒大霉。

珠宝市上，盼自己中意的那东西没人嚷价，盼自己不中意或买不起的珠宝越嚷越高，最好是不得成交。

有人与财大气粗的刘丛嚷价，岂不叫人高兴？

刘丛已是幡然白发，人挺发福，胖胖的，有一点心宽体胖的样子。他虽然体胖，但心可不宽，徐老怪推他再做一年天下第一珠宝商人，叫他心里美滋滋的很快活，不意燕伊轻轻一句话，就把这天下第一的名头给了那个怪模怪样的毛头小子白年青，这让他好不恼火。这只白龟他早打算好了，也早就耳闻，心中也有数，一定要把它买下。他真以

为他会是天下第一珠宝商人，那样在人们叫到六十五万两时，他才开口，一锤定音，这只白龟归他自己了。虽然这做法众人不齿，但也没有敢当面或背后讲他点什么。他是天下第一珠宝商人，别人能奈他何？可这一叫，竟然众口铄金，把他的叫价抬至八十万两。他狠心叫价，一定要压众人一头，让他们知道知道京都宝华斋刘丛老先生的厉害。

谁知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这个珠宝行中听也没听说过的白年青竟然叫出了八十万零一千两。

让刘丛老先生气恼的是他竟然犯了珠宝商人的两大忌讳：拦口与跳叫。

拦口是珠宝交易时的一大忌讳。众人一递一应喊价时，你喊一千，我喊两千，他喊三千，时间都差不多，中间虽略有停顿，但没有很长的间歇。这表示那一件珠宝的实在价值还没到那个顶实的数码儿，所以人们就一递一应地叫。这是正常叫价，没人在意。但当有人叫了一个实在价码，或者叫了一个极大的价码时，这时众人就都沉默下来了。可珠宝市上的规矩是，你如果执意想要这件珠宝，你绝不能让行市上的主持人问话，主持人问三次话无反应，这件球宝便归了那个叫价最高之人。主持人问一次话后，你迅速应对，这说明你已经迟疑了一阵子，处在想要与不要之间，如果主持人问了两次，你再加价，则属你对那个叫最高价码的人打了一“拦口”。

拦口，是你对那人有意挑衅，是你执意要在这件珠宝上与那人争一个高低。

拦口，是对那人的一个抗争。跳叫，是珠宝行上的又一个忌讳。人家叫一千，你叫两千，人家叫三千，你叫四千。这时有人叫四千零五十两的，这叫“小涨”，说明人家认定这珠宝不值那么多银子，人家只是喜欢。也想执意要这件珠宝，你必须叫个四千一百两。这表明你对别人尊重，你小涨我也小涨，但我执意要这件东西。当仁不让，对不住了。然后双方一递一叫，直叫到一方止住或又一次两次小涨为止。珠宝市上有这个规矩：人家小涨是让步，你也小涨叫价是礼敬，买卖不成仁义在。

刚才有人喊价，同刘丛用的是五百两，是七十五万九千五百两，到八十万叫价的。

白年青竟然不用“小涨”，一叫就用了一千两。

这象是有意难为宝华斋主人，京都珠宝大贾刘丛了。

刘丛气得面色胀红。

刘丛道：“八十万两千两。”

他不明白白年青的底细，他心里认定这是一个“花饰儿”。

花饰儿，是替别人买珠宝的，这样的人多半是个半拉行家，或者根本不是行家，是认准了一件珠宝，必买不可的。那正主儿买了这珠宝，多半就这件东西再也不会江湖上、珠宝行市上出现了，那人想私蓄，才用这种“花饰儿”来做买主。

“花饰儿”买东西，心中只有一个最高价，那个价码是正主儿告诉他的：你花八十一万五千两把那个白龟买到手。他只记得住这一口。

也只有“花饰儿”才这样不顾忌讳，拦口也干，跳叫也弄，不怕让人家难堪。因为他不想再做珠宝生意，就不怕得罪天下的大贾。刘丛心中愤愤道：我难道怕你这个花饰儿？

但他心中也在打鼓，不知道“花饰儿”的最后抬价是多少。他沉吟了一下，看着白年青。

众人吃惊，等着看好戏。

最快活的是徐老怪，他人轻快得要跳起来了，有人争着买你的东西，拚了命似的，仇人似的，又拦口又跳叫，你心里不快活？他快活得都要唱起来了。

白年青在等燕环，燕环的传音让他加码。

白年青道：“八十万四千两。”

这是“跳挑儿”。是珠宝行市上的大忌讳。你出一千，人家了两千，你要跳口也行，但你执意说四千，对方如果出四千，你就跳八千，这象人挑担子，对方无论说多少，都拢做一筐，你弄它两筐，挑成个担儿。

众人哄然，知道这是真较上劲儿了。

刘丛面上镇定，心里气得不行，两手冰凉。

他知道这人是想要他和他的宝华斋的好看。

他决心一拚。

他也不顾忌什么跳叫，不顾忌什么拦口，叫就是了。

他稳稳开口道：“八十一万。”

白年青道：“八十四万。”

他又应：“八十六万。”

白年青道：“九十万。”

他冷笑道：“一百万。”

白年青一怔，低下了头。

众人抽了一口气，以为他不再叫了，谁知白年青又抬起了头，叫道：“一百五十万。”

这工夫，众人哄笑之声不绝。这争叫是几年来少见的一次，热闹不是年年有，绝不可不瞧。人人都是兴高采烈的样子。干去吧，最好弄个两败俱伤。

可徐老怪这会儿苦起了脸。八十万，八十一万他都高兴，可叫到一百万的？叫一百五十万时，他干脆脸儿是苦的了，他知道如果八十万卖出去，他会日子过得安稳，一百五十万即使卖了出去，他也寝食不安，不知祸哪一天会来。

但他没法儿插嘴，一旦人家叫上了价，你已无法讲话，只能等着。

刘丛看着白年青，心里一阵阵发慌。他不知道这个“花饰儿”能有多大能耐，他象在挖陷阱，一点点挖，挖到可以把人深深埋入其中时，才知道这陷阱是为自己挖的。

他已至耳顺之年，何必同这人血性争执呢？

让他花一百五十万两银子买这一只白龟去吧，一百五十万两银子也不是废土，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

刘丛闭上了眼睛。

眼睛是闭上了，可心里总是憋一股气。

燕伊连问三声，见没人再抬价，这一只白龟就归白年青了。

匣子封好，徐老怪双手恭敬地捧匣放在白年青桌上。

白年青呆若木鸡。

众珠宝商人都用艳羡的目光看他，即便是“花饰儿”，他也斗败过刘丛一回。

徐老怪站着等他发话。

白年青忽然醒悟过来，面色胀红，他兜里有五千两银子的银票。本来昨天他还以为五千两是个大数目，五千两让他看太阳暖，看河水欢，但这时他才知道，五千两太少，少得可怜。

这时，燕环在一边问道：“白公子，是不是把你的银子搬上厅来，当场与徐老先生交割啊？你用不用本楼的人手？”

白年青如梦方醒：“用，用，用。”

客厅上就一次次上来巨汉，把一箱箱银子放在厅上。

徐老怪一一过目。

他乐不可支。

一百五十万两银子放在了厅堂上。

徐老怪突然向燕伊深深施礼。

燕伊一笑，问道：“徐老先生发财了，怎么向我行起大礼来了？”徐老怪道：“还望燕姿楼为徐某开几张银票，用京都、山西、关东老子字号银庄的均可。”

燕伊道：“好，还是徐先生聪明，知道阿堵之物累人。”

燕伊一回手，燕妨就从袖中掏出几片薄纸。

这几片薄纸就是一百五十万两银票。

徐老怪哈哈大笑，向燕作施礼：“如此多谢姑娘了。”

他又向白年青行礼：“多谢白公子成全。”

白年青突然也哈哈一笑道：“你为什么要谢我？这买卖也不是我做成你的。

他说这话时，眼望着燕伊。燕伊那俊美的脸上闪出一丝调皮的笑来。那神色明明是安抚他，怪他说出这话来。

刘丛心中一惊道：“果然，他只是一个花饰儿。可他背后的人会是谁？会不会是这大厅之中的某一个人？”

他疑神疑鬼，除了大厅中的三个女人，他都一一察颜观色，想不出那人是谁。

## 第四章 夜宴

夜深了。

燕姿楼的规矩，不让客人自己走动，因为楼内外遍布机关。

有人不耐这沉寂，自己走动，也有断了腿的，也有没了臂的。再也没人随意走动。

人都爱惜自己的双臂和双腿。

所以，第二夜、第三夜没有生意可做的人就只好呆在自己的房中。

男人夜里不可没酒，没酒的男人觉得没劲儿。

可这夜里，白年青没有酒。

他只好长吁短叹，一会儿走走，一会儿躺下。

突然有人在咯咯笑他。

是她，是那个神鬼莫测的燕二娘。

她贴在窗上，招手唤他。

“你为什么不出来玩玩？”



“玩什么？莫非你春心已动，想让我陪你？”

“胡扯！我酒心已动，想不想喝酒？”

他不由得大喜，乐道：“我想酒比想你还厉害。”

她莞尔一笑：“那为什么不跳出来？难道还等我把这房子拆成‘房箱’、‘房地’不成？”

他也大笑，从窗口一跃而出。

二人携手，向楼外飞去。

燕氏坞的夜很是热闹。

酒店开着门，这里的酒店日夜都开着门。

二人进了酒店。

这酒店与外面的酒店有些不同。除了柜台极矮，桌子凳子都矮小之外，更奇怪的是酒楼的楹联不是挂在门外，而是刻在门里的楹柱上。这一家的酒店楹联是：

世间无此酒，

天下有名楼。

这也是一幅旧联，没什么稀罕之处。

二人坐定，店家就殷勤招待。

奇怪的是，店家在燕二娘面前摆的精美的小盘、小杯、小碟、小碗，盛的是香气四溢的菜：糟鸭肝、玻璃鸡、嫩牛肉、三鲜素，斟的是红红的，喷香喷香的女儿红。而给白年青上的就是粗糙的大碗、大盘、大碟子，还有那浑浊的水酒。

燕二娘居然不以为怪，只是举杯劝他：“喝呀，喝。”

白年青心中很是不乐，二人喝酒，干嘛给他这些东西吃？给他这浑酒喝？

但他知道这飘忽来去的燕二娘是个神秘人物，便不作声，只是饮酒。

他对燕二娘道：“我不是冯谖，奈何也食以草具？”

这是战国时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剑客冯谖，是当时有名的天下四公子之一的齐国公子孟尝君门下的食客，下人因为孟尝君没看得起他，用粗茶淡饭待他。他不言讲，但以指弹剑，高声吟唱起来：“长剑啊长剑，咱们回去吧，在这里吃饭，竟然连一条鱼也吃不上啊。”下人把他这唱怨报给孟尝君，还说他的坏话：“公子你看，他这个人多不自重，多不知足，公子如此待他，他还挑三拣四，这不是没良心么？”孟尝君笑一笑说道：“那就给他鱼吃吧。”于是冯谖再吃饭就可以吃到精美的鱼了。可是隔几日他又弹剑高歌道：“长剑啊长剑，咱们回去吧。在这里出门都得步行，连一辆车也没有啊。”下人又把他这唱怨报给孟尝君，又说他的坏话：“公子啊，这号人你是不能恭敬他的，你对他越恭敬，他越不知好歹。吃得好了，有鱼有肉的，又想车了，这人野心多大啊，不知足。公子这次千万不要理他。”孟尝君又笑一笑道：“那就给他一辆车吧。”

这个冯谖是个有本事的人，他后来在孟尝君急难的时出了大力，让他转危为安。

在这里，白年青提冯谖，是说他同冯谖一样，被人待以粗糙的食具、劣质的酒菜。

燕二娘却莞尔一笑：“白公子，你不要生气啊，这里的规矩就是这样的。”

白年青笑道：“连你都不能改变这规矩么？”

燕二娘道：“我是什么人？我怎么能改得了这里的规矩？你可不要忘了，我只是那一片树林里的女鬼。”白年青道：“我知道你是谁。”

燕二娘轻轻一拢鬓边的秀发：“那你何不讲出来，让我也认识认识我自己。”

白年青灯下看她。这女人有千般风韵：星眸流盼，玉唇湿润，无限柔情。

白年青道：“你就是燕姿，你就是燕氏坞主人的二女儿，你就是燕姿楼的主人。”

燕二娘笑了：“好新鲜，你还知道什么？”

白年青道：“你喜爱珠宝，你要天下的珠宝商人趋之若鹜。你随心所欲，总想试试你有多大本事。你想知道你能不能不出面就将天下珠宝商人玩弄于你的股掌之间，你弄了一次白龟之计。那个徐老怪惊而不惶，急而不躁，分明是白龟收益得失与他无关，那

个燕伊一举一动全似预先谋划好的，连那个燕妮袖子里也先藏好一百五十万两的银票。那个燕环姑娘一再传音与我，让我去当天大的傻瓜，来当这个天下第一珠宝商。其实天下第一珠宝商是你，而不是我.....”

燕二娘的脸色忽白忽红，她手里拧着那只小巧的酒杯，忽然冷冷问道：“好眼力，可你凭什么认定这个，就凭那个徐老怪么？”白年青道：“你也有大意的时候，再这么做时，你一定要告诉燕妮，别从袖子里一掏银票就是一百五十万两。要一点一点地掏，还要装模作样地数一数，还剩下一张半张的，那样子才象真事.....”燕二娘忽然长吁了一口气：“你愿意这么想，我又有什么办法？”白年青从怀里掏出那只白龟，放在桌上，说道：“请收起这宝贝，我这角色也扮完了。”

燕二娘道：“你不需要这只白龟？”

白年青道：“我买不起它？”

燕二娘道：“我送它与你，你要不要？”

白年青道：“你最好送我一坛好酒，再给我几盘好菜吃，那样比送这只白龟好。”

燕二娘低下头，脸色胀红。她轻轻问道：“你真的不要它？”

白年青道：“我不要！”

燕二娘道：“那好.....”

她突然抓起白龟，用力向地上掷去。

这一掷很有力道，她用力抓掐，爪如鹰形，千百斤力气一掼，稀世之珍白龟岂不成了一滩死肉？

叭——她用力一掼。

白龟没落在地上，却好好地放在桌上。

燕二娘道：“我摔我的东西，干你甚事？你何必来多管闲事？”白年青悠然道：“世上只有这么一个宝贝，你今天摔了，明天又后悔，那时哪里去再找一只白龟来？”

燕二娘道：“我燕姿做事从来不后悔。”

白年青道：“那好，你摔吧。”

燕二娘又一抓在手，把白龟从头上一绕，向身后掷去。

白年青如果要接，也得从她身边绕去，其势必慢，那白龟就没命了。

谁知白年青身子一闪，又坐在了桌边。

白龟仍好好地放在桌上。

燕二娘脸色胀红，她恨恨地看着白年青，突然又笑了，笑得不怀好意，笑得千般妩媚，她轻轻道：“白公子，你好本事啊，可真让我佩服……”

她一边笑，手一抓，那一只白龟突然飞掷出去，直奔门边楹柱对联。

这一击去得快，及至白年青看见，那一只白龟已经飞至半途，眼见得要击碎在楹柱上。

燕二娘笑了，笑成满面桃花，她拍着掌叫好：“好，好！这一回你可救不了它的命啦！”

话声未落，白年青身子箭一般射去。

白龟刚要击在楹柱上，一只手先贴在了楹柱边，一抄，白龟又没了。

燕二娘怔住了。

这一回白年青没把白龟放在桌上。

燕二娘笑得很纯真，象一个孩子：“白公子，你把白龟放在桌上，让我看一看，好不好？”

白年青道：“白龟没了，你再也看不见它了。”

燕二娘道：“那白龟是我的，你凭什么拿去？”

白年青笑了：“凭什么说是你的？这是我用一百五十万两银子买来的。当场交割，银货两讫。天下珠宝商人都知道的，你不知道这件事？”

燕二娘愣了：“你穷得没几个银子，哪来的一百五十万两？”

白年青乐了，拍手道：“哎呀呀，你咋不知道呢，我是今年的天下第一珠宝商啊？”

他装模作样地来回踱步，腆肚皮装阔。他拔下她头上的簪子，看一看，摇头：“不行不行，成色不行，这样的货让宝华斋刘老头去买好了。”

她看着他，忽然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两个人笑成一团，白年青笑狂了，只好翻角力斗。他一连气翻了一百七十二个角力斗，直到她再也不笑了为止。

燕二娘好乐：“我好久没这么乐了。你替我唬弄了那个刘老头，看他那呆样儿，我好开心。”

白年青道：“你为何不叫人给我换点好酒好菜？”

燕二娘一叹，道：“别说这个，就是皇上来了也不行，也得和你一样，用这样的玩艺儿吃饭。”

白年青面对粗盘子劣酒，愁眉不展。

燕二娘突然道：“哎呀，你这个笨蛋，你既然不乐于吃那些玩艺儿，为什么不吃我的菜，为什么不喝我的酒？”

两个人突然又笑，就吃菜，喝酒。

她很郑重：“你不能拿我的杯子，这也是规矩，只好我喂你酒喝。”

她的手很白，如洁净柔荑，与玉杯相映生辉。

他忽然后道：“我想吃葱，吃藕。”

燕二娘道：“我要他们做来。”

白年青道：“你的手是葱，是藕……”

燕二娘忽然嗔怒，喝道：“胡说？我杀了你！”

白年青道：“你样子好凶，是真想杀我？”

燕二娘道：“可惜我杀不了你。”

白年青道：“你是不是后悔了，想杀了我，把白龟弄回去。”燕二娘道：“别胡说！”

二人酒意很浓，蹒跚而行。

燕氏坞的夜深，没有行人。月亮很亮，也很圆。

燕二娘道：“我看见你了，在那天老山羊门前站的人里，有一个人，长得人模狗样的，偏左脸边挂一绺白毛儿。我说：这个人怪，我得宰了他。要不就叫他刮了那一绺白毛儿。你刮不刮？不刮我宰了你……”

白年青道：“不刮不刮，你宰了我也不刮。”

燕二娘一推他，两人都趑趄而立。

燕二娘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狗屁！什么狗屁金线草鞋银草帽，专踩天下不平道。你看这一绺难看的狗毛毛比女人还重？我先宰了你，再刮了它，你有什么办法？”

白年青道：“我有什么办法？我没办法。”

燕二娘道：“你刮不刮？”

白年青摇摇头。

燕二娘冷笑道：“好，不刮就不刮，难道我是你什么人？是你娘，还是你姑奶奶？非得管你这闲事？……”

她转眼间一闪身不见了。

白年青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他看看月亮，才知道月亮又大又圆不好，让人觉得自己很孤单。

他也才知道，能够和这个小女孩扯闲是件多快活的事儿。

他叹了口气，慢慢说道：“如果你要嫁给我的话，这绺白毛不要也行啊。”

他是在喃喃自语。

燕二娘突然如鬼魅一样出现在他面前，一下子扑在了他怀里：“真的，你说的是真的？你不是喝醉了胡说吧？”

他没法儿讲话。

这是一个女人的气味。

看着她的脸，闻着她的发香，白年青知道她已经不是个孩子了，他抚摸着她的头发。

她很乖，象只偎灶猫。

她说道：“我叫燕姿，是父亲的二女儿。”

他说道：“我知道。”

她道：“我是燕姿楼的女主人。”

他道：“我知道。”

她说得脉脉含情：“其实你一到老山羊那儿，我就看到你了，我说道：这是个男人……”

她轻轻叹了一口气。

他也不讲话了。这会儿，月亮更圆了，而且还有些暖意。

二人只看月亮。

燕二娘道：“我十六岁了。”

他握握她的手。

她的脸上有泪：“你别不信，我十六岁了。真的……”

## 第三卷

### 第一章 京都风波

京都之大，无奇不有。

宋都汴梁，自是车马辐辏、人烟密集之城。沿街过长轿，流巷走军卒，临窗眺公侯，隔河望天子的热闹更是常见。宋时帝王，多与民间苦疾，时时官吏宫禁便服游乐，不象后来历朝帝王那么深居禁宫。

这一日，是宣和六年夏日，宫中溽暑，徽宗皇帝在宫内闲坐，听得天街上人声喧嚷，车马辘辘，忽然生了游兴，就便装简从，带几个人出来游玩。

天街不夜。

有游人挤挤拥拥，在天街游逛。

徽宗皇帝在小吃摊前站定，这是汴梁米团张的摊子。

人皆立吞米团。

徽宗皇帝不解其故，问从侍骑侍郎张允：“为什么人都站着吃米团？”

张允不及回答，米团张听见了，应了一句：“客官有所不知，这米团又热又软，吞下去烫着香着，怕噎了烫了，人都站着吃，这也是几年的习惯。后来小的就不再准备凳子了”

徽宗皇帝点点头，表示明白了。

这时，有一个人突然尖声喊起来：“给我来一碗米团！”

众人循声看去，这人是个矮子，人很矮，脸色黑黑的，长着黑胡子。

众人中就有人忍不住笑，噙了，喷出米团。

那矮子就面有愠色。

米团张忍住笑，用大大的糙碗给他盛了一碗米团。

那矮子却不接。他慢慢对米团张道：“我不要用这只大碗，你用那边的细瓷小碗装来，分装三碗。”

米团张一听，以为这没什么必要，就道：“那小碗是给女人与孩子用的，你.....”

一言既出，米团张已知不好，但话已出口，如泼水在地，悔也不及了。



那矮子顿时就变了颜色。

只见那矮子的手扬了一扬。

米团张大叫了一声，颓然倒地。

米团张爬起来，他的双手鲜血淋漓，颤抖不止。

众人见状，乱成了一团。

徽宗皇帝当场龙颜不悦，天街之中，该是升平世界，这个矮人，一言不合，便动手伤人，罪在不赦。

徽宗皇帝只是在鼻子眼里哼了一声。

身边的四个人一齐飞出。

他们是：骑侍郎张允、左散骑常侍王淳、右散骑常侍黎公寿，侍卫黄炯。

骑侍郎张允一柄剑疾快如风，曾同峨嵋掌门云师太切磋，三剑使云师太不及剑影，着着走空。自那次比剑之后，人皆称之为“天下第一快剑”。

左散骑常侍王淳习黑砂掌，一身十三太保横练功夫，他曾与人狎戏，将司徒府前那一尊石狮口中的石球以二指捏碎，让石狮吐出一地粉末。

右散骑常侍黎公寿擅点穴之功，能用扇击人穴道，功力极深，是天下少数几个点穴名家之一，隔空点穴是他的绝技。

侍卫黄炯擅暗器，二十四口蜈蚣刀天下闻名。

这四人齐出，看上去未免有些大惊小怪了。只因为圣上龙颜不悦，又是当众这么动怒，这四人便不能不卖些力气。扑击之时，四人如出柙猛虎，一齐向那个矮人扑去。

四个人势如泼风，又急如骤雨。

张允以指化剑，使一招“泰山出岫”，平平剑峰，直指那矮人前胸。指化剑气，嘶嘶有声，人疾如箭，去势甚疾。王淳双掌齐推，直逼矮人左肋，他想以双掌之力，化掌为抓，这一抓如鹰扑兔雉，狠辣异常。黎公寿左手在前，虚化为佛拈花状，右手在后，

中指直逼为矢针，左虚则右实，右虚则左实，他两手点去，小矮人胸前头上要穴必然会一招受制，呆痴束手等候就擒。

黄炯过去，他手中握有八枚蜈蚣刀，他想如果三人得手，他便飞身而过，如果小矮人出手，他便八刀齐出，这八刀所奔去势：发髻，使他束发披瀑，显狼狈之相。耳轮，让他耳垂叮血，如蚊蚋叮咬。肩胛，肉骨咬接之处，有皮相连，小伤无碍。双足、靴底是千层底绉线麻鞋，一刀飞入，让靴子掉底儿，使小矮人更为狼狈。最后一刀是奔小矮人之腰间，从束带之处穿过，切断他的腰带，让他当众出丑。

只因为徽宗皇帝哼了一声，这小矮人便要大大受苦。

当然四人没一个想动手取他性命，他罪不该死。只是龙颜大怒，不得不尽力让他受苦就是了。

吃米团的人早散去在远处，观看热闹。

四个人的身形很快。

突然，他们的身子在空中都滞了一滞。

张允的手指引动剑气，正向小矮人飞去时，突然觉得手臂一麻，手指便去势弱了。无剑气则不击，张允身子一滞，人便向下落。王淳的掌刚想变化，因为张允的腿要落在他面前了。他只好改势而出。但这时他觉得双掌一阵剧疼，双手指都一齐握拢，手心里粘粘的，没一点气力。他身子急停，一下子便顿在了半途。黎公寿左右正遥指小矮人穴道，突然头上一凉，没了帽子。他心一惊，回手去抓头上，抓了一个空，人也飘惊急坠，在半空中落下。

黄炯大惊，不及细思，双手一振，八刀齐出，直奔小矮人而去。蜈蚣刀，天下暗器之利刃，尖细而多勾，发出破空之声嘶厉，入骨绝肉而不复出。

八刀指逼小矮人头上、双胛、腰间、靴底、耳轮。

小矮人自然不知黄炯心意，见八刀直逼要害，就狂吼了一声，两手一挥，身子急急

闪退。

小矮人不见了。

张允、黎公寿、王淳都听见了黄炯那一声狂吼。

黄炯一口鲜血喷出，米团摊上一片鲜红。

八把蜈蚣刀插在黄炯身上。

一把插在头上，破头而入。一把插在耳边，另一把插在胸上。两把入腹，两把中股，还有两把钉在他双踝之上。

黄炯并未气绝。

徽宗皇帝看着他。

黄炯双目圆睁：“我……我并没……没想杀……”

黄炯头一歪，瞑目气绝。

张允、黎公寿、王淳都受了伤。

张允臂根手少阴心经脉的极泉、青灵二穴上，嵌入两粒小小的豆粒。挖出来一看，不是豆粒，而是一种有花纹的蛋青色的小小圆壳儿。这小圆壳儿上面的花纹成顺纹，花纹及形状类似西瓜上花纹而浅。黎公寿伤在头皮，一绺头发被掠去，擦去了一层油皮。王淳杀气最重，也受伤最重，他双掌之中，被暗器透入，却又并从掌后透出，鲜血淋漓，流在臂上、身上、很是狼狈。

太医为他取出两粒东西，亦是那小小的圆壳儿。

徽宗皇帝很是震怒，天街夜市，矮子行凶，皇宫侍卫四大高手齐上，竟然一招落败，一死三伤，这还了得。

徽宗正斥责枢密使、侍中一应官员，指斥天街夜市之事。袍袖一挥，竟然从中甩出一柬纸来。

纸上书四行字：

纵犬行凶，  
欲伤伟人；  
送汝蜡豆，  
夜半惊魂。

徽宗皇上大惊，看了半晌，唤人传来翰林院大学士陈彰。

徽宗让陈彰看那小小圆壳儿。

陈彰看了半晌，奏道：“陛下，这是一种幼虫，生在硬木之上，北地多而南地少。这虫隐于壳内，春伏而夏成，成虫变成黄刺蛾。这东西螫人，有毒。壳坚实，鸟百啄也不破，北方土人呼它为拨刺毛儿，也叫洋辣子。”

徽宗用力捏弄，果然坚硬无比。

打碎它，内里果然有一只白白的幼虫。

徽宗又将那纸条与陈彰看。

陈彰道：“万岁甚险。那人已明知万岁身分，所以出手，他不敢来扰圣驾，却杀死侍卫，伤我官吏，实在是野心不小。他大言犯上，根本不把圣上放在眼里。”

徽宗沉吟，心中实在着恼。

徽宗皇帝传旨：着枢密院使主持，务必查明这矮人踪迹，拿下治罪。

## 第二章 小矮人酒店

千里送君行，长亭更短亭。

京都一别，亲朋毕至，大家欢送出城，依依不舍，人未尽欢，酒未尽觞，怎么能分别？难怪古人怅怅，说“相见时难别亦难”，说“东风无力百花残”。

的确是伤心离别。

真想再饮美酒，真想再歌一曲，真想唱“西出阳关无故人”。

可这已是城郊，只有葱葱郁郁的林子，只有车水马龙的官道，哪里来的酒家？

偏偏前面有一座楼，楼前是“斜晖日暮一酒旗”。

就一拥而去，欢呼畅饮。

酒楼富丽堂皇，比京都的“醉仙楼”还好。

醉仙楼是相传李太白喝过酒的名楼。李太白就是那个狂傲角色，就是他才喝得“天子呼来不下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醉仙楼敢轻权贵、傲王侯，岂是寻常酒楼能够比得的？可这栋酒楼却比醉仙楼要好。酒楼斜挑一道酒旗，旗很大，大到了十六人围桌放摆不下，一个大大的酒字淋漓畅墨，显然是醉中居士酣饱之墨，那神那势非是斗石之量不能为之的。这酒楼两边有极粗大的两个楹柱，柱上镌刻有联：

矢为弓弩，射遍天下不觉疾，

委是禾女，雄视四海无形秽。

这一副对联蕴意深长。

第一层是大桌，小凳。柜台甚高。柜台后都立着店家。店家一人个高过酒客。店家与酒客中间隔有十几只巨大瓮缸，里面贮满了美酒。酒香四溢，引人谋醉。

这些店家从不走出柜台之外。

走上二楼，便吃了一惊。

这二楼之上，却比一楼热闹。

有店家，也有唱曲子的，唱曲子的多是女子，初初看去，以为有违官禁，有少女作妓，唱曲子娱人。细看看，这些女孩子颜面似已长成，却身体如少女幼儿。还有执琴之盲者，也是身矮一段，店家小腿频频跑动，人头也同他们一般矮小。上楼来的酒客自然惊悚，不敢言语。

但都知道这里面有些怪异。

二楼桌低凳矮。

这里的杯子小，盘子小，碗也小，人也小，一切都小。

上楼来的酒客恍然以为自己长错了，怎么一下子成了巨人。

矮人们很快活，大声吼喊着酒唤菜，忙碌着为酒客温酒、端菜、唱曲儿，拉琴。

酒客们坐下来，吃酒，谈闲、叙别，但心中惴惴，总以为是到了一个不真实的世界。

三楼上很少有人上去，因为三楼楼梯口上有一块小小牌子：

钱裕里有银一百两。

一次就想全花光；

吃酒、听曲，煨花酒，

壶中日月长。

这牌子上的话词儿不顺，上来的客官也就摇摇头，想楼上没什么雅兴，连这话词也写不明白，有什么可细品味的，凭什么要一百两银子？人就下去了，再不回头。

三楼上的景儿没人见过。

小矮人酒店中有忌讳，当着人面不讲矮。

客人在酒店中见到的矮人都很傲，他们昂着头，挺着胸，在人前来去，绝不十分走近你。酒客眼酣耳热之时，也会狂态毕露，喊道：“唱曲的，来上一曲儿！”那唱曲儿的矮女孩就瞠目不应，直盯盯地看着那醉客，象要吞吃了他。

那醉客不知进退，竟然趑趄趑趄，上来缠绵：“小妮子，干嘛不快活？”

那矮女孩身子向上一跃，叭叭叭一连三个耳光，把这酒客摔在门边。

众酒客酒醒了大半。

他们面前立着三五个矮人。

一个脸很黑，长胡子的矮人道：“你们最好听着，对她要叫大姑娘，要行礼，别嬉笑。”

酒客们从他脸上看到了杀机。

他们明白，得罪了小矮人，后果将很不妙。

人偏偏闻风而来，小矮人酒店每热闹极了。

小矮人就狠狠地敲竹杠，拚命地从那些达官贵人兜里掏银子。当然也有不听邪的。这天二楼满座。

人们都习惯了小矮人的正经，都目不斜视，正正经经地吃菜、喝酒。

吃酒的人中象也有几拨怪人。

有一个人很英俊，穿草鞋，戴草帽，居然也来到二楼吃酒。更怪的是，他左颊边有一绺胡子，不是三绺长须，也不是五绺长须，只有一绺胡子，而且是一绺白胡子。

他这一桌挤了四个人。

这四个人都不一般。一个是骑侍郎张允，他身穿一件素白长衫，眯着眼往嘴里倒酒，另一个是身体剽悍的左散骑常侍王淳，右散骑常侍黎公寿打扮象一个饱儒之士。三个人都坐在下首，坐在上首的是一个老者，一个很威严的老人。这老人很瘦，胡须花白，执一柄洒金扇，正轻轻地摇。

这老人的筷子只动了三下，有两下还是只碰了碰菜，并没挟来吃。

王淳向这老人赔笑道：“这里有女人唱曲儿，要不要听一听？”老者只点了点头。

王淳就向店家喊道：“老大，请一位大姐来唱唱曲儿，好不好？”矮子店家就点点头，去唤人。

来了三个人，一个是唱曲的女娃儿，一个是执琴的盲师，还有一个执檀板的小人儿。

那唱曲儿的大姐迎上来道了个万福，深深一躬，道：“不知客官们想听什么曲儿？”

王淳手一挥，很爽快的一笑：“唱好了，拣好的唱来，唱好了多赏银子。”

这位唱曲儿的女娃儿颇有姿色，人又玲珑，便嫣然一笑，轻启朱唇，曼口而歌。

她唱的是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小诗《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歌喉莺啭，百啭千折，在唱至最后一句时，“一杯无”做变徵之音，绕梁而飞，又显出几分关切，几分亲近。唱不尽那亲亲热热的朴实情。

老者点点头，摇摇折扇。

王淳摇摇头道：“这一首太平淡，太平淡，要来一点情绪的，要么大喜，要么大悲，好不好？”

众人不置可否。唱曲的女娃点点头，又道了个万福，便又启齿轻唱。

这一回唱的是元稹的《行宫》，曲儿哀怨，缠绵。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张允、黎公寿都喝彩道好。

那老人就又微微点头，意颇赞许。

黎公寿举杯而饮，连尽两杯而意犹未尽。他笑对女娃儿道：“感君挚情，美酒新醅，何不再唱一曲儿，让我们欢觞尽醉？”

女娃抿嘴一笑，点点头，又唱。

这一回唱的是隋朝时的俚曲，是大业年间的俗歌。

这歌悲且壮，檀板声厉，似为胡笳，节拍雄壮，作振人之声。“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

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

那老者忽双目圆睁，喝一声彩。

张允、王淳、黎公寿也喝彩不已。

偏偏这时，坐在老者对面的这有一绺白胡子的年轻人也用劲儿地喊了一声：“好！”

老者注视着他，双目怒睁，十分威严。

这人却行若无事，又低下头去吃菜、斟酒。



老者回头看看女娃儿，说道：“赏银子！”

张允看看王淳，王淳从兜里掏出五两银子放在桌上。

老者就皱了皱眉。

王淳又掏出十两银子放在桌上。

他看看桌上的两锭银子，又看看老者，那意思很明白，这两锭银子也够了，就是唱了那么几个曲儿呗。

老者点点点，似乎还满意。

还没等这女娃道谢，去拿这银子，坐在老者对面的那年轻人也喊了一声：“赏银子！”

张允、黎公寿一愣，以为他是在喊随从，酒楼人多，只好杂坐，这人有同伴坐在它桌也未可知。但见别处都未动，只有他的右手掏自己怀里，从中掏出一张银票来。

张允、黎公寿互望一眼：妈的，这小子不大识相，竟然到银庄数钱，鲁班门前耍斧头来了。

可打眼儿一瞧，大吃一惊：这是一张京都大和堂兑换的十足银票，一张一千两。

这人是什么人，竟然给这唱曲的女娃儿一千两？

宋人习俗，酒肆茶馆之中，多用民女唱曲，唱的是古人诗赋、时下俚曲，以博人酒兴茶趣。有人呼唱，便可一楼一肆都听唱，呼唱之人自然矜贵身份，赏赐丰厚，这也是官场摆阔的时机。

这张允四人叫女娃唱，赏了十五两大银，本来就不少了，谁知对面坐着这个不识时务的怪人，竟然一出手就赐与这女娃一千两银子。

他莫非是疯子不成？是想要张允这些官大人难堪么？

这女娃却不惊不喜，只是先向这年轻人深深施礼，告谢，然后再向张允四人道谢，便去拿银子。

年轻人突然说话了：“能不能问你几句话？”

女娃儿一愣，轻轻把银子笼入袖里，慢慢答道：“请公子问吧。”年轻人道：“你没有家？”

女娃儿一愣，低下了头：“有。”

年轻人又道：“你想不想回家？”

女娃儿更深地埋下了头，不回答。

旁边有人答了句：“她不想回家。”

年轻人回头一看，是那人执琴的盲师。他也是个矮子，黑洞洞的眼里连眼球都没有，让人望而生畏。

年轻人问：“你怎么知道她不想回家？”

盲师一笑：“我当然知道。你知道我这两眼为什么连瞎眼球都没有么？在家时，几个泼皮大街撞了我，反说我撞了他们。我说：‘我瞎你们也瞎么？’他们哈哈大笑道：‘好好，不知道你这一双眼球不顶事。既然不顶事，还留它干什么？不如一遭剜去，让人家也知道你是个瞎子。反正坏眼球也不会流血……’他们挖去了我的眼球……”

年轻人看着琴师，那一双凹下去的黑眼眶中流出了泪水。

盲师冷冷一笑道：“我火烧了他们的房子，烧了三家，是一天夜里烧的。你该明白，一个盲人，一天夜里点三回火，不是件容易事。”

年轻人沉声道：“我明白了。”

女娃儿抬起了头，看着年轻人：“你是谁？为什么问我这个？”年轻人一笑：“我在问你。”

女娃儿咬着嘴唇：“我为什么要说？”

“因为我从关东千里迢迢来这里找你。”

女娃儿脸红了，手指拧着衣襟：“因为……因为我在这里找了个男人。”

众人默然，年轻人也一时无话。

女人总是要找男人的，即使是这个女娃儿。

女娃儿道：“他很高，象你一样。”

她红脸低眉，确实很有姿色。

她从袖里掏出那一千两银票，轻轻放在桌上。

### 第三章 酒店三楼

很少有人上过三楼，或者说没人上三楼。

因为上楼有人从楼梯口窥视一下，就知道三楼没什么新鲜之处。这里没桌椅板凳，没酒浓菜香，没俚曲琴韵，甚至没有一个人在。

三楼的窗扉都紧锁着，三楼的窗户都用厚厚的绒布遮着，楼内很黑。

白年青也没想上三楼。

但这个唱曲儿的女娃儿突然向他一笑：“你既然肯赏我一千两银子，为什么不上楼去坐一会儿？”

她笑意殷殷，不由得白年青不站起来。

白年青见她笑，迟疑道：“三楼上有酒么？”她道：“没有。”白年青水问道：“三楼上有菜么？”

她又道：“没有。”

白年青一叹：“既无酒，又无菜，上楼去做什么？”她目光流盼，道：“你不去？你不去我可走了。”

话说完，人便袅袅而去。她不是走上楼，而是沿梯级而下，要去楼下。

白年青道：“等一等！”

她站住了。

白年青叹了一口气，道：“既无酒，也无菜，我为什么不和你上去？上去看看风景也好啊。”

三楼上没有风景。

三楼上甚至没有灯。

白年青的眼睛睁得很大，但没用，仍是什么也看不见。

有人突然讲话了：“你为什么不坐下？”白年青很听话，坐下了。

那人象猜透了他的心思，道：“你是不是觉得这里很黑。”

白年青没讲话。

那人就叹了一口气。

“我习惯了，如果你能行，就屏心静气，用内视之法，让气息走玉珠，流印堂，涌百会，让头上空明澄净，那样你就会看见了。”白年青吃了一惊。

这人平平淡淡几句，把武林中人人视为神仙般的绝技“六通”说得轻描淡写。

这“视天通”的绝技象他说得这般容易，武林中人不都成了神仙？白年青仍不讲话，那人问：“你为什么不讲话？”

白年青道：“无话可讲。”

那人道：“可以讲讲你自己。”

白年青道：“那更无话可讲了。”

那人叹口气道：“果然有些道理。”

那人的身子似乎轻轻移动了一下，声音就离白年青更近了些。你来京都做什么？”

“找人。”

那人沉吟道：“你要找的人都在这里，你为什么不和他们讲话？”白年青的心惴惴不安，果然会有这奇遇？他要找的人会都在这个黑黝黝的楼上？这与楼下那饮酒作乐之人只有一墙之隔的黑暗世里，会有他要找的人？

他突然道：“我可不可以问话？”

那人道：“当然可以，你问吧。”

白年青道：“我想问你，你是不是阿大？”

一个女孩儿的声音道：“我是阿大。”

白年青道：“你父亲说你是他的命根子，他说他的命根子没了，忽然不知去向。”

那女孩儿一叹：“你错了，我不是他的命根子，那些银子才是他的命根子。他要我去替他看着命根子。”

白年青道：“你不想回去？”

那女孩道：“是的。”

白年青踌躇道：“我看，你在这里，未必比在家中更好。”

女孩吃吃笑道：“你怎么知道？在家里，我家人都低下头瞅我。在这儿，人家都抬头看我，连我男人也是。他和我说话时，得先笑一笑。”

白年青道：“我明白了。”

女孩道：“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在哪儿。”

白年青声音喑哑：“我明白。”

白年青凝视着黑暗，他想问这个世界。

他问道：“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大三元的酒保儿丁三儿”

一个低哑的声音道：“我是。”

他问道：“你是被人家掳来的？”

“不是。”

他又道：“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来的？”

丁三儿道：“那天夜里，一个人进了我的小屋，他只说了一句，我就跟他去了。”

“他说一句什么？”

他说：“到我们那儿，你的手臂能直接把盘子放到桌子上，因为桌子很矮。”

白年青道：“你相信了他的话？”

丁三儿道：“我信，因为他同我一样矮。”

白年青道：“我想问，有没有关东小城卖馄饨的小小儿？”

一个很脆的声音道：“我就是。”

白年青道：“你是被人劝来的？”

“不是。”

白年青道：“你是怎么来的？”

“那人挑了我的馄饨挑子，我只好跟着他走。”

沉寂，又没了人声。

那个人的声音很威严：“你问完了么？”

白年青一叹：“问完了。”

那人道：“知道为什么让你问这么多废话么？”

“不知道。”

“因为我也想问你许多废话，那样你就不得不满足我的好奇心。这样岂不是十分公平？”

白年青一笑道：“这很公平。”

问：“你去过燕氏坞么？”

白年青道：“去过。”

问：“你对燕氏坞知道多少？”

白年青想到燕二娘，想到燕姿楼，想到徐老怪、刘丛，那个随他闯入燕氏坞的沈多。

可是，他知道燕氏坞么？

他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燕氏坞的一切都透着神秘、离奇。那人问道：“你想

“不想知道？”

白年青道：“不想。”

那人沉默了。

那人问：“你认不认得一个女孩儿？她叫燕二娘？”

白年青面前就浮上来了她的笑靥，那调皮的笑样儿。

“认得。”

“你知道她是谁？”

白年青慢悠悠的说道：“她是燕氏坞主人的次女，她叫燕姿，她就是燕姿楼的主人。”

那人好久不语，半晌才叹息道：“你说你不知道燕氏坞？你知道的已经不少了。”

灯突然亮了，是一支粗如儿臂的大烛。

十余支大烛都亮了，三楼上比白昼更亮。

白年青这时看清了：三楼上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他对面不远处，坐着一个长着黑胡子的老人，他在笑。

他身边站着一个女娃儿，她很矮，但脸儿极美，她正又惊又喜地盯着白年青。她正是那个燕二娘。

旁边还有一个矮子，是那个执檀板的小孩儿。

他笑嘻嘻地冲白年青施礼：“我就是阿大，也是小小儿，也是丁三儿。”

白年青说不出话来。

## 第四章 林中王国

白年青又来到了老山羊的草屋前。

这一回他不用等候了，老山羊冲林子里呼哨了一声。

林子里冲出三匹枣红马。枣红马拉着车，车上没那个巨汉。

那个很威严的小男人上了车，他看也不看白年青，就去坐在正位上。

白年青有点犹豫。

燕二娘笑了：“你为什么不上车去？”

白年轻道：“还是你先上去，我怕你又在车上跳来跳去，把马车拆成‘马板儿’。”

燕二娘嗔道：“你为什么 not 扶我上车？你不知道我是个很娇气的美人么？你不知道我长得很矮么？”

她向白年青一笑，这一笑自古以来迷住了多少男人？这一笑让吴王夫差丢了脑袋，让周幽王把烽烟当成了儿戏，让唐玄宗日夜做离恨梦。

男人都受不住这一笑，何况白年青是个血气正旺的男人。

他心荡神迷。

燕二娘的小手儿握在他手里，很娇柔，很无力。

也许她这是装的，但白年青觉得很舒服，很受用。

马车在林子里走了很久。

林子很古老，古老得到处都是横躺顺卧的树身。

老人的声音很低沉：“你知道这些树为什么死了？”

白年青道：“不知道。”

“因为它们长得太高的。长高了，脚下就不稳。”

白年青沉默。

面前是一道悬崖，周围是从丛密密的树，没有路可走了。他们只好下了马车。

执檀板的小孩儿只轻轻拍拍马的脖颈，马儿便折转自去，拉着车向来路上跑去。

悬崖下只有两棵孤零零的参天松树。

黑胡子老人笑道：“这两棵树太高了，是不是？风如果一来，它们不是该被刮倒？”



白年青无话可对。但他知道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悬崖下哪里来的风？哪能轻易就刮倒了这两棵大树？

老人叹着，说道：“果然不相信……”

悬崖边突然起风了，这风很厉害，也很怪，风只是在一人高处横刮，把悬崖下的丛草刮得狂飞。

这风绝对刮不倒两棵巨松。

但偏偏这两棵巨松开始移动了，开始向地面歪倒……

白年青睁大了眼，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树嘎嘎地倒向右边，巨大的树根抓起了一面土墙。

被抓光了土的地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洞口。

白年青恍然，那两棵树根，都裹着网，网紧紧抓住了树根上的土。

洞里很黑，看不清什么。

黑胡子老人，突然一声喝吼：“为什么不点灯？有贵客上门了！”黑洞洞的洞口突然亮起来了，台阶一级级直通向地底。

一行四个人直走向地深处。

台阶是汉白玉砌成的，甬道很长，走了一千多个台阶，人一会儿上升，一会儿下降，不知走到了地底还是来到了地面。

甬道里无人，但都点着油灯。

甬道很静，只有几个人的脚步声咚咚传响。

甬道很宽，并排可以一齐走十几个人。两边时时有暗洞，有时两边还有熊熊燃烧的火堆，有时可见密如刺猬的尖枪、箭矢，甬道里遍布机关。

他们走了很久。

眼前一亮，来到了一片空地上。

面前是一个奇异的世界。

无数虬树高高地结成的网，网下是一片片房屋。

房屋都很矮，门很小，窗也很小。一片片小房屋都很好地隐蔽在树荫之下。

这些小房屋都很华美。

一些小矮人在这些房屋前后往来，这里的一切都变小了，有小驴、小马、小车，无数灿烂绚丽的小鸟来来去去地鸣叫，飞翔。小矮人们都笑，脸上有很灿烂的笑容。

他们的气质都很高贵，他们都穿着官服。有的是文官服饰，有的是武官服饰。这里也有女人，女人也是矮矮的小人儿，她们都扭着腰肢，向男人们笑，她们都戴着凤簪，身披霞帔，一派贵妇人神气。

很多穿官服的小矮人都拿着一块薄薄的玉片，白年青认得这东西，唱戏时台上的官儿都捧着这东西，这东西是上朝的大官员用的，叫笏。

这儿哪来那么多官员？哪来的这么多小矮人？

这些官员是哪儿的？他们是哪个朝廷的？他们为什么也穿大宋的官员服饰？他们那么一本正经，根本不象是在做戏。

这时，响起了钟声，声震四方。

那些穿官服的小矮人们竟然全都神色肃然，一个个龟行鹤步，双手捧笏，目不斜视，在正前方，有一间很大很大的房子。

说这房子很大，是因为它足有那些矮矮的小房屋三倍高，但白年青没注意到它，说明它还不大，只是外面世界里一个宽敞些的大厅罢了。

大厅外面，有拾级而上的两道台阶。

台阶在两边，正中间有一块大大的阶石。这阶石足有四扇屏风大小，上面竟然精雕细刻出上下翻跃喷云吐雾的两条巨龙。

这是龙阶，是皇上才可能踩踏的龙阶。

台阶上，一个官服模样的人在撞钟。

朝钟暮鼓，是皇帝上下朝的佐证。莫非这里也是皇宫？莫非这里也有一个大宋国？

官员们都低头屏息，向台阶上走。白年青真想问几句话，但他一看黑胡子老人的神色，看燕二娘一脸虔诚恭敬，便噤口不言。他们在台阶下肃立恭候。

白年青看得明明白白，这一块汉白玉龙阶与大宋汴梁京城皇殿前的那一块一模一样。

他这时真地听到大厅里响起了三声。

他知道这是净鞭三响，宣告皇上已经上朝。

从台阶上眺望，什么也望不见。

台阶上突然有人高呼：“传龙骑将军上殿！”

台阶下已无人，只有白年青四人，他在唤谁？

白年青青边的黑胡子老人忽然躬身施礼：“臣领旨！”

这个矮子黑老人居然也是个官儿，是个龙骑将军。

他规规矩矩上殿去了。

只剩下了燕二娘，白年青与那个执檀板的小孩儿。

燕二娘向那小孩儿媚笑：“你为什么不让我与白公子偷偷说一点情话儿？”那小孩儿一弄鬼脸儿，走到一边去了。

燕二娘的脸色潮红：“你别怪我。”

白年青道：“我为什么怪你？”

燕二娘道：“你来这里，一切都得听别人的。不然你会马上被杀死。”

白年青道：“为什么杀我？”燕二娘一叹：“因为你不是小矮人。”白年青语塞。

燕二娘偎在他的胸口上：“为了我，你该舍得一切，是不是？”白年青怀中抱着这样一个美人，他还有什么话好说？可是，燕二娘叫他忍什么？

白年青马上就知道了什么叫不好受。

他被传上了殿。

要报名而进。

要行礼。

他不想跪拜，但身边有两排肃然而立，手执玉笏的小矮人齐声疾吼：“跪拜！”

白年青一怔，他回头一看，见到了燕二娘哀恳的目光。

白年青只好跪拜。

带白年青来的黑胡子老人拜道：“臣龙骑将军郅安将化外之民白年青到！”

殿上的声音很低沉，但很响，显见那人功力极深。

“好！白年青平身，待我问你几句话。”

白年青这才抬起头来，看到大厅里的一切。

这里是一间皇上的宫殿，一点儿也不假。

大殿上有龙椅，龙椅上坐着一个威严的老人，他的脸很大，胡子是白的，他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团龙盘绕于膝前，一双朝靴蹬在脚上，一面玉圭捧在手里，俨然是  
一代帝王风范。

他身后，整个大厅金灿灿的辉煌，都是金镶玉缕的华饰。他身后有一块大大的玉石  
屏风，屏风上只刻有一块巨石，上面仰首立着一只燕子。

白年青呆呆看着这一切。

老人的声音很慈和：“白公子，我身为伟石国一国之君，派龙骑将军把白公子请来，  
是想看看你这个人。我有一个爱女，就是这个二娘，和你很要好。如果你要娶她，我就  
不得不认认真真地看看你。因为二娘不光是我的女儿，她也是伟石国的第二代国君。”  
白年青道：“陛下是不是错了，我并未要娶你的女儿为妻。”老人突然哈哈大笑，他的笑  
声震得殿上许多大臣掩耳不迭。

老人道：“年轻人何必害羞？你该荣幸才是，朕手下多少英俊之士想成为我的乘龙快婿啊。可惜二娘偏偏看上了你，这不是你的运气么？”

白年青刚想说话，身边的燕二娘怯怯地扯拽着他的衣襟。他一回头，见到了那湿湿的玉唇，见到了那有千言万语凝聚的星眸，见到了她的万千哀怜与企盼。

白年青不讲话了。

老人道：“朕要把这伟石国的大事告诉你，你想不想听？”

白年青无奈地：“想。”

老人讲的是一个故事，一个不象实实在在地曾经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故事——燕氏坞的第一代主人是个叱咤风云的侠客，他叫燕大雄。

燕大雄与宋太祖、太宗皇帝同时。

太祖、太宗皇帝打天下时，曾与燕大雄相遇。

太祖、太宗不是燕大雄的对手。

太祖倒在地上，怒吼：“你为什么不杀我？”

燕大雄一笑道：“我为什么要杀你？你是个真龙天子，我怎么能杀真龙天子？”

太祖太宗都愣了，不知道他们将来会是真龙天子。

燕大雄道：“你是真龙天子，将会建都汴梁，国运昌盛，传三百余载，我怎么会杀你？”

太祖道：“此话当真？”

燕大雄笑道：“那还有假？”

太祖怒气消了，喜从中来，大笑而起：“如能成事，当与你共享天下。”

燕大雄一笑道：“那不可能，怕被你子孙杀我全家，你今日就写下一道旨意，将汴梁城外三十里处的林子赐我，永生永世为大宋治外之地。虽不叛不逆，但也不贡不朝。”

太祖慨然应诺，并依燕大雄所言，写下了未当皇帝之前的第一道旨意。

他一边写一边自嘲：竟不知这个燕大雄的话是真是假，姑且给你写上一纸圣旨，就是玩笑，当当皇上也好。况且那一片林子也不是我赵匡胤家的。

由此，大宋朝有了一块化外之地——燕氏坞。

燕氏坞的势力很大。大宋末兴时，燕大雄就在江湖上声名颇隆。但在宋太祖黄袍加身之前，燕大雄突然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

太祖、太宗颇遵信义，不曾向燕氏坞发难。

燕氏坞也传了几代人，到了今天，才有了伟石国。

伟石即委矢，矮人不愿讲矮，就自号伟石国。

老人一笑道：“你莫道伟石国得来容易。我父是一个身長七尺的堂堂丈夫，他与一个矮女人生下了我。我还有一个哥哥，他生得很高。父亲和他都看不起我。他们常说：‘如此矮子，能成什么气候？’”

老人狂笑：“你看我是不是成了气候？我如果发难，大宋江山也指日可下。这要看我是不是愿意了。”

老人道：“父亲弃世之后，传燕氏坞与我大哥。我大哥当日当着众属下的面儿，对我说：‘你为何不去外面，找个酒楼茶肆，唱个曲儿逗个乐子，也换几文钱来养活自己。你该学学东方朔，在皇上面前承欢逗乐，也能博个功名。说不定还可以赐给你一个漂亮老婆呢’”

白年青看着老人，老人的脸痛苦得扭歪了。

老人道：“你猜我怎么样？”

白年青道：“你杀了他？”

老人一叹，道：“我杀了他，我亲手杀了他，他功夫不如我。他倒在血泊中，最后说了一句：‘混蛋，你...你毁了燕氏坞！’”

白年青望着他，无言。

老人突然狂笑，四外环顾，对白年青傲然道：“你看看，你看看我毁了燕氏坞么？我建立起了一个大国，一个伟石国！在这里，矮男人都有天下最漂亮的女人，矮女人都有着天下最高大的男人。在这里。矮人就是高人，高人变成了矮子。那些高高的人恨不能把他们的下巴低到裤裆里去。你说这好笑不好笑？”

白年青只好苦笑。

老人让白年青上殿，给他看殿两侧。

殿左有一尊石像，这人很矮，但笑意可敬，可亲，他很殷切地望着人，挑着一担炊饼挑子。

白年青不认得这个人。

这是谁？石像后面还有一尊跪着的石像，这人身材很高，穿英雄大氅，垂一脸英雄泪。

白年青问道：“这个人是谁？”

老人道：“白公子枉在江湖上走动，梁山泊的英雄，打虎武松武二郎的事儿也不知晓么？这可是十几年来震动江湖的大事啊。”白年青笑了一笑。

老人一笑道：“这个挑烧饼担子的人是武松武二郎的胞兄，他叫武大。武大是个英雄，在我们伟石国里，人人称武大为英雄，他不靠权势，仗义捉奸，虽被潘金莲这奸妇同奸夫害死，但他真是英雄，是个敢于靠自己的英雄。可这个武松武二郎虽能替兄报仇，但枉为英雄，犯有许多过失，不得不跪在这里。”

白年青奇道：“武二郎替兄报仇，又有什么过失？”

老人笑道：“嫂诱之奸情，不向兄言明，这是一个过失。嫂行为不端，不严惩她，姑息养奸，致使其与西门庆通奸，害死其兄武大，这是第二个过失。兄不习武，只通炊饼之术。武二深谙武功，不教其兄习武，致使武大捉奸不成，这是第三个过失。犯了这

三个过失，致使武大死去，你说他该不该跪在这里？”白年青呆了，不知说什么才好。

他面前这个人长得很矮，但他有一种很威严的气质，象一个真正的国王。他也就是一个真正的国王，是伟石国的国王。伟石国王对他一笑，这一笑有王者的威严。“你说，这样说对不对？”白年青道：“对，对。”面对着这个伫然巨人般的高贵人物，他还能讲什么？

老人又让他看右边一尊塑像。

这人博带束巾冠，扎簪，大襟长衣，也是一个矮人形象。但这人戴幘而博带，身上的衣服也不类当朝人物。

奇特的是这石像的身上被扎上了几支匕首。

匕首是一般兵刃，能透石像而入者，显那刺者功力不凡。

老人拍拍石像，石屑便纷纷而落。

“这人是东方朔，是汉武帝的弄臣。这人本来有许多学识，又不乏机智，偏偏乐于做人的奴才。即便是做皇帝的奴才，也绝对为伟石国人所不齿。我伟石国最恨的人不是奸人恶党，不是仇敌盗贼，而是这个逢迎谄媚之人东方朔。他丢了我们矮人的脸。”

白年青惊讶地看着这个老人。

伟石国王笑道：“你看，我朝内竟有这么多功力深厚之士。每逢我伟石国庆典，凡我国中臣属，皆可持匕首刺此贼子，能刺入深厚者多得赏赐，封官赐爵。”

白年青看那几支匕首，最深者有一柄，深已及柄。其余几支或深或浅刺在石像身上。

伟石国王突然对白年青道：“白公子，何不一试功力？让我伟石国君臣也开开眼界？”

周围的大臣都盯着白年青看，等着他一试身手。

白年青心中暗道：我与东方朔远日无仇，近日无冤，他是汉武帝的臣子，虽为汉武帝心腹，却也做了许多好事。帝王震怒人皆不敢言时，唯他可以讽刺，帝王有过失，只



有他可以劝喻。在他的伶牙俐齿之下，解救了许多无辜，为民请命，解人倒悬之德，时常为后人口碑。

我凭什么要去刺这个可爱的矮人东方朔？

可众伟石国的官员们都在盯着看，等着他。那个带他来此的黑胡子龙骑将军郅安正挑战地瞪着他。

他突然想起了国王的话，他钟意于这个燕二娘，将属意于成为伟石国乘龙快婿了。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又嫉又恨他。

他又看到了燕二娘那急切的眼神。

她那眼神告知了他一个女人的心愿：愿意让自己的心上人成为举世瞩目的英雄。

白年青冷冷一笑道：“好，我来试试！”

这是一尊青石雕像。

青石坚，密，冷，雕成的石像了无生气。

白年青抓起了一把匕首，这是燕二娘递与他的匕首。

郅安突然叫道：“等一等！”

白年青站住了。

郅安伸出手去：“请白公子将匕首交与老臣。”

白年青把匕首交与郅安。

郅安纵向一击，身随匕首飞去，带漫天杀气，人又一闪而退。匕首深深入东方朔脸上，只差寸余便可及柄。

伟石国王一呼道：“龙骑将军好功力！”

郅安躬身施礼道：“陛下，这是一柄利刃，是削铁如泥的利刃。臣下惶愧，陛下用一支短匕，就可刺没入柄。而臣下用此利刃，远不能达此功力，惭愧！”

郅安又回间凝眸而视：“白公子，我想你还是不要用这柄匕首的好……”

燕二娘看看白年青，那样子又羞又怯。

白年青笑道：“不知老将军刺入的是哪一支利刃？”

郅安一愣，随即应道：“是这一支。”

这一支匕首刺在东方朔臂上，因是凹处，看去便宜些，象刺入了一半。

白年青走上去，手轻轻一拨，这柄匕首便在了手里。

白年青握匕首在手，心中也觉凛然。

这是一柄平平常常的匕首。而且最糟的是，它已经一入青石，那一次杀机磨钝了它的锋芒，刀尖已浑圆，不能称为利器了，他只能靠自身的功力把匕首化为利器。

他有这个功力吗？

白年青引匕在手，浑身竟然无一丝杀气。

他退距先是极远，眯眼望去，东方朔满身遍插利刃，十分冤屈地立在那里。

他摇摇头，又向前走了几步。

他把距离选在离东方朔只有五步之遥。

伟石国王冷眼看他此举，拍了拍龙椅椅背，轻轻地吐了一个字：“好！”

只有他才看得出白年青这一选势极佳。

太远了则气沮，太近了则气虚。

白年青举起了匕首，他反扣成势，眼视匕尖，而绝不看石像。奇怪的是，他浑身并无杀气。

郅安冷冷一笑道：“他刺不进去。”

刺不入石像，那景象十分难堪。伟石国多少勇士，也只能在一年一度的金殿搏击中让东方朔的外衣上有一个小小的白点儿。

国王道：“你怎么知道他刺不进去？”

郅安道：“气为击之先，他未击刺，没杀气，哪来那动天地的一击？”

国王一叹道：“你错了……”

正这时，白年青飞纵而起。

没人能形容这一去之疾。

郅安之击，人能看见他的动势，匕首出，人成一线，尾随而至，那杀气滚滚，直扑至众人而前。

可白年青这一击，众官员及燕二娘均未感到杀气。

咚——一声巨响。

没了东方朔，面前又站了个白年青。

他脸不红，气不喘，人仍在笑。

东方朔身后丈余远，那一片帷布突然化成了一片片碎蝶，纷纷飘落在地上。

这被击得粉碎的帷布缺成了一个人形。

这就是白年青的杀气，凝于人而聚于神，能成形，为无上杀气。众官员骇然，相觑不已，他们没见到过这样的击技。

伟石国王叫道：“好！”

他长身而起，朗声大笑道：“好！难怪大唐诗仙李太白《侠客行》一诗中有：‘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白年青笑而不言。

东方朔被三个勇士扶起，白年青这一柄匕首从腹部微凸起处刺入，深入及柄。

伟石国王道：“再拿一柄匕首来！”

就有人又献上一柄匕首。

伟石国王随手一掷道：“龙骑将军那一击也震世骇俗，不可无功！”

那一柄匕首随意飞入，却恰恰入在郅安原来那深深的刺痕中。郅安躬身施礼：“多

谢陛下夸奖。”

伟石国王突然笑了，笑出一脸慈祥的皱纹来：“拿酒来！为什么没有酒呢？”

燕二娘笑吟吟地用一双素手捧杯，递给了白年青。

燕二娘的脸上笑出了一朵花。

## 第五章 奇异的婚礼

白年青被带到了馆驿。

馆驿是在皇宫对面的一排房子。

这些房子也同伟石国的房屋一样，很矮。

白年青要哈腰进门，要小心地坐下，屁股只能着半面，椅面太小。

他很气闷。

窗子很小，门很小，这布局象一间牢房。

但屋里的一切都是极华美的，酒具茶杯都是金丝银镂的。美酒喷香，菜肴讲究，让人吃了之后，很是开心。

“白公子，不知你对馆驿满意不满意？”

白年青一叹：“就是屋子太小了。”

那人笑了：“这是伟石国的馆驿，你还想怎么样？”

白年青抬头一看，一个官员笑眯眯地站在他面前。

白年青问道：“你是谁？”

那矮人嘻嘻一笑，突然手一抄，唰唰唰从白年青身边扔到桌上三只茶壶，壶里茶的水不溅不淌，茶壶稳稳地落在桌上。

白年青失声道：“你是丁三儿？你是大三元酒楼的小酒保丁三儿？”

丁三儿笑了：“白公子果然好记性。可白公子错了，我如今已经不是大三元酒楼的小酒保了，我是伟石国的光禄寺少卿。你知道这是几品官？正六品，象宋朝大国的知府官那么大。我专管各国来的官人。你说，这比不比我在大三元当一个小酒保要好？”

白年青被惊呆了，好半天，才笑着说道：“好，好，当然好极了！”

这个小小的丁三儿突然从兜子里掏出一纸黄绢来：“化外之民白年青接旨！”

白年青想了想，只好跪下去。

丁三儿大声念道：

“承天嗣运伟石国君诏曰：化外之民白年青心慕伟石国之强盛，愿从化外归来，依附我朝。且又有求与我伟石国公主燕姿结缡之意，朕垂怜其才，特予恩准，着光禄寺少卿宣旨，着太常卿备礼乐，制婚仪，行大礼。钦此！”

白年青除了跪下磕头，喊“接旨”之外，他还能做什么？

忙碌了十多天，才到了白年青的婚期。忙碌了一整日，白年青和燕姿才入了洞房。

洞房是宫中的一间小屋子。

白年青被一群矮人簇拥着，进了洞房。

伟石国的风俗从南，可以大闹洞房。只有矮人可以闹洞房，因为在伟石国，男人女人只要矮，就可以做官。前前后后环绕着一群兴高采烈的矮人。

白年青与燕姿坐着，燕姿坐在床凳上，才比白年青略矮些。男人们吼着，跳着，做鬼脸，这时没了做官那尊严，样子就很滑稽。

男人们就唱：

“你干嘛个子长得那么长啊？

又费衣服又费粮噢；

你没听人讲过么，

个高的人命不长？”

女人们噢地一声哄笑了，齐唱：

“亏你呀亏你聪明又善良，  
娶了一个矮姑娘。”

男人们仍唱：

“你干嘛个子长得那么长啊？  
额撞门框脚蹬床噢；  
你没听人讲过么，  
心眼不长个头长？”

女人们噢地一声哄笑起来，齐唱：

“亏你呀亏你聪明又善良，娶了一个矮姑娘。”那个女人们都笑着，举着杯，让酒淌在嘴里，淌在脖颈上。

一边跳，一边跺脚，乐。

女人们就唱：

“你矮你矮有什么可说？  
你美得比西施，心眼比姐己还多。  
你矮你矮没什么可说，  
灶台、桌子、门不都变矮了么？”

男人们噢地哄笑，喊道：“好！”齐唱：

“你矮你矮得威风，  
男人把头低着，变成了罗锅！”

女人们又唱：

“你矮你矮有什么可说？  
你要什么有什么，比谁都活得快活。

你矮你矮有什么可说。男人、轿子、衙门不都变矮了么？”

白年青一杯又一杯地饮着酒，他看燕姿更是人面桃花，看洞房更是富丽堂皇，夜阑人静，只有洞房，只有洞房花烛之下的白年青与燕姿。

燕姿身穿一身大红吉服，人变得更美。

白年青道：“公主，我们睡吧？”

燕姿正色道：“我不是公主，我是燕姿，我是燕二娘。”

白年青笑：“好，好，二娘，我们睡吧？”

燕姿点了点头。她突然流泪了，她跪在床上，头扑在白年青怀里哭。

白年青站在地上，抱着他。

燕姿泪眼婆娑：“你不要嫌我小，我不小了，我已经十六了，你别嫌我小.....”

白年青看着她：“我不嫌，我喜欢你。”

燕姿紧紧抱住他：“我怕，我怕，这些，象闹闹哄哄的梦.....”白年青道：“这不是梦，我娶了你。”

燕姿紧紧地抱住他：“我要告诉你，我不小，我长得也不小.....”

## 第四卷

### 第一章 林中疯女

新婚月余，白年青只是与燕姿在书房弹琴，在林中漫步。

林子里有许许多多的鸟儿。

他看鸟，看树，有时看那些飞出的鸟儿，怔怔地发呆。想突然想起了杨大户，想起了邱天伤，想起了小矮人酒店，想起了京都的喧嚷。

他觉得以前的日子似乎也变成了梦。

他常一个人痴痴地坐在林子里的倒木上。

雾飘在他身边，渐渐地淹没了他。有一个无法形容的女人美妙声音说道：“你为什么傻傻地呆在这里？你为什么不走？”

他吃了一惊，忙抬头看去。

雾是，似乎有一个白色的影子，拖曳着纱，向一边飘曳。

这是谁？她是不是人？白年青直身，向那人影追去。那影子在林中飘曳，象一阵轻软的风。

可她绝不是鬼魂，鬼魂用不着在飞过倒树时象人一样跳跃。

白年青紧紧地追着她。

两个人来到了悬崖上。

这是那块悬崖。悬崖下有两棵巨松，巨松下的洞穴就是通往伟石国的那一条长长的甬道。

白年青看到了这个人，这是个很漂亮的女人。

她比白年青见到的一切女人都美，她美艳得让人以为她根本就不是真人。

雾从他们脚下渐渐地消退了。

她穿着一身白色的长裙，她看着白年青，眼睛里似乎有千言万语。

“你为什么不走？”

她的声音很轻曼，象是从梦里传过来的。

“你在这里呆久了，你也会变成一个疯子。”

白年青一惊，他是不是这几天都活在疯子之中？

他想起了那一间金碧辉煌的洞房，想起了他与那个幼儿似的小女人燕姿相依相偎，想起了暖烛温衾的温柔，他摇了摇头。他不是活在梦里。



那女人笑了，象看透了他的心事：“除了她，你没再见过女人吗？”

白年青笑笑，他见到过女人，除了眼前的这个女人外，谁比燕姿更温柔，更深情？

这个女人笑了，笑得很冷。

她的笑中，显出她的冷傲与高贵。

“今天你走不了啦，你得跟我走。如果打得过我，你就再回去陪那个小妖精。打不过我，你只好留下来陪我。”

白年青道：“我为什么要陪你？”

那女人笑了，笑得很放荡：“因为她有你，我也得有你啊。”那女人犹如一阵风，冲向白年青。

白年青相信，他的武功是当世之雄，除了少林，武当和崆峒三派掌门，也只有大散仙刘訾可以同他一比高低。可他进了这伟石国，有两个人令他不小视。一个是那伟石国王，再一个就是面前这个女人。

这女人的武功深不可测，她飘忽不定，步法精奇，人在他身前身后飘，象鬼魅一样快，身上的裙裳施曳而飞。他掌拳出去，似乎只可以追得上她的衣裳。明明一掌拍实了她的身子，却虚虚地只击得她衣袖一荡。他刚开始出手时还有所顾忌，怕伤了她，但他放手出掌，掌法精妙，却丝毫也占不到一点便宜。

这女人的武功深不可测。

二十招后无功。

白年青停手了。

他想起了他的草鞋与草帽。

草帽不在身边，林子边很荫冷，他不曾带来草帽，可脚上穿着草鞋。

燕姿想尽办法让他脱去这双草鞋。她温柔可人，鸟儿一样偎在他怀里撒娇：“别穿它了，你想穿什么，这里都有。”

她拿来靴子，拿来麻鞋，这些鞋上都绣着龙凤，精美无比。

但他还是穿着草鞋出来了。

现在，他知道他很难脱身，如果这个女人全力一击，他根本抵挡不住。

他曾以用草鞋一击破了大散仙刘訾的“游仙散手”，救了自己的命。

他也希望用草鞋会再救他一回。

白衣女人笑了，笑得很媚。

“你又要玩花样了，为什么没戴那顶草帽？大概是怕丢了伟石国驸马的人吧？当了驸马还戴那么破草帽，不免有失尊贵。‘千刀万剑剁不散，银玉击天原是鞭，’你那玩艺儿如果堂堂正正拎着，也未必占别人多少便宜。可惜却鬼鬼祟祟变成了一顶草帽，没了它，你今天没命了。”

白年青心中吃惊，她象是深知他的底细。

“你是谁？你从师何人？”

外高人。

这个女人知道他的草帽。

他用这顶草帽杀死江湖上许多成名人物。

她是不是也知道他的草鞋？

他决心一试，虽然这成功的希望极渺茫，但他决心一试。

除了下决心一试，他还有什么办法？

这个美如天仙的女人脸上带笑，向他逼来。

他向后退，身后已是悬崖。他无法再退了。

女人仍在笑：“你走不走？如果不走，你的尸体会落在下面，你会成一滩臭肉。那个伟石国的人会把带回去，交给她看……”

白年青咬牙，他一定要尽力一搏，哪怕拚上个鱼死网破。

白年青身子向前一纵，这同他用匕首扑击东方朔石像时极似，看无杀气，杀气都笼在他目中那一片白色上，这白色是那女人的血肉，那女人的灵魂。

白年青这纵身一击，使他师父慨然一叹道：“当今武林，能承你这一击者，五六个人而已。”

他明白师父的慨叹，是告诉他那一击实在惊人，不到万一时不可轻易出手。

他用那一击刺了东方朔，成为伟石国的驸马。

如今，他不得不用这一击对付这个女人。

他以指化剑，直指向女人。

女人被他这剑气所逼，身子向一旁飘去。

高手争斗，只差须臾，所以这白衣女人只是闪到一边，便以为可以躲过这一击。

他不知道白年青的脚上还有一双草鞋。

这是一双金丝草鞋。

草鞋上的金丝突然变成了一段段，直射入她的身体。

白衣女人倒在悬崖上。

她身子急剧倒地，只有身上那白纱衣衫在风中飞舞。

白年青走到她的面前。

她玉唇犹润，脸色很白，乌发披散着，手放在一边，象睡美人。他忘情地跪在这女人身边，看着她。

他喃喃自语：“我不该杀你的，你这么漂亮，是我看见的天下最漂亮的女人。”

白衣在风中飘飞，这影响了他的判断。

女人纵身而起，手指一飞，疾点他手少阴心经脉上的神门、灵道、少海、青灵四处大穴。

他手臂一阵麻木。

“跑啊，你轻功不错，刚才那么卖力地追我。”

白年青怔忡之余，只有苦笑：“跑什么？我打也打不过你，跑也跑不过你，所以我不打，也不跑。”他索性坐在悬崖边。

白衣女人冷冷地看他，她很警觉，离他很远。

白年青笑道：“你为什么离我那么远，难道怕我吃了你么？”

白衣女人冷笑道：“吃我倒是不怕，我是怕你一个堂堂正正的大男人，再用草鞋草帽啊什么的害人。”

白年青脸一红，虽说武林中高手争斗，不忍用暗器伤人。但象他这样的心实用虚，突射金丝，也不是什么光彩行为。

白衣女人道：“我真想把你一脚踢下悬崖，让那些矮子去给你收尸。”

白年青闭上了双眼，等了半晌。

他抬头看着白衣人：“踢啊，为什么又不踢了？”

白衣女人笑吟吟，她一笑那样子真是妩媚：“我得想一个更好的法子，让你活不得，死不成。”

## 第二章 石洞

白衣女人封住了白年青的气海、环跳两大穴，拎着他飞向林子。白衣女子在林中飞，人一纵跳，便飞行在树梢之上，她身子一弹一纵，一纵一弹，转瞬之间人就去远了。她落在—块悬崖之上。悬崖之上有鹰巢。

见白衣女子到来，马上有三只大鹰起来。环绕着她飞旋，鹰翅扑击，鹰爪来抓白年青，一边扑抓一边高啼，显然想生生啖食了他。

白衣女人把他放在鹰巢边，冷笑着看他。

白年青的身边围着三只扑来扑去的大鹰，鹰翅一掠，就把他的衣服划破，鲜血流淌出来。

不一会儿，他已是遍体鳞伤。

大鹰颇不耐烦了，一边扑击一边向那白衣女人啼叫，仿佛是唤她，要她呼哨下令，好生生撕裂白年青。

白衣女人笑得很慈和：“别急，我的儿，这人我还没捉弄够他呢，再玩一玩吧，好不好？咱们一块玩……”

白衣女人一纵而飞，也象三只大鹰一样，飞旋往还，扑击白年青。

她扑击的时候，是分别点白年青身上的的要穴。

鹰抓肤裂，鲜血流淌，已使白年青苦不堪言；又加上这个白衣女人的疯妇般点穴，更叫他疼痛难忍。他忍不住想长吟，想呼号，想哀恳，但他只是垂下了头。

他的头上涔涔冷汗直冒，冷汗流湿了他的头发，流湿了他的衣衫，和血凝在一起。

山风仍在呼呼吹着，让他心底里一阵阵凉颤。

他恨不能马上嚼舌自尽。

可连动一下的可能都没有，他浑身穴道被制。

白衣女人玩够了。

她撮唇而呼，连呼哨三声。

大鹰一愣，随即起身扑翅，飞舞盘旋，飞上天空，转眼成了一个小点儿。

白年青已经变成了个血人儿，他刚想讲话，却吐出了一声呻吟：“你……为什么不杀我？”

白衣女人笑吟吟道：“我还没玩够呢。”

她松开了白年青的穴道，只让他的气海穴、手太阳小肠经脉受制。

她笑道：“你看看那鹰巢里，都是些白骨，都是人的骨头。你如果不好好听我的，

讨我一点快活，我就一声呼哨，用不了一个时辰，它们就会把你撕成碎片。”

白年青不语。

白衣女人抓起了他，向悬崖下跳去。

人象风筝一般飘落。

白年青知道这悬崖很深，他知道他这一次一定会死得很惨。

可白衣女人怎么能和他一起跳崖？她难道也不想活了？

他突然振作些了，用力抓住白衣女人。他想与白衣女人同归于尽。

因为两人越坠越快，白衣女人只有在落地的那一瞬间，先把她抛在地上，然后踩在他身上，借此力道做一个缓冲，她才可能变坠势而向前冲，才可以活命。

这个狠辣的女人当然什么事都会做出来。

他用力抓紧她，要让她同自己一起死。

突然眼前横飞过来一物，稳稳地贴在他们身下，那是一只鹰，它后面跟着另外两只，好象在等候，扑翅，如果这一只鹰不能负住他们，那两只鹰马上飞来驮二人。

这一只鹰竟昏了头，驮着他们二人，向悬崖撞去。

这一撞岂不是连人带鹰全被撞得粉碎？

眼前一黑，似乎进入了黑暗。

他身子被一拎，双脚竟然踩在地上。

白年青再一细看，他和这白衣女人竟进到了一个洞里。

这是一个很深的洞，洞里很亮，从壁上闪烁着的光线里，可以看出这洞是用各色各样的毛皮钉缀满墙的，有虎皮、鹿皮、豹皮、熊皮，各色皮毛被割成大大小小的皮块，又重新缝缀起来，这洞被毛皮裹着，很是温热。

白年青道：“你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

白衣女人一笑道：“为什么？我也需要男人哪，凡是她有的，我都要有。她没有的，

我也要有。”

白年青道：“她是谁？”

白衣女人疯狂地大笑：“她就是那个矮子，你那个矮老婆。”白年青道：“你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

白衣女人笑了，笑得很凄凉：“你说我是什么人？我才是你的老婆。”

白年青呆住了，这个武功绝高，人又漂亮的女人疯了不成？她怎么会自称为他的老婆？

白衣女人道：“你好好听道，让我告诉你……”

这是又一个很悲惨的故事——

她也是伟石国王的女儿，是他的大女儿。她叫燕婴。她从小就长得很漂亮，到了十五六岁时，她就更俊美了，而且她颇有奇遇，她遇上了一个海外来的神尼，那神尼见了她，细端详了一会儿，摇头道：“好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可惜寿禄不永……”

那神尼一叹之后，转身便走。

也是她人极聪慧，一见那神尼骨格清奇，不类凡人，便追上去跪下，苦苦哀求神尼解救她。神尼见她意诚，再三哀恳，终于不得不收她为徒。神尼道：“我虽用心，却不知天道是不是垂怜，这该看你的造化了。”

神尼教她三载武功，遂飘海远去。

她父亲杀了伯父，建起了伟石国。她曾经力劝父亲：从来不能因嫉恨而兴国，也不能因为残疾而嫉俗，人残当求心安，心安则静，则无害于己，也无害于人。她以为苦苦劝告，能使她父亲回心转意，却不料她父亲大怒，一拳将她打成重伤，把她关在大牢里，决意第二天行刑。她母亲夜里下牢房，放她出走。母亲自尽，从此她就成为这个伟石国的罪人。

白衣女人泪水婆娑，哽咽而不能言。

白年青也喟叹不已，骨肉相残，又是一曲老故事。

白年青道：“你为什么不走，远远地走开，何必呆在这里？”

白衣女人一叹，不应。

白年青也恍然，亲情虽断，血脉所系，她不在此游荡，却去哪里？白衣女人拭去了泪痕，冲白年青强笑：“你知不知道我们祖姓拓拔？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一支依北人习俗？北人习俗是：兄弟姐妹婚丧嫁娶一定得长幼有序。你要想娶她，必须先娶我.....”

白年青一阵颤栗，吼道：“胡说！”

白衣女人仍笑：“男人死了女人，她的姐妹就来他家，做他的老婆。你全当死了一个燕姿，我来替她，你说好不好？”

白年青脱口而说：“不好，不好！”

白衣女人偎近他，昵语道：“有什么不好？你要的不就是美人么？难道你要的是那个伟石国的驸马之贵？你看着那些嗡嗡嗡嗡口营口营的矮人们装模作样，不觉得好笑？告诉你，我在那皇宫里见些人忙忙碌碌，演戏似的，忍不住哈哈大笑，才让我父亲大怒不止的。你以为我不美？你看看，比起燕姿来，我是不是更漂亮？”她轻轻抖抖白衣，人如玉立，笑意盈盈地看他。

这是个身姿极美，双腿修长，明眸皓齿的玉美人。她凝立于那斑斑块块的兽皮之前，更显得很妩媚，很有女人的淫荡味儿。白年青只好移目他顾。

白衣女人道：“你不喜欢我也得喜欢。你可以到洞口去看一看。”

白年青扑向洞口，他太想逃离这个神秘而野性的山洞了。

白衣女人并没阻止他。

白云在洞口飘浮，洞下面是万丈深渊。

他等那一片白云飘了过去，再向下看。他大吃一惊，这洞上下不着岸，向下看，还似有千仞悬崖，再下面是一道激流。没悬藤，没绳梯，任何人进了这洞，上不去，也下



不去。

白年青又回到那白衣女人身边。

白衣女人的目光中满是嘲弄。

“你呆了一会儿就想走？你知道我在这里呆了多久？”

白年青看着她。“两年。两年，你知道么？那鹰可以送我上下悬崖，但它们不会讲话。我一个人，很寂寞。”

白年青道：“你可用一只鹰把我驮上去。”

白衣女人悠然道：“我答应你，把你的尸骨送上去埋葬。”

白年青不讲话了。

洞中日月长。

不知过了几天，象过了几年。

这天，白衣女人喝醉了，她恨恨地抓着白年青，吼道：“今天，我要和你结婚！”

就在洞中忙碌她的婚礼。

她点了白年青的穴道，让他不能走动。

白衣女人穿上吉服，喜烛光耀，把洞中的毛皮世界闪得更加诡异。

白衣女人很郑重地执掌仪式。

她轻声而快活地喊：“一拜天地！”

她跪在白年青身边，从微弱的烛光中向洞外那些夜晚的流云跪拜。跪拜完了，又很轻柔地以一手托住白年青的下巴，另一支手抚他后背，这样白年青也认认真真地拜了三拜。

白衣女人很激动，哽咽着：“二拜高堂！”她身子一抖，思索再三，目光在洞内巡视，眼光定定地落在蜡烛之上，她就向这两支蜡烛跪拜。

她又扶白年青的脊背，让他冲蜡烛三拜。

白衣女人看着白年青，她的目光热烈、执迷、痴情。

她有些羞涩，脸色也添烛影。

她轻轻咬住朱唇，说一句嚶嚶细声：“夫妻对拜，送入洞房！”她又跪拜，又让白年青拜了三拜，然后笑盈盈牵住他的手，把他引到了石床上。

石床上有象燕姿新屋一样的鸳鸯绣被。

白衣女人跪在石床上，手去正鸳鸯枕。她手在抖，她把绣被放好，就一件件为白年青宽衣，她把白年青放在绣被里。

她附在白年青耳边，轻语道：“我会待你最好，我是世上最好的一个女人……”

她急急忙忙宽衣，人象鱼一样贴在他身边。

白年青顿时觉得山洞火热，他闭上了眼睛。

白衣女人羞怯怯地：“你怕光？”

她手指疾弹，蜡烛灭了。

流云为门，石块为床，石洞的兽皮之中，埋着他与她二人。

### 第三章 寻人者死

小矮人酒店仍是很兴旺。

来这里的人大都是有钱的阔绰主儿，他们大把扔银子，既大方又识趣，就酒也喝得畅，菜也吃得好。

他们发现小矮人酒店是很可心的地方。除了三楼让他们不感兴趣外，这里还有一个很宽大的地下室，那里很热闹。很多人在二楼一楼饮酒，只是先来滋润滋润嗓子，然后再慢慢踱步，向地下室走去。

地下室是一间很宽敞的大厅。

这是男人们乐于来的地方，是豪赌之处。当第一个人发觉这里很有趣之后，就去呼朋引类，聚众来赌。

这里的赌局比外面好玩得多。

这里的赌客先看妓舞。

在一张大大的圆桌面上，有一大块铺着极厚绒毡的台桌，桌上没任何装饰，亦没有任何置物，赌家们都坐在台桌四边，静等赌局开场。

就见那台桌正中渐渐凸起一块来，这是一尺五六长，半尺宽的一个小小匣子，匣子竟能从厚厚的绒毡中间透出来，露出那云卷花纹精巧古致的模样。

那只匣子在众人的注目之中叭地一跳，就从匣中钻出一个小小人儿来。

这大概是小矮人酒店里最矮的人，她是个女人。这女人罗纱遮羞，钻石缀乳，披一头乌油油的黑发，目光流盼极有光彩，注目四处时，桌台四边人皆以为是在瞩目我。这女人开了口，声音脆而甜，香而软，却是一口江南软语：“多谢各位客官来了，各位客官来这桌上豪赌，就使小女子变得颇不寂寞了，让小女子如何感激才好？”

她盈盈袅袅，举步而行，脚不盈寸，却举手投足，无一处不娴雅庄重，让人生爱生怜。

她轻轻举手，移趾，弯腰，回眸，舞将起来。

没人能形容得了她的舞姿。

只有这些男人的呼吸。

男人的呼吸仍然很轻，但脸色渐渐胀红，不得不屏息而坐，他们心头鹿撞。这女子是天生尤物，身姿极软，又善从舞中寻找野性之味，寻找男人快乐的散漫。

男人们便一时忘情。

舞罢，众赌客大声喝好。

那女人环行而礼，一一谢过众人，然后嫣然一笑道：“今日之赌，不知由谁先？”

就乱叫乱嚷起来，有的人推举京都宝华斋主人刘丛，有的人推举说都大户张大官人。众口不一，便吵了一阵子，又复静寂。

小女人那温柔甜笑的目光让他们静了下来。

小女人笑道：“既如此，何不掷一次骰子？”

众人纷纷叫好。

就一掷定先后。

刘丛点数大，点大为先。

刘丛笑了，很威严地点点点：“多谢张大官人，承让了。”

张大官人只是微微一笑。

那小女人就依偎在刘丛肩头，坐在他怀里，又爬上他的手心，站在手心之上，用左手抚摸着她。

这一殊荣让所有的赌客心动。

小女人咯咯笑着，笑得所有的男人都血脉贲张。小女人笑够了，一跳而至桌上。她身子飞快，在大桌上忙碌，骰子、牌九都叭叭放在赌客面前。

于是，一场豪赌开始。

赌局无日夜。

夜色渐渐爬上小矮人酒店时，地下室里的赌局正热闹。这里的人只知道自己的钱多了还是少了，不知道这时是日还是夜，只有一个赌客轻轻站起来，走出去。

他去一楼让店家从大大的酒缸中斟了一坛美酒，提着一只彘肩，向楼上走。

二楼的店家迎他，他不停步，仍向楼上走。

三楼这儿仍挂着那个奇怪的牌牌：

钱裕里有银一百两，

一次就想全花光，

吃酒，听曲、煨花酒，

壶中日月长。

捧酒坛的人就笑，用手中的髑肩一字一字比划着念它。

这时，二楼的矮子店家身子轻快地跑上来，拦住了他：“客官，客官，三楼上没人坐，冷冷清清的，二楼人少，客官为什么不上二楼来好好吃喝？”

这人笑了：“我就是乐意在黑地里吃喝。你知道那有什么好处？”矮子道：“不知道。”

这人叹口气：“让我告诉你。如果你在黑暗中吃喝，你可以把自己想得很阔，想得很有权势，想你是帝王，想你周围正有大群漂亮女人陪你。”

矮子道：“那好，一百两。”

这人将髑肩向上一抛，掏出两锭大银递给店家，又顺手接住髑肩。

矮子看看银子，叹气道：“好，你上去吧，但愿你喝得快活！”这人慢慢踱上了三楼。

三楼没灯光，很黑。

这人一步一步向前走。

他坐在地上，地上有很厚很厚的绒毡，他用力跺一下脚，没有声音，只有“扑”地冒起的一股灰尘。

这人骂了一句粗话，很小心地坐下了。

他啃起了髑肩，喝起了美酒。

他吃喝得很专心，象真是为了在这黑暗之中吃喝而来的。

黑暗中有一个人叹了口气。

这人并不诧异：“这么好的酒，还有髑肩，为什么不来喝一杯，叹什么气？”

那人道：“你不心疼那一百两银子。”

这人道：“我喝酒吃菜时不想银子。”

那人赞道：“好，这样你的胃口一定好。”

这人道：“我的胃一向不错。”

那人道：“你是谁？”

这人道：“我叫邱无伤。”

那人悠然道：“原来是名震关东的名捕……”那人突然窃窃而笑，“难道邱捕头在这酒店里闻到了什么怪味道不成？”

邱无伤叹气：“狗屁！我是来找人的。”

那人哦了一声，表示明白了，问道：“不知邱捕头可不可说出来，你来这里找谁？我可以告诉你。”

邱无伤道：“这个人也算有点名头，想你也可能知道，他叫白年青，武功也过得去。”

那人哦了一声，半晌无语。

那人沉吟着，问道：“邱捕头知道他去了哪儿么？”

邱无伤怔了一会儿，道：“我知道他来过这里，他上了三楼，就再也没人见到过他了。”

那人一笑，笑得不轻松：“邱捕头来三楼，就是为了这个？”

邱无伤道：“对，这小子就是到了天边，我也得把他抠出来。”那人道：“好！邱捕头如果相信我，就跟我走，或许可以找得到白公子。”

邱无伤苦笑道：“不跟你走，我跟谁走？”

邱无伤走的是当初白年青走的路，他悄悄随这个矮人走出了酒店。

酒店的灯火在身后，渐渐远了。

这小矮人很威严，有长长的黑胡子。

小矮人傲然道：“我叫郅安。”

邱无伤点点头行礼，他想想，他在武林中并无很响亮的名头，郅安，他还从来没听

说过。

郅安一笑，看出了他的淡漠。

小矮人突然身子一弹，人象一团弹丸，向林子里飞去。

邱无伤只好追他。

他追得很吃力，用尽了力气，才能与小矮人隔上十丈八丈，遥相跟随。

前面出现了一间草屋。

郅安站住了。

邱无伤道：“好轻功！”

郅安傲然一笑，拱手道：“请！”

邱无伤进了这间茅屋，茅屋内空无一人。

邱无伤四处环视。这间茅屋没什么特别，桌子凳子都是糙板做成的，弄得很是马虎。屋梁上挂着风干的野雉、兽肉，屋角有一只只粗瓷坛子。

郅安道：“邱捕头想不想饮酒？”

邱无伤刚想回答，可顺郅安那目光一看，就呆住了：在他身边桌上，放着一坛酒，还有一只咬过的彘肩。

这是他刚刚丢在小矮人酒店里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他与郅安从三楼走出时，都放在三楼那厚厚的绒毡之上。

是谁把它们拿了来？是谁比他们的行动更快？郅安见他神色一惊，就微微一笑道：“是老山羊。”

邱无伤就看到了老山羊。

他确实长得象一只老山羊。

老山羊正悠闲地剔牙。他大概总剔牙，所以牙与牙之间的缝隙特别大。

老山羊道：“邱捕头，我带你进山。但你最好知道一点，我不喜欢人家象个小崽子，

问三问四。”

邱无伤双目瞠视着他。

老山羊似乎瞧不见他那神情，只是轻轻的用一只大手抚摸桌子，一边抚摸一边笑道：“邱捕头如果同意我的话，咱们就先坐下来喝上一杯，怎么样？”邱无伤注意到，老山羊一抚一摸，粗糙的桌面被抚下去一片片木屑，桌面变白了，变平了。

邱无伤一笑道：“喝一杯就喝一杯，为什么不喝？”三个人都喝酒。

老山羊很怪，只吃自己的那风干肉、风干鸡，喝他那坛子里浑得不能再浑的劣酒。

邱无伤道：“你为什么不喝我的酒，你这么远把它捧来，就为了我能喝它？你怕这酒中有毒？”

老山羊只一笑。

郅安夺过邱无伤的酒杯，一饮而尽。又用匕首一刮，刮下髀肩长长的，薄薄的一片肉来，大口而吞。

邱无伤道：“说个笑话，何必当真？”

郅安冷冷道：“我从来就不说笑话。”

老山羊看定邱无伤，脸色很难看：“你再来这样的笑话，我宰了你！”

邱无伤只好苦笑了笑。

三个人都喝醉了，都乜斜着眼，晃晃地走出这破烂草屋。

老山羊打呼哨。

跑出来三匹马，是三匹杂色马。

三个人纵上了马背。

太阳就刚刚从林梢上爬起来。

三个人放马向林子里走去。



老山羊醉意不消，晃晃着问：“你找这个白年青干什么？”

邱无伤道：“你欠别人五千两银子。”

郅安道：“他不欠你银子，你又何必多管闲事？”

邱无伤一叹道：“偏偏他拿银票时，我在一边。”

老山羊道：“你以为他会把银票放在口袋里，等你来找他？”邱无伤道：“不会，他会花得一点儿也不剩。”

老山羊道：“那你还找他干什么？”

邱无伤道：“我想看看他是不是还活着，是不是又弄到了些银子花。”

三个人大笑。

面前站着一个人。说得明白些是一个矮小的女人。

这女人披头散发，很漂亮，穿一件白上衣，一条黑裙子，冲他们嘻嘻而笑。

郅安和老山羊者勒住了马，看她。

老山羊很和气地问她：“姑娘，你让开路，让我们过去好不好？”那女人笑着，道：“不好，不好。”

郅安也很有耐性，陪笑问：“有什么不好？”

那女人笑道：“为什么我走路，你们骑马？”

女人身子一飘，来到了三人马前。

她的手一挥，郅安的马就没了脑袋，马脑袋咕咚咕咚滚向了前边。

郅安不动，人飞纵下马，马喷血箭仆地。

她的手又一挥，寒光一闪就不见了，老山羊的马头也咕咚堕地。老山羊也飞纵下马，看马僵仆。

女人站在了邱无伤面前。

你来干什么？”

邱无伤看看老山羊，看看郅安，慢慢答道：“找人。”

“你找谁？”

“一个叫白年青的人，你见没见过他？”

这女人的脸色变了，她脸上有泪，脸又变得狰狞可怕。

“你找他干什么？”

“讨债。”

“讨债？他也欠你债？”

邱无伤点点头。

“他欠你什么？”

“答应找到三个人和一笔五千两的银子。”

女人道：“你知道他在哪里？”

邱无伤摇了摇头。

女人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咳嗽，笑得喘：“我是他老婆。我是他老婆、他是我的男人。他是伟石国的驸马。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公主，你说他快活不快活？他快活，他快活得人都没了影子……你知道我为什么穿白上衣，黑裙子？”邱无伤道：“我不知道。”

女人笑得很伤心：“因为他死了……”

邱无伤默默地看着她。

他才明白，一个女人要爱上一个浪子该是多惨的事儿。

他慢慢转身，向回路走。

马前站着郅安和老山羊。

两个人满身杀机。

老山羊站在路左边，郅安站在路右边。

邱无伤一打马，就可能从二人中间穿过去。但他没打马，知道他穿不过去。

老山羊道：“你不该听她胡言乱语。”

郅安道：“她就这么神神叨叨的。”

邱无伤陪笑道：“我明白。”

老山羊道：“那你为什么不下马？去找你的白公子。”

邱无伤道：“她既然说不在这里，我只好去别处找。”

老山羊叹道：“你还是信了她的胡说。”

邱无伤道：“我不信。”

老山羊与郅安几乎齐声问：“那你为什么还不下马？”

邱无伤的马猛地人立，如中箭般颤抖，哀啼。

马眼中流出了血，乱蹦乱跳，邱无伤只好跳下了马。

老山羊手只抬了抬，马的额头上便汨汨流血，它两只前腿一仆，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邱无伤叹了口气，看着老山羊与郅安：“我明白了。”

老山羊很悠闲地看着他：“你明白了什么？”

邱无伤道：“洋辣子。”

郅安扑向邱无伤。

郅安的武功很高，是伟石国少数几个勇士之一，他擅搏击巧暗器。轻功步法尤其精妙。他绕着邱无伤旋转，伺机向邱无伤下手。邱无伤身子疾坠，象陀螺一般随郅安飞旋。

他怕郅安的暗器，更怕站在一边的老山羊。

偏偏那个女人问老山羊道：“你们想杀了他？”

老山羊道：“想。”

女人的声音空空洞洞：“为什么杀他？”

老山羊向她笑：“因为这个人想把白公子带走。他来这里是想找白公子，找到他之后就把他带走。”

女人噉地一声惨叫，人就如飞隼一般扑向邱无伤。

邱无伤只好返身回击。他感到右臂一阵子麻木，他穴道被制。邱无伤被绑在树上。

老山羊道：“邱捕头为什么千里迢迢来找白年青？”

邱无伤不语。

老山羊道：“你为什么不说话？”

邱无伤干脆闭上了眼睛。

郅安向老山羊冷笑：“你为什么不用你那破角去抵他？”

老山羊冷冷道：“还是你来问，好不好？”

郅安大笑道：“好，好。”

郅安道：“你知道我为什么把她支走？”

邱无伤当然知道。

郅安唰唰几匕首把邱无伤身上的衣服都割碎，又一一扯掉。

绳索就捆了一个赤裸裸的邱无伤。

郅安用左手却摆弄邱无伤胯下那些罗嗦，道：“妈的，你让那个白年青到这里来，老子恨不能阉了你！”

郅安的手很有兴致。

邱无伤虽作镇定，但脸上有冷汗出。

郅安冷笑道：“你要这玩艺干啥？有什么用？”

他猛挥匕首，往邱无伤胯下挥去。

邱无伤双腿间喷上了鲜血。

邱无伤狂吼一声，昏厥过去。

郅安仍兴致勃勃，“你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是堂堂伟石国的龙骑将军，专管杀人夺命的。你知道不？我们伟石国就是要将全天下又聪明又能干又有本事的矮人们都召来，

然后灭你们那个大宋，让你们大宋国断子绝孙。你是关东第一名捕是不是？你来到这里干什么？”

“寻人……”

“白年青是不是你们一路的？”

邱无伤不语。

郅安笑了：“好，我告诉你，我的一个招法儿，能让你知道矮人的个子比你高，你信不信？”

邱无伤不抬头。

郅安做得很细心，他在树下铺上一块油布，油布上放好许多药。然后点了邱无伤的全身穴道，松了他的绑，把他放在这块油布上。郅安道：“我这法儿啊，叫‘跳三跳，矮子高。’”

郅安一剑挥去。

邱无伤狂吼一声，虽全身穴道被制，但椎心的疼痛还是使他向上用力一跃。

郅安一剑斩去他的双足。

郅安在邱无伤身体向上一跃时，手随剑后，将邱无伤的两只断脚拿在手里。

邱无伤喷血的双踝立时落在油布上，血涌如注。

邱无伤痛不欲生。

郅安咧开了嘴笑：“你是不是矮了一点儿？”

邱无伤看着郅安，他从郅安的眼光中看到了一种极度的狂热。他知道他今天一定会死，而且会死得很惨。他后悔，后悔没在他们擒住他那一刻里嚼舌自尽。

郅安乐滋滋道：“你看，我的药不错吧，你的血好象已经止住了。”

他又道：“不是我大方，我头两回弄这个，只跳了一跳，血就流光了，不好玩。所以这一次多用点药。”

郅安又飞快劈了一剑。

这一剑劈在邱无伤的双膝上。

邱无伤又是奋力一跃，郅安乘机拿走了他的两截小腿。邱无伤跌在油布上，狂吼不已。

郅安又举起了剑。

他仍能笑：“你看还没跳三跳呢，你现在要是站直了，还是比我高，这可不行。”

老山羊这时突然一吼：“行了，你折磨得他也够了。”

老山羊手一扬，邱无伤的额头上就出了一个小小的洞，血汨汨从洞中流出。

邱无伤看着老山羊，目光中是感激：“谢谢你……洋辣子……”他慢慢倒在地上，临死前又喃喃地说了一句话。

老山羊问：“他说什么？”

郅安道：“他说白年青……报仇……”

老山羊道：“你胡说！”

郅安道：“我不拿死人开玩笑。”

二人相对默立，面前是邱无伤的尸体。

## 第四章 男人女人的欲望

山洞里每日晨昏，都由那三只大鹰衔水袋。

白衣女人把空水袋在洞口，大鹰衔去，灌半满后衔回，扑翅跳入山洞，等白衣女人来拿。

白年青惊异地看着她。

如果大鹰不来，她怎么办？

白衣女人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了这一询问，她冷冷一笑道：“如果有一天它们不飞来，你就可以数着时间，男人五天，女人七天死掉。”

她很轻松地谈到死亡。

她不怕死。

虽然有了那么一夜，第二天以后，白年青仍然不理睬她。

她不在乎，或许她是装做不在乎。

她呼唤白年青的时候用眼睛，她先飘到他面前，用那一双湖水一般蓝蓝的眼睛看着他。这眼睛会讲话，会告诉他该吃饭了，该去睡了，该……他就默默站起身来，去做。

他从那一夜起就不和她讲话。

他和她有时这样坐着，都看洞外的云，看云在洞下面飘浮，流动，各想各的心事。

一直到那个雷雨夜。

那一夜他睡得很热。半夜里，咔嚓电闪雷鸣，闪电在洞口炸开，直划向洞里，照亮了那些斑斓的兽皮。

白年青被惊醒了。

他抬头看见一个奇景：雷声轰隆隆在洞口炸响，闪电从洞口一直划进来，闪着蓝幽幽的电光，一直划到了石床上。石床上的锦被子都变了色，蓝蓝地爆闪着一点点哔剥作响的鬼火。白衣女人呢？

他向洞内撒目，那些白的、黑的，黄的，杂色的兽皮都披上了一层流动着闪光，和平时不一样了，很吓人。白衣女人没在洞角，没在洞里，也不在洞门口。

白衣女人走了？

白衣女人走了，她受不了他的冷落，在他入睡时唤来大鹰，冉冉上升，上了悬崖，走了。

她把他一个人扔在了这里，让他过着没水可饮的日子，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五天.....五天后他将活活渴死。

他想到了头一件事马上去接些雨水。

他跳下来，扑到洞口。

咔嚓嚓的雷响就炸在脚边，他不敢出去了，再向前走两步，雷电可能把他劈死。

五天之后再死，不是还有五天么？

他施施然走了回来，静静地上床，拥被而坐。

这时，他看到了脚下掷着一团白色。

那是她的白衣服，被她丢弃的白衣服。

他跳起来，扑过去，用手一抓，抓起了一声尖叫。

她扑到了他怀里。

她的身子抖得象筛糠。

她在哆嗦：“你在找我，你去洞边找我？你怕我出事了，你才去洞边找我，是不是？”

她搂住白年青，拚命喘息着，扒掉他的衣服，象鸟儿一样依在他怀里。

他想到他刚才的念头，他把这个白衣女人想得坏，认为她肯定走了。

他轻轻念叨：“你为什么不开这个山洞？”

“无处可去。你说，去哪儿？”

她比燕姿更可怜，燕姿还可以很威风地做公主梦，而她，只能一个人缩在这山洞里。

他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叫她：“燕婴.....”

他是头一回叫她燕婴。

她搂紧他，用力搂着，搂抱得他喘不过气来。

仍是雷声隆隆。

雷象是炸响在他们头上。

他们很缠绵，知道在这个山洞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他很温柔，爱抚着这个没了家，没了亲人的女人。

她闭着眼承受，她好快活。

雷声隆隆，忽然一下子就变成了绵绵细雨。

她解开他的发髻，披散了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发一点点拢得顺顺的，把它们全放在皎洁如玉的胸上。

“你喜欢我，还是喜欢她？”

他叹了一口气：“我才知道，我更喜欢你。”

她又缠他：“你为什么喜欢我？”

白年青一叹道：“你比她更凶狠。”

燕婴笑了，笑得很开心。

她突然大笑道：“你会不会击节？”

白年青一愣：“击节做什么？”

燕婴一笑：“我给你跳一次舞。我会跳神之舞，鬼之舞，人之舞。”

白上青展颜一笑：“好！”

燕婴的脚步很轻盈。

她象是一只鹿，她飘行在那些飞来飞去的兽皮中间，兽皮包裹着洁白如玉的燕婴，她的舞姿很奇妙。

先做“神之舞”，轻柔，缓慢，好象在述说世上已千年，天上方一日的幽愁，在说天空人世两茫茫的哀怨，她的身体奇妙，腰肢极软，飘飞腾挪又不类凡人，真如嫦娥仙子，如人在云雾之间。

又做“人之舞”。

白年青认得燕姿，又识得了燕婴，方才知晓世上什么叫女人，什么叫男人。才知道世上什么叫做人。他从燕婴的舞中看出人渴欲的不易，从腿的颤抖中看出人渴望时在熬

煎。披散的秀发使人回复了野性，饥渴的目光道出了心灵的焦躁与不安。

白年青忽然飞身而起，抱起了她。

在太初人的穴洞里，男人女人都是这么赤裸裸相拥抱着，但那时男女之欲决没有今天的庄严。

## 第五章 风干的鸡也能撑死人

总是有小矮人来这酒店。

矮人总是不大快活的，但当他一走进这个酒店，想不快活也不行了。

首先，他看到一楼后面的人都比自己高很多，甚至比自己身边站着的人也高。

店家冲他一笑：“你是应聘而来的？”

他忙连连答应。

店家就打开旁边的小门，让他走进去。

他走上了几个台阶，就面对着自己刚才站立之处了。

他发现才站在他身边的那几个男人也矮了。

他很痛快。

店家就问他：“想在酒店干，还是想当个官儿？”

这刚来的小矮人时常被问糊涂了，招聘来说是当店伙计，哪里会有什么官儿可当？

店家就神秘地笑道：“当店伙计自在，当官威风。你乐意干什么就干什么。”

刚来的小矮人多半都会一口喊道：“我乐意去当官。”就被人带上三楼，从三楼走出，就上了马车，就进了密林，又过了那甬道，最后来到了伟石国。

刚来伟石国的人就有俸禄，伟石国的官员一来这里，马上就可以被封为知县以上的官爵。

这个小矮人被封为凤城知县。

因为他的老家在凤城。他在凤城被人辱骂殴打，不得不跑出来的。

这样，他决心做一个凤城知县。就当时给了他府邸。

府邸是一间草屋，但那屋里的设施也同凤城知县的大堂差不多。有“明镜高悬”的大匾额，两边也有回避肃静牌，也有七品知县执凤城事的诰封之示。有公案，也有太师椅。甚至公案上也有一颗真正的印信，知县的大印。一应东西都有，就是没有虞候，没有衙役。

这新来的小矮人大喜，在屋内来回巡视够了，兴冲冲地跑出去喊人，喊比自己早早先来之人：“你们都呆着干什么？你们来给我当差好不好？”

那些小矮人都哈哈大笑道：“我们给你当差？我们给你当差？”有一个小矮人指着自己的鼻子道：“让我给你当差？你知道我是谁？我是光禄寺卿啊，是从四品。我比你大上好几级呢。你才是个小小的七品县令。”

又有一个人摇头笑道：“我是秘书监，是正四品。”

又有一个叫道：“我是卫尉寺卿。”

“我是太仆寺卿。”

众官都哈哈大笑。

把这个新来的七品县令笑得目瞪口呆。

他忙问：“请问各位老大人，你们为什么都不穿官服呢？”

太仆寺卿喜道：“刚来时也象你一样，天天穿，可穿那衣服又费力气，又不舒服。所以，只要皇上不召见，也就不穿它了。”

七品县令大喜，问道：“皇上什么时候召见咱们？”

那人告诉他：“在这伟石国，你的官算最小的，光是上三师就有太师太保，上三公就有少师、少傅、少保，有宰相，还有枢密院、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三司使、宣徽

院、翰院、谏院、六部.....大官有得是，讲也讲不完啦。什么事能轮上你？”

七品县令大惊。

就有人告诉他道：“在这里，俸禄是不缺的，你的俸禄决不会比二百两银子的大宋七品知县少。但你没人侍候。你可以出皇宫，在林子里养几个高个子男人，在燕氏坞本国里开买卖，买几个女人做妾。但你千万不能娶象咱们这样的矮子女人。那些矮个子女人在咱们伟石国都有官爵，除了三公三师外，矮男人一律不许与矮女人成亲。”

七品县令又喜又忧，喜的是可以在林子里和燕氏坞中做买卖，生儿子。忧的是自己在这些矮人前还只是个最小的官儿。

他又打揖道：“请问，不知何时可以升官？”

众人笑道：“那就看你的造化了，你如果能有点机会给皇上显示显示你的能力，何愁不升个官做做？”

小矮人酒店里的人没有官做，比得上伟石国一个知府的俸禄了。

这里的小矮人们都很倨傲，因为他们比那些在伟石国中做官的人更忙碌，更受信任，更有事儿干。

他们很正经、很严肃，尤其是面对着那些来矮人酒店吃新鲜的人。

现在，二楼上很少有人，只有一张桌上有四个人，这四个人就是白年青与他们曾同桌而食的那四个人。

这四个人是那个很威严的老者、张允、王淳，还有黎公寿。

这四个人默默地喝着酒。

他们似乎在等谁，又象什么也不等，只是无处可去，就只好这样默默地喝酒。

四个人都站起身来，向楼梯走去。

小矮人送他们下楼。

可在楼梯口，他们站住了。

四个人要向楼上去。

小矮人身子一斜，人就落在四个人面前。他冷冷说道：“四位如果酒跳饭饱了，就不要上三楼了。”

老者冷冷问道：“三楼有什么古怪不成？”

不矮人道：“三楼没桌椅。”

老者道：“我们不要桌椅。”

小矮人道：“三楼没人。”

老者道：“我们不想见人。”

小矮人一笑道：“好。”他让开了路。

三楼一片漆黑。

四个人立成犄角这势，如临大敌。

什么也看不见。

有人叹了一声道：“我要是你们，就决不在夜半到这黑屋里来。”老者道：“我们不光想到这儿来，还想到另一个地方去。”

那人道：“不知你们想去什么地方？”

老者道：“伟石国。”

那人沉默了一会儿，道：“我不知道哪儿有这个地方，我从来没听说过。”

老者冷冷一笑道：“是么？”

那人不回答

老者道：“你为什么要点灯？”

那人道：“我习惯了。”

老者道：“我不习惯，我要点灯。”

那人一叹道：“如果想点，你就点好了。”

张允和王淳点起了火，把蜡烛点燃。

粗如儿臂的蜡烛照和屋子很亮，在很宽敞的屋子一角里，坐着一个长着长长黑胡子的老人。

这也是个小矮人。

老者叹道：“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矮人这么多。多得都让我几乎认定世界上只有矮人了。”

这小矮人慢慢站起来，道：“我叫郅安，我可以告诉你，这世界上真的只有矮人。”

郅安看着四人，问道：“你们想干什么？”

老者道：“想去看一看伟石国。”

郅安突然大笑起来：“好，好，就让你们走一次，有什么不好？”五个人就又走出了酒店，他们走在夜色里。有很皎洁的月亮，有人在月光下走，走到森林边。这里有一间草屋，从草屋里走出一个人来。

这个人长得象山羊，他自己也说道：“我是老山羊。”

林子很静，有时发出一点点轻轻的沙沙声响，这可能是林子里的小兽在夜里忙碌，也可能是树木在睡梦中摇曳，沙沙呓语。郅安与老山羊斜向站立。

两个人打量着这四个好奇的客人。

老山羊一字一板的说道：“我只想知道，你们怎么知道有一个伟石国的？你们怎么想去这伟石国，想去干什么？”

四个人沉默，沉默比说话时更难耐。

老者讲话了：“我想知道有个邱无伤捕头是不是去了伟石国？”郅安笑了：“他就在林子里。”

张允道：“他在林子里干什么？”

郅安道：“他躺在一棵树下，望着树。”

老者道：“你杀了他？”

郅安笑道：“他自己杀了自己，我只不过是帮了他一点儿小忙。”老者震怒，突然长啸一声。

这啸声深沉，雄浑，震得树林簌簌而抖。

老山羊突然说道：

“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大宋汴梁城的卫尉寺卿沈声大人，你的狮子吼天下独步，就是少林高僧达摩堂首座释心也不如你。”郅安也突然一震，他与老山羊都知道，这个沈声，是京城的卫尉寺卿，是京城的第一大高手，他的徒弟邱无伤，就是关东第一名捕的邱无伤，已经死在了他们的手下，死在他与老山羊和燕姿三个人之手。

死了邱无伤，沈声岂能甘心？

老山羊道：“失敬了，不知沈大人这一次来有什么见教？”

沈声道：“领我们去那个伟石国。”

老山羊道：“你何不试一试，如果胜得了我，咱们就一起去，如果胜不了我，你休想穿过这一片林子。”

沈声道：“难道你想和我比试武功？”

老山羊哈哈大笑道：“我为什么要和你比试武功？你是宋国的第一高手，你也可以去会一会伟石国的第一高手，我又不是伟石国的第一高手，我为什么要和你比试？我要和你比试喝酒，吃肉，你比不比？”

张允道：“我来和你比。”

老山羊道：“我不和你比试。”

老者盯着老山羊道：“我为什么要和你比喝酒，吃肉？”

老山羊打了一个呼哨。从林子里跑出了一辆马车，马车由三匹纯白色的马拉着，慢慢来到了老者等四人面前，停下了。

老山羊道：“如果你情愿和我比一比吃喝，你输了，你就自己乘这马车过树林。如果你赢了，我老山羊送你们去伟石国。”

老者看看马车，辕马低头啃嚼着一枝野花，月下的马车很是好看，马是好马，车是不是好车？林子是不是好林子？

老者突然向老山羊一笑道：“好，我与你比。”

老者很胖，脸上的威严也多半是因为有那么一张胖呼呼的大脸。

老山羊很瘦，瘦骨嶙峋的样子。他一听说沈声老大人情愿与他一赌时，没什么快活，反倒有些无精打彩的样子：“好！”

茅屋里点着油灯，油灯下是一张长桌，桌上是粗糙的木头钉成的，桌上放着两坛酒，屋梁上挂着一串串风干的野雉、松鸡。

## 关东山

烟袋关东山，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养活孩子吊起来，十七八的姑娘叼烟袋。

## 第一卷

### 第一章 金陵王

金陵故都，化金戈铁马为泥土，掩帝王将相为白骨，留一个粉妆玉琢的世界，存一个喧喧嚷嚷的石头城。

金陵有王家。

王家是大族，族谱有三百六十六页。王家的谱系很杂，每一页上排满了横横竖竖的



格子。王家同许多大族一样，每过十二辈便重新排过，这十二个辈字是洪蒙初开人渐成才济世达仁。天下只有王家家族才有十二辈人皆碰头的，在偌大一个金陵城内，有一个王洪寿，这人只有三十岁，也有一个王仁兴，也三十岁，可王洪寿按族谱排字，却是这王仁兴的十二辈排头的祖宗。

王家家族老不老？

有一本天下人都读过的书上说一句的俗话：“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这个金陵王，就是大族王家。

王家大族中，有一支最富，就是所说的金陵王。

金陵王富到什么程度？只知道金陵王家小儿过汤饼生日，金陵城里的每人都吃过了饼，你可以进金陵城内的每一家饭店吃饼，每一只饼上都写着“麟儿庆兴”。只知道这个麟儿叫王渐，他老爹为儿子起名字，请了金陵城内十五个饱学大儒，翻书寻典，叫遍了天下喜庆文字，也没叫得成一个令老子满意的名字，叫王渐大吧，不如王渐天，但天又不好，天也不如大大。叫王渐一吧，一者履地盖天也，天地之覆，是为大。但这个一也不大，又因叫“渐一”颇有不思旺子旺孙之想，就不叫这个渐一。最后，想不出来，只好叫王渐。

王渐长到了十六岁。

王渐生得漂亮，面如傅粉，脸如满月，人如玉树，神似潘郎。王渐没什么东西没有的，宝马十几匹，名剑三四口，文从金陵大儒潘琅、沈颂、徐由风，武从少林善因大师、峨嵋云风师太、武当风火道人，真是磨砚立千言挥剑斩三军的角色。

可是，这么一个翩翩公子，却有一样儿毛病。

他性子弱，文静，象女孩儿。

他除了挥剑之时象个男人，其它时刻都象个女孩子。

王渐会绣花，且绣花成癖。

王渐绣的花，鱼会游，水会动，荷飘香，马能嘶。

金陵大户人家的小姐，皆以能得王渐的绣织为幸，挂着看，抚着想，竟能茶饭不思，夜不能眠。

王渐的绣织无价，最近的一次是上个月，一片女孩的锦襦，在绸缎庄里卖八百两银子一块，大户人家的小姐争抢，最后被金陵大户钱小姐用八百两金子买去。

王渐会种花，王渐的花园内好花无数。南人花圃中的名种他都会种，且花经他手一抚，便活。金陵人称他“活花魁”。专有人爬进王家花园，偷他的名花。王渐会很多很多女孩儿的巧活儿，王府里的丫头仆人暗里说道：“公子除了不会生孩子，女孩儿家的活儿全会。”王家的老爷夫人叹气，还吵，因为他们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可是这一个儿子偏偏不象儿子。

老爷王宗人叹气：“都怪你，小时总给他穿花衣服，缀香荷包，围一群丫头，把个儿子弄得没了阳性……”

夫人也不示弱：“还是你王家种儿不兴，你王家三代单传，没一辈兴旺过。有儿子就不错了，不然你再讨小，再生一个来我看看？”王宗人不语了，他知道他没这个能耐。

吵来吵去不吵了，因为他们毕竟还有个儿子。尽管他不象儿子，尽管他会干女孩儿喜干的那些事儿，但他毕竟是儿子，这没一点错处。

但老两口总是闷闷不乐。

这一天吵完了，老夫人突然一拍大腿，笑道：“这不吵糊涂了？三代单传可不一定四代也单传哪。”

王宗人老爷也一乐，也拍大腿：“对呀，给他成家，给他成家，生儿子，生儿子，生得越多越好。”

就决定给王渐王公子娶媳妇。

老爷和夫人想了三天三夜。

想到了钱家小姐。

钱家是金陵城唯一可以与王家媲美的大户。就是钱家小姐用八百两金子买了王渐一幅织绣的。钱家小姐如果听说王渐可以娶她，一定会马上乐昏过去。钱家小姐是美女，是那种纤弱文雅的美女。王夫人又想了三天三夜，觉得不妥，她不想让王渐娶钱家小姐。王宗人老爷不解她意，问道：“那女孩子人好，又会武功，又擅丹青，说是手泽工笔没骨花卉，市面上竟相争购呢。”

说时，王老爷又叹一口气，因为他想到人家说的“金陵二绝金陵二绝是：钱小姐的画，王公子的绣织。

宁肯被人打一百个耳光，王老爷也愿让这二绝换过来，变成：王公子的画，钱小姐的绣织。

钱小姐已经打算好了，从她拿到第一片王渐的绣织时起，就决心嫁给王渐，她现在已经收藏有整整一箱子王渐的绣织了。

王渐这些年也一共就织了两箱子绣织，除了自己留的那么几片，其余的大半落到了钱小姐的箱子里。

钱小姐发过誓：绝不让王渐的绣织落到别的女孩儿的手里。她不能想象别的女孩用又惊又喜的眼光看这绣织，她不能容忍别的女孩去用纤纤玉手抚摸绣织，因为她认定这绣织就是王渐，抚摸绣织就是抚摸王渐，她不允许别人抚摸王渐，因为她早几年就认定了，王渐只属于她。

可王夫人觉得，钱小姐做儿媳并不合适。钱小姐太瘦了，她不要一个弱不禁风的儿媳，她要的是一个能生下许许多多王家儿孙的女人。

王宗人老爷拍手赞同道：“对！”

就不想这个钱小姐。

王宗人老爷倒是有个主意：“我想可以去关东求亲……”

关东？王夫人跳了起来。

关东关家，也象金陵王家一样，是天下首富。

关家有女儿，叫关娇娇。王宗人老爷头十年闯关东时见过，唇红齿白，是个美人胚子，这女孩儿如今也长大了，有十四五岁，也可以给王渐说做媳妇。

王渐找个关东女儿做媳妇，王夫人心有不甘。说关东人脏，说关东人懒，说关东人大咧，讲话声音大，说关东人十七八岁的女孩都叼一只大烟袋吸。王夫人一听，觉得能吓死人。“不行，不行。”她吓得闭上了眼睛。

老爷只说了一句：“关东女孩血脉足，能生娃儿。”

王夫人眼睛马上睁开了，着哇，能生娃，这第一要紧的事，怎么忘了。可王夫人答应之后还是有一个条件：“不管怎么样，那女孩要是叼烟袋可不行……”

王宗人老爷点头大笑道：“好，好，这一条依你。”

## 第二章 钱叶

王渐愁眉不展，看来他实在是没什么可愁的，他鲜衣怒马，精神抖擞，行囊富足，身后跟着三个仆人。

这三个仆人是金陵王家的三个大管家王福、王寿、王禄。

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不用费心，衣食住行都由这三个大管家包了。他还有什么可愁的？

他愁的是这趟差事，要是让他去苏杭游玩，那没什么可愁，玩就玩，玩上个天昏地暗才好。要是让他去喝酒赋诗，哪怕是做针黹绣花织，他也不会愁。要让他去斗剑比武，他也能慨然前往。可这回，让他一个人去关东，去求亲。他这么大个人，怎么对女人开口？

他一路顺风，一日来到关东驿马亭。

驿马亭是个镇，是关内人下关东的必经咽喉之路。

驿马亭有个大酒楼，叫“驻步楼”。

关里人走到这里驻步，回头三望，留恋关内那柳绿桃红；关东人走到这里驻步，回头看那飘洒飞雪，千里冰封。这里的生意很旺兴。

驻步楼很高，有三层，楼柱很粗，一人抱不拢。说是这里的亭柱梁木都是用关东的万年松做的，可这里的桌椅都是有江南水乡的竹篾编的。

王福、王寿、王禄把王渐公子请上三楼。

一楼客座已满，人声嘈杂，喧嚷热闹，显然是鱼龙混杂的铺面。二楼有一些人在吃酒闲聊，人比楼下少些，衣着也光鲜些。三楼上只有两桌有人，一桌上是一个翩翩公子，长得很是英俊，独自一人要了一桌酒席，在那里慢慢地吃喝。还有一桌也是一个人坐着吃，但不同的是，她身后站着七人。这七个人都垂手肃立。这个女人自己一个人在吃，也吃一桌酒菜。

她有点闷闷不乐，好象没有食欲。每挟起一口菜，她总是先看看筷子头上那口菜，象看毒药，象在叹气，又愁眉不展地把它吃进嘴里。她长得很漂亮，属于楚王所中意的那种细腰女子，穿一件绸衣，饰几条流苏，头上乌云斜垂，如掩半边丽色，双眉一蹙，恰似西施捧心。她双手十指尖尖，柔荑似笋，人十分娇媚，又有无限春思。

王渐就看得呆了。

王渐家是金陵王家，什么样的女人都见过，但这女孩子的俏丽、闲愁，他却是头一回见。

王渐就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女孩子。

旁边那翩翩公子不管别人的事，自顾自在大嚼。他用大碗喝酒，一会儿就干了三五碗酒，也闹得个面红耳赤。

这时，那小姐突然向王渐一笑，这一笑把王渐笑成了大红脸。王渐马上低下了头，不再抬头瞅那女孩子。谁知那女孩子袅袅婷婷，放下杯箸，起身向王渐走来。

王渐情愿地向自己走来，但就是心怦怦乱跳不已。这女孩子向他启齿一笑，让他忘了关东，忘了关东还有个关家。

女孩轻启朱唇，说道：“公子贵姓？这是去哪里呀？”

王渐想答话，但欲言又止。他一个贵公子，怎么好意思向一个女孩子讲自己要去关东，千里迢迢去求亲？

女孩子笑一笑说道：“我来猜猜如何？”

王渐虽是贵家公子，家中也常奴婢成群，但那都是些低眉顺眼的女孩子，是侍候他起居的熟头熟脸，所以就不如此时见这女孩时心里那畅快。他又觉得这女孩子十分好看，尤其是那两条蛾眉，淡黛青蛾，带几分文雅之气，那一双俊目，羞涩中又似有无限情意，她那么美眸一顾，让王渐公子心里泛热，不由的又是羞成个面红耳赤。

他就木木讷讷道：“小姐，你.....你怎会知道在下要去哪里？你怎么知道我是去.....干什么？”

那女孩子眉毛一扬，双眼睁得好圆，她嘴角带笑，分明半是惊讶半是嗔，她笑道：“那就来猜猜如何？”

女孩子坐在王渐桌边，把他的杯盘向王渐身边挪了挪，就向后一伸手，身后仆从递上来一条上好丝绢，她顺手用来擦抹了桌子，再随手一丢，把它扔在地上。她从袖里掏出一小小的瓷瓶来。瓷瓶是大肚子扁口瓶，她把瓶口向下，轻轻抖动几下，便从瓶口滚出三枚铜钱来。

这是明代的三枚五铢钱，当今天下通用。

但见她把这三枚铜钱一抖，三枚钱便向空中飞去，在空中炸出一声砰地脆响，便跌落在桌上，巧巧地又分成了一排，都在旋转，好久不落。

这女孩子一声喝：“停！”

这三枚铜钱恰似长了耳朵，齐齐地停落。

这铜钱组成两字一背。

女孩向王渐嫣然一笑道：“公子，请问吧？”

王渐看女孩子掷钱那手法，显见是功夫不弱，但能把这三枚铜钱一掷而旋，这却又是极巧的手法，他自忖无法办得到。他本不欲与这女孩子纠缠，但见她露这一手功夫，就十分好奇，想看看她还有什么稀奇古怪，莞尔一笑道：

“好，那就问，你知道我是谁？”

那小姐目光注视三枚铜钱，思忖一番道：“非玉，非金，亦王，亦金，金陵王，你是金陵王家人？”

王渐点了点头。

那女孩脸色突然一变：“你是去关东？”

王渐又点点头。

女孩子嘿嘿一笑，脸如凝霜：“你活这么大，从没离过石头城，这一次千里迢迢，去关东干什么？”

王渐脸色绯红，直如一羞涩少女，支吾着说不出话来了。

那女孩冷笑道：“我明白了，你这是去关东求亲哪，对不对？关东富豪有三家，关东王关云飞，关东侠客宋一轮，关东一美小凤鸟，小凤鸟是女人，但已是三十可人，你总不会去求她为妻。宋一轮有女儿一人，但已嫁人，只有这关东王关云飞的女儿未曾嫁人，她叫关娇娇，是不是？”

这女孩儿一番话直说到王渐心里去了，说得他哑然无语。脸色一阵红，一阵白，象偷东西被人当场捉住。

这时，那边桌上的翩翩公子突然放下手中竹箸，向这边望了一眼。

女孩儿笑道：“你求关娇娇，你知道她几岁？你知道她属什么？你属兔，她属鸡，你知不知道？”

王渐惊讶道：“你怎么知道我属兔？”

女孩儿轻轻一笑，说道：“金陵王么，谁不知道？”

王渐道：“你还知道什么？”

女孩儿正色道：“我还知道你想去关东去不成，你想去相亲相不成，你这辈子不会同关娇娇成亲……”

王渐吃惊，张大了嘴，半晌才问道：“你说我将会同谁成亲？”那女孩儿风情地一笑：“我，你同我。”

王渐只好问：“你是谁？”

女孩儿笑得惨兮兮的：“你得记住我，我叫钱叶。”

钱叶是金陵大户钱家的小姐，是王家老爷夫人再三斟酌过想娶的儿媳妇。后来，只是因为想多生孩子，钱叶才算被撂下。就是这个钱家小姐擅笔墨丹青，她的画与王渐的绣织金陵城内齐名。

王渐知道这回是遇了冤家，谁见过女人挡男人的道，谁见过女孩儿站在男人对面，大言不惭地说你得同我成亲？

王渐瞅她，自然象遇上了怪物。

钱叶仍在笑吟吟的望他。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钱叶？我们家一共有兄弟八人，我有五个哥哥两个弟弟，他们都叫钱根、钱枝、钱柯、钱梧、钱权、钱梢、钱毛，只有我一个女孩子，才叫钱叶，你说是枝是根重要还是叶重要？”王渐不回答，他的心一阵阵紧缩。钱柯，青年侠客，乌龙山一战，使三十七骑尽铩羽而退，成为当代天下难得一敌的少年高手，传闻他一口武当剑已难有其敌。钱毛，行走江湖，神出鬼没，皇宫内院可以畅然行走，江湖大户任其



来去，是天下武林人人谈之头疼的人物。钱家七子，天下难敌，无人敢惹。她这是在向他暗暗示威么？

钱叶见他不声不响，笑道：“父母之命有了，但无媒妁之言，你这婚姻就缺一半，你说对不对？”

王渐不说话，看她耍是什么把戏。

钱叶一递眼色，身边的一个虬髯仆从走向窗口。就从窗外叭地飞来一物，破窗而入。甫一落地，这物又滚上几滚，一下爬至椅边，踞于椅上，椅子不动不摇。

这是个胖胖的侏儒，他长着一只大脑袋，下颏上吊垂一堆赘肉，笑嘻嘻地看着王渐：“你就是王渐？”

王渐也笑了：“我就是王渐。”“金陵王？”“金陵王家。”

侏儒笑了：“好，好。”

这时，楼梯咯咯吱吱响起来。

这响声极怪，象刺耳已极的噪音，象千万只老鼠在磨牙，在咬这木楼梯。不是老鼠在咬，只是一个人走上楼梯，他每踩上一阶楼梯，就皱下一眉。也难怪他皱眉，听声音谁都觉得这楼梯早已朽坏，马上就会坍塌。走上来这个人是个瘦子，是浑身没有几斤肉的瘦子。他奇瘦，个头奇高，脸色阴沉，马上过来，坐在那个侏儒的椅背上。他飞身纵上椅背，没一点声响，人如飘絮。一张椅子坐这两人却正好，侏儒坐在椅子上，小腿却放在椅面上；瘦子坐在椅背上，双腿放在椅腿边。

这一胖一瘦、一高一矮，叫人好笑。

但王渐没笑，他笑不出来。

江湖人谁见到这两个人也不会笑，谁也笑不出来，如果对方一动手，你的头马上就滚落在地上，你还能不能笑？

王渐神色肃然：“二位前辈见礼了。”

他恭恭敬敬向这二人施了一礼。

侏儒笑道：“好，好，他倒知道咱是前辈。好，好。”

瘦子不笑，仍阴沉着脸，问道：“你怎么知道咱是前辈？如果不认得，就这么奉承，你不觉得累？”

王渐赔笑道：“二位前辈是阴山二友，天下闻名的武林宗师，在下理当敬礼的。”

侏儒拍手笑道：“好，好。这小子会说话，难怪这丫头看上你了。”

瘦子不语。

钱叶仍吟吟而笑，对王渐说：“你有父母之命，让你去娶关东王的娇娇小姐为妻，是不是？”

王渐不知她想说什么，只好点点头。

钱叶小姐冷冷一笑，回头说道：“来！跟他说说老爷、夫人的吩咐！”

就上来了那个虬髯仆从，恭恭敬敬地口述道：

“老爷说：小姐要嫁金陵王家那个绣花的小子，就让她嫁吧，反正有一个人会做针黹，有一个人会弄画，日子也可过得去。夫人说：‘丫头嫁人，还是心细些好，会体贴人，那王家公子善做针黹，人心想必是好的……’”

钱小姐一声断喝：“好了，够了！”

那虬髯仆从面上没什么表情，向后退了几步，不再言语。

钱叶又向王渐一笑道：“公子，你瞧，咱也有父母之命。”王渐觉得不妥，但又想不出怎么说，只好呆呆地看着她。

钱叶道：“你有父母之命，我也有父母之命，可你没有媒妁之言，我却有媒妁之言。”

王渐奇怪道：“你？你……你哪来的媒妁之言？”

这时那一胖一瘦两人突然齐声说道：“是我。”

这一声很低，但声响极强，楼上的每一个人都感到一阵耳鸣。瘦子阴沉沉道：“难

道我算不得媒妁？”

王渐道：“在下不敢这么说。”

侏儒笑道：“那可好极了，既然王公子承认了，咱们就定下个吉时好不好？我看现在这时辰就不错，择日不如撞日，咱们就在酒楼上给他们二人成亲如何？”

瘦子道：“行。”

一声“行”之后，马上见那气势咄咄的钱小姐一片羞涩，满面绯红，露出大家闺秀那一派羞涩来。

王渐没话可说，只是瞠目结舌。

### 第三章 三试

侏儒说道：“可在这成亲，还缺嫁奁什么的没准备，可不能让新人受屈啊？”

钱小姐轻轻一点头，就上来十几个人，两人抬一只箱子，把箱子都放在面前，打开箱盖，一一拣来看。看得王渐目瞪口呆，有男人用的婚衣服饰，有文房四宝，有针黹用具，还有暖手用的手炉，踏雪披的獭氅，坠扣儿、中扇儿，明玉的鼻烟壶，双码的玉戒指，甚至有一把纯金打成的便壶……真是应有尽有。

侏儒点头道：“好，好。虽然委屈了一点儿，但在路上也马马虎虎够了。”

瘦子只吐出一个字：“行。”

但侏儒马上又想起一件事：“这女家的尊长呢，你马马虎虎算一个。我是主婚人，可这男家的尊长没人，这婚礼就办不成了，办不成了。咱也不好回金陵，把他老爹捆粽子一样绑来啊，对不对？不行，不行……”

钱叶小姐这时用眼光扫一扫王渐身后的三个管家。王福、王寿、王禄三个人面上无任何表情，站着。

侏儒说道：“对呀，你这三个人年纪都不小了，足可以做得这小子的长辈了，就让你们风光一回，做一回金陵王的长辈了，就让你们风光一回，做一回金陵王的长辈有何不可？不对不对，有了这长辈，还没有这证婚人，这戏还是闹不成啊？”

钱叶小姐的目光一寻视，见到了那个只握住酒杯而不再饮酒的翩翩公子，就轻轻地点一下下颏儿。

侏儒马上笑道：“对对对。喂，你那位公子，请过来，过来！”那年轻公子正在瞧这热闹，看这闹哄哄的谈亲场面，这场面是有，可谁在酒楼上见过？一听喊他，就笃笃地放下酒杯，扬声问：“是喊我么？”

侏儒笑道：“对对对，就是喊你，快过来。”

那年轻公子慢慢踱过来。

侏儒说话又急又快：“年轻人，给你一次喝喜酒的机会，看你这年纪，也不象喝过几回喜酒的样儿。今儿个咱们为这小子和她办喜事，你来当个证婚人好不好？你站在一边看，也学个样儿，回家自儿个不犯难……”

那年轻公子竟然象王渐一样，脸红了一红，他看定王渐，目光中是惊奇，询问：“不知这位公子愿意不愿意？”

侏儒急忙又笑：“他怎么不愿意，不愿意他早讲话了……”

王渐这时抬头看定侏儒，清脆脆地说了句：“我不愿意。”

这话讲得很痛快，一时把侏儒和钱叶说愣了。

钱小姐仍然笑吟吟：“这可由不得你。”

王渐有些奇怪，问道：“我的婚事，怎么由不得我？”

钱小姐道：“成亲是两个人的事，只要两个人中一多半同意就行。”

王渐道：“可我不同意。”

钱小姐笑：“可我同意，阴山二友同意，这位年轻公子也同意，算不算一多半？”

王渐愣了，他没见到过这么算的。

这时，大管家王福走上前来，向王渐打了一揖：“公子吃好了么？”

王渐看着几乎是不曾动过的一桌菜，一叹：“吃好了。”王福仍不动声色：“如果公子吃好了，咱们就走吧。”王渐就站起来，向楼下走。

钱小姐不急，因为有人替她急。阴山二友挡在王渐四人面前。侏儒说：“你不给我面子，可听你奴才的话.....”

王渐道：“你错了，王福是金陵王家人，不是奴才。”

王福突然道：“阴山二老名气虽大，但咱们三个奴才也不怕。”王寿突然一叹道：“可我不乐意打架。”

王禄道：“如果非打不可呢？”

王寿突然扬声一吁道：“那就打。”

三个身形一动，站在了王渐身前。

王福、王寿、禄都那么静静地站着，等阴山二友出手。

侏儒仍在笑，但那笑意越来越僵。

瘦子仍阴沉着脸，但浑身骨骼咔咔一阵子暴响。

突然，这沉寂之中有一阵子艳笑，笑得咯咯响，是钱叶在笑。她身子一飘，人已经站在双方中间。

“干嘛气汹汹的，可别打起来哟，那可就扫了我与王郎的喜庆日子啦，你说是不是？”

她面对王渐，双目炯炯道：“如果你想走，也行。但得和我比试一下，如果你胜了，随你去关东，如果我胜了呢？你可得随我走.....”

王渐问道：“比什么？”

钱叶抿嘴一笑：“咱们比三场，头一场，比武功。第二场，比书画，第三场么？咱

们就比绣织。”

王渐突然点头道：“好，就这么三试好了。”

先比武功。

谁见过钱叶习武？没人见过。

江湖人都知道钱家子，不知道有钱家一女。钱叶脱下长衣，露一身短衣箭袖，月白箭袖扎缚停当，更显得俐落俊秀，显几分巾帼豪气。王渐见状，暗暗喝彩。

王渐也不脱长衣，就那么一站，拱手道：“请指教。”

钱叶一笑道：“好，公子相让些。”

二人就战在一处，须臾就过了几招。

钱小姐口虽泼辣，但拳脚却细腻，她出手虽慢，但极写意，开开阖阖极似男人出拳，象名家大师风度，长拳出直，转动带风，一套长拳似执笔泼墨，勾、点、捺、划，笔笔工细、强劲。王渐在钱小姐拳下，显得极受掣制，手脚无法伸展，只得屈肱推掌，旋转闪挪，不让钱小姐那拳风扫中。他出掌极快，象无甚把握，又没什么信心，每一掌出手至半辄停，象受了制，又象变了主意，马上回手变招。这几招下来，便显得手忙脚乱。

钱小姐见他那受窘模样，不由得心中一软，手下也慢了起来。她这出拳一慢，二人拳来掌去，方才变得旗鼓相当。侏儒突然一吼道：“得啦，得啦，别打啦，我看着这假模样生气。”

瘦子也一叹：“好，别打了。”

钱叶在笑：“不打了，你这一场应该算输。”

王渐笑道：“你也不赢。”

钱叶见他在笑，心里就快活。只要他高兴，输赢又算什么？钱叶笑道：“好，咱们来比第二场。”

就比书画。钱小姐的仆从递上纸笔，整好砚，人就又退下去一张牛皮宣纸，铺于地

上，一钵墨汁，一支大号羊毫。

钱叶道：“公子请！”

王渐笑笑，他知道他这一场不会赢。他一笔一笔地勾划，画出了一张泼墨山水。群峰环抱，峰巅中竟有一泓池水。群峰狼牙交错，池水蒸腾欲飞，也很气势。钱小姐笑道：“好画！”

王渐一笑，知道她这一赞言不由衷。

该钱小姐作画，她看定画纸，手执羊毫，半晌不曾落笔。众人等她落笔，知她想出人头地，想一鸣惊人。不料她顽皮一笑，把那支羊毫大笔一弹，从窗口飞掷而去。

没了画笔，如何作画？但见她不慌不忙，抓起那一钵墨汁，哗地向纸上泼去。墨汁泼翻，如压一层云。

众人一惊，可钱小姐双掌一动，掌风呼呼响，掌心翻动如浪，象吞卷一阵风势，或蕴，或吐，或推，或跳，或滞，或滑，带动那墨汁如有灵气一般在纸上滑动，直看得众人目瞪口呆。

钱小姐掌势突然一定，那墨汁一跳，齐齐地滑出几寸，滑出一块青苔宛然的大石来。

钱小姐双掌一收，双柔荑如脂，十指尖尖，望定这幅画，笑吟吟不动。这画似被附上了灵气，象刚从雾霭中走出，润墨，脱雾，一点点露出一个雾气氤氲的黄山云岫来。

众不不由得喝了一声彩。

有人见过武功书字，谁见过掌法绘画来，墨迹不类笔锋，大巧大拙，宛若生成，那一树一雾一石一山，尽成自然，无笔迹在，自然传神。即或吴道子重生，能复再乎？众人看得呆了。那年轻公子浩然一叹，用奇异的目光直视钱叶，半晌也不曾把目光移开。

钱小姐也受惯了这艳羡的目光，就得意地微微一笑道：“你输了。”

王渐点点头道：“我输了。”

这一输本在意料之中。就还有第三试。

试王渐拿手好戏：绣织。

王渐微笑不语，但等钱小姐安排，胸有成竹。

但钱小姐也不慌乱，只是看仆从们忙乱。就转眼间有了绷架，绷架上已绷好了丝绢，不用看，便知是京都瑞蚨祥的精品，绣线是杭州云成织造的绣线，绣针是精钢制的，该是苏州小宁花的水磨钢针。

王渐公子与钱小姐面前各放一块绷架。

王渐觉得好笑：“难道钱小姐要我在这里绣上一天不成？”

绣织是细活儿，可不比钱小姐泼墨山水，挥洒尽意，须臾立就，总得一针一线绣去，任你巧手如飞，绣成一件也得一天的时辰。

钱叶一笑道：“哪里用得了那么多，你我只是各绣一点物什，或一朵花或一片叶或一件物什，只要曲尽其妙，自然就可评出高下了，对不对？”

王渐只好点头，他本来满不在乎，认定钱小姐在绣织这一技艺上必定输与自己。这时反而踌躇狐疑起来：她如此淡然笃定，莫非她早有把握笃定能胜自己不成？但他没时间再想了，一声令下，他只好拈针绣织。

二人的姿势都极好看。

钱小姐笑吟吟织绣，边绣边看王渐。她那笑中满是情意，让任何人看去都觉得不好注视。她目光凝注，情愫满怀。好在王渐拈起了钢针，王渐一拈起钢针，便好似换了一个人。

他双目目光炯炯，神思全部落在面前的棚架上。他身子不摇不动，只有十指拈动如飞，针不在握而在空中走，疾忙穿巡于绷架上下，十指翻动极快，让人看不清它们，但那推、拈、弹、送、勾、挑、搓、引，分明蕴无穷机变在内。

周围的人都一声声叹。

本来绣织属女儿。天上有织女，地上有织妇，自古以来，男耕女织，成田家图画，



谁见过男人绣织，那样子岂不是又丑又别扭，让人家怎么也看不顺眼？偏偏这个王渐坐于花绷之前，挥指如飞，拈针引线，让你如见庖丁解牛似瞧公孙大娘舞剑器，体味到神仙做人，也皆成美意，不复认王郎为男人女人。

其实，何止是这些惊诧神奇，金陵王家所有的使唤丫头，无论怎样粗俗，但教她看几次公子王渐绣织，便一个个兰心慧质，手巧心灵了。这岂不更是神奇美妙？

众人惊呆似地看，心中的赞叹停在心里，怕那一声叹恰恰分了王渐的心神。

此时，王渐突然十指不动了，十指拢拳一弹，笑道：“好了，我成了。”

绷架上，一幅淡白丝绢上斜挑着一茎醉蕉，蕉上伏一只蝉。蝉振动双翼，正吱吱鸣叫。那态，那势，真叫人耳边吱吱响起一声声蝉噪。

众人皆轻轻地吁了一口气，才知道这一会儿工夫屏息静气好累。

众人都知道这一试是钱小姐输了，象王渐这般绣织，只就天上可见，人间皆无的。

但这时钱小姐却笑盈盈地起立，说道：“我的也绣好了，你们来品评吧.....”

侏儒叹气道：“这就不用看了，我可是头一回对女人绣这玩艺儿没什么信心。”

瘦子苦着脸道：“不看也罢。”

钱小姐却仍兴致勃勃：“你也没看，怎么就知道我不如他？”

侏儒没精打采：“看也是白看。他绣那玩艺儿，不是人弄的，象鬼神。”

瘦子叹道：“鬼斧神工。”

说是说，但瘦子与侏儒都凑上去看钱小姐那幅丝绢。

他们刚刚瞧上一眼，马上变得又惊又喜，侏儒竟然口吃起来，指着绷架道：“这，这.....这是怎么回事？”

众人心知有异，忙去细看。

钱小姐的绷架上，绣一朵离茎的牡丹。

牡丹叶瓣圆润，有红有白，那红色象从花尖渐走，一点点走入花瓣深处，变成红红

深色，那尖瓣白得让人生怜，却欺丝绢为黄淡之色，明明上好丝绢，转瞬在人眼中似呈淡黄，全因了牡丹欺它，让它没一点生气。牡丹有叶二枚，尖而小，似正嘶嘶破风而长，但因美人玉手折断，折处露三五丝绿茎，显其折断不易，可知牡丹也不愿被折。

这一朵活活的牡丹，怎么也不输于王渐那一只鸣蝉。

众人顿时呆住了。

钱小姐一笑道：“有众位为证，第一场我与他比试，算是无输赢，这第二场比试，我赢了王公子，如今这一场我的牡丹却也不输于他的鸣蝉，就算也无输赢。三场下来，王公子你还是输了。”

王渐刚才正得意。此时听他一说，凑上来一看，不由得面色如灰，再细细一看，竟微微有些笑意，他抬起头来，刚想说话，但见钱小姐那一只右眼飞快地一眨，脖子轻轻一歪，从微微漾起的笑意中透出几分狡黠来，那神情是既可爱又可怜，他便不再言语了。他呆呆地立在原地。

钱小姐对他百般柔情、千种蜜意：

“王公子，你既然输了，就跟我走吧？”

王渐一叹，起身要走。

他知道，这一下楼，钱小姐会带他直趋金陵。

## 第四章 翩翩公子

这时，那个翩翩公子突然一叹道：“钱小姐，你没赢。”

钱叶一愣，慢慢回头看着这公子道：“你难道没见到这牡丹么？”公子道：“在下见了，而且看得很细。”

钱叶脸竟微微一红：“你看到了什么？”

那公子轻轻一吁道：“当然看到了，我看到了钱小姐在拆那一缕绣线。”

众人都惊住了，她那如飞的手指拈针而动，不是在织，而是在拆？她能拆线，让这些高手们看不出机窍，这也实在难能可贵了。众人静场，等钱小姐讲话。

钱小姐缓缓而行，走到王渐面前：“你听清了，我其实是在拆绣线。”

他这一叹，人人都明白。王渐原来早看明白了，她是在拆线。钱小姐突然抬头道：“谢谢你。”

王渐道：“谢什么？”

钱小姐轻轻说道：“其实你早就看出来了，这是你绣出来的。我只会拆线，不会绣织，不论怎样，也绣不出你那神韵来……”

她一挥手，仆从们打开一只箱子，满箱子都是绣织，是王渐的绣织。

钱小姐一件件拿出来，这些绣织都被拆得没了样儿，不是只剩下一丛兰草，就只剩下一只叫雀，细看，可以见到那些被拆去线织的空空针眼。剩下的这一点点恰恰都是这一幅的最精当处。

众人目瞪口呆。

钱小姐缓缓说道：“我天天瞧这绣织、直瞧得丛草摇曳，虫鸣鸟翔，一切都活了过来，就有一天，我动了兴头，用绣针把这一片树叶拆下，再小心地依原绣上。可一绣好，我大吃一惊，这是一株活树上的一片绿色的死叶。我越看越怕，只好把它拆掉。就这样我拆了绣，绣了拆。我没学会绣，拆线的本事却天下无双……你这些东西我实在动不了手，拆了它，暴殄天物……”

没人说话。

王渐望着钱小姐，心中也生百种感慨。金陵古都，有多少时兴新物，但男婚女嫁都以二物为幸：钱小姐的画和王公子的绣织，甚至有嫁娘临府不下轿，非等得夫家把画或织绣送上来抱着，方才走下轿来完婚的。两物得一，已是大幸，上等人家千般钻营，辄

转寻得一织一画，这婚礼便与俗字脱了干系，婚家顿时身价百倍。可谁知道，这绣织被集成一箱，又一件件拆掉，变成这一个个可怜模样？可看看这时粉颈低垂，眼中噙泪的钱小姐，谁又不在暗中叹息，一拆一织，一织一拆，非是情痴于物，人又怎能执迷如此？何况每一拆又必会有千织百织，千织百织之后必定有千拆百拆，这怎么说，能道尽女孩儿家心曲？

钱小姐轻轻一揖道：“王公子，让你见笑了。”

王渐忙还了一礼。

钱叶道：“我是钱家独生女儿，从小便有性子，如果得不到东西，宁可毁了它，也不叫别人得到。”

王渐只是注视着她。

钱叶道：“公子珍重，但愿你不似这些织绣才好。”

她这句话说完，带人匆匆下楼去了。一时人去楼空，楼上只剩下五个人。

这是王渐与那个翩翩公子，还有王福、王寿、王禄。

翩翩公子看定王渐道：“公子为何不去追她？”

王渐强笑道：“我怕她把我也拆了。”

翩翩公子笑而击掌道：“好，好，讲得好。”

他看看王渐，忽然说道：“既是这样，我们再来好好吃饭，好好喝酒？”

王渐心一松，笑道：“好。”

二人就喝酒。

王渐不善饮，用小盅。翩翩公子是关东人，酒量自然极豪，用大碗。王渐连喝了三盅，便似少女见情人，羞酡了红颜。

那翩翩公子也来了酒兴，将那大碗酒一饮而尽，忽然击节而歌。他唱道：“世人不知惜杜康，

美酒良辰醉未央。

下马劝君更一觞，

不知他乡是吾乡？”

王渐笑道：“老兄醉了，你把这全都唱错了。”

翩翩公子眼也乜斜，红颜羞面，问道：“那你唱，那你唱……”王渐也笑：“唱就唱。”

他以两指拈箸，击案而歌，唱道：“世人都知喜杜康，

牛饮滥觞多荒唐。

宿酒不曾念时逝，

人间一梦过黄梁。”

二人唱罢，又哈哈大笑。

就有了八分酒意。

王渐生于金陵王家，每日钟鸣鼎食，行事举止如日出日落，中规中矩，没半分逾越。如今同这关东公子饮酒，乃平生第一快意，才知道醉了胡说八道，一张酡颜遮脸，可以松弛荒唐，不必顾及他人讥评有几多的好处。他快活万分，拍拍这公子的肩道：“老兄，我还不知你贵姓大名呢？”

公子笑道：“我姓乔，叫乔桥。”

王渐道：“乔兄快意，是我平生所遇第一个直性人，咱们一见如故，就结拜个兄弟如何？”

乔桥一愣，又微微一笑道：“好。”

二人都酒醉，跌跌撞撞爬起来，要向那满桌子的杯盘狼藉磕头。突然王福一伸手，拦住了王渐。

“公子，且慢！”

王渐看着王福，脸上有了几分不悦：“去、去、去，我同乔兄结拜，干你何事？”

王福脸上仍无表情，淡淡一问：“公子要与这位结拜，可边人家是男是女都没弄清，这怎么行？”

王渐一呆，回头望着那翩翩公子。

那人浓眉大眼，满面豪气，一举手一投足，都是男人姿态，怎么会是女人？他睁大双眸，再细看一看，不错，很洁净的手，有些象女人，盘髻之中，秀发隐隐有香气，但男人也有好熏草香麝者，据此也不能断然指定这人是女人。

王福冷冷凝视着乔桥，不动声色。

偏偏乔桥们只是笑，袖口一伸，手里竟捏出杆大烟袋。他左手一扞，烟杆之头的烟锅里便多地一撮烟末儿，急递右手，又双指一弹，火镰打火，点着烟袋，叭叭吸上两口，悠悠一吐，烟便吐在空中。

这一连气的动作十分娴熟，竟似有王渐绣织、钱叶泼墨之妙。王渐松了口气，这是男人，关东男人之悍气，从这吸烟袋便可一见斑。

可王福似窥出了公子心意，冷冷说了句：“关东女子吸烟袋，比男人更凶。”

王渐不讲话了，他只是呆呆地看着乔桥。

乔桥一叹，拍拍王渐的肩：“大管家比你的眼光还强些。”

他转身下楼，匆匆而去。

王渐仍看着王福：“你怎么知道他是女孩儿？”

王福一叹，只要是男人，都应该知道，可没法儿跟少年说，只为他只是少爷，而不是一个男人，不是一个经过女人的男人。他看不清女人的蜂腰鸭臀，看不出女人的外刚内柔，看不出女人的纤纤弱质来。

王寿突然说了一句：“她有耳眼。”

只有女孩子才扎耳眼儿，为的是戴那些七零八碎的吊耳环什么的。

王渐不讲话了，看来是他看走了眼，那乔桥确实是女孩子，可她吸烟袋那神气儿，

又让他想想可笑。王渐公子就这样一边思想，一边摇头，他自言自语道：“女人很美，可是口里只大烟袋就不美了。对不对？”

## 第二卷

### 第一章 交情

钱叶坐在树下。身边是几个仆从，面前是阴山二友。

钱叶生气，不知该生谁的气。

侏儒说道：“我们已经很有交情了，是不是？”

钱叶点点头。

侏儒笑得赘肉直颤：“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和老大把他的三个管家干掉，杀了他的三个管家，他才能想起来依靠你，那时你上去讲话他才可以听，对不对？”

钱叶不点头，她只是盯着侏儒。

侏儒叹气：“你这么鬼精灵的一个人，这么笨。”

钱叶不笨，她自有她的打算。如果杀了王渐的三个管家，她没一丁点儿好处。可不杀他们，王渐有三个人照顾，当然可以去关东求亲，她又有什么机会？

钱叶笑了，笑得很真挚：“你们不杀他三个人，但要困住他们。”侏儒看看瘦子，瘦子一点头，侏儒跳起来：“好。”王渐和三个管家走出了酒楼。四匹马飞向关东，他们的脚程很快，马是好马，又恰是黄昏阴凉时分，正好赶路。

王福在前，王渐随后，身后是王寿、王禄并辔。

四骑马如飞似箭。

突然，王福陡然提缰，马如人立，嘶吼不已。王福右手轻轻一按马鞍，人如去箭，

疾射落地。

王渐三人也立马站住。王寿就掣剑在手，王禄手握日月双环。王福站在路中不动。

大路中间，齐齐地摆了三排条石。条石有长有短。三排条石之后，更有三排。

王福神色凝重，撮唇一啸，朗声道：“阴山二老，不知贵驾居停，冲撞莫怪。”

话声刚落，从路边闪出两个人来，这二人身形一飘，便到了大路上。

侏儒道：“果然好眼力。”

王福看定阴山二友道：“行路匆匆，不曾回避，不知阴山二老想做什么？”

侏儒打哈哈道：“想和你们换个角色干干……”

王福愕然：“怎么换？”侏儒面色一变：“你们下阴山，咱们得福、得寿、得禄。”

话声刚落，瘦子手一抬，就向王福狠下杀招。

王福与瘦子打在一起。

王渐看得明白，王福不是瘦子的对手。

王寿与王禄也知不妙，二人互望一眼，双双向瘦子奔去。

但侏儒一滚，人如肉球，滚在王寿、王禄身边。他动作很慢，但王寿、王禄无论多快的出手，都被他轻易化解。

王渐知道，就是他出手，四人也敌不过这阴山二友。他开了口：“住手！”

五个人真就住了手。

王渐看着阴山二友。那二人气定神闲。他再看看王福，胸前已有一片血渍，显见是受了伤。回头看看王寿、王禄，他摇了摇头，问：“不知阴山二老想干什么？大概不是凭二老在江湖上的赫赫声名，来与我王家的三管家比试身手的吧？”

瘦子不语，冷冷一哼，显然是不屑于答话。

侏儒道：“咱们只是想看看，金陵王的公子能不能独自一个人闯关东……”

王渐突然大笑，狂笑一阵子后，冷冷说道：“如果阴山二老答应不伤人，我何惧一



人去下关东。”

侏儒道：“我答应你。”

王渐又看着瘦子。

瘦子突然道：“我答应你。”

王渐说道：“好。”

他转身就走，飞身上马，对王福、王寿、王禄说道：“你们回去，告诉老爷，我两个月必回金陵。”

说罢纵马而去。

## 第二章 心迹

王渐好气闷。

他应该快活才对，因为他在金陵，每日想的是独自一个人，自由自在，没人管顾没人吩咐没人跟随没人提醒，他盼的是这日子。因为他自小就从没一个人呆过，连如厕也有仆人在守候。如今他一个人走，怎么能不快活？

可他偏偏很生气，因为这三个管家不是他打发走的，而是被她算计走的，这伤了他的面子，金陵王公子的面子是伤不得的。

他打马疾驰，冲到一片树林内。

月色皎洁，远近无炊烟。他只好在树林中露宿，他头一回一个人在林子里露宿。

他把马拴好，拣了些树枝，想点火。但他点不着，因为他不知道要用枯枝点火，拣折来的都是些鲜树枝。

烟呛得他大声咳嗽。就有人咯咯笑他，是女孩子的笑。

他一回头，就看见了她。

钱叶带来了吃的、烤好的饼，烧好的肉，还有一壶醇香的酒。钱叶的笑有点恶。

他闭上了眼睛，他想：君子不吃嗟来之食可。肚子不是君子，它咕咕乱叫。

钱叶就更咯咯笑。

“你想干什么？”

钱叶乐呵呵：“我想陪你去关东。”

他气哼哼：“我去求媳妇，你去干什么？”钱叶柳眉一耸：“我去宰了她，让你娶不成。”

王渐笑：“那我也不会娶你。”

钱叶大笑：“你不娶我，我娶你也一样。给你一间闺房，你来绣花。”

王渐起身就走，他忘了牵马，忘了马鞍上的盘缠，他只想躲开这个女孩儿。

钱小姐不理他，听他走远了，就慢慢把酒壶打开，把酒全浇在火上，火燃得更旺，把肉扔在火里，把它们烧成黑炭，她一边扔一边喊：“给你吃，给你吃！”

她哭了。

夜很静，只有她一个人在树林里哭。

她哭够了，站起来，呆呆地看月亮。然后又笑了，笑得很邪恶。她走过去，用纤纤玉手抚摸王渐的这一匹坐骑。这是一匹白顶心的“踏雪乌雅”，浑身没一点儿杂色，乌油油的毛皮在月光下闪光，是一匹日行千里的宝马。

她抚摸着马头，很温柔。

马也蹭她的脸，似乎知她有无限愁思。

蓦地，她手一挥，一柄匕首深深刺入马的心脏。

马扬鬣嘶吼，慢慢挣扎倒地，它双目极俊美，呆呆地看着钱叶，至死也不知道这个愁兮兮的小姐为什么对它下手。

钱叶从马背上拿下包袱，把包袱里的银子一锭锭抛向树林。她抓起最后一把金叶

子，把它们向一棵粗壮的大树身上掷去，金叶子都嵌入树身。她做完了这一切，仍呆呆地看月亮。一会儿，她悄悄地走了，她与王渐走的是相反的方向。

王渐自顾自向树林外走。

他忘了他的马，忘了他的盘缠。这不是他疏忽，是他还不习惯，不知道他应该照顾他的马，照应他的盘缠，因为他现在是一个人了。当他想起来这些的时候，他已经走了半夜，来到了北方小镇里。

北方小镇的早晨。

他感到很饿，想起来他还没有钱。他看看自己，衣衫褴褛，只有胸前的那块暖玉，那块玉是父母给他的，让他用做聘礼，送与关东王小姐关娇娇的。

他站在一家当铺前，他走不进去，不想当掉这块玉。他好半天才决定：即使不娶那个关娇娇，他也要吃上一顿饱饭，于是他进了当铺。

当铺老板看着这块暖玉，好半天喘不过气来。他识货，知道这一片小铺子一辈子也不定见得到这么一块玉。

但他是老当铺了，手不颤、声不变、头不抬：“当？”王渐应道：“当！”老板道：“一百两。”

老板一吐口，心中也暗暗咒骂自己王八蛋，知道凭这一句话，阎王爷也打他入十八层地狱。

谁料王渐应了一声：“好，就是一百两。”

王渐从酒楼里走出来，兜里的银子又没了十两。

他叫了一桌酒菜，还赏了小二一两银子。他自然是金陵王家的大少爷。

他很高兴，因为有人告诉他，关东王关云飞的家不远了，明天就可以赶到。他决定找一个客店，好好睡一觉，明日好早早赶路。这时，他看见了一个小孩儿。那小孩大眼睛，很白净，但一身很考究的衣服油得脏兮兮的，他看着王渐，笑，用小手比划，让王

渐凑过来。

王渐走近了他。

他说道：“你叫王渐？”

王渐点点头。

小孩儿说：“有三个人，都穿黑衣服，有一个老一点儿的，牙是黑的，还有一个阴沉着脸，不讲一句话，他们是你一起的？”

王渐听他一讲，马上点头，问道：“你见过他们？他们在哪儿？”小孩儿看看他，用手一抹鼻涕，不讲话了。

王渐等他讲话，但他一句话也不讲，只是东顾西盼。王渐着急了，问：“他们在哪儿？”

小孩儿冲他笑，伸出脏兮兮的小手。

“干什么？”王渐不解。

小孩儿仍笑：“银子。”

王渐马上给他银子，一锭、两锭、三锭，小孩子才把手缩了回去。

“他们受伤了。你要找他们，就跟我来。”

王渐跟小孩子走到一片树林里。

小孩儿不走了，他坐在一棵大树下，掏出一支鸡腿来啃。

王渐急问：“他们在哪儿？”

小孩瞥他一眼：“你急什么呀？皇帝不急太监急。你坐下，等着好了。”

王渐没法子，只好坐下，等着。

小孩子突然扔下了鸡腿，叹了一口气，说道：“你知道我今年几岁？”

王渐一愣：“不知道。”

小孩儿声明道：“我十一，你记住了？”

王渐点点头，记这个干什么？

小孩儿埋怨道：“他们总记不住我多大了。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王渐摇摇头。

小孩儿很委屈：“真笨，真笨。你这么笨，她干嘛喜欢你？”王渐的脑袋突然胀大了，他想跳起来。

小孩儿笑：“别动，你动不了啦，告诉你吧，我叫钱毛。”

王渐觉得身子发软，没一点力气。

钱毛是个孩子。

他没想到，这个小孩儿就是大名鼎鼎的钱毛。

江湖上的人只听说过钱毛，都没见过钱毛，见过钱毛的人也再绝口不提钱毛，因为他们不愿说自己曾栽在这么个毛孩子手里。

钱毛把王渐捆在一棵树上，捆得很认真，细看了看，很满意。他坐下来，跟王渐谈判：“你要了叶子吧？那样我就放了你，行不行？”

王渐摇摇头。

小孩儿突然笑了，拍手儿笑：“那好，那好。你要是要了她，你可就成了我姐夫了。我可不愿有你这么一个笨蛋姐夫，大傻瓜。你不愿意当我姐夫，这可不怨我.....”

钱毛把王渐身上的衣服撕光，让他只剩一条短裤。又从地上找来一些毛毛狗儿草，这草茎细，穗上是一条谷穗似的狗尾巴，比谷穗儿小，长满了毛毛刺儿，他用这一把草儿刺王渐的痒处，逗王渐笑。

王渐没法儿不笑，因为这小小的钱毛会用这毛毛草刺儿刺穴，他只好咯咯笑，笑得嗓子也哑了。

钱毛玩腻了，不乐意再听他笑了。他看着王渐说道：“我给你上咬刑。喂，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咬刑？”

王渐没力气讲话了。

钱毛很认真地告诉他：“咬刑就是把人绑在树上，用火点着一种香，蚊子闻到这种香味呢，都来了，大蚊子，小蚊子，长蚊子，短蚊子，胖蚊子，瘦蚊子，都来咬你。黑乎乎地爬你一身。听说这关东的蚊子和关东人一样，可亲啦，咬住你，不吸饱了血不走。你试一试这咬刑，好不好？”

王渐说不出话来。

### 第三章 白衣女

钱毛在闭目养神。王渐没什么可养，他在等待着“咬刑”。“咬刑”的主角是蚊子，蚊子只有天黑时才会有。

他们就等蚊子。

钱毛没一会老实，一会儿去掏雀，一会儿又烧雀蛋。傍黑时还点火，烧雀蛋吃，他还喂王渐吃雀蛋。

王渐只好吃，肚子里不再咕咕响了，但象着了火，一阵阵紧缩。天黑下来了，钱毛很兴奋，他告诉王渐，他是头一回见“咬刑”。钱毛点着了篝火。

篝火很旺，他把一块香料放在篝火上点燃，然后飞快地把这块燃着火光的香料放在王渐面前。他又去把篝火弄旺，压一堆鲜枝在上面，让它冒出浓浓的烟来。钱毛就坐在那篝火边，盯着王渐看。

香料的味儿很浓，在袅袅升腾的烟雾中扩散。先听见嗡嗡的细响声，后来这细响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终于只听得见一阵阵嗡声组成的大响了。在浓烟中，扑下来的是一团团的黑影。这就是关东山的“小咬”。关东山人有句俗话说：宁喂大蟒，不叮小咬。那意思再明确不过，蟒蛇一口吞吃了你，也是一个痛快。小咬叮满身上，那酷刑难熬。

一团团蚊子都扑在了王渐的胸前、脸上。

他忍不住哼了起来，呻吟着。

钱毛很兴奋，也很害怕：“你怎么啦？受不了啦？你能不能坚持住？书上说小咬咬人是三个时辰才死。你坚持住，看能不能坚持三个时辰以上，行不行？用不用我找块布把你的脸包起来？”

王渐想骂他，但一张嘴，嘴里就爬飞进去一些小咬，有的咽在嗓子里，很难受。

他浑身象着了火，又痒又疼。恨不能马上死掉才好。

钱毛偎在篝火边，烟浓，使小咬不敢靠近。

王渐的呻吟声大起来了，象野兽吼。

钱毛看着他，突然呜呜哭起来了：“呜——呜——你怎么样了，你能不能死？你可别死啊，我还没杀死一个人呢.....”

这时，就听见有人轻轻地一声叹息，这是女人的叹息。

钱毛马上没了眼泪，从篝火边跳起来：“谁？你是谁？”

从篝火边走过来一人女人。这是一个身穿一身白衣，披散着头发的女人。

小咬一见有人来了，马上一团团黑雾向她扑去。

钱毛急忙喊：“快走，不然你会被咬死的.....”

但小咬已经扑到了那女人头上，把她围了起来。

晚了！钱毛吓得闭上了眼睛。

奇怪，那个白衣女人并未被小咬咬着，那些小咬似乎畏惧她，围着她绕圈子飞，不敢向下飞落。

那女人渐渐走向树下。

钱毛突然觉得不妙，他想起身逃跑。

但那女人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回头叱了他一句：“别动！”

钱毛就不动了。

那女人走到树下，叮在王渐身上的小咬都一点点离开了，慢慢围成团团黑雾，在他俩头上飞旋。

女人把王渐解开，抱他到篝火边。

王渐早已昏迷，不省人事。他浑身被叮得血淋淋的，皮肤又烂，肿起老高。

天大亮了，王渐醒过来了，他用力睁开眼睛，他的眼睛只能睁开一条缝。

他看见一个美丽的白衣女孩儿，头发披散着，眼睛很大，很滋润。

他转过头，看到垂头丧气的钱毛。

他还活着？他只记得浑身象着了火，象皮肤发热、发痒，身子里的肉一点点发胀，都象从骨骼上脱落下来了，他的心脏也怦怦激跳，象要从胸腔里跳出来。然后他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王渐呻吟道：“我还活着？”

没人回答他。

他看着白衣女人，这女人仿佛很面熟。

白衣女人突然一笑，他马上想起来了，她是乔桥，是那个要和他结拜的乔桥。

“是你？”他觉得好心酸，眼泪就落出来了。

白衣女人很温柔，扶他坐起来。问道：“你还疼么？”

“浑身如火烧。很烦……”

乔桥一笑：“有个办法，不知你肯不肯干？”

他看着她。

乔桥衣袖一抖，递上来一根大烟袋：“只要你吸上一锅烟，就好了。”

他点头，他讨厌大烟袋。但此时只好吸，不吸，他有什么办法？白衣女人为他点烟。

他用力吸，烟呛得他咳嗽。呛肺，呛心，呛胸，直呛到他的胸袋。可是怪，一呛得他鼻涕眼泪齐流，心里的那烦躁却没了，浑身一片宁静。



他用力吸，他从不动烟，可这回，他吸了三锅烟。

王渐坐起来了，身上的肿退了。他看着钱毛，默默地看着钱毛。钱毛从他的眼里看不到仇恨，也看不到报复。

乔桥问他：“你想把他怎么办？”

王渐不讲话。

乔桥把大烟袋又递给他。

烟袋杆是金的，烟锅是精钢的，嘴是硬玉的。烟锅大似茶盅，如果敲在钱毛的头上，钱毛立即就会死去。

钱毛闭上眼睛，不动。

王渐把玩着大烟袋，突然说道：“好东西……”

白衣女人莞尔一笑：“好东西？”

王渐大声道：“好东西！”

两个人哈哈笑起来。

王渐对钱毛道：“你走吧。”

钱毛恍若无闻。

王渐道：“你回去，跟着你哥哥，干点正事……”

钱毛突然吼叫：“狗屁正事，他们一本正经的，光教训我。我听够了他们那些话。我就是要干我自己的！”

王渐与乔桥不作声。

钱毛瞪圆了眼珠看他俩：“你别以为我怕你。我是怕她，我就怕她。我怕两人，一个是我姐姐，一个是她。怕我姐姐是假怕，怕她是真怕……”

他起身走了，小身影子一跳一跳的，一边走一边低头抹眼泪。她和他独自在林子里，仍坐着。钱毛的一番话，把他们说得更近了。

她问：“你为什么放他走？”

他苦笑：“你能怎么办？他还只是一个孩子。”

可她和他又突然狂笑，狂笑之后他又低下了头，很不好意思。孩子，什么狗屁孩子，差一点儿让他见了阎王。

她问：“你来关东干什么？”

他说实话：“相亲。”

她问：“谁？”

他答道：“关娇娇。”

她问道：“你见过她么？”

他摇摇头。

她愣了一会儿，说道：“关东王住得很近，你马上可以找到了，我可以带你去。她们家很有钱，宅院很大。”

他叹气道：“我不去了。”

他怎么还能去？就这一副倒霉样子，怕不叫那位关娇娇笑破肚皮？他的相亲聘礼也没了，那一块暖玉当了一百两银子。他被这关东地面的人害惨了，他不想再在这里呆下去了。

她问道：“你为什么不去？千里迢迢来了，不去，回去怎么跟父母说？”

他只好叹气：“把命还给父母也就是了，他们只好认这命。要不怎么办？我这样子，不会把娇娇小姐吓死？”

她默然。

## 第四章 养伤

她和他来到一个山洞。

山洞里有被褥，有柴，有米，有肉。她很自豪，告诉他：“这是我的山洞。”

他就山洞里住，她住在洞口，为他敷药，养伤。

他的伤养不多全好了，他想回金陵，但看着她忙忙碌碌的身影，好几次都欲言又止。

他为什么不讲，如果他不启程归去，是不是会误了归期，他家中的老爷和夫人会不会惦念？会不会派人来关东寻找他？

他忘了这些了，他白日夜里眼前都闪着这白衣女人的身影。王渐对她说：“上次，咱们讲好了，要结拜为兄弟的。”

她抿嘴一笑道：“那是喝醉了，算不得数的。”

王渐道：“醉了比醒时好，醉了说真话。”

她不回答。

夜里，他朦朦胧胧入梦。突然，他听到了一阵子脚步声。

“小姐，小姐。”

有人喊她。

她起身和那人走出了山洞，在洞外轻轻说话。

王渐扶着石壁，慢慢走了出来。

她问：“老爷怎么讲？”

“老爷说，那些人图谋很大，京都许氏，江淮杜家，金陵王家、钱家、关东小凤鸟和咱家都是他们下手的对象。”

她沉吟了一会儿，问：“老爷那边怎么样？”

“都安排好了，老爷让小姐放心。老爷说担心的是金陵王家老爷，憨乎乎的，要出事怕还不知道。还有钱家老爷，只长肚子不长脑子，怕糊里糊涂就被算计了……老爷放

了鸽子，但没回来，怕出事，老爷让小姐去金陵看看，顺便走走王家.....”

她道：“走个鬼。”

两个人念念叨叨，声音又听不清了。

王渐慢慢摸着石壁，回洞里躺下。

她是谁？老爷是谁？他们讲的江淮杜家，京都许氏都是富可敌国的大豪，那么金陵王家就一定是讲的他家了，对了，还讲了钱家，她们好象都熟。她是谁？还提了小凤鸟，她是关东哪一家的小姐？关东王？确是关东王。她是关娇娇，对，乔桥，关娇娇。乔，假的。乔桥。娇娇。

妈呀，她真的是关娇娇。可她也确实拎根大烟袋。

他傻了，心怦怦跳。

她回来了，站在他床前。

他假装睡熟了，假装呼吸平稳。她是不是看好了他？看中他那潘郎之貌？她是特地为这个才救他的？她会不会在他睡熟之时来和他亲热一下？她冷冷说道：“别假做美梦了，坐起来！”他想装下去，但身子不做主，马上乖乖地坐起来。

她脸色很冷：“你什么时候学会了偷听别人谈话？”他低头不语。

她很气愤，但见他如处子之羞，不敢言语，就长长地一叹道：“你怎么不象个男人？”

王渐满肚子委屈一下子爆发：“男人？什么样的人算男人，吃酒吹牛喝茶的人算是男人？你懂个屁！”

他住了口，马上有点后悔，她救了他，何必向她发这么火？

谁知她双目中反透出笑意，乐了：“好，会发火，还算是个男人。唉，你们这些江南水乡的小男人哟.....”

王渐心里满是委屈。他想告诉这个女孩儿，金陵是王者之城，不是江南水乡。他是王家的大公子，也不是什么小男人。但一想钱毛，就泄了气，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他还

有什么话好说？

## 第三卷

### 第一章 钱柯

又是鲜衣怒马，又是锦衣玉食，又是那个金陵王的大公子，而且身边还有一个美如天仙的白衣女孩儿。一路上说说笑笑，好不得意。

男似玉树临风，女似王嫱再世，惹得路人目光留连。

王渐自然很是得意，就连关娇娇也多了几分羞涩、妩媚。

他们从关东向江南进发。

王渐并不着急，他从来不知道着急，这一回有关娇娇一起走，诸事不用操心，他就更不着急。

关娇娇问他：“你想什么？”

他笑笑：“什么也不想。”

关娇娇叹一口气，良久方道：“你这样的人可能会有福，不用操心，自然长寿。”

王渐假装听不出她的讥讽之意，心中暗道：你以为我什么也不想，那就错了，我想的事不会比你少。

王渐问她：“你这次去南方，可以在金陵好好玩一玩。”

她淡淡应道：“我去南方，是有事要办，哪有什么工夫去玩？”他顿时语塞，看着关娇娇，突然想道：即或是他手里有那一块暖玉，他不敢掏出来把这暖玉给她。焉知她不会严辞厉色把这块暖玉掷碎？那一来不光掷碎了玉，还可能把金陵王的大少爷一下子羞死。好在他没掏出暖玉，好在她对他那么一本正经，不然他的心里会更加不安，会

更加难受。他只想同关娇娇走那么几日，和她谈谈笑笑的能这么结伴而行就好。

两人这一日走到山崖边。

这山很陡，很险峻。山两边都是悬崖，中间有一条窄窄的路，只能过一车之路。可能因为太险峻了，车路上的岩石上就勒了两条深深的车辙，这是心惊肉跳时的过崖结果。

车辙中间，席地而坐一个年轻人。他背一口武当长剑，闭目趺坐，对牵马而至的王渐和关娇娇置之不理。

有人当道，在悬崖上。

王渐慢慢走向这年轻人。

他走得也很奇怪，一般人在这悬崖之上，面对危崖静坐之人必然心生敌意，最好的姿势该是先抢上风。上风自然是在两条深深的车辙之间那坚实的崖石上，人站在这中间，自然可以游刃有余，出手占尽先机。

可王渐却走在车辙的印痕里，而且是偏左手边，临对方右手边。这车辙印痕深入几达半尺，人没半尺，便动作稍迟，而一迟少顷，人命即没了。他这不是犯傻么？他这或许是托大，完全不把那年轻剑客看在眼里？

谁知那年轻剑客突然双目一睁，说道：“好！”

这声好是称赞王渐走在车辙之内。关娇娇这一次也笑吟吟地看着王渐。因为王渐选了最劣之势。一旦出手，已占最劣之势，除了跌下悬崖，更无其它选择。如你在此境地，会不会让人逼下悬崖，会不会不顾一切地同他一拚？所以那年轻剑客感到了杀气，蓦然逼近的杀气。

王渐就站在了他面前。

“你是谁？”

年轻剑客突然展身长笑，笑声一跌三折，不曾向崖下落，长剑已然在手。

王渐失色。

武当新秀之中，能有如此快当手法的，能有几人？王渐缓缓说道：“你是钱柯？”  
就是钱柯。

金陵钱家七子之中的钱柯，乌龙山一战天崩地坼，使纵横天下的三十七骑铩羽而退的钱柯。

那一战钱柯三折其剑，又三次冲阵夺剑，视对方若无物。三十七骑无功，被他凌然杀气逼退。从此五年不出燕塞。

钱柯持剑傲立，叹气：“我得杀了你。不过，杀你之前先得一问，你是不是王渐？金陵王的大公子王渐？”

关娇娇匆匆向王渐递眼色，她那意思是要他不要承认自己是王渐。

但王渐偏偏很愚，他叹一口气：“唉，我就是王渐，就是金陵王家的儿子。”

钱柯脸色一沉：“那好，你动手吧，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钱柯动手时，一定先告诉别人他要做什么。他五年前同三十七骑动手，只是先说了一句：“滚回去，滚回燕塞去！”结果三十七骑就滚回燕塞，五年不出。他说要杀了王渐，可以说王渐的头就很难长在脖颈上了。

王渐忽然笑了：“你到底是不是钱柯？”

他这一句象在开玩笑。这一句玩笑开得很不是时候，关娇娇也看到了，钱柯的脸一下子煞白。

他向前平平地出剑一刺，用的是武当长剑。

王渐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受苦，比起现在这时，受小咬的咬刑、肚子饿都不算什么。

明明看见剑锋一划，从心脏边，从脖颈下，从头发际轻轻划过，心忽地一耸一落，一炸一惊，这滋味比什么都难受。人活一世，本来只该体味那一回半回的，决没有在这一瞬间屡屡难受，人心都汨汨激血，谁的心受得住这个？

王渐的发髻已落，王渐的身上已经衣衫不整。剑锋划处，衣成蝶片，纷纷飞坠悬崖之下。衣片飘飞，更夺人心志。

钱柯手下一剑紧似一剑。

叭——王渐的剑被击折，只剩下手中短短剑柄。

他的长剑已没，剑成秃钝，护锷之上连两分长的断剑也没有，无剑，甚至没有匕首，只是半截匕首而已。

王渐的一只脚在车辙内，一只脚站在车辙外。只要车辙内的那一只脚拔出来，他就会飞下悬崖，再不就身首异处。

关娇娇悔极了，她不该让王渐出手，她太高看了这个王渐，他会干什么？他只会绣花。

钱柯的剑已刺出，这一剑当胸而来，极缓，是无法可避的杀招。关娇娇知道，即使是她，也得连连退步，否则必死剑下。

可王渐不识进退，他仍呆呆立在那里。

他必死无疑。

关娇娇闭上了眼睛。

王渐没死，关娇娇只听得细细密密的叮叮剑击声。这不是钱柯的剑声，如同蚊蚋叮桌椅上的细细小声。

她睁开了眼睛，只见钱柯一脸诧异，面色灰白。

钱柯看着王渐，象看一个怪物，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果然不错，怪不得小妹看你.....”

他匆匆收剑，向王渐施了一礼，转身慢慢向悬崖下走去。

人越走越远。

垂头而去的剑客带着无恨愁郁。



## 第二章 受困

关娇娇不明底里。难道是王渐胜了？王渐的脸上尤有惊悸。他沉思道：“我从没见过他那么凌厉的剑，一柄剑持在手里，连人也全化成了剑，这真可怕……”

关娇娇不语。

就有人随口而应道：“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手里无剑，人有剑气。更可怕的是，手里无剑，人也无剑气，剑气来自对方的长剑。”

关娇娇与王渐吃了一惊，抬头一看，拥上来了一群人，这些人是钱叶钱小姐，她那些仆从，还有阴山二友。这些人从身后跟来。忽地一声风响，瘦子从关娇娇、王渐二人头上飞过，落在前面。他落地成趺坐，如钱柯方才那姿势，但也稍有不合。这一点不同，让王渐与关娇娇吃惊地互望一眼。瘦子的身子，恰恰坐大悬崖的边上。他也坐左手，临右手，比刚才的王渐更有胆识。他是阴山二友之中的老大，所以不能说他这是有胆识，而应该说是有必胜之心。钱叶笑吟吟：“你瞧，天下太小，让我总遇上你们。”

她在夸张，她是第一回见王渐与关娇娇走在一起。她情愿挖去她的双眼，也不愿让王渐与关娇娇在一起。王渐看着她，很无奈：“你怎么总缠着我？”

钱叶笑：“有人缠你，你不快活？”

王渐一叹道：“快活，简直快活死了。”

钱叶拍手笑道：“那好，我就缠你一辈子。”

王渐低头不语，他怕同这女孩子斗嘴。其实他是担心语失，怕关娇娇不快活。

可关娇娇很快活，她甚至抽出了那根大烟袋，点着了火吸。吸过几口，笑道：“你看上了他，可不能不让我走路呀？”

钱叶笑得很浓，很快活：“瘦长老，你放她走好了。”

瘦子摇摇头：“不好。”

钱叶一愣：“怎么不好？”

侏儒哈哈笑：“老大说不好，就是不好，这女娃儿也不比你差，这小子看上了，还有你的份？不如先把这丫头宰了，你再用软功夫和这小子磨，好不好？”

钱叶小姐居然拍手笑道：“好，好，胖长老说得对。”

关娇娇亦笑道：“那好啊，你们让开路，让金陵王的大公子走开，让他回家去，你们和我有账一笔笔算，好不好？”

钱叶看着她，冷冷说道：“难怪他看上了你，还真有点怜香惜玉之心呢。”

关娇娇仍笑：“你这位王大少爷怕血。”

王渐刚想讲话，被她用眼色止住。

王渐明白她的心思，想让他独一个人回金陵去，向金陵王家、钱家报讯儿。可钱家小姐在这儿纠缠，要杀关娇娇，他岂能起身就走？

关娇娇说道：“你走吧，再迟可就走不了啦。那时你可就和我一起遭殃了。”

王渐突然扬声道：“遭殃就遭殃，那又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倒要看看阴山二老有什么能耐。”

关娇娇狠狠地骂了他一句：“笨蛋，十足的笨蛋。金陵王这个笨蛋，怎么会生出这么个傻瓜来！”

话刚骂完，似也觉出不妥，脸色一红，噗哧一笑，烟袋便向钱叶砸去。

烟袋疾如骤雨，让钱小姐难以招架。

钱叶用一双小判官笔，这笔只长一尺九寸，两笔如玩具，细管钢铸，挥洒自如，她用这笔点、扫、拨、挑、搓，也打得有板有眼。但她显然不如关娇娇有力。关娇娇出手大开大阖，似男人气概。这使她处处受制，不能施展。

钱叶就开口骂：“呸，一个臭女人，偏要抽烟袋，丑死了，又臭又丑！”

关娇娇回她：“又不嫁你，你慌什么？”

钱叶骂道：“又臭又丑，没人要！”

关娇娇道：“也不会象你，捧着要人娶你……”

二人边斗嘴，边斗招，一时倒也不分上下。

瘦子与王渐对面而立。

瘦子冷冷道：我“差点儿看走了眼，你那一路神针功夫，倒叫我大开眼界。”

王渐懒懒地回答道：“什么神针？我只会绣绣花……”

瘦子道：“何不再试试看？”

瘦子抬手，缓缓向王渐推出一掌。

王渐头一回用他的绣织本事。

他手中无剑，只以十指为剑，却也不是剑，而只是针，或拇指与食指轻拈，或姆指与中指细挑，再不就用小指慢绕，似有线无限，又无线有限，他出指波波有声，破空嘶厉，让瘦子十分吃惊，匆匆闪躲，但肩头也已中了几下，虽似针刺肉，不及要穴，但也让他心生怯意。

侏儒见他不利，便问道：“老大，还是咱们一齐出手，杀了这小子算了。”

瘦子喝声道：“不要杀他，生擒住他，还有用处。”

侏儒不等话落，便猿身而上，与瘦子双双来战王渐。

王渐顿落下风。他左支右绌。原来与瘦子动手，他指风凌厉，可以在瘦子未出掌时即以指破击，让瘦子回风掌无功。可现在侏儒如球滚玩，在他身前身后腾挪，掌掌击向他身上要穴，使他不得不分手对敌。瘦子便得隙进攻，掌风愈见雄猛，掌法也渐渐流畅。王渐一个不防，瘦子化掌为勾，扯去了他半条衣袖。

“小心！”是关娇娇在喊他。

王渐心里一热，心下高兴，知关娇娇光顾他。这一下手就慢了，左臂一麻，浑身酸

软，不再能动了。

瘦子和侏儒拿下了王渐。

二人就来看关娇娇和钱叶斗。

关娇娇占上风，她杀得钱叶只能招架，无一点还手之力。

可关娇娇烟锅横扫，将钱叶击退之后，叭地把烟袋向地上一掷，叹道：“还打什么？让你们捆住就是了。”

她束手就擒。

王渐和关娇娇被关在一个山洞里。

山洞很长，洞里有许多间囚室，都空着。他们被关在两间囚室内，这两间囚室隔不很远。

囚室很黑，王渐摸着潮湿的石壁向前走。

前面有人，低声问了句：“谁？”

他听这声音很熟：“我是王渐，你是谁？”

“公子？”

“是公子。”

“公子，你怎么也被抓来了？”

是王福、王寿、王禄。

三个人扶王渐坐下。

主仆四个人奔关东去，到底找到了关娇娇，可如今四个人都被关在山洞囚室里，无法脱身。

王渐再不言语，他想，不管怎么样，关娇娇同他关一处。想到这个，他就心安了。

他睡了，睡得很熟。睡梦里，他听到了声音。

“谁？”

“他们带人，把大哥带去了。”

王福是大管家，他们叫他大哥。

王渐不再讲话，他们带王福去干什么？问他话？问什么？

有人带灯进囚室，来人带王渐出去。

他被带着走很久，在山洞里弯来绕去，最后进了一间密室。

屋里有钱叶、有阴山二老，有那个髯胡子仆从，还有几个人。坐在桌边的那个人他没见过。

那个人很威严，戴着人皮面具。

沉默，没人讲话。

这些人在等，等那人问话。

那人很沉得住气，只是盯着王渐瞧。

王渐禁不住先问话了：“你是谁？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

他一出这话，马上觉得很没味道。那个人不会告诉他实话，否则他就不必戴面纱，也不用把他关在这山洞囚室里。

但他想错了。

这人柔声曼语道：“我是小凤鸟。”她把面纱除下，一面人皮被揭，便见到了她一张苍白秀丽的面容。

王渐知道，小凤鸟是与关东王关云飞、关东侠客宋一轮齐名的人物。

她虽三十可人，但美妇丽色，清新绰约。她对王渐笑：“你知道我为什么叫小凤鸟？”

王渐摇摇头。

“天下本无凤，天下皆是鸟，我本来应该是凤，却偏偏是鸟，你说这惨不惨？”

王渐无语，他才知道，这是野心极大的女人。

他看着钱叶、阴山二老那神色，知道他们也头一回知道这神秘的女人是小凤鸟。

王渐盯住了她那苍白的面色看，这眼光让小凤鸟这曾经沧海的女人也心动。

王渐慢慢问道：“我真不明白……”

小凤鸟浪声而笑：“你不明白什么？我可以全告诉你。我喜欢你，因为我见的多半是北方男人，粗粗憨憨的北方男人。如你这般粉妆玉琢的人模子，我可是头一回见哩。”

说罢，便是一阵浪笑。

王渐的脸上居然也漾起了笑意，他问：“你是女人，为什么和他们搅在一起？”

小凤鸟黯然，叹道：“你果然是个细心男儿。你知道关东三强么？关东王、关东侠客、还有我。关东王富可敌国，宋一轮侠名远传，只有我，没什么名堂，又是个女人。女人的名堂就是与男人连在一起时可提的。我偏偏不理这个，如果我成功了，关东再没三强了，只有一个小凤鸟。那时我也不叫什么小凤鸟，我就叫关东一凤……”

王渐又问：“你们想干什么？”

小凤鸟笑：“我们这叫‘吃十家’。没听说吧？‘吃十家’是一个组织。聚会之时，每桌十菜，无汤无饭，无酒无食，以此为记。吃十家，就是把十家吃掉。你知道头一回要吃哪十家么？那就是金陵王家、钱家、江淮杜家、京都许氏这么几家，还有我小凤鸟。钱家吃了有钱小姐去管，我小凤鸟是自吃自儿，让江湖上朋友不明底里。可你王家、杜家、许家那可是真吃了。人亡财在，财归‘吃十家’所有。你以为这‘吃十家’只吃一轮就算了，下一回就轮上宋一轮，京都王刘朝奉、金厂矿主明辅这些人，不管吃谁，每一轮不多不少，正是十家……”

王渐道：“在下明白了。”

小凤鸟咯咯笑道：“明白就好。不然象王公子这样美妙的人，被别人吞进胖里，还稀里糊涂地不知为什么死的呢，这多扫兴！”王渐一叹，不讲话了。

小凤鸟很体贴很温柔地问：“你为什么叹气？”

他为什么不叹气，头一轮就全家被吃，他怎么能不叹气？

### 第三章 一家男儿百家求

小凤鸟仍笑吟吟，望着王渐。

她那神情中有几分温存：“你想不想被吃？”

王渐这一回答得很快：“不想。”

小凤鸟仍笑得迷人：“那你只有一个办法，娶个女人。”

王渐仍不明白：“我娶谁？”

小凤鸟笑得粲然：“傻瓜，这里只有两个女人，你要么娶我，要么娶她！”

王渐看着她，又看看钱叶。

钱叶那笑中盼他许诺，小凤鸟那笑是风情的勾引。

王渐突然闭上了眼睛。

小凤鸟笑：“这有什么难的？你只要一点头，摇头不算点头算。”

王渐睁开了眼睛：“我想回山洞里那牢房去。”

小凤鸟和钱叶的笑僵在脸上。这僵在脸上的笑只是狞笑。

小凤鸟狠狠地看着他：“那你只好死了。”

她慢慢走向王渐，举起了手。

“等等！”钱叶满面羞涩。

“凤大姐，我……”小凤鸟突然娇笑起来：“好，就把他交给你。三日之内，你给我一个佳期，不然，我亲手宰了他！”

钱叶忙点点头，象一只觅食的小兽，把它寻找到的食物衔走，独个静静地享受，钱叶带着王渐来到了一间屋子。这是间女孩子的卧室，王渐成了她爪中的食物。

钱叶把王渐放在椅上，叹了口气：“这是我的屋子，我在这里呆了多半年了……”她

象很感慨，坐下，把鞋脱下，露出纤纤玉足来。

她的脚很瘦，却很有味儿。

王渐看着她的脚。

钱叶突然狠狠一拳，打在他脸上：“看来你还真有闲情逸致，顾得上看女人的脚呢。”

王渐的脸肿了，让他不能再看那脚。他想，看看这脚，脸肿也不算什么。

钱叶突然赤脚踏地，去窗边凝神细听。她一个女孩儿家，要缠他，怕窗外有人偷听。

她果然说：“你娶不娶我？”

王渐突然扑哧一笑，又神色肃然地看天棚，天棚是石壁，看样子没什么机关。

她问：“你笑什么？”

王渐道：“自从朱熹、二程先生创了程朱理学，女儿走路喘气都不大容易了，虽改了一个半个朝代，但从来没听说有女人问男人你娶不娶我的……”

钱叶也突然哈哈大笑。

钱叶同王渐话不投机。

她让王渐穴道被制，坐在他面前又吃又喝，让他又饥又渴。他又象尝到“咬刑”。

这次钱叶是想咬他的心，把他的心咯吱吱嚼下去，咽了，他不服输。

钱叶醉了，她直打酒嗝儿：“你这个负心王八蛋，这是那山洞钥匙，你去呀，去把她放了，你们远走高飞呀，两三天就可以到金陵，对不对？你可别忘了，进山洞，右手扶洞，一直向右拐，出来呢，左手扶着洞，一直向左拐……”

她趴在桌上睡了。

王渐轻轻地站了起来。

一天一夜了，他都在试着解他的穴道。第三次钱叶点他穴时，他就已经试着将穴位挪开，但不成功，只能让钱叶那一点轻些。

他抓起了桌上的钥匙。



他站在钱叶面前。

他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背弃她的父亲和兄弟，为了钱财？或是和小凤鸟一样，不甘寂寞？他觉得钱叶这么小就干这些，实在可惜。他应该趁这大好时机把她除掉，以免让她再去害人……

他扬起了手掌，但他无法下手。无论如何，他无法杀死钱叶。他慢慢走出屋来，去找那山洞囚室。他要救关娇娇，要和关娇娇赶快回金陵。

突然间，他很惦念他的父母。

## 第四卷

### 第一章 出逃

王渐带着关娇娇、王福、王寿、王禄出逃。他们一个跟着一个，都左手摸着石壁，向洞外走。

他们的心都很急，盼着早一点儿出山洞，早一点儿逃回金陵。除了关娇娇，他们四个人大概都想起来了那句老话：在家千日好。他们在那个亭台楼榭的大院内，不是公子，就是管家，日子有多好过。可现在，他们几乎让人给砍去了脑袋。

走了很久，才走出洞口。

这里是小凤鸟她们的那几间屋子。王渐回头看看，在那间亮着灯的屋子内，钱叶还伏桌沉睡，醉酒不醒。

他们只要走过这几间屋子，就会逃掉。

王渐心里很快活。他抓着关娇娇的手，走得快了些。

突然，关娇娇不动了，用劲拽她，还是不动。

王渐慢慢回头，他愣了。王福拽住了关娇娇，显然他出其不意，反手抓住了关娇娇手腕，点了她的穴道。王寿被他右手扯住，也呆呆地站在那里，显然也着了他的道。

王福嘿嘿冷笑。

王禄愣在一边。

王福噙唇一啸，马上他们身前身后聚了许多人。

小凤鸟、阴山二友、虬髯汉子和一些仆从，只是没有钱叶。

小凤鸟在冷笑：“想走了么？”

王禄看着王福：“我和王寿早就怀疑你为什么不愿意跟公子去关东……”

王福阴阴一笑：“我当够了管家，即使是大管家。我还没当过老爷，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老爷。”

王禄一叹道：“你那骨子一辈子都不会是个老爷，只能是个奴才。”

王福狠狠地打了王禄一个耳光。

王禄吐出一颗牙来：“奴才！”

王福还要发作。

小凤鸟发话了：“奴才有什么不好，你说，对不对？”

王福忙点头：对，对。”

王渐没听见他们讲话，他仍在想着，他牵着王福，王福牵着关娇娇就好了。可那样王福会让他也穴道受制。他突然想起了离金陵时老爹的那话——

娘说道：“你去时，别强求，有福没福，不是强求的事儿。”老爹看他一眼，又看看三位管家：“没福不要紧，有寿有禄也就不错了。不是说此事古难全么？”

金陵王那句话是不是也疑王福，不然他为什么那样讲话？

王渐脑里一阵子乱。

小凤鸟说道：“你是不是想动手脚？”

王渐看看关娇娇，突然心内一片澄澈，双手一抄，笑道：“你来捆好了，大不了是又入那山洞，再不就是一刀了账，有什么了不起？”

关娇娇不讲话，只是冲他一笑。

小凤鸟点住了他肩井、三里、曲池六穴，带他们走进钱叶的屋子。

钱叶仍伏桌沉睡。

小凤鸟冷笑道：“人可真是好睡，睡得钥匙给了人，睡得人跑了也不知道？”

小凤鸟讲这话时，偏偏总去看王渐。

王渐行若无事。

小凤鸟问虬髯汉子：“你们小姐平时善饮？”

虬髯汉子抱拳道：“小姐平时滴酒不沾。”

小凤鸟沉吟不语。

这时，钱叶突然打起嗝来，哇哇地吐起来，一屋子酒臭。

小凤鸟骂了一句：“混账，真是个王八蛋……”

钱叶吐完了，象清醒了许多。她抬头看见了王渐，她笑，笑得痴痴迷迷，呆呆傻傻。

“你不是跑了么，你不娶我，往哪儿跑？”

## 第二章 福寿禄

王渐和王寿、王禄、关娇娇又被送进了山洞。这一次他们都被关在一间囚室内。

关娇娇不讲话，只是呆呆地坐着。

王渐看着王寿、王禄，不讲话。

王寿说道：“老爷让我照看着王福，老爷说他这人有些怪。让我去关东和王禄看着他，必要时不管少爷，也看住他。”

王渐不讲话，身边出了一个王福，他还会遇到些什么？

王福就进来了，带着三个食盒。食盒里满是香味儿，可以闻到熏鸡的香气，鱼的鲜美。

王福不讲话，只是把食盒放在囚室的栏杆外。

王渐很饿，他很想吃一点东西。即便是王福送来，他也还是想吃一点儿。王福是王福，食物是食物。

但王寿和王禄不由分说，把食盆抓起来，都掷向王福，让王福真正成了一只落汤鸡。

王寿、王禄骂个不停。

王福拣起食盒，走了。

关娇娇说了话：“你们不该把东西扔掉，应该吃，只要吃得下东西，只要有力气，就有希望。”

王寿和王禄不讲话，他们的年纪比关娇娇大，比王渐大，他们明白这个道理，但很生气。他们生气的是，一个天天叫他大哥的人出卖了你。

“如果你们想吃东西，这里还有一个食盒。”

说话的是王福，他没走远，又出现在栏杆前面。

王渐不讲话。

王福跪在地上：“少爷，你吃吧，你要是不放心，我可以先吃给你看。”

王渐仍默默不语。

王寿说了话：“大哥，你过来。”

王福没一点儿迟疑，走向栏杆边。

王寿倏地出手，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把他向栏杆内提。当然扯不进去，除非把人扯成碎片。

王福变了脸色，他急急出手，伸入栏杆，去抓王寿。王福的功夫比王寿高，但王寿

用双手抓住了他一条胳膊。

王禄飞身而上，抓住了王福的右臂。

咯吧吧一阵子脆响。王福的胳膊断了，从腕骨到臂根，断成一截截的碎骨。

王福大吼一声，满脸汗如雨下。

王寿、王禄放开了手，王福的双臂耷着，抽不回去。

王寿、王禄闪身后退，默默地注视着王福。

王福软瘫在地上，滚着身躯，却不敢动一下手臂。

王寿道：“你该没有心。”

王禄道：“可我们只让你没有臂。”

王福惨然一笑，没有讲话。

王渐叹了口气，问道：“你为什么要跟他们？”

王福叹气：“不是告诉你了么，我想当老爷。”

王渐道：“何必说谎？”

王福低下了头：“我的孙子……被他们弄了去。”

王渐、王寿、王禄都一愣，王福的孙子两年前掉在湖里淹死了，从船上还一齐掉下去一个划船的小厮，王福只有这一个孙子。

王福的眼中流泪：“他没死，死的是另外一个孩子。”都说是：老儿子，大孙子。

王福的大孙落在了“吃十家”的手里，两年前他们就开始算计金陵王家。

王福爬着，把那一盒食物用脚踢到栏杆边。

“吃点东西，吃东西，才能活下去。……”他的脸上浮出了一丝苦笑。

王渐慢慢走向栏杆边。

王福冲他笑：“少爷，我从小抱你。我那孙子，没抱过一回呢……”

王渐不知说什么好。

王福突然头一歪，嚼舌而死。

王渐看着王福用脚踢过来的食盒，不知说什么好。

王寿望望死去的王福，再看看王渐、王禄、关娇娇，他突然大声说道：“我饿了，我饿得受不了啦，你们不吃算啦，我可是要吃一点东西……”

王寿把食盒打开，大嚼起来。他只吃了几口，泪水就哗哗流下来了。

王禄猛地一站，说道：“哭什么，我也吃。你和少爷也要吃。你说得对，不吃哪有力气，不吃哪有机会？”

王禄也流泪，狠狠地嚼着。

### 第三章 女人打男人耳光

小凤鸟看着烛光。

烛一会儿就流尽了泪，在烛的四边，泪让人伤心，让人忧郁。她现在想着的是王渐，王渐长得很俊。一想到王渐，小凤鸟的心就怦怦乱跳。

王渐就被带到面前。

小凤鸟坐在灯下，乌髻半散，人面嫣红，也斜着眼看王渐。

“坐，你坐。”

王渐只好坐下。

小凤鸟看着王渐，恨不胡将他生生地吞吃下去。她抚摸着王渐的头：“你应该生成个女人才对，男人没你这么俊的。”

王渐没法儿动，他的手臂上穴道被制，只可以动腿，但他没动，动也没用。

小凤鸟又摸他的面颊：“可惜，这么嫩的腿，关东山的风一吹也吹得破……”

王渐仍不动。

小凤鸟耳酣眼热，她盯住王渐笑：“你干嘛不笑一笑？笑的时候，人就越比板着脸有趣得多。”

王渐叹一口气道：“我困了，我想睡觉。”

小凤鸟身子一震，脸上渐渐变了颜色。她仍抚摸着王渐的脸：“你困么？你真的困了么？”

王渐不敢想她这只手，冰冷的、滑滑的，象蛇。

小凤鸟身子一挺，站立起来，乒乒打起了耳光。

她打得不重，便很响亮。

王渐的脸不俊了，肿得很高。

小凤鸟说道：“我恨不能宰了你！”

王渐道：“那你为什么不宰？”

小凤鸟笑：“金陵王的财富甲天下，我宰了你，那些财富怎么办？我要把你押到金陵王面前，让他看看儿子这副尊容，到那时他岂不乖乖就范？只要金陵王把他的财富全告诉我们，你这一家就被我们吃定了。”

小凤鸟很得意。

王渐想起了父亲，想起了母亲。如果他全身是血，站在金陵王面前，会不会吓坏他的母亲？他父亲会不会马上告饶？他不敢想下去了。他应当嚼舌而死，象王福那样。

小凤鸟看透了他的心思，冷冷说道：“你可不是王福……”

王渐不动了，他原来就不想死。

就有人轻轻一叹道：“你以为他有决心死么？”

王渐不动，一听到这声音，他更不想死了。

这个人就是钱小姐，钱叶。

小凤鸟冷冷地看着钱叶。

“你来干什么？”

钱叶笑：“看看我的男人。”

小凤鸟脸色更冷：“谁是你的男人？”

钱叶笑眯眯地说道：“金陵王的大少爷啊。你没听说过金陵二绝么？要出嫁，先讨画；嫁奁箱，绣织装。你把金陵一绝给弄坏了，我这日子不是大煞风景么？”

小凤鸟道：“你别自作多情了。”

钱叶笑吟吟：“你对王公子说，他情愿跟谁走？”

王渐的眼睛很难睁开了，他恨小凤鸟，小凤鸟赏了他一顿耳光。他也恨钱叶，钱叶弄得他狼狈不堪。

他冷冷说道：“我谁也不跟去，快送我回山洞。”

小凤鸟和钱叶互相望望，突然都狂笑起来。

钱叶吼叫着：“你这个笨蛋，你以为你是潘安再世，宋玉英才么？你可是自作多情了！”

钱叶小姐的手更快，叭叭叭打了他一顿耳光。

王渐只是用奇怪的眼光看着钱叶，两个女人都骂他自作多情，两个女人都打他耳光。

他有什么办法？

## 第四章 女人心

小凤鸟和钱叶坐着，手里都握着一只酒杯。杯里有酒，上等的红酒，似血。但两个人都不怎么喝，只是浅浅地啜上一口。不怎么喝，也喝下去了两壶。小凤鸟的眼睛很阴沉。



钱叶不看她的眼睛。

小凤鸟道：“男人也是玩物。”

钱叶沉吟：“可有的人一点儿也不好玩。”

小凤鸟道：“那是你不会玩。告诉你一个办法，准有效，让他一个人坐在屋里，外面都是女人，吃喝玩乐，让他瞧着，他准会投降。”

钱叶着：“不一定，你太低估了男人。”

小凤鸟道：“你不试一试？”

钱叶摇头。

小凤鸟问：“你为什么买他那些绣玩艺儿？”

钱叶一叹，幽幽地问：“你为什么想杀了关东王？”

小凤鸟脸色黯然：“关东有他，有了王，哪还能有凤？何况还有讨人嫌的关东侠客宋一轮。

关东人看关东王，那眼神是热烈的，象看神。关东人看宋一轮，那眼神是亲热的，象看英雄。关东男人看我，那眼神是色迷迷的，象看一块肥肉。为了这个，我也要宰了关东王与宋一轮。”

钱叶笑：“也为这个，我恨不能他那些绣织全到了我手里。我看着那些绣织，想来想去想明白了，只有一个主意，让他天天跟着我.....”

小凤鸟揶揄而笑：“可他并不领你的温情。”

钱叶一字一顿地：“那我就宰了他！我亲自宰。别人动他，我就宰了那人。他，我得亲自宰！”

小凤鸟不语。

钱叶冷冷地对小凤鸟一笑：“你说对不对？”

她起身凝视小凤鸟：“告诉你，你再打他耳光，小心我杀了你！”她端起酒杯，一饮

而尽。

钱叶回到了她屋子里，她把那只箱子打开，把那一片片绣织拿出来把玩，看得很专心。

门一响，进来了一个男人。

男人很认真地注视着她：“你又在看这些东西？”

她不讲话，只是摩挲着那一片片绣织。

男人叹了口气：“我没杀他，他想你也不愿意让我杀了他。”她抬头看他：“你杀不了他！”

男人一有点惊异，便马上又微微冷笑道：“你认为钱柯不如他？”

她笑：“你小瞧了他，你们都小瞧了他。我一直以为他那样子是傻相，可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装傻。”

钱柯突然一叹道：“还是你对，我杀不了他，他那一双眼睛已经练得让人吃惊，他能用一柄断剑象用一只钢针，我刺了二十四剑，都被他用剑击在剑尖上，把剑震偏。他比我快……”

钱叶叹气道：“我早知道他会比你快。”

钱柯有点失望：“所以让我去杀他。”

钱叶：“你杀不死他，阴山二老也杀不死他。”

钱柯问：“你怎么知道的？你又没同他交过手。”

钱叶在沉思：“如果你拆了半年绣织，也准会知道这针法是一门极深奥的武功。我告诉你，只要我能再把这绣织重新绣好，那时，我就是世上可以杀死他的唯一的人。”

钱叶的眼中烧起了狂热。

囚室内，关娇娇静坐不语，王渐坐在她身边。

他问道：“你还知道什么？可以都告诉我。”

关娇娇摇摇头。

他望着关娇娇，她的鬓发有些乱。他突然想起了她只是一个女孩子，一个年已及笄的女孩子。

他问道：“我总觉得你还知道一些什么。”

她突然双目圆睁：“我想知道，你同阴山二老交手，究竟出了多少力？”

他怔怔地看着关娇娇，似乎没想到她会问这些，他缓缓站起身来。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知道，我一出手，足可以制住他们。”王寿、王禄都吃了一惊。少爷有这么大的本事？他们可从来不知道。他是不是鬼迷了心窍，在这关东王的千金小姐面前胡吹？

可关娇娇眼中一亮，她信。

王渐问：“他们为什么迟迟不动手？”

关娇娇：“不知道，也许他们想用我们去要挟金陵王。”

王渐道：“那他们早该动作了。”

关娇娇道：“我总觉得，他们这些人在等。等什么？等机会？等什么人？也许他们都还听命于别人。”

## 第五卷

### 第一章 信鸽

金陵王是个很胖的人。

他乐意坐在太师椅上。把身子向椅子深处偎，用足了劲儿偎，直偎得肚皮上有了三道深深的折皱，才长长吁了一口气。

他坐得很深，闭上了双眼。他总是闭上双眼，想心事。

如果做人做到了金陵王这样，似乎就不该再有什么操心的事儿了。

可他还是在操心，他手里有一只鸽子，一只信鸽。信鸽是死的，左翼的翅膀折了，很小的豆眼儿，不闭，睁睁地看着金陵王，似乎想告诉他一点什么话。

金陵王注意地看着信鸽的左腿，那儿有一圈薄薄的金箔，金箔里应有一张纸条的。金箔还在，可纸条没了。

关东王的纸条哪儿去了？

有仆人进了屋。

“王爷，有人来见。”

“是谁？”他睁圆的双眼虎虎生威。

“钱家小少爷。”

“钱毛？让他进来。”

钱毛施施然进来了。

“不用让，不用让，我早进来了。”

金陵王看着他，突然笑了，他喜欢孩子，喜欢钱毛，因为钱毛真是男孩子，又不会绣花。

钱毛吼喊着：“金陵王，咱们今天比猜枚，你赢了，我还为你满地爬。你输了，还是五百两银子，好不好？”

金陵王笑，奇怪地看他：“钱毛，你这小小年纪，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

钱毛愁眉苦脸：“我也得攒点家底儿呀。老爹有钱，可他罗嗦太多，又有七个儿女，轮到我，还不只剩下点破玩艺儿？”

金陵王大笑：“好，有心眼。”

金陵王同钱毛玩得很开心。他们已经这样玩了两年多了。

金陵王的家里人都不知道，他们以为金陵王那么威严，仪表堂堂，不苟言笑，是王者的风度。可没人知道，金陵王会和钱毛在地上滚着玩。

金陵王同钱毛玩了两个时辰，钱毛走了。

金陵王气喘吁吁，他坐在太师椅上，仍然在笑，在会心地笑，只有这个钱毛可以让他这么笑。

他老了，但王渐不能让他体味到做老子的乐趣，他只知道用绣花针。如果能天天拈绣花针，为什么不生下几个儿女？

他一见王渐就板脸，王渐一见他就恭然肃立。

他坐在太师椅上沉吟。

他又想起那只信鸽，想着那信鸽折断的翅膀。

那折法好象有点奇怪。

他心头一亮，他如果再看看那只信鸽，他就一定会知道信鸽的秘密。他倏然起身，去找那只信鸽。

屋子里没有，那只信鸽没了，信鸽被钱毛拿走了？他为什么拿走那一只信鸽？他觉得好玩？钱毛实在是个孩子。但钱毛可不是一般的孩子。你想钱毛的时候，如果只想他是个孩子，那你可就错了。

金陵王觉得奇怪，他想起了他的儿子王渐，也许他已经到了关东，见过了关东王，现在正带着关东王的女儿往回走。金陵王没法儿凝神想，只要想起儿子，他心里就没办法平静。

## 第二章 钱家女

金陵王府是一片极大的地盘。

北郊之地，偌大一块全是王府。

王府多大？来客如在府前下马，仆从牵缰绕颈，随手一丢，马儿便可以在门前徜徉。有时宾客如云，三五百匹良驹在府前，也象散落一群群星儿。

今天王府来了贵客，客人是金陵钱家的小姐钱叶。

金陵王沉吟了一下，猜疑她何故来拜，还是不明底里，但又不好太怠慢，只好说了句：“前厅，请！”

钱家小姐带人进了前厅。

厅堂上待茶。

金陵王看着钱家小姐，暗暗一声赞叹。这个钱家小姐生得好，典型的南方女孩儿味道，纤巧精明，又白皙俊秀，一举一动甚有规矩。

金陵王想：“这钱家小姐也很不错。但不知关东王的女儿人品如何？渐儿去已近两月，为什么还不回来？”

一想到儿子王渐，金陵王就心里不安。好在钱小姐马上发了话。“侄女这次去关东游玩，一路上得到不少好见闻，这次来拜，就是要讲与世伯听听的。”

金陵王连连点头，他心中奇怪：她也去了关东？她去关东做什么？不知她见没见到渐儿。

钱叶笑了，她是从心底里在笑，她看出了这老爹十分惦念儿子。她轻描淡写道：“这次我去关东，学会了一种游戏方法，今天特地来，想向世伯讲讲的……”

金陵王也笑：“不知什么玩法，你且说来听听？”

钱叶道：“吃十家。”

吃十家，是一种玩法，以手下押十张纸片为主，不见片面，让你随意点天下豪富十家，默祷一家，如你默祷的是京都许氏，就让你抽纸片，如抽中的恰恰是京都许氏，就允许你说出京都许氏的三件传家之宝，负者为你赔上这三件宝物的贖品。这玩意如今在

大户人家中十分风行。

金陵王皱眉头，心中暗暗吃惊。他是富甲天下的人，知道为富者的心思，自然是战战兢兢，不想让世人惦念他的财富。可如今这“吃十家”竟然让所有的人可以财富为垂涎之目标，让人人都思念这十家大家的“三件宝”。这可不是一件好事。

金陵王不动声色，他向钱叶一笑，问道：“不知这‘吃十家’的游戏是指哪十家？”

钱叶屈指而计：“关东王关云飞、关东一美小凤鸟，江淮杜家、京都许氏、金陵王、金陵钱家、洛阳胡、两广阎、山西铭家钱庄、湖北太陵宋十家。”

金陵王大笑道：“想不到我们王家居然也排在这十家大豪之内。”

钱叶道：“世伯脸色似乎不悦，不象我爹，一听说能和金陵王并列，高兴得叫了起来。”

金陵王道：“孩童之戏罢了，你能知道人家的传家三宝是什么？你知道你钱家三宝是什么？”

钱叶点头道：“当然知道。”

金陵王来了兴致：“是什么？”

钱叶道：“钱家坞、没羽箭、钱家七子。”

金陵王心中突然一亮，对，没羽箭，就是没羽箭。那一只信鸽左翅伤折，该是一支没羽箭射在那信鸽的身上。没羽箭，只有钱家七子才会有的没羽箭。钱家人为什么要射关东王给金陵王的信鸽，这只信鸽为什么被射之后又被送了来？送来之后为什么又被钱毛偷偷拿走？

金陵王沉吟着，苦苦思索。

钱叶的话让他无法再想，而且吃了一惊：“我不光知道钱家的三宝，也知道金陵王家的三宝是什么。”金陵王意外地哦了一声。

钱叶冷冷地笑：“金陵王家的三宝是：玉暖牌、金矿沙、独养的儿子不当家。”

金陵王苦苦一笑。钱叶都这么说，他还有什么话好讲呢？

钱叶道：“王爷愿不愿意用调动王家天下钱财的玉暖牌来同我钱家的钱家坞一赌啊？”

金陵王望定钱叶，忽然大笑道：“怪不得你这么热心这个‘吃十家’你以为你吃得了我么？”

钱叶也笑：“那就看你如何应付了，应付得不好，你只会被我吃掉。”

钱叶轻轻喊了一声，就从门外走进来许多人。

他们是王渐、关娇娇、王寿、王禄，还有阴山二友、小凤鸟和十几个陌生人。

王渐、关娇娇显然穴道被制。王寿、王禄一见金陵王，马上跪地请安，泪如雨下。

金陵王突然哈哈大笑道：“哭什么？王福呢？”

王寿哽咽着：“‘吃十家’捉去了他的孙子，他.....他死了。”

金陵王的脸上闪过一丝悲戚，但转瞬就不见了。他看了一眼王渐，又移开了。他注视着关娇娇，笑道：“你是关东王的女儿？”

关娇娇点点头，在这情形下，她不愿与金陵王见礼。

金陵王问道：“你爹好不好？”

关娇娇一笑道：“他活得可结实啦，他可不象你，一天糊里糊涂，要被人吃了也不知道。你收到了我爹的鸽子么？”

金陵王笑：“收到了，可惜只是一只死鸽。”

关娇娇叹口气：“我爹想告诉你一句话。”

金陵王道：“什么话？”

关娇娇道：“小心‘吃十家’要吃你。”

钱叶冷冷一笑道：“可惜晚了，是不是？”

金陵王道：“我这不是活着么，只要人还活着，消息就不算晚。”小凤鸟突然冷冷一



哼道：“可惜的是，你马上就要死了。”

金陵王傲然一笑道：“你以为凭你那三脚猫的本事，足以制得了我？”

阴山二友之中的侏儒咯咯而笑道：“金陵王，咱们不同你打斗，那噼哩叭啦的，不把这好好的一间厅屋打坏了？咱们既然要吃你家，就得吃得完完全全，除了你们这些人必死之外，家什可一律得好好留着。”

小凤鸟也笑道：“对，你如果敢动手，我这里一掌就要宰了你的大少爷。”

金陵王一怔，又缓缓地坐下。

小凤鸟笑：“如果是明白人，金陵王，我这里数到三，你不把那面可以调到天下三十六处钱庄的暖玉牌掏出，我就一掌打死他！”金陵王脸色一沉，盯住小凤鸟。

小凤鸟的手掌仍放在王渐头上，欲一掌拍在他百会穴上。她冷冷地念：“一……二……”金陵王突然叹一口气，他的手一扬，一物向小凤鸟飞去。那物晶莹有光，飞势甚缓。

小凤鸟心中一炙，知是暖玉牌，忙伸手去接，不料玉牌陡生大力，将她打得踉踉跄跄直撞向厅壁。厅壁叭叭响，被撞破出一个洞来。

钱叶马上身子一飘，站在王渐身后。她仍同小凤鸟一样，手掌抵在王渐头上。

金陵王道：“既然玉牌已经拿去，为什么不放了他？”钱叶在笑：“他不也是金陵王的一宝么？”

金陵王突然双眼一瞪，双眸中精光四射：“你想干什么？”

钱叶咯咯笑：“杀了他，你知道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金陵王不语。

钱叶慢悠悠地说道：“我想，要么这金陵二绝归我一家，要么我就杀了他。别人对你的财富感兴趣，我可只对王公子的绣织有意。”

王渐不语。金陵王束手无策。

关娇娇看定钱叶道：“‘吃十家’也会吃掉你钱家。”

钱叶笑：“不会。如果你不想被‘吃十家’吃掉，最好的办法是你同他们一起，去吃别人。”

王渐道：“你这样子可真难看……”

钱叶一吼道：“住嘴，你这个笨蛋！”金陵王缓缓起身道：“如果你杀了王渐，我让你们这些人都死无葬身之地。”

阴山二友中的侏儒哈哈一笑道：“金陵王，你何必那么讲大话，你来同我试试身手！”

钱叶吼道：“别动！动就杀了他！”

金陵王不语，慢慢走向钱叶。

钱叶竟然有些慌张。

阴山二友一左一右，扑向金陵王。

三个人鏖战起来，一场好打。

都知道金陵王有一身好功夫，但从没人见过。现在他们见到了，他们但愿自己这一辈子不同金陵王交手。

瘦子和侏儒同王渐交手时，过于托大，但不觉吃力。虽是王渐疏忽，一时得手，但二人与王渐交手，也是吃力。

金陵王掌力雄浑，一挥手一动的臂便生凌厉掌风。

这掌风逼得阴山二老连连后退，他二人左拳右掌，若不是多年浸淫这联手之势，今日必然早生败象。

金陵王突然笑道：“就这么几只虫子，也要来吃金陵王么？”他身子一纵，狠下杀手。他想左掌出手，击死侏儒，右掌出手，生擒瘦子，三十招过去，金陵王心里有这个把握。

金陵王一纵而起，小风鸟就知道不妙，但她面对金陵王，又隔着五丈远，来不及冲出。但她还是冲上去，想救阴山二老。

### 第三章 虬髯汉子

金陵王这一纵极有声势。

他左击侏儒，左搏瘦子，想一杀一擒。他志在必得。可就在这时，王渐的脸色变了色，他喊：“爹爹，小心！”金陵王略一疑，突然身子一沉，坠落在地。金陵王足太阳膀胱经脉中的承扶、委中穴被制。

他飞身向阴山二老狠命一击，后背便皆是空门，他受制于背后。他背后站着钱叶带来的那个虬髯汉子。

都知道他是钱叶带来的帮手，但没人知道他是一位能隔空点穴的高手。

虬髯汉子冷冷而笑。

金陵王沉声问道：“你是谁？”

虬髯汉子不语，他只是轻轻地揭去脸上那张人皮面具。

众人顿时一阵惊讶之声。

这人是关东侠客宋一轮。

金陵王一叹，说道：“原来是你？”

钱叶看着宋一轮，发了呆：“好手段，好身法。我可禁不住要喜欢上你啦。你就是‘吃十家’的‘至尊宝’么？”

宋一轮显然很得意：“我不是，我只是一副‘地牌’。”

钱叶笑笑，神色中满是艳羡。

关娇娇恨恨地说：“小凤鸟，原来还有个你……”

宋一轮一笑：“如果没有小凤鸟和我，怎么能吃掉关东王？你大概还不知道，吃掉了关东王，关东的财富就归我一家了。”

钱叶故作惊讶地问：“难道你还要吃掉小凤鸟？”

宋一轮哈哈大笑：“当然，当然。不过，我不是把她吃死，而是要被她缠死。”

小凤鸟脸色绯红，居然做出了羞涩之态。

众人这才明白，原来小凤鸟要嫁给宋一轮。

宋一轮要举掌击向金陵王。

“等一等！”

是钱叶在叫他。

“等什么？”

钱叶笑：“我想了那么久的把戏，你不让我干，怎么行？”

宋一轮一笑：“好。”

钱叶笑吟吟地对金陵王道：“世伯，我要无礼了。如果不能有这么一日，我何必跟你们瞎闹吵？”

她对王渐道：“你是男人，为什么偏偏要弄这些绣织？你现在马上把这一片片绣织都吃了，我就饶了你……”她又笑咪咪地抚摸着他的手臂，说道：“我可是舍不得杀你的呀……”关娇娇看她那样子，十分肉麻，骂了一声：“贱货！”

但王渐的两眼突然亮起来了，他诧异地看着钱叶，象看一个生人。

钱叶笑道：“王公子，沉住气，你能绣织养性，自然没了火气，有火气会坏事的呀……”

王渐果然没了火气，他甚至闭上眼。

钱叶叫嚷：“王郎，王郎，难道你去阴曹地府之前，连看也不愿看我一眼么？”

她作态地一嗔，小凤鸟、宋一轮都哈哈大笑起来。关娇娇气炸了肺，她恨不能用她的大烟袋把这些混蛋全刨个稀巴烂。

钱叶戏耍王渐，觉得有无限乐趣。她从袖中摸出一把绣花针来，递给王渐：“你看，你去阴曹宁可无烧陌可送，但一定要有这绣针在手，那样你就可以一显你的身手了……”

关娇娇喊道：“混蛋，把那些针扔掉……”

可王渐这人竟真能忍，用那只不能动的手去接这把绣花针，仄着身子把这把针握在手中，还欠欠身子：“谢谢钱姑娘。”

钱叶道：“宋一轮，这里是不是你主事，我要杀了他！”

宋一轮沉声道：“好！”话音刚落，钱叶一掌拍向王渐的百会穴上。

关娇娇吓得闭上了眼。

宋一轮、小凤鸟、阴山二友都咯咯而笑，他们很得意。

王渐被钱叶猛击一掌，人已委顿在地。

钱叶笑吟吟地站在那里。

宋一轮喊道：“好！该我的了。”

他走向金陵王。

金陵王闭上了眼。

他听到了一丝破空之声，是谁发出了暗器？

宋一轮大吼一声，向王渐倒地的尸体扑去。

王渐竟然熊一般地蹒跚起来，面对着宋一轮，笑起来，原来，钱叶就在抚摸他手臂的当儿，解开了受制的穴道。

他发出了一枚绣针，这一针射穿了宋一轮的手背。

宋一轮向王渐猛然出手，每一掌都必欲打死他而后快。

金陵王心中暗暗吃惊，他十分着急，想冲上去救助儿子，但无奈穴道受制无法近前。

钱叶这时已抢在金陵王身边，她见王渐动手时那气躁神慌的模样，不禁大喝了一声：“你那针难道就只会绣花么？”

王渐一愣，忽然若有所悟，他腾出左手，自袖内拈出七八根绣针来。

他用绣针虚虚一划，右手出空，从左手拈过四枚绣针来。

这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

## 第四章 绣针也能杀人

宋一轮，关东侠客。

他的侠客之称并非侥幸得之，他擅用一柄乌龙刀，擅天下六种最厉害的刀法，那六种是：郝家五虎断门刀、祁连赵氏刀法、披麻风刀法、关东得胜刀、少林修罗刀法。可他最厉害的刀法并不是这六种刀法，而是他杀气极浓的那“煞手一刀”。

煞手一刀，有刀式，没刀法。煞手一刀，出刀必见血，刀刀下杀招。即便是象江湖大盗柳云平那样的高手，也被宋一轮一刀断臂，落荒而走。

如今，宋一轮身子一侧，已经掏出了乌龙刀。

这柄乌龙刀只长二尺，薄刃如风，霜刃似雪，迎风闪光。

此刀一出，必能杀人。

宋一轮心里很笃定，他知道不用着急，即使是钱叶倒戈，也还有阴山二友、小凤鸟可以与金陵王他们抵挡一阵子，只要杀死了金陵王这个儿子，必然使对方气沮，就一定会获胜。

“吃十家”既已张大了嘴，就一定要吃，要吃掉这个金陵王。

宋一轮乌龙刀在手，关娇娇与钱叶一齐喊出：“小心！”宋一轮乌龙刀在手，顿时勇气百倍，小小王渐，手握一把绣花针，人近在三尺，焉能有什么作为？难道他竟能用绣花针来抵挡他这柄乌龙刀不成？

宋一轮狞笑着，向王渐下杀手。他出刀就是杀招，是天下武林人人皆畏的披麻风刀法。

“披麻风”，快如风，王渐的身子就在一片片闪光的刀影下。宋一轮用刀，天下高

手。“披麻风”刀法，本来刀势奇妙，奇招繁出，但宋一轮不光有快，而且刀法更繁，一招“梅生繁枝”，本来斜倚出刀，刀颤锋折，连抖七八朵梅花，这宋一轮竟然刀锋斜出，刀颤变闪，连抖十三四刀，刀刀抖向王渐身上。

王渐手里仍握着绣针，他只是宋一轮的刀空中旋走。

但“披麻风”刀法繁乱，你焉知下一刀的刀法走向哪里？

就在这时，宋一轮一刀“华山当道”，刀势拦左肩、带左肋，呼呼飞出。

王渐已无法退后，亦无路向前，看来他只好生生挨下这一刀。就在这时，只见王渐的右手轻轻一拈，有两根针缓缓飞向宋一轮。这两根针去势奇慢，让宋一轮几乎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射向他的曲差、眉冲两大穴。

宋一轮身子一转，这一刀因身子变势落空。

宋一轮头一偏，让过了这两根针，这两根针从头侧过去。

他刚想挥刀再斫，可脑后风响，咝咝细声，这两根针竟然折回，射向他脑后洪堂、肩井两穴。

他只好收刀一退，人向后退步三四步远。

这两根针仍然向前走，直射向他面前的王渐。针走势极慢。王渐伸手一拈，针便落他手中，他用右手拈针，手里五指俱拈，如兰花指状，手里四根绣针或前或后或左或右，分指向不同方向。

宋一轮脸色一变，知道遇上劲敌。

他决定使出“煞手一刀”！他握刀在手，刀上渐聚杀气，煞手一刀，志在必得！可王渐的手只是微微向上动了动。

宋一轮顿时脸色大变，他看到了那四根针的指向。

他如动手，必先抖肩、转肘、提腕，三者有一，方能出手，力才能递得出去。可王渐这四根绣针竟能指向他肩，指向他肘，指向他腕。抖肩则弹针必伤，转肘则中针无疑，

提腕则必逢绣针。

怎么办？王渐左手亦拈着四根绣针。左手的拈针法与右手又有不同，是手略平伸，四指在下，拇指虚虚一摠，摠住手中四针针柄，这四根针不指向宋一轮身上任何一穴，只是虚虚向着他。焉知这四枚绣针不比那右手拈花针更凌厉？

宋一轮很是紧张。

王渐突然一笑道：“我头一回告诉别人我绣花的秘密，三年前我用一尺长的绣线，站在花绷前绣花。如今我用五米长的绣线，离花绷两米远刺绣。你知道我能同时绣几根针？”

宋一轮当然知道。

钱叶却笑吟吟地说道：“九根。”

王渐叹口气道：“对，九根。再多了就出了麻烦，不是绕线缠丝，就是内力不济，无法让针随我心意来去。我刚绣时，竟用掌力常常把一幅绣织打得片片飞碎。可最后我终于成了……”

宋一轮黯然不语，他突然知道了他同这些人想吃掉金陵王这件事办得很愚，单是眼前这个王渐，他就无法吃掉。

王渐道：“你挥刀乱砍，身上现那么多空门，你就不怕死？”

宋一轮脸色忽阴忽晴。

王渐回过头来，向金陵王和关娇娇这里望了一眼。

宋一轮见他转头，知道有了时机，只要他挥刀一斫，王渐的头来不及转，就会咕碌碌落地。

宋一轮挥刀而起，就是煞手一刀！

他只听见了金陵王的一声哀叹，这叹声显然不是王渐而发，他同时听见了阴山二友和小凤鸟的惊叫。



他慢慢倒下了，他的双目很奇怪地看见了他的后背，看见了那没有头的身子，他很熟悉，但头一回从后背看到他的身子。

宋一轮这一刀斫了出去，王渐只是用两根绣针轻轻飞了上来，一根刺在他左肩上，另一根刺在左膝环跳穴上。宋一轮左边身子一麻，乌龙刀便改了方向，向自家头颈上飞来。他无法改变这一刀，这是他的煞手一刀。

宋一轮倒地而死。

小凤鸟和阴山二友这时都又惊又惧地看着王渐。他们都小瞧了他，小瞧了他手里那几根绣针。

就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叹道：“他不该出手的，他只要握住这一柄乌龙刀，这些人未必不能全身而退。”

话声刚落，一个老年人便站到了堂前。这人布衣长衫，一脸神情落寞。他身后是钱家七子中的钱柯、钱权、钱毛。

这位神情落寞的老人自然就是钱家老爷。

钱叶一见老人，顿时惊喜交集。

“爹，你没事儿了？”

钱老爷点点头。

钱柯对小凤鸟冷冷一笑道：“你们的好梦没了，你们抓去钱老太爷想要挟我们，这个梦做不成了。”

钱毛一笑道：“你以为我们钱家七子好惹，就乖乖地听你的那你可错了。你忘了还有我钱毛……”

小凤鸟慢慢走向钱柯。

“等一等！”喊她的是关娇娇。

关娇娇抓起了烟袋。

这是关东山女儿抽烟用的大烟袋。

关东山，有俗谚，都说是：“关东山，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十七八岁的姑娘叼烟袋，养活孩子吊起来。”

这三大怪看在南人眼里，自然是怪。但事在关东，就没一点儿奇怪。

冬天的关东山，窗外是烟儿雪，呼呼刮个天昏地暗，几日几夜不停。屋内生着炉子，烤着炭火盆。窗户糊纸用的是茅透纸。所谓茅透纸，是一根根、一截截茅草棍都压在纸里，透出草纸边。把这纸糊在窗户外面，寒气吹不进来，便在纸里浸一层层霜。纸肯定不会脱落下来。所以这窗户纸只能糊在外面。

关东山多小咬，小小的蚊蚋，嗡嗡咬人，又多是关东山的各种爬虫，有的是毒性极烈，所以只好吸烟防毒。在关东史书记载中，有“长虫哨”一地，那儿有三五十户居民，居地有蛇不计其数，抱柴烧灶时要抖柴几次，一旦烧柴入灶，竟还施施然从灶里爬出一条蛇来。做好了饭，开锅一看，竟然有一条蛇活活煮死在饭锅内，而灶盖旁边，也盘着一条频频吐信的大蛇。这里的人冬日走动，凡翻掀石板，必然会见有冻僵的蛇卧于石板下，拣拾回家，剥皮炙烤，美味无穷。夏日薅水田，田中间有一丛丛水葱草，人由四外呼喊向水葱草中赶去，待人齐至，一声呼喊，从后腰拔出柳条，抽动丛草，便见丛草中间昂然挺起蛇首，咝咝如箭般射向人来，使用柳条痛抽，抽得人面全是热汗，便见水田中漂泛起无数条蛇尸。居住在这样的地方，男人女人至七八岁时便可以一根烟袋吸烟。如人身上烟味儿极浓，蛇虫不侵。

关东家把孩子用一只悠车吊在房梁上，在屋内悠来悠去，把孩子如抱在怀，如梦如幻说是这样有许多好处，一是可以不用总抱着，二是吊起来的孩子，猫儿蛇儿狗儿也轻易够不到。

关娇娇用的武器也就是这一根大烟袋。

小凤鸟看着她，狠狠地咬，似乎恨不能把她吞进肚里。她身形一飘，人便向关娇娇

下手。

钱柯看着瘦子，冷冷笑道：“阴山二友，这次没你们的便宜可沾了。”

他手下一抖，便拔出了武当长剑。阴山二友双双抢上，夹击钱柯。钱柯的武当长剑轻轻一挑，剑走中锋，向二人中间空隙平平刺去。

二人一愣，方待转身，便见长剑一飘，如散了几簇银光，剑如蛟龙，翻身而出。

王渐见钱柯用剑，才知剑拦悬崖的钱柯并未用尽全力。

钱柯用尽全力的样力很是可怕，他的剑象一条嘶嘶作响的白龙，不时地从三人中间炸起一团团血花，总是那侏儒受伤。

他先向外一跳，黯然道：“老大，我不行了，你干你的，我先走了。”

侏儒的手一飞，胸前插了一柄匕首。

金陵王与钱家老爷双双抢出，去救侏儒。

两个人只来得及抓住侏儒的手臂。侏儒在若笑：“你们想知道是谁组织了这‘吃十家’？”

金陵王与钱家老爷急急忙忙问：“对，说呀，你说！”

侏儒苦笑：“晚了，是你，金陵王。也可能是钱、钱老爷……”侏儒死了。

金陵王和钱老爷都松开了手。

金陵王和钱老爷一齐说道：“不是我！不是我！”

金陵王看着钱老爷，说道：“当然不是你。”

钱老爷也盯住金陵王，说道：“当然不是你。”

但两人都知道这句话说得太快，仿佛只是为了安慰对方。

瘦子突然吼了一声：“住手！”

瘦子说道：“我说的话你信不信？”

钱柯道：“信。”

瘦子道：“好。今日三更，南郊树林外见，我和你做一生死斗。我把二弟埋在那里，我也为我自己挖一个坟坑，如果你杀了我，就麻烦你把我尸首踢到棺材里，盖上盖儿。”

钱柯道：“也许你会杀死我。”

瘦子一叹：“我没这把握。”

钱柯低头默然。

瘦子凄然道：“阴山二友，死时只能自己埋葬自己。”

钱柯朗声道：“好，今夜南郊见。”

瘦子抱起侏儒，默默走了出去。

小凤鸟很狼狈。

关娇娇的大烟袋很厉害，她时而点、挑，时而刺、拨，忽而使这一支烟袋象一支点穴笔，忽而使它又变成一把短尺，中间又夹有棍棒的招数。小凤鸟的发髻散乱，人如盲蜂，左右抵挡，无法还手。金陵王一声长长叹，朗声道：“两位且先住手，我有话说……”二人装作未听见，仍然狠斗。

金陵王身形一展，人飞在二人之中，左手抓住小凤鸟一臂，右手连抵关娇娇三招。

二人只得停住。

小凤鸟被金陵王拿住，想用力挣脱，却挣脱不掉，只觉一阵阵大力涌来，弄得她心躁身热。

金陵王轻轻松开了手。

“姑娘，你还是罢手了吧。这一回，你们是吃不成了。”

小凤鸟轻轻一叹，垂头不语。

金陵王道：“你可以走了，姑娘最好回关东去，好好地歇一歇才好。”

小凤鸟默默转身，向外走去。

她突然在门口回身：“金陵王、钱老爷就不问我‘吃十家’了么？须知他们知道的，

我也都知道。”

金陵王摇摇头：“不想再问了，姑娘走吧，珍重！”

众人看着小凤鸟走出厅堂。

钱老爷和金陵王互相看了一眼，他们这一眼的意思对方都明白：“吃十家”决不会让小凤鸟再活着了，他们一定会杀死她。

钱家老爷和金陵王都回头看着钱叶。

钱叶象变了一人似的，低着头，脸羞得通红。

关娇娇、王渐都惊讶地看她，看得她更是羞涩。

“叶子，你对这‘吃十家’知道多少？”

钱叶抿嘴一笑，道：“爹，看你问的，我知道多少，你也就知道多少的呀。”

## 第五章 洞房之夜

今晚是王渐公子的洞房之夜。

他一夜就娶两个娇妻。

他没想到父亲会和钱家老爷马上商定这件事，也没想到钱家老爷会马上答应。他以关娇娇会不同意这么办，但金陵王与关娇娇只进了小屋说一会儿话就出来了。

金陵王满面笑容，关娇娇低头不语。

他不知金陵王对钱家老爷说了句什么，让钱家老爷这么痛快就答应了婚事。

其实，那很简单，金陵王只向钱家老爷讲了一件事：“吃十家”再来，如何对付？

钱家老爷突然觉得与其自己干，不如和金陵王、关东王一起联手。虽然他有钱家七子，不是仍被人家给俘去了么？

金陵王给关娇娇只看了一张字条，这张字条上是关东王的那一笔糊涂字：娇娇儿，

一切听金陵王做主。

王渐在前厅喝完了喜酒，不敢入洞房去。

拜完了天地，一喊引入洞房，二女都自行向房间走去，不再理他。

他只好又来陪人家喝酒。

喝了七八分醉，他就回到书房。

书房里有许多书，当然也放着几块花绷，他绣花的时间多于看书。

王渐仍在自斟自饮，他端杯苦笑：“你说，娶一个打过自己耳光的女人好不好？”

“当然不好。”

就有人答了话。

他吃了一惊，抬头一看，是钱毛。钱毛婚宴上不见，这时他来做什么？

“你想不想逃婚？如果想逃，你就和我走。我姐姐那个人难缠，那样的女人娶一个都不行，你怎么弄两个？走啊，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王渐看着他，悠悠说道：“我不走。”

钱毛问：“真不走？”

王渐点点头。

“你进洞房？”

王渐想一想，不进洞房他去哪里？总不能一晚上都呆在这书房里，他只好又点点头。

钱毛很为他悲哀，叹了一口气：“看来你真的做了我姐夫啦？王渐望着钱毛，想起了那一夜被捉弄，就冷冷一笑。

钱毛慌了：“那好，来，来！”

他从身后提出来一个笼子，笼子我用纱布包着，里面装满了蚊子。

“金陵没小咬，你就把我绑在树上，放这些蚊子咬我吧.....姐.....姐.....夫.....”

这一声姐夫叫得钱毛心里好酸，很不情愿。

王渐突然飞起一脚，把钱毛和他的那蚊子笼子一齐都踢飞出窗外。

钱毛从地上滚了几滚，爬起来就走。

他走出几十步，叹了口气，自言自语：“这一回好歹算过去了。还了一笔账……”

他呆住了，因为一抬头，他看见一个人，这人是金陵王。金陵王慢笃笃地说道：“你还有债该还。”

钱毛吃一惊，道：“什么债？”

金陵王叹气道：“鸽子，一只死信鸽。你把那一只死信鸽拿去干什么？”

钱毛拍起手来：“当然是拿去玩。”

金陵王突然一笑道：“钱毛，你也不是孩子，我也不是老人……”钱毛不讲话了，只是呆呆地看金陵王：“我拿的是钱叶用没羽箭射死的关东王信鸽。那信鸽带一个条子，你不是已经知道了那条子写的什么吗？”

金陵王幽幽地问：“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把它从我这里偷走？”钱毛道：“老爷子受人制住，当然不能让你知道这事儿了。”金陵王一叹，看定钱毛：“钱毛，如果这样，今后咱们再没法儿玩了……”

金陵王很是遗憾，钱毛也怔怔地看着他，不语。

“你该问我这事儿，不该去问孩子。”身后这人的声音苍老。

金陵王转身道：“果然你来了……”

钱老爷仍然是那一袭长衣，仍然是神情落寞的样子。

“钱毛，你回家，好好躺在床上！”钱毛低下了头，走了。钱老爷一叹：“你不该难为孩子……”

金陵王眼睛很亮：“只有他总在我身边。”

钱老爷：“你仍不放心我？”

金陵王反问：“你肯定放心我？”

两个人突然觉出对方身上有杀气。

这里，洞房内有女孩子的咯咯笑声飞出来。

金陵王与钱老爷突然一松，杀气顿时无影无踪。

金陵王笑道：“亲家！”

钱老爷也笑：“亲家！”

二人笑着携手而去。

王渐只好向洞房走去，洞房在二楼上。走到了楼门边，他犹豫了，暗中象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看。

他是向左，还是向右？左边是钱叶的屋子，右边是关娇娇的屋子，他急急地向左拐去。莫非他更中意钱叶？

他不知道，屋里没人。

床上有一块布，上面有一块大的绣织。他细细一瞅，原来她把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一颗石榴、一块山石、一片树叶、一条衣袖都剪了下来，缝缀在一起。

暴殄天物！他看着这些缝在一起的东西，哭笑不得。

他又来到了关娇娇的屋子。

只有关娇娇与钱叶在下围棋。见他来了，二女都不理，只是布子对弈。

关娇娇道：“打劫打劫，算计太多了，自己就走入死胡同了。”钱叶笑：“那就不会眼巴巴跟着走么？走遍天下也不怕呀。”

关娇娇道：“走时间太长了？就被人家点了穴啦，那就生死不保了。”

钱叶悠悠道：“放心，还有大烟袋呢。”

王渐听不懂二人的对话，只知道都是拈酸。

他突然不合时宜对两人道：“我今晚在哪儿睡？”



钱叶回头，叭地一伸手，打他耳光，被他闪过了。

叭——右颊被关娇娇打了耳光。

王渐几乎伤心欲死：“你……你……你也会打男人耳光？”——他娶了两个会打男人耳光的老婆。

关娇娇喊来了使女：“你为少爷在这里打一个床铺。”

使女不解：“打床铺？在哪儿？”

关娇娇：“在门边，你快去！”

使女一见她那样子，飞也似地去了。

王渐只好在门边睡。

他又听见了两个女人哈哈笑，一会儿搂头抱腰，一会儿搔痒逗乐，然后两个人都躺下了。

王渐觉得好不气闷。，他这才知道叫苦：天哪，老爹为了他那金陵王、钱家坞、关东王，叫他娶两个老婆，他能一辈子守门边？钱叶躺了一会儿，轻轻地问：“喂，你睡了么？”

王渐应声而起：“没……没睡。”

钱叶吼：“谁叫你了，你睡你的！”

关娇娇吃吃而笑。

二女悄悄而谈——“他来了咋办？”

“打他耳光。”

“其实，你我都打不着他耳光。”

“用烟袋锅刨啊，烟袋锅就挂在床边，你一伸手就够着啦。”

# 破袜子

破袜子，是指长白山千里方域之内，山上山下，时或有一茅屋，茅屋的门外用一高高木杆挑着，杆上挂着的一只破袜子。

屋里补袜子的是女人。

这是些专门为赶山人补袜子的女人。

当然，她们不单单是为男人们补袜子……

——来自长白山志，来自长白山民的陈述

## 第一卷

### 第一章 母老虎

母老虎很漂亮，漂亮得连张效这个走过三州九镇逛过大码头的人都看呆了，认为她漂亮。

张效是“一躺楼”的镖师，能在“一躺楼”当上镖师的人，手上都有几下子硬功夫，张效的硬功夫是十三太保横练功，在济南府劫镖的十三个强盗又杀又砍忙活了半天，还是被张效一个个打发了。他手里什么也没拿，就用这钵子一样大的拳头。一拳头打在脑袋上，脑袋开了花，一拳头打在胸上，肋骨插了进去。又一拳打得一个小肚子瘪了，血从嘴里喷出来。最后一个张效用了两只手，用手掌抵在他两边太阳穴上，那个人的脑瓜骨就咯咯直响，脸越来越长，七窍流血而死。

张效杀了那十三个强盗后，只是象个屠户，一喊：“拿水来！”趟子手就递上了一面铜盆，盆中满是清水。张效一定要把手洗干净，不留一点儿血腥味儿，据说他喝酒时最

闻不得血腥气。

张效在大街上看到了这间房子。

倒不是这间房子有什么新奇，房子很普通，与别的房子不一样的地方是：这房子前面立一根高高挑挑的松木杆儿，松木杆上挂着一只袜子。这只袜子还是破的。

张效是“一躺楼”从南方请来的镖师，就不明白关东山的这些规矩。

“这是什么玩艺儿？”

“一只破袜子。”

“为什么吊一只破袜子？”

陪着走动的趟子手就笑，男人当然都明白这笑，知道这笑里包含着的意思。

这时，一个很漂亮的女人站在门口。

她用手去正鬓边的野花，那是两朵野菊花，不是黄色的，偏偏是淡紫色。

她那姿势象要给所有的男人看，那姿势很有味儿。

张效就哈哈一笑，向这房子里走。

那女人挡住了屋门。

“你要干什么？”

“你这儿是干什么的？”

“补袜子的。”

“那就补袜子。”

女人一笑，笑得很浪：“你的袜子不用补。”张效也低头看了看他的脚。一双千层底的软底鞋，咬上了牛皮筋的网襻儿，一双细白布的大袜子，白得耀眼。

张效一笑，道：“你怎么知道不用补？”

他掏出匕首，唰唰唰一连七刀，刀飞得极快，人眼看不清。

他收刀入鞘。

这会儿，细白布袜子被割得七零八碎。

就进屋补袜子。

张效坐在凳子上，那女人坐在床上。

张效看那女人，不是看针线手工，他看女人的脖颈，看女人的脖颈让男人变得有心眼了，心跳得快。

那女人一心一意补袜子，看也不看张效。

张效道：“你除了会补袜子，还会干什么？”

女人道：“别的什么也不会。”

张效道：“你对什么样的男人有兴趣？”

女人道：“穿一双破袜子的男人。”

张效凑上前去，用力扳起女人的头。长白山里的女人，头发乌油油的，脸白，眼睛大，很俊。

女人道：“放开手！”

张效道：“你以后记住，见了真男人，别假做正经……”

女人突然一笑道：“你知道我其实什么都会。”

张效道：“会不会侍候男人？”

女人笑了：“女人都会。”

张效道：“你以后记住，再别让男人进屋脱鞋，一脱鞋了就想上炕，一上炕就更不想什么好事了。你明白不明白我的话？”

女一笑：“男人不都象你。”

张效笑笑，眼里烧着火。

女人道：“放开手！”

张效道：“不放你又会怎样？”

女人一叹，叹得很伤感：“你进屋之前，至少也该打听打听我是谁？”

张效道：“你是谁？”

女人细声细气地说道：“我是母老虎。”

母老虎又怎样，张效杀死过十多只老虎，当然也杀死过母老虎。他更来了劲头，眼里的火烧得更野：“我喜欢母老虎……”

女人轻轻抬起了手，用手里的绣针扎了张效胸前一下。

母老虎只轻轻地，笑吟吟地扎了他一下。

张效就象一座山一样倒在地上，象被宰的猪一样嚎叫起来。张效被抬回了“一躺楼”。“一躺楼”是关东的老字号，是早先年收购赶山人宝货的铺子，(详见拙著《绝世双姝》)后来就变成了关东的银铺快当店和收山货的铺子。“一躺楼”有八十七个分号，总号就在关东长白山下凤凰城，分店遍布大江南北。

“一躺楼”是兑银、保镖、收货、典当都做。

“一躺楼”名闻天下，轻易也无人敢惹他。

张效被抬回了“一躺楼”。“一躺楼”主陆逸翁正坐在太师椅上清闲，一见张效被抬进了院子，就喝了一声：“停！怎么回事？”趟子手就向楼主禀明了这事。

“一躺楼”天下闻名，任何人也无法往“一躺楼”的眼里揉沙子。张效躺在担架上，眼望着楼主，等着他发话，派人去收拾那只母老虎。

谁知楼主又坐下了，他轻轻地道：“母老虎？你干嘛专去惹他？”正在向外走的镖师和趟手们也都讪讪的回来了，他们不能去找母老虎。

母老虎这会儿正坐在床上，同男人调笑。

这个男人不象个人，倒是三分象人，七分象鬼。

这男人穿着一条裤子，但那简直不能说是裤子，条条缕缕的，什么都可能露在外面。亏他心细，还想着用一块兽皮遮住了胯部，否则就这样走街过镇也实在不雅。他的上衣

只剩了两片前襟，一片袖头，耷挂在身上，没成了赤膊。他的头发很长很长了，脏成了团团儿，象风中杨树上的鸦巢。

这男人拎着一根棍子，这是根铁树树枝。

这男人两人眦斜着眼，眼神比张效更不老实。

这会儿，母老虎可能是吃饱了食儿，看着这半人半鬼的家伙笑，象孩儿崽子看见了亲娘舅。

母老虎给这家伙挟菜，给他斟酒，还把白白的、嫩嫩的膀子吊在他身上。

那家伙不一会儿就捞了个酒足饭饱。他问道：“听说你打了‘一躺楼’的镖师？”

母老虎笑：“我没打他，我只是用针扎了她一下。”

他笑了：“谁抗得住你那针？别说他是十三太保横练功夫，就是内外双修的好手也受不住。他怎么惹你了？”

母老虎道：“一双破袜子。”

他问道：“什么破袜子？”

母老虎笑，吃吃地笑个不住：“你说他是不是一个大傻瓜蛋？他把他脚上那一双好好的白细布袜子割得稀碎，要我给他补。”男人一笑道：“你一不小心，把针扎他肋骨上去了。”

母老虎笑：“可不是，我这活儿不行。”

两个人就笑。

## 第二章 赶山人

长长白山绵亘八百里。八百里的林海，都是虬根缠绕的老藤，都是几百年的老林子。林子里飞禽走兽不断，虎豹成群。没人敢轻易走进林子里去。

赶山人不怕，他们总呆在山里。他们常常一个人进林子。赶山人进林子很简单，一只背囊，一根棍子，一块火石。他们时常在老林子里一呆半年。

赶山人不怕死，他们的头总在手裡拎着，都拎腻了，他们乐于对人说：愿意要命，你拿去，总比狗熊舔了强那么一点儿。不管怎么样，被一个有人味儿的给弄死了。

赶山人随时准备和别人拚命，和野兽拚命。

赶山人最怕的是女人。

他们怕补袜子的女人。

他们怕补袜子的女人，就象戍边在外的军卒回家怕老婆一样。他们乐意看补袜子女人的笑脸。

赶山人乐意偎依在补袜子女人的热炕头上，喝酒，唱曲儿，快活风流。

赶山人唱——

“树大了风吹倒它呀。

人大了离开了妈呀。

想女人想的不是吃渣渣呀，

想的是热乎乎的心肠心窝子话呀。

树多了袜子绽开了花呀，

不舍得扔得把它带回家呀；

想女人想的半夜咬袜子呀，

想的是补袜子的手别被针扎呀。”

赶山人是男人，补袜子的人是女人。

### 第三章 母老虎典当

一面黑旗是“一躺楼”的旗号，旗中绣一栋黄灿灿的金楼阁，楼阁中间有一只金元宝，这楼阁的样子又象是一只大柜子。

“一躺楼”的楼主是陆逸翁，是五代家传的“一躺楼”主人。

据说陆逸翁这人身上有功夫，据说功夫还不弱，是天下五大楼之一的有名楼主，是名闻大江南北的富豪。

陆逸翁这一辈子很少离开过关东，只是每五年一次的五大楼主聚会他必去之外，就总是坐在家中看书，下棋，喝酒。没人曾经惹过陆逸翁，因为陆逸翁家没有什么麻烦事儿，如果有麻烦事儿，也有他的助手“一躺楼”管家陆啸天替他办了，陆啸天是关东这一带的第一高手。

何况陆逸翁还有儿子、孙子，还有“一躺楼”总号的八十个镖师，七百多个趟子手。

没人敢找陆逸翁的麻烦，除非他活得不耐烦了。

这天一大早，前台柜子刚刚开张，就来了一个典当人。这个人从柜子下面向上一撩，喊了一声：“当！”

柜台上的伙计一看，就愣了：这是个啥呀？

一根黑不溜秋的棍子。

伙计喊了声：“不当！”扔了下去。

底下那人是个女人，又扔了上来：“当！”

伙计又见到这根棍子。

伙计就来了火：“告诉你不当就是不当！”

又把这根棍子扔了下来。

女人嘿嘿冷笑，叭地一下把棍子放在柜台上：“当！”伙计就愣住了，他要是再扔下去，就等于扔出去了这个人。



当铺都有这个规矩，有那种赶急着用银子的人，一连把破东烂西的往柜台上扔三次，这就是有了行话：求您救一把，多少当一点银子花销……这时如果伙计把东西第三次扔下去，就和这人从此不来往，绝了交情。

伙计懒洋洋地抓起这根棍子，心里还直往上窜火，找野火吃找到这儿来了，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也不瞧瞧，这里怎么容得你到处撒野？不当不当就是不当，你还敢把老子怎么样？

店伙计刚要把这根棍子扔下去，旁边店老板突然喊了一声：“慢！”

店伙计愣了一愣，见店老板向下边的人殷殷地一笑，问道：“不知你想当多少银子？”

下面的女人就咯咯一笑，道：“随便老板给多少，都行啊。”伙计看看老板，老板看看女人，道：“三十两？好不好？”

女人嫣然一笑：“三十两就三十两，有什么不好？”

伙计怔住了，就这么一根黑乎乎的棍子，她还要当三十两银子？这不明摆着是敲咱们“一躺楼”么？就这么让她敲去三十两，一声不响？

但老板发了话，伙计自然不敢回，马上取了三十两银子付给了女人。

女人快快活活地走了。

店老板马上把伙计骂了个狗头喷血：“你这个王八蛋，你也没看看她是谁？她是母老虎，长白山下有名的母老虎。你惹得起她么？前些日子咱们总号的镖师张效就被她一针扎在肋上，现在还没大好。咱们总号楼主都不去惹她，你敢驳她的面子？你长几个脑袋？”伙计只好连连点头，噙着眼泪。

店老板又吼：“快把那根棍子放库里去！好好放着，等她来取！”伙计只好双手捧着这棒子，把它放到库房里。他把这一根棍子放在金子旁边，放在土地之上。

十余天没事儿。

这一日，“一躺楼”的少东家陆玉之来查看库房，他一一清查了那些典当之物，心

中颇喜。看来“一躺楼”生意要做旺发了，光是这典当柜子就收益颇丰：一对玉壶鼻烟瓶典了一百两银子，这是一个赌钱的大少爷典当的，他从这里拿走了一百两银子，转身就进了“一躺楼”的赌房，一百两银子扔在财房里了，人走了。这人再也没回来，这一对玉壶鼻烟瓶至少也值千儿八百两银子。还有一张当秋剥的虎皮，毛爽成一根根的，油旺旺的，又暖手，是一个赶山人送来的，当二十两银子。这个赶山人也拿着银子进了赌房，也再也没出来过。这张毛皮眼瞅着就已经姓陆了。

陆玉之很快活。

“一躺楼”的生意很旺，除了没开妓馆，什么都可以做。那些赶山人的银子不是流进当铺，就是滚进酒店，再不就是扔在了赌房。一年大秋时，没了赶山人的踪影儿，赶到秋末天凉，他们就全下了山。

赶山人下山来的时候，就是“一躺楼”发大财的时候。

“一躺楼”依他少东家陆玉之的主意，是要开几家妓馆的，让那些赶山人吊上了相好的，就银子一点儿也不流入外人袋里了。但“一躺楼”主陆逸翁只是看一看孙子，道：

“你知道什么？”就不再议此事。

陆玉之也真就不知道什么，他只是知道爷爷也常去一个门口挂只破袜子的房里去，他只知道那个房主叫冰冰。因为陆逸翁常去，所以“一躺楼”的人都不敢去招惹那个冰冰。

陆玉之只知道，那个冰冰很俊，比他还小那么一两岁的年纪。陆玉之在库房，看到了地上有一条棍子。

“这是什么？”

伙计忙答道：“这是一条棍子，是那个补袜子的母老虎拿来当的。”

一条棍子？陆玉之很好奇，他上去抓那棍子。没想到，他一抓，竟把那棍子从中间抓成了两截，他手里抓了一把树渣似的东西。

这是一把铁屑。

陆玉之一笑道：“什么棍子，一堆垃圾。”

伙计撇嘴道：“就这破玩艺儿，还当了三十两银子呢。”

陆玉之一笑，他知道那些补袜子的女人，她们一到了秋后，赶山人躲在她们屋里时，她们怀里的银子又热又多，过了那时候，她们就很节俭。

这三十两银子白扔了，他想。

## 第四章 逼上门来赎棍子

秋秋凉了。

往年这时候，下山的赶山人拚了命往“一躺楼”跑，他们象屎尿逼急了似的，站在柜台前等着收山货，等着拿白花花的银子，门口有时一闪一闪有女人那艳丽的衣服，有那香喷喷的香粉味儿。一抓起银子出了门，就被女人扯进了门口挂袜子的房屋，一冬天也不会出来。

该是赶山人都下山来换银子的时候了。

“一躺楼”的东家陆鸣看着老太爷，道：“怪，已经过了三四天，怎么还是没人？”

陆逸翁一笑道：“鸟儿有唱早唱晚，鱼群有先来后到，他们不急，你急什么？”

陆鸣也哈哈笑起来。他不该急，那些赶山人不上“一躺楼”，上哪儿去找银子，找酒，上哪儿去快活？

陆玉之过来了，见爹与爷爷正高兴，就凑上来陪话。

陆鸣问：“你干什么去了？”

陆玉之笑：“孩儿去看看典当的库房。”

陆鸣道：“怎么样？”

陆玉之道：“还好，就是有些糊涂典当。”

陆逸翁道：“糊涂典当不可没有，没有糊涂，天下不就至清了么？水至清还无鱼呢。”

陆鸣就陪笑。

陆玉之年少气盛，就道：“孩儿明白这个道理，对那些三教九派、赶山人、补袜子的女人都该照应，客气些，这才不失买卖之道。但那些补袜子女人也太欺负人了，竟然用一根朽棍子典当了三两银子去。”

陆鸣不语。

陆逸翁神色肃然：“哦？什么棍子？”

陆玉之道：“什么棍子，一堆木屑就是了，象铁又不是铁的一堆木屑，孩儿上去一抓，就成了一滩泥。”

陆逸翁脸色大变，道：“快！带我去看看！”

库房里仍有那一堆铁屑似的东西。这东西象长白山上朽化风蚀了的树木，一抓蚀成泥土。中间缺了一大块，那是陆玉之刚刚抓过之处。

陆逸翁大惊，吼道：“快，快来人！”

店老板头一回见“一躺楼”主这般着急，忙上来问道：“老太爷有什么吩咐？”

“快！拿来一块玉盘，要三尺长的，快！”

好在是“一躺楼”，就找来了三尺长的玉盘。

陆逸翁手持宝剑，挖上三五下，便在那蚀成泥土的棍子前面挖出一条长三尺，深四指的坑来，陆逸翁又手把玉盘放在坑中，两手一用力，玉盘便插入泥土之中，将那棍子下一块土轻轻启开，盛在玉盘之内。

陆逸翁将玉盘端起，直端入厅堂，坐在堂上，眼睛盯着玉盘，沉默不语。

陆鸣心中不安，问道：“爹，这棍子是怎么回事？”

陆逸翁回头望望陆鸣，浩然一叹。

陆逸翁神色黯然：“祸事，祸事啊。”

陆鸣、陆玉之、店老板惊问其故。

就有人喊道：“来人赎物了！”

店老板轻吼道：“别吵！赎就赎，你去办好了，什么大事，也来吵扰？”

伙计脸色大变：“来了一大群女人，带头的就是那个母老虎，口口声声说要赎那一根棍子……”

陆玉之道：“我去看看！”就向门外冲去。

陆逸翁道：“站住！”

陆玉之回身，对陆逸翁道：“爷爷，至多再赔她们些棍子就是了，有什么了不起？”

陆逸翁低头，对陆鸣道：“家中还有多少银两？”

陆鸣道：“柜上也算，大约有黄金白银八十万两之数。”

陆逸翁道：“好，你去准备，都封好，一会儿要用。”

陆鸣匆匆而去。

陆逸翁：“带路，我去见见这些人！”

典当柜台前，站着六个女人，这六个女人的打扮很怪。一个女人穿一身葱绿，连鞋也是葱绿色的；一个女人穿一身红，鞋也是红的；一个女人穿一身白，鞋也是白的；一个女人穿一身藕荷色，鞋也同色；另一个女人穿一身黄，鞋也同样。只有母老虎穿得特别，一身衣服花花哨哨，什么颜色都有。

母老虎坐在柜台前的“等凳”上。

“等凳”是等赎的人坐的，伙计去取你要赎的典当什物，你就可以坐在“等凳”上等。

母老虎在等，而且等得很耐心。

陆逸翁、陆玉之站在母老虎面前。

“你要取赎？”陆逸翁问。

母老虎一笑，却并不起身：“怎么敢劳动楼主大驾，叫个伙计把那根棍子拿来也就是了，这是原银三十两。”

母老虎双手一放，银子都放在戥子上。

“就请看看，足足三十两，只多不少。”

不用看，自然是只多不少。

母老虎道：“就请‘一躺楼’快一点儿把那根棍子还给我们。”陆逸翁一挥手，一个伙计手捧着玉盘上来，玉盘上蒙一块绿帛。陆逸翁看到，母老虎等一见到伙计手里端的是玉盘，脸马上变了色。

母老虎强自镇定，笑道：“果然是‘一躺楼’，识货，拿来！咱们走！”

母老虎上去一撩，绿帛落在地上。

玉盘上的是一块土，土上有那已朽坏了的棍子。

陆逸翁看到，母老虎这六个女人一见这个，马上就面露喜色。陆逸翁道：“这根棍子朽烂了，照咱们‘一躺楼’的规矩，原抵押银两归押主了，请！”

店伙计上前，把戥子上的三十两银子捧与母老虎。

母老虎笑了，笑得很得意。

“陆楼主是不是再看一看，我这根棍子就值三十两银子？”

陆逸翁一笑：“明白了。”

他一挥手，店老板捧上来了一百二十两银子。

“这些是赔银，请笑纳。”

照“一躺楼”的老规矩，凡是典当之物被“一躺楼”毁坏或抵赔出去，便当以五倍之原银数归赔典押物品的主人。店主人捧出这一百二十两银子，加上原来的三十两，是承认毁坏了母老虎这根棍子，认赔纹银一百五十两。

陆逸翁道：“收回去这东西，反正它也没什么用了。”

母老虎嘿嘿冷笑道：“陆楼主为天下五大楼主之一，可以在‘躺楼’总店及天下‘躺楼’分号门前贴上条子，写着：不识宝物，讹人钱财八个大字，要不就索性在你这十八家店面上都挂一块匾，你看好不好？”

陆逸翁道：“不知为何说我们不识宝物，讹人钱财？”

母老虎笑道：“就是这根棍子，难道陆楼主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吗？”

陆逸翁不语。

母老虎笑道：“既然天下有名的五楼主之一陆楼主都不知道，咱们何不请一个知道的人来？”

母老虎向那个穿藕荷色衣裳的女子一招手，那女人站在门边，向门外挥手。

就走进来三个人。

这三人，一是关东有名的“医不死”屠一平。“医不死”是说无论病得多重的人，到了屠一平手下，保你能不死。还有一个就是关东怪侠冷瓶儿，另一个陆楼主也认识，这人是宝痴卢佗。这三人一齐出来，让陆楼主也暗暗吃惊。

母老虎对卢佗一笑，道：“这玉盘上有一堆土，不知道是不是宝？有劳你这识得天下宝物人给看一看……”

卢佗就走上前去，看也不看这熟人陆逸翁，径奔那玉盘上的一堆朽泥，左看右看，又扼腕又叹息，长吁不语。

母老虎笑道：“卢老先生是识宝之人，不知是不是宝？”

卢佗就捻须沉吟，众人都盯着卢佗，等他讲话。

卢佗道：“自古时，有大禹治水，在九嶷山露宿，梦见凤凰来鸣，醒来果然见到了凤凰。这凤凰衔来树种十粒，大如鸽卵，润色如玉，大禹将此树种丢在九嶷山、泰山、恒山、华山、嵩山、昆仑、岳麓、不咸、大荒、九华十山之上，树种后行九年，便长成

参天之大树。此树有一种特异：生三匝树枝，在人头高处生一匝树枝，如云绕树。又至中间生一匝树枝，亦如云绕树而依，最后在树梢处有一团树枝蓊郁其上。其余处皆光溜树身，无枝无叶。禹本来想用这十树堵水，后来不想用‘堵’法，就没伐用这十棵树。再后来秦穆公伐了昆仑铁树，伐时用金刀割伐时金刀沾水，这昆仑铁树便全树成锈色，其色红如血，秦穆公所乘八骏之车的车轮也因之名称为‘血轮’。后来亦有人采伐天下铁树，至今恐怕只有九嶷山、岳麓两处铁树不曾砍伐，他处铁树均已被伐用。这铁树是奇树，树质奇异。敲之，声象金石之响。闻其味，如兰麝之香。它逢水而锈，遇玉而落，近金则软，见土则暗，无食则死。铁树叶可用做服饰，遇险则变软，可警人免受不测。铁树枝可做器具，能驱邪异。赶山人用此枝，遇千年人参时用棍一点，则人参再也不能借土逃遁。这是价值连城之宝。看这堆朽物，实在是一棵铁树之枝。看这色，怕是来自大荒山，即长白山那一株铁树。据传是胡飞大侠之前，有一个怪和尚从赶山人手里买得此树，赶山人曾得过几根枝条做索拨棍。如今听说只有两根，一根在北派乞丐丐帮总帮主筐头俞波儿手中，另一根则在赶山人的总头儿病虎曹春手里。这两根不知是哪一根？此棍因为不曾喂食，所以死了，化成朽质，再无用处了。手中有些铁树异宝，应每隔八个时辰喂它食些铁屑，否则它必然会死。”

柜台上下众人，一齐惊愕。

谁知道它会是一根铁树之枝，谁知道它是大禹时的宝物，谁知道它是一根能吃食吞铁屑的怪树之枝？

母老虎抚掌笑道：“好，好！果然不愧为‘宝痴’雅号，卢大爷真是知得广。”

卢佗面有得色，打揖问道：“不知这是总筐头俞波儿的宝物呢？还是病虎曹春的索拨棍？”

母老虎一叹，很是惋惜：“这棍儿是病虎曹春的。”

病虎曹春，连北派丐帮总筐头儿俞波儿也惹不起。



陆家人都惊呆了，他们宁肯这棍儿是俞波儿的。

陆逸翁道：“既然是宝物，不知姑娘怎么竟能以三十两银子抵押出去？”

母老虎满面春风，笑道：“那一天他来我家，吃醉了酒，我嫌这棍子碍事。陆老爷子是过来人，想必明白这棍子碍男人女人的事儿。”

母老虎就向陆逸翁抛了一个媚眼。

陆逸翁道：“明白了。”

母老虎道：“明白了就好，总不能让我拿这一堆碎渣子去对付曹春啊，没了棍子，他会打死我的！”

母老虎抹眼泪，象模象样的。

陆逸翁道：“好！鸣儿！”

陆鸣站在面前。

“赔！”

母老虎面前摆满了盘子。有金子，有银子，足足有三十万两银子之数。

母老虎的眼睛都被晃花了。

母老虎道：“行了，行了，就一根棍子呗，是不是？劳陆楼主赔上这么三十万两银子，想那个病虎跑一辈子山，也没见到过这么多银子呀，把这些银子一摆呀，十根棍子也不要了。”

陆逸翁轻轻吐了一口气，道：“好，签押！”

店老板马上递过来一张押纸，上面写明赔出典家三十万两银子。

母老虎和那五个女人都去搬银子。

“别动！”

一声厉叱，面前又出现了一个人。

这是个女人，这女人是全关东最漂亮的女人。因为她的脸总是板板着，所以人家都

叫她冰冰。

冰冰冷冷道：“难怪你们着迷，原来是没见到过金子银子。”她向陆逸翁道：“三十万两银子就可以买到铁树之枝么？”

陆逸翁笑道：“原来是冰冰来了。这一回‘一躺楼’亏了你们，还望高抬贵手，免得江湖上贻笑。”

冰冰道：“原来陆楼主也怕贻笑江湖？这可怪了，天下首富，五大楼之一的‘一躺楼’竟然不识铁树，这事儿谁信？我说卢大爷，请你看好了，这一堆破泥土就是那一根价值连城的铁树枝？”

看来“宝痴”卢伦也对这个冷冰冰的女人十分畏惧，他连连点头，道：“姑娘看好了，这是那宝贝，不错，不错！”

冰冰慢慢坐下：“陆楼主，三十万两银子就赔得住这根棍子了么？”

陆逸翁脸上含笑，道：“好！再赔！”

地上的金子银子共有八十万两之多。

冰冰冷冷地看定陆逸翁。

陆逸翁一笑：“冰冰姑娘，这是‘一躺楼’上所有的现银，愿意都做这一根铁树之枝的赔偿。如果姑娘认可了，就是给老夫一个天大的面子。”

冰冰道：“我不要银子。”

陆逸翁道：“那姑娘想要什么？”

冰冰冷冷道：“赶山的兄弟下了山，巴巴地赶到我们这屋子来，不图暖不图饱饭，图是是补袜子的女人有心有肝。丢了赶山人的宝，我们怎么对赶山兄弟交代？银子，我们不要。不管去哪里讨弄，只要陆楼主能给找回来这么一根棍子，咱们就相安无事……”

陆逸翁还想搭言。

冰冰冷言一出：“走吧！”

七个女人，还有那三个男人一齐走出去了。

## 第二卷

### 第一章 陆逸翁

天下五大楼是京都宝华斋，洛阳万花楼，山西老字号，湖南万花银庄和关东“一躺楼”。

天下五大楼有名，字号有当当响。曾有谚语，说的是：把屁放在五大楼，能讨回来屁影儿，把钱存放五大楼，能下崽儿；把物放在五大楼，不丢不霉不蚀不走，能取回来；拿着五大楼的银票，保了准儿的财主。

陆逸翁就是天下五大楼之一“一躺楼”的楼主。

“一躺楼”在天下有八十七家分号。

陆逸翁坐在厅堂上，儿子陆鸣和孙子陆玉之站在一边。

这里还站着“一躺楼”总号的八十个镖师，门外还静静地站着七百个趟子手。

火把点着了，烧得滋滋响。

陆逸翁偎在太师椅里，不讲话。

没人敢问他话。

儿子陆鸣、孙子陆玉之都等着他说话。

镖师们一个个虎虎而立，有的来“一躺楼”五六年，也没见到过楼主召集所有镖师议事。

他们很兴奋，“一躺楼”有大事了。他们要奋不顾身，为“一躺楼”效死，因为“一躺楼”平日待他们极为优渥。都等着“一躺楼”楼主陆逸翁吩咐。

陆逸翁那样子似乎没了平日的矍铄。

他长吁了一口气，问道：“路上正走的镖有多少？”

陆鸣道：“有六起。一笔是山西分号的，有二百万两银子的红货，走西广，约五六日可到。一笔是京都，走的是山东，一批珠宝，约九十万两。还有两笔是总号的，分别去河南和洛阳。另外两笔是长江口的，走水路，这两笔生意有一百万两。”

陆逸翁道：“放鸽子，告诉他们八十七家，最近风头不好，少接货或者不接。走在路上的货要派人去追，加人快马把货送到，千万别出了差错。”

陆鸣道：“爹，八十七家都放鸽子去么？”

陆逸翁道：“对。啸天去了哪里？”

陆玉之道：“啸天叔叔跟那批货去河南了。”

陆逸翁道：“放鸽子去，让那回头鸽子再飞回去，把啸天追回来。要他日夜兼程，赶回总楼。”

陆玉立道：“是！”

陆逸翁对众镖师道：“众兄弟，‘一躺楼’一向无风无雨，一向平平静静，有些兄弟在‘一躺楼’似乎都无用武之处了。象前几日，张效老弟竟然去那个母老虎那里补上了袜子……”

众镖师窃笑，又随即意识到不该发笑，随后马上全都噤言。

陆逸翁一叹道：“这一回‘一躺楼’怕要经受一点风雨了，众位兄弟无事不要出门，都在家里好好呆着。这回母老虎拿病虎曹春那一根棍子是一件祸事。但愿它只是我一个人大大小小……”

众人不语。

陆逸翁道：“鸣儿！”陆鸣应声而出。陆逸翁道：“家里人多加戒备，我与玉之去走走，看能不能消弭这一场祸事……”

两骑快马，一溜风尘。马是千里驹，人如马上风影。一连两日，这两骑人马到了长白山群峰之巅的天池瀑布之下。天池瀑布飞流鸣溅，一跌千丈，轰然作响。对面讲话，充耳不闻。

陆逸翁比划一下，让玉之和他弃马而上。

二人在世石之上，纵跳而上，来到瀑布之下的一间茅屋外。陆逸翁的脸上有了笑意，他从腰中拔出宝剑，轻轻地弹起来。陆玉之听得明白，这弹奏时疾时徐，极合拍。

茅屋里也汀淙奏响了几声琴韵，有人朗声而呼：“故人来访么？”从茅屋里飘出来一个女人。

这是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约四十岁年纪。

她看着陆逸翁那眼神中有无限情愫，这眼光让陆玉之也垂头不敢去注视。

“你到底还是来了……”

三个人坐在一块大石上。

陆逸翁道：“玉之，这是宋婆婆。”

陆玉之忙向女人施礼。

女人道：“你的孙子？”

陆逸翁点点头。

女人黯然，好半天，才昂起了头，笑道：“你来找我，一定是有了难处。”

陆逸翁点头，看着她。

她的眼里忽然闪着光。

陆逸翁双手抱膝，问：“病虎曹春这人怎样？”

女人眉一皱，慢慢道：“病虎曹春？这人倜傥不群，有一身出神入化的功夫，有人说他在关东数着该是头五位高手。他擅一种自创的功夫叫‘百兽舞’，似掌似拳似爪似扑，十分厉害，因为其路数不与人同，多类猛兽厮打，所以世人难敌。另外他在长白山

内曾采过异样珍草，服食后善避万毒，于是这人又擅用毒。此人最狠之处，在于可召集长白山内近千赶山人。这些赶山人每人都身手不凡，拿生命轻掷看成儿戏。”

陆逸翁道：“如果偷了曹春那根棍子，他会如何？”

女人想了半天，正色道：“你最好不要动这个念头。如果你拿了他的棍子，他会用你的头做棍子，杀你一个鸡犬不留。”

陆逸翁低下了头，半天又问道：“如果想把筐头儿俞波儿那一根棍子弄来，有什么办法？”

女人低头，用手指一捏一拿，巨石上的突出石棱块便被她捏拿在手里，她把这石子一块一块投入瀑布，她是在沉思。

陆逸翁在等待。

女人叹了一口气，道：“没有办法。”

陆逸翁也看着瀑布。

他突然叹气道：“人就象这瀑布，急急忙忙奔着出山，以为山外那花花世界有多好，岂不知那里净是污泥浊水，哪里有这清清爽爽？”

宋婆婆一笑。

陆逸翁突然向她施以大礼。

她忙道：“陆郎，你怎么……”

陆逸翁道：“有一事相托，孙儿玉之骨格不错，请婆婆留下他来，教他功夫，至少三年，再放他下山。”

宋婆婆看看他，一叹，道：“你从来不求我，你从未求过我一次。第一次开口，却是为了……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陆逸翁喜形于色，向宋婆婆作揖。

## 第二章 借宝

山里也有庙，而且是一所破庙。

庙就很奇怪，破庙就更是怪。

庙要么修在崇山峻岭之中，使人们感到人间的污浊，知道求神的艰难，一步步拜上去，也知神仙的高尚、逍遥。要么就把庙修在平地上，让人人都可以安步当车，来朝拜上香，老人、孩子的装老钱、压岁钱都可以用来做灯火赏金，也显得神佛的热闹，与世人也亲近。

可这一座庙，修在人烟无靠的山里，却不在崇山峻岭之上。这只是一座破庙，是一座山神庙。

一个人飞马而来。

他看见了路中间有一个东西，就急急勒马，站住。

他下了马，细看。

路中间有一只破大筐，这是一只破得不能再破的筐了，筐很肮脏，象是刚刚从死尸身上拿下来，刚刚从臭水坑里拣出来的。

谁见了这破筐不绕着走，不捂着鼻子躲开它？

不料这人却伸手去抓起了这破筐。

这人拎着筐走进庙去。

庙内无人。

这人把筐放在地上，人也坐在地上，闭上眼睛，象要睡着了。他身边忽然有人了，身前身后围了六七个人。

他面前站了一个人，这人手拿着一只小筐，筐小得可以把在掌心里，是用金线和三六一十八块小小玉片编成的，用手一握，软成一块，一松开手，又是一个小小筐儿。

这小筐就是北派三十八万众丐帮总筐头的凭信。

这个笑吟吟、穿一身破得不能再破的人就是北派丐帮总筐头俞波儿。

俞波儿面上带笑，道：“我说是谁，这么熟悉门坎？原来是关东‘一躺楼’的楼主到了。”

他向周围那六七个人吼道：“闪开，闪开，财神爷爷来了，你们还不打打溜须？省得以后讨吃的时候紧巴啊？”

这六七个人就闪开了。

俞波儿大手一挥，道：“坐！”

二人席地而坐。喝酒。用一只坛子，一递一口地喝。

喝了两坛子酒，两个人都微微有醉意。

俞波儿一挥手，那六七个人把酒搬到一边去。

陆逸翁一笑，道：“财神爷爷，你来干什么？”

陆翁一笑，道：“只要你不借这一只筐儿，别的由你张口。可话又回来说，这‘一躺楼’关东赫赫有名，要什么东西没有？又有什么东西向穷丐借？”

陆逸翁一揖道：“事情太急了，所以只好来求筐头儿你了。如果筐头能助我一臂之力，就当是救了‘一躺楼’。”

俞波儿虎目一瞪，道：“有这么麻烦？”

陆逸翁点点头。

俞波儿一拍腿：“好，你说？”

陆逸翁慢慢说道：“借你那一根棍子，那一根铁树之枝的棍子。而且想把它赔给别人，从此不还你了。”

俞波儿愣了，怔怔地看着陆逸翁。

俞波儿来回踱步，又看看外面林梢的清冷月亮。

月亮刚升起来，林子还不暗。



陆逸翁慢慢起身，向俞波儿的后身影儿一揖，道：“我本来不该来求这宝物，请筐头儿恕我失言，我先告退了，容改日再来谢罪。”他转身默默走去。

他听到了俞波儿的一吼：“站住！”

他回过了头，他看到了俞波儿那一张很明朗的脸。

俞波儿道：“我.....我不该骗你。说来这很丢人，我的那根棍子，被怪侠冷瓶儿赢去了。我和他赌喝酒，本来他喝不过我的，那一天却偏偏干杯不醉。我输了，棍子归他了，说好年后还我。”陆逸翁道：“什么时候？”

俞波儿道：“十一二天前吧。”

陆逸翁心中明白，十一二天前正是母老刚刚把那一根铁树棍枝抵押在“一躺楼”之后。

他长叹了一口气，转身往回走。

俞波儿追上了他，一手拍在他肩上：“有事儿告诉我，我或许可能帮你。”

陆逸翁没回头。

他直直地走了。

### 第三章 陆啸天

没有一点儿风波，“一躺楼”很安静。

赶山人仍没有一个来“一躺楼”的。赌房里只有自家的伙计无精打采地掷骰子，收山货的筒子房里没一点儿声响。一千个赶山人进了山象一把沙子洒在河里，没什么声响。可一千个赶山人出了山，凤凰城就该山摇地动。每个赶山人都嗓门象虎吼，走步象踏鼓。“一躺楼”从来没这么冷清。

镖师们日夜巡视，也用各种理由推话搪塞，不再接镖。其实也不用怎么犯难，因为

很少有人上门来求镖。

陆逸翁、陆鸣和镖师们在等待，等待着病虎曹春和他那一伙赶山人。

“一躺楼”门前用四个镖师，十八个趟子手守门。

这时，一匹快马冲到了门口，一个大汉将缰绳一甩，人便冲了“一躺楼”。

“一躺楼”内人声鼎沸，象是人人在欢呼。

“大管家回来了！大管家回来了！”这大汉直冲进内室，冲着陆逸翁一拜：“我回来了。”

陆逸翁也在笑，睁开双眼，道：“好！”

陆啸天是“一躺楼”的大管家，这五六年渐渐地就接管了“一躺楼”的一切杂事儿，让老楼主不再操心这些俗务，专心颐养天年。老楼主拿他当子侄看待，凡事极是推重他。东家陆鸣也从不驳回他的决断，而陆玉之每逢见到他，都谦恭地站在一边，口称二叔。陆啸天也不负楼主之望，天大的事，他都承担起来，想法化解过去。

陆翁道：“啸天，你回来了？河南那一批镖怎么样？”

陆啸天道：“楼主，河南那一批货已经送到，完好无损。只是洛阳和山东那两批货出闪失了，途中竟有人敢劫咱们‘一躺楼’的镖，劫镖的人把旗也踹了，还留下这个……”

陆啸天从背上解下包袱，拿出两根棍子来。这是两根长不足三尺，细细滑滑的索拨棍。这是赶山人用来防身、拨蛇、寻宝的棍子。陆逸翁道：“来得好快……把棍子拿来我看！”

这两根棍子都很光滑，象在人手里摆弄了十几年。

确实是赶山人用的索拨棍儿。

洛阳和山东两批镖，一共有近二百万两钱子，都被劫走，而且是劫镖杀人踹旗，象是与“一躺楼”有不共戴天之仇。

陆逸翁道：“把那旗给我看看。”

陆啸天迟疑了一下，还是递了上去。

这是“一躺楼”的黑旗，是走到哪里黑白两道的朋友都十分看重的“一躺楼”的镖旗。如今竟被人涂上了鲜血，十分醒目地刺着刀痕。

陆啸天道：“看这棍子，象是长白山赶山人用的索拔棍，我们又没得罪这些太岁，他们哪里犯得上匆匆地赶到洛阳和山东途中杀人劫镖？”

陆逸翁道：“两处劫镖的人有多少？”

陆啸天道：“山东一起，约有四五个人，杀了四个镖师，八个趟子手，剩下八个活着的人，把镖车扔了，逃了回来。我想是被放了活口。洛阳一起，六个镖师全死了，趟子手只活了一个老吴。据老吴讲，劫镖的也只是有那么四五个人。”

陆逸翁点点头。陆啸天虎目圆睁：“楼主，究竟出什么事？这些人是不是都是真正的赶山人？”

陆逸翁点点头，对陆鸣道：“你把详情告诉啸天。”

陆啸天沉吟不语。

得罪了病虎曹春，就等于得罪了长白同一千赶山人。

而这一千人都是高手，都是不畏死导拚命的血性汉子。

何况还有那些狡计百出的补袜子的女人？陆啸天沉吟了半晌，突然道：“楼主，当今之计，只好去找病虎曹春，让他说话，看如何是好。总不能半年不接镖，不做生意，那样‘一躺楼’的生意就全完了。”

陆逸翁道：“好。我去找他。”

陆啸天冷笑道：“我去，这事还用劳楼主亲自出马。”

## 第四章 病虎曹春

陆啸天知道去哪里找病虎曹春。

他去那间新茅屋，是那间门口挂着一只花哨袜子的新茅屋。

这花哨袜子不是赶山人穿的，倒象是女人穿的。

难道冰冰也为人补袜子？

“你来干什么？”

陆啸天一笑：“我来找人。”

冰冰撩着头发，很风骚的样子：‘你会不会是找我？你可别象你们那个陆老爷子，上我这儿来泡茶喝，象尊神，把我的生意都给泡没了。你还不老，大概不会只泡茶吧？’

陆啸天厌恶地看她一眼：“我不找你。”

冰冰道：“你不去山窝找，这里没有虎。”

陆啸天道：“秋凉了，虎都守着一只鹿，趴窝。”

就有人哈哈大笑。

“陆总管果然有见识，不愧为‘一躺楼’的大总管。”

病虎曹春就坐在床上。

陆啸天神色淡然，盯着曹春：“你这些天好忙啊？”

病虎曹春道：“不忙不忙，我这些天一直坐在这里喝酒，喝这上好的熊酒，你是不是也来上那么几口？”

陆啸天摇摇头。

“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还我棍子。”

陆啸天道：“大禹没了，自然也再没了那树可种，天下去哪儿找一根铁树枝给你？”

病虎曹春道：“没有棍子，就只好天天拿银子了。”

陆啸天脸色一变：“你以为‘一躺楼’会让你这样干下去？”

病虎曹春并不急：“我早已算计好了。这天下八十七家分号么？只要关上那么三年两载的，也就够了。我们弟兄们有银子花，也不必上山去找货。你知道那活儿太苦。你们‘一躺楼’只有你陆总管，还有楼主陆逸翁老头儿咱们不敢惹，不是对手。剩下的那几百个镖师，走到哪儿咱们也不怕。”

陆啸天道：“你欠‘一躺楼’的债，已杀了‘一躺楼’十个镖师，十八趟子手，这是二十八条人命！”

病虎曹春冷笑道：“不多不多，如果你还我那根棍子，我抵你二十八条人命！赶山人的命不值钱……”

陆啸天长吁了一口气，道：“好！”

陆啸天在这些补袜子的女人家里找。

他要找一个人，他只有这么一个机会，那就是找到这个人。他找到了这个人，才有可能让这一千个赶山人不再与“一躺楼”为敌。他终于在一个补袜的女人家里找到了这个人。

这个人正在快活，他搂着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一个穿身黄衣服，连鞋子也是黄的；一个穿一身红衣服，连鞋也是红的。

这个人是关东怪侠冷瓶儿。

冷瓶儿仍一手搂着黄衣女，一手抱着红衣女。

“你来干什么，陆大总管？”

陆啸天道：“找你。”

冷瓶儿笑道：“你如果找她们，我就把你赶出去。要是找我，我没工夫。”

陆啸天道：“还有的是时间。”

冷瓶儿一笑：“还有时间？我倒觉得时间不够用，怎么能说还有的是时间？好，你

有话讲！”

陆啸天道：“找你要一根棍子。”

冷瓶儿道：“什么棍子？”

陆啸天道：“俞波儿的打狗棒。”

冷瓶儿哈哈大笑：“这几日人们怎都迷上了这鬼棒子？陆总管，那是我赢来的，喝酒赢来的。俞波儿自以为他是酒圣，可他没喝过我，这一条棍子就归我了。”

陆啸天道：“我也可以从你手里把它赢来！”

冷瓶儿肃然道：“陆总管，别开玩笑！”

陆啸天道：“比什么？你说。随便你划下一个道儿来，我都可以奉陪。”

冷瓶儿嘿嘿冷笑，突然一推女人，跳起来：“好！”

比法很别致，先比撂棋子。围棋子放在钵里，比谁可以一子撂一子，撂得最高。

冷瓶儿道：“请！”陆啸天不语，叭地一子掷向掷向棋盘，棋子透棋盘而入，钻入桌子极深。

冷瓶儿叹道：“果然有些门道。”他也一子贯入棋盘，钻入桌子比陆啸天稍浅。

陆啸天道：“这一子你已经输了。”

冷瓶儿忙道：“未必未必，人各有道，是不是？”

陆啸天又贯一子，这一子又把底下一子向桌里顶进几分。这时，桌面要从底下穿透了。

冷瓶儿也贯上一子，这一下也几乎使棋子从桌底透穿。

冷瓶儿摇头：“陆总管，差不多，差不多。”

就慢慢往这棋盘的孔里布子。

布了六子，就与棋盘同高。

再布六子，已高出一小撂。

冷瓶儿左手成掌，护着这棋子，使其能成一摞。

陆啸天冷笑，只以一指指定这一摞棋子，竟也不坠。

就又布上了十子。

冷瓶儿左手微颤，桌面上就摞着十六黑子了。他得用内功逼住棋子，不让它失坠。

陆啸天冷冷一笑，叭地尽出去六个棋子，六个棋子在空中飞绕碰撞，有先有后，又一齐落在上面。

冷瓶儿道：“这一手我却不会了，难道就这样输了不成？好歹我也试一试。”

冷瓶儿将六枚黑子一齐掷出，黑子在空中各划了一个圆弧，一枚接一枚地落在上面。

陆啸天道：“我还有另一种放法，你不妨也试试看。”

他叭地把一枚白子摔在桌上，白了一弹，飞将起来，落在上面。一连弹了三子，都齐齐地落在上面。

冷瓶儿道：“这不难。”他叭地掷出一子，弹回后落上。哗啦一下，所有的黑子都倒了。

陆啸天两手一张，白子全部落在手里。他对冷瓶儿道：“你输了。”

冷瓶儿惨然一笑：“我输了。”

再比往女人头簪花。

冷瓶儿道：“陆总管别见怪，人都叫怪侠，自然该有一点新花样，你说对不对？”

陆啸天肃然道：“对。”

红衣女坐在陆啸天对面。满面笑意，含情脉脉地看着陆啸天。黄衣女侍在冷瓶儿对面，这女人板着脸，象有一点忸怩。

陆啸天和冷瓶儿手里都握着一串串珠花。

冷瓶儿道：“陆总管没玩过这个，还是别试了，认输就行了。咱们比第三场。你看

行不行？”

陆啸天道：“这不比撂棋子更难。”

冷瓶儿道：“这难在你的手劲上。如果你碰痛了美人的头，就不妙了，要打出了血，就更大杀风景。让人家说陆总管不懂怜香惜玉，有多不好？”

陆啸天冷冷道：“好！那就试试。”

两人用弹指神通法将一串串珠花插在女人发鬓上。

冷瓶儿很熟练，他有点诧异：“看来陆总管是风月老手，知道如何怜香惜玉，如果陆总管能爱惜这些女人，哪还有我冷瓶儿的好处？这些女人见陆总管人又英俊，又有一身好本事，为人又大方干练，怕不拚了死缠住陆总管？”

陆天啸既不听冷瓶儿唠叨，也不看红衣女那妖娆神态，一心弹出珠花。

两个女人头上已经满是珠花。

冷瓶儿脸色惨白，他惨然一笑道：“我看错了陆总管，不知道陆总管有这等本事，看来陆总管不单是功夫高强啊。”

陆啸天冷冷一笑道“承让了。”

冷瓶儿盯住陆啸天，一字一顿地说道：“陆总管，你晚了一步。我昨天已经同病虎曹春比过了。也是比这三场，也是两场我都输了，那一根棍子已经输给了他。”

陆天啸一怔，转身就走。

冷瓶儿道：“陆总管！”

陆啸天停住了。

冷瓶儿道：“我劝你一句，别和病虎曹春比这撂棋子和簪花，他比你强！”陆啸天略一迟疑，昂然而去。



## 第三卷

### 第一章 喋血 “一躺楼”

今 “一躺楼” 很平静。

平静得让人难受。镖师和趟子手们都闲暇无事。一年忙秋，山货下来时节，“一躺楼” 应该是门庭若市，人人忙碌，人人满面喜色的时候，大宗生意天天做，大宗镖银来来往往，里外都是进进出出的车马。

可现在 “一躺楼” 竟然象是睡着了一样。依老楼主的吩咐，镖师和趟子手都在 “一躺楼” 内休闲，不到外面去。

镖师们都是男人，是男人就断不了那三样毛病：喝酒、赌钱，玩女人。

喝酒只能喝闷酒，赌钱只能自家人赌，没有女人。

张效决定出去找乐子。

他从后门溜出去，溜出去的时候还向那两个把守大门的镖师挤挤眼。

他决定找乐子，好好轻松轻松。

首先得去找女人，他最想的就是找女人。这凤凰城只有补袜子的女人，而没有妓馆。是因为有补袜子的女人，就没了妓馆；还是因为没有妓馆，就有了补袜子的女人，谁也不知道。

张效记住了，他不再去找母老虎，他想去找一只 “鹿”。

他进了一个补袜子女人的家。

这女人很温柔，象一只鹿。

母鹿都很驯，尤其她们在强壮的雄鹿面前。

张效觉得很舒坦，他很快活，他知道只有女人，才会让他有这样的快活，这样的感觉。

这女人很漂亮，她在做事时总是象她补袜子一样，不慌不忙地，一点点地做。她那是冷静，也是一种沉着，这就叫心要跳出腔子来的张效焦急。

他暗暗好笑，盯着这窈窕的女人看。他想，不知道这女人做什么事儿会快？

张效就哈哈大笑起来。

女人很羞涩，以为张效笑她，就用衣服把自己掩饰了起来。

“你笑什么？”

“你这样磨磨蹭蹭，穿衣服，再梳头，再做饭，很忙很忙的。”张效道：“你和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更忙了，时间更少，对不对？”

女人拊掌而笑道：“你真聪明，你这话真讲得对，对极了！”

张效仍在注目女人穿衣服。

能这样看的时机不多，女人并不乐意在男人面前穿衣服，就是乐意，也总是穿得很快。

张效道：“你总是这么慢腾腾的？有男人也这样？”

女人一叹道：“没办法，只能这么快了。”

女人抓袜子时候很快。

她马上就穿上了袜子。

张效突然瞧见了她的袜子。

他觉得很奇怪。

张效道：“你是补袜子的，为什么你那双袜子上有两个洞洞？每一只袜子前后都有两个洞？”

女人的脸色变了，她好象很吃惊，看着张效。

女人向他笑：“你看窗外……有人！”

张效身子向窗外一斜，这一斜他的身体转动了一下，他的肋部全露在这女人手边，

他只回了一下头，嘴巴张了张，想说话，却又什么也没有讲出来，就轰地倒下了。女人很轻地叹了一口气：“你干嘛看人家的……的袜子呢？”

叹息是因为这个张效毕竟是一个很强壮的男人。

张效两天没回来。

陆啸天派三个镖师出去找。

陆啸天带三个趟子手出门去了，带回了三个镖师的尸体。三个镖师被人杀死，吊在前面的树林里。三个尸体的怀里都抱着赶山人用的索拔棍子。

“一躺楼”没什么反应。

老楼主陆逸翁坐在亭子里，自己的左手和右手在下棋。陆啸天站在一边，陆鸣也在看着他自己下棋。

陆逸翁不讲话。

陆啸天道：“楼主，这样下去不行，还是让我去同这个病虎曹春比试，斗上一次，让这个事情有个着落？”

陆逸翁看一看陆啸天，又去布棋子。

陆鸣在一边说道：“爹，不然让我同啸天一起去一次，怎么样？”陆逸翁仍在布棋子，他兴致勃勃对陆鸣道：“你看这棋势，我左手赢，还是右手赢？”

陆鸣早已将棋局看清，这时急于讨陆逸翁的应口，好去对付病虎曹春，便道：“左手赢！”陆逸翁又问陆啸天道：“啸天，你看，我这棋左手赢，还是右手赢？”

陆啸天沉吟着，道：“一人弈棋，心赢。”

陆逸翁看看陆啸天，掷子而起，道：“好一个‘心赢’！”

陆鸣看看陆逸翁，又看看陆啸天，颇不以为然。这时局势极险，“一躺楼”如此艰难，还有什么好心思来谈这一局棋势？

陆啸天又问道：“楼主看，我们是不是要找病虎曹春？”

陆逸翁一叹道：“何必去找，杀你人，逼你钱财，劫你镖银，他们马上就会来的，何必你找？”

陆啸天点头称是，但心中同陆鸣一样，颇为不服。

陆逸翁道：“啸天，家中安顿，全都托你了，你要照顾家小，如果病虎曹春一来，我与鸣儿全力应付，你照顾安顿家小，不要与敌人交锋……”

陆啸天点头应命，他问道：“玉之呢？这几日怎么不见玉之。”陆逸翁一笑道：“他去了嵩山，我让他去少林寺，暂时避一避风头。”

陆啸天道：“也好，没了他，我心里会安稳一些。”

天渐黄昏，陆啸天进了内室，去安排家小。

陆逸翁仍沉坐，左手与右手弈棋，这一局棋下得很慢。

陆鸣坐在一边，不时地看一看窗外。

陆逸翁道：“鸣儿，你在想什么？”

陆鸣道：“我在想，那个病虎曹春和这补袜子的女人马上会不会来……”

陆逸翁道：“你为什么不想想我这左手和右手一道下棋的道理？”

陆鸣不语，他不能说他喜欢老爹，陆逸翁与他儿子玉之一样，时常有种古里古怪的想法，不类常人，那些想法常常很荒谬。

他们听到脚步声。

窗子叭地被打碎了，窗纸和窗扇都飞散在空中，又落在地上。门被踹碎，人踏着门板走进来。

屋里显得很挤。

陆鸣想飞身而上。

陆逸翁哼一声，陆鸣就不动。

那个穿着几片衣服，头发很长的男人，站在了陆逸翁面前，他就是病虎曹春。

他瞧着陆逸翁冷笑，身边站那个冷冰冰的女人冰冰。

陆逸翁一笑，道：“你也来了？”冰冰道：“丢了人家的棍子，只好来一趟。不过冲着陆老先生总上我那小屋里坐一坐的份儿上，我和我的姐妹们只是来这儿瞧瞧，决不会动手。”

陆逸翁道：“如此多谢了。”

病虎曹春道：“陆楼主，这一次得罪了。”

陆逸翁道：“我正在揣摩棋术，曹大侠要是晚一步来就好了。”曹春道：“我等得了，我的弟兄等不了。”

他带来了四百个赶山人。四百个赶山人，足可以抵得“一躺楼”一千个镖师。

陆逸翁苦笑一笑，他也知道今夜“一躺楼”这场劫难不可避免。病虎曹春道：“哪位兄弟先去同这位陆老板试试身手？”就上来一个大汉，这人是关东有名的高手，他叫“一字剑”孙贺。

陆鸣迎上去。

两个人战在一处。

陆逸翁慢慢闭上双眼。

他知道那战局结果会如何，所以他闭上双眼。

分心则乱，他的手在微微颤抖。

众镖师一阵子齐吼，冲了上去，显然是陆鸣战不过孙贺，众镖师才一拥而上的。对方也冲了上来，做七八对儿厮杀。

厮杀声渐强。

嗖嗖两枚暗器从空中飞来，直奔陆逸翁。

陆逸翁袍袖一卷，那暗器便飞回去。一声惨叫，一个赶山客死在门过。病虎曹春一声虎吼，直冲向陆逸翁。

两个人交上了手。

很难说打了多少回合。

人都在“一躺楼”外，一对一对厮杀。镖师与趟子手们有的结阵，有的独殴。

陆逸翁与病虎曹春为敌。

曹春用“鹿蹬”来敌陆逸翁，他身形总是低矮，时或以一树为已据，双手握树，而以双足飞踢，或以山石为倚，反复踢向陆逸翁，让陆翁无法接近。

陆逸翁以掌抵御他。

曹春又拳式一变，变为豹扑。

这回他双足总是蹬树，蹬石，以双掌开力，向陆翁猛扑。他双手一探，身成低翔，双手成爪，成勾，直扑陆逸翁面门。

陆逸翁躲闪开去，让至一边。

曹春昂头作啸，众赶山人也做虎啸、狼嚎、熊吼、鹿鸣，一时“一躺楼”前百兽嘶吼。

陆逸翁稳稳地看着他。

曹春道：“陆楼主，你不行了。如果你不怕我这一身毒器，敢用你那‘佛指千变’，我一定敌不过你。但你不该，你时时得多加小心，怕中了我的毒。这样，你就输定了。”两人对峙，不动。惨叫声传来，这是陆鸣，他坚持了三四个时辰，这是被三四个赶山人用索拨棍自前胸、后背、小腹、脖颈插了进去，顿时血冒。陆鸣吼叫一声：“爹爹，快走！”陆鸣倒了下去。曹春冷笑道：“陆楼主，‘一躺楼’的东家没了。”陆逸翁不语，抬头看天。

天边已经亮了，清晨来了。

“一躺楼”的人已经没有什么了一躺楼”志在斩尽杀绝。

最后，“一躺楼”所有的人都倒在血泊中。

最后一个镖师是卢冈，他是陆楼主的好朋友，弈棋之道的朋友。他一个人在抵对三四个人，他拚命吼叫：“老楼主，走啊，走啊！你走，为我们报仇！”

四根索拨棍夹住了他的脖颈，他脸胀红，讲不出话来。索拨棍越绞越紧，这一招叫“夹花喉”，专门在山中对付毒蛇猛兽的，即或是大蟒与猛虎，也难敌四五个高手一绞。卢冈哇地喷血，血射向天空，人渐渐绵软地倒下去。

赶山人渐渐地围住了陆逸翁。

曹春用一条白白绢子去擦拭他手中的血棍子。

众赶山人冷冷地看着陆逸翁。

陆逸翁看着满地尸体，看着渐渐走过来的冰冰和那几个女人，他脸色苍白，但手并不颤抖。

曹春道：“陆楼主，你该躺在这里。”

陆逸翁道：“只要你有这能力。我真不明白的是，你，还有这些女人，要图什么？难道你们只为了那一点东西，为了那一根棍子。”

曹春冷笑道：“就为了灭掉你们‘一躺楼’。”

陆逸翁道：“‘一躺楼’你灭不掉，除非.....”

这时，一道闪光在他脑子里一过，他被这想法弄得惊呆了。除非.....他们能占得了“一躺楼”，除非他们能占得了或者全杀光“一躺楼”的天下八十七家分号.....陆逸翁一叹道：“天亮了，我该走了.....”

曹春一叹道：“你走得了么？”

陆逸翁道：“你们这些人加在一起，怕也拦不住我走.....”

他身子一纵，同时向下飞出了一片雨来——这是他手里的一把黑色棋子。

每一个赶山人都忙着应付这棋子，只有曹春和孙贺以棍为剑，向陆逸翁冲来。

陆逸翁身轻飘忽，马上就要飞到了一棵树上。他只要上了那树，再纵上几纵，人便

可以飘引远去。

这时，从那树上飞下来一片花雨，这是二十四粒暗器。

陆逸翁不愧为陆逸翁，他身形已成落势，竟然能在空中再向左一趁，斜斜地飞向一边。他躲过了这二十四粒暗器。

这时，从树上又飞出一片剑光，剑光绞在他的双腿之上，他象一只中了箭的鸟儿一样向下坠落。

陆逸翁趴在地上呕血，一双脚渐渐走来，这一双脚似乎要踏在他的头上。

陆逸翁向前用力一扑，抓住了那人的双腿。他用力拉拽那人，那人双足用力，双脚渐渐陷入了地面。

陆逸翁一口一口呕血，血是黑的，他呕出的血都呕在他白白袍子上。

“你中了毒器……” 那人说。

陆逸翁继续呕血。“你松手吧，你要死了……这是解药！”

一粒解药扔在了他头边。

陆逸翁仍双手紧紧扳住那人的腿。

“你这哪里象个楼主，好可怜，是不是？” 陆逸翁大吼一声，用力扳动那人的脚。脚象犁，被扳向陆逸翁这边半尺，土被拱翻了起来。

“你这是何苦？”

那人一叹，一柄剑从陆逸翁后背直刺入胸脯，扎在地上。

陆逸翁松开了手。

## 第二章 男人与女人

搬开石块，有一个大环，扯动那环，就轧轧响着，石门打开了。从这里下去，是一



个洞，洞里很黑。

扶着墙壁，这人慢慢向洞里走。走得很慢，很小心。走了六十九步，站住了。因为不能再往前走了，再向前走一步，就走到床上去了。有人突然咯咯笑起来，笑声妩媚，而且很刺激。那人叹道：“世上的人怎么也想不到，冰冰这个人也会笑，而且一笑就很勾男人的魂魄。”

冰冰叹道：“我的魂魄早被用光，都被你用光了。”

那人笑道：“用光了，用光了还这么有心机，不用光时的冰冰岂不是更可怕了？”

冰冰被那男人拥在怀里。

男人抚摸着冰冰，显然很熟稔。

冰冰道：“你只走了两步，一步是弃棍子，再一步是杀人，杀‘一躺楼’的人，这两步就这么光彩。你若走六十九步，关东不全是你的了么？天下不全是你的了么？”

男人哈哈大笑，笑得很畅快。

冰冰道：“‘一躺楼’的人全死光了，你也该出面了，对不对？”那人冷冷道：“不是你算错了？还有一个没死呢。”

冰冰住了手，坐起来：“你说的是那个小崽子？”她突然吃吃笑起来。“你笑什么？”

那个小崽子一见了我，脸马上象一块红布。你说见了女人脸象一块红布的男人迷不迷人？”

男人道：“迷人，迷人。他为什么不直走近你的屋子，和你亲热亲热？”

冰冰冷冷道：“你以为冰冰和谁都可以亲热？”

男人默然。

冰冰冷冷地笑。

男人的手又动：“冰冰，为了我一个人，你什么事都肯做。这是你说的……”

冰冰长吁道：“只要你知道就好了。”两个人偎在一起，静静地听心跳和体味黑暗。

曹春和母老虎在一起。他们在炕上躺了一天一夜了。

赶山人从山上下来，最喜欢的是炕，他们常常能在炕上躺很久，他们一点儿也不讨厌炕。

母老虎有点受不住了，她喃喃道：“我去，我去拿一点吃的，好不好？”

曹春眼睛一瞪道：“不好！”母老虎就不敢动。

曹春没好歹地作弄她。

母老虎眼睛里流出了泪，她哭了，而且哭得很伤心。

曹春冷冷地看着她：“你哭什么？”

母老虎两眼瞪着曹春。曹春笑一笑，不看她。

母老虎冲他一吼，道：“你看着我，你看着我！你这个王八蛋病猫！我这么喜欢你，你的良心都喂了狗啦？那个冰冰的脸蛋有什么好？你冲她笑，她给你后背瞧，你当她面象个三孙子似的，你作践我时来了劲儿，跟对山里的野兽似的，你为什么不去对她吼？你为什么不去打她？”

曹春的脸色一会儿白一会儿红，他冷冷一喊道：“你住口！”母老虎吼“不，不！”

曹春冲上去，叭叭叭打了母老虎一顿耳光。

母老虎不讲话了，她看着曹春，象梦里刚刚被打醒了似的。她怔怔地看着曹春。

曹春也看着她。

母老虎的脸上一片漠然，她慢慢凑近了曹春，用梦呓似的语调说道：“你打了我？你真的又打了我？你知不知道没人敢打我母老虎？你知不知道那些男人见了我大多望风而逃？你这个王八蛋怎么敢打我？”

她突然出手，叭叭叭打了曹春五六拳。

拳拳打在曹春胸前，打得象山一样响。

曹春一动不动。

母老虎突然笑了，叹气道：“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喜欢你这个王八蛋。不管有病没病，你好歹总是只虎，不是一只猫，这就好……”母老虎扑上去，把曹春放倒在炕上。

这一次曹春听话，只是默默地听凭她摆布。

陆玉之和宋婆婆坐在瀑布下的巨石上。

他们都在闭目凝听，听了很久。

宋婆婆道：“你听见了么？”

陆玉之面有喜色：“听见了，我听见了我的心跳声！我听不见瀑布的声响了。”

宋婆婆点头笑道：“你必须什么也听不见，眼睛望着山崖那些峻峰，心里什么杂念也没有，耳边什么也听不见。大千世界，一切都在物外。但大千世界的反响，又一切都在心里。”

陆玉之道：“孙儿明白了。”他这一揖和这一称呼，让女人脸有一点红了。

陆玉之偷偷地向峰边走。

在一块大石下，他掏出一只笼，笼子里装了一只信，这是一只尖喙、豆眼、细足的白鸽子，白得没一点杂色。

陆玉之把鸽子放出来。“饿么？”鸽子点一下头。

“想家么？”鸽子看看陆玉之，象在思索，又点了一下头。陆玉之道：“回去看看，再飞回来，好不好？”

鸽子看看他，又点了下头。

陆玉之一松后手，鸽子冲天而起。

陆玉之在瀑布下的巨石上，闭目凝听。

他已经什么也听不见了，连同瀑布的轰响，心跳，什么也听不见了。他渐入无我之境。天上疾射下来一个白点，急如直矢。

他虽不睁眼，但是伸出了一只手，鸽子落在了他手上，鸽子给他衔来了一只玉扳指。

陆玉之和宋婆婆在一起。

宋婆婆脸色大变：“这是他的扳指。”

陆玉之道：“我没留意，他的手上有三个扳指。不知这一个是不是？”

“这一个肯定是，因为……这是我送他的。”

宋婆婆和陆玉之来到了“一躺楼”外，他们看见了背插长剑的陆逸翁。

宋婆婆和陆玉之惊呆了。

陆玉之流泪，嚎啕而哭。他没了父亲，没了爷爷，没了他家的“一躺楼”。

宋婆婆颤抖着，看着地上趴着的陆逸翁。

“陆郎，陆郎……”她身子一飞，人如鹰隼，疾飞而上，又慢慢落下来，轻轻坐在陆逸翁面前。她闭上了眼，双目流出泪。宋婆婆的声音止住了他的哭声。

“……去拔出他身上的长剑！”陆玉之咬牙，拔出了长剑。“你认得这柄剑么？”

不认得，陆玉之不认得，这只是一柄普通古剑。

宋婆婆仍闭着眼：“你看看他左手上不是还有两枚扳指？”

陆逸翁的手指上的确还戴着两枚扳指。

他在最后一击时，手心里便握着一枚扳指了，他想着她宋婆婆。宋婆婆的脸上满是泪水，她呻吟出声了，她低下头。

松涛一阵阵，心跳声声，这时她都能听见。

“玉之，你看看他的右手，好象握着什么。”

陆玉之从爷爷手里拿出了一团布，这是一团丝绸布，一圈布缝在一起，上面还有一个眼儿。很奇怪的是，这个眼儿很圆，周围都用锦线锁边，象个圆圆的扣眼儿。

### 第三章 “打棍儿” 来定死活

陆玉之在挖坟，他把父亲埋了起来。

他把卢冈镖师们都埋在一起。

他看着那些趟子手的尸体，他没有劲儿了，他的手在抖。

他无力地看着宋婆婆。

她不理睬他。

陆玉之咬咬牙，又去挖坑，想埋他的爷爷。

宋婆婆轻轻闭着眼，道：“别动他！”

陆玉之一怔。

宋婆婆轻轻道：“你也坐下，闭上眼，什么也不听。”

陆玉之坐下了。他与宋婆婆抵背而坐。

一阵阵内力从宋婆婆身上涌来，她的手反扣着，正抚在他肩上。陆玉之觉得，他的体力恢复得很快。

来人了，一共是十一个人，十一个人把他们包围了起来，十一个人都是赶山人。

一个人道：“这不是陆老爷子那宝贝孙子么？三哥，今天咱们发财了，有了五十万两银。”

一个人沉声道：“且慢，这女人有点邪门。”

一个人暗哑着嗓门问道：“你是谁？”

宋婆婆仍闭着眼：“我姓宋。”

一个男人道：“你不姓宋，你姓鬼！”就向她身上飞来暗器，一共有十八粒。

宋婆婆手一抄，暗器都拢在她手里。男人们都持棍不动，一个人在嘿嘿窃笑。

“你笑什么？”那男人慢吞吞地道：“你抓了我的暗器，我的暗器有五种毒，你要完了！”

宋婆婆仍闭着眼：“我住在长白山里，你知道我吃什么？”

那人一怔。

宋婆婆道：“我饿了时，就吃一点毒药。渴了时，就喝几口毒泉。”

几个人惊惧着后退：“什么？你是毒疯……毒疯婆婆？”

他们怎能想到这个人就是关东人人畏惧的毒疯婆婆，他们知道毒疯婆婆三十年前已不插手武林中事，入长白山隐居不出。据说她是被一个男人打败了。赶山人中有“一字剑”孙贺，他是一千赶山人的三哥。

孙贺道：“我知道你不是……宋婆婆。宋婆婆已经六七十岁了。你不是她，宋婆婆曾发誓再不入江湖。”

宋婆婆一叹道：“要我不入江湖？晚了，你们如不杀死他，我就不会对任何人动手……”

宋婆婆一指陆逸翁。

宋婆婆道：“看见了么？这一只扳指？它就是誓证。”

宋婆婆脸上突然流泪，她举起扳指，叭地一声将它捏碎。她轻声一叹道：“你瞧，我就又可以杀人了，很简单。”

孙贺这些人互相看一看。毒疯婆婆是前辈高人。如果她真是那个人，他们则无一人能够幸免，他们互相凝视，心情沉重，决心一拚。

赶山人个个不畏死。

宋婆婆仍闭着眼：“没用的。”她轻轻叹息了一声，“你们一共是十一个人，可以回去一个人送讯儿，告诉曹春，就说我在十日内杀死他，让他等着，只能走一个人。”

十一个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

“一字剑”孙贺道：“她是毒疯婆婆！”毒疯婆婆三十年前杀人，就有这么一条老规矩：你可以派一个人去报讯儿，如果只你一个人与她死斗，她会要你回去安排好后事，

再杀你。她不怕你跑，你跑不了，你一跑，只会死得更惨。十个人都知道，他们有十个人必然会死在这里，十个人都看着孙贺。

“二哥，你走！”孙贺在冷笑。

他一吼道：“老六，你滚！”

老六冷笑，十个人又一吼：“二哥，你走！”

孙贺道：“为什么不打棍儿？”

“打棍儿”是长白山赶山人决定事物的一种方式，无论有多难解决的事儿，如果没有头儿可以一言定九鼎，就用“打棍儿”的方式决定谁可以去生或去死。“打棍儿”的方法：众人一齐吼一声：夹！就把索拨棍向中间插去。都以一方入手，或出手在底下，或由上直探，众索拨棍就渐渐插紧，绞在了一处。然后众人再一同吼一声：“开！众人手一松，棍齐落在了地上，最先最早最远崩开的那一根棍子的主人，便可以去生，或者判决去死。

十一个人都想把自己的棍子夹紧。

一声齐吼：“夹！”或一式凤凰扑翅，或一式狗獾朝月，或一式虎冲平阳，或一式鹰击猛蛇，十一条索拨棍插了起来，架成了一片棍网。

用力绞，用力绞，绞紧了，成一片棍网。

又一声齐吼：“开！”众人手都拿开，棍网一齐向下落。叭地摔在了地上。

奇怪的是，一根棍子独独从棍网中射了出去。

是老六的棍子。

十个人都看着老六。

老六突然落泪了，扑地跪倒，吼：“二哥，二哥，你为什么用那‘一字剑’绝招？射走了我的棍儿？二哥，二哥，你让我死吧！”“一字剑”孙贺道：“老六，老六，你回去，告诉大哥，毒疯婆婆插手了，让大哥带弟兄们去，走得远远的。”

老六哭着，趴在地上磕头，一一磕头，磕十个响头，以至于额头出血。老六一一喊着十个人的名字。陆玉之突然眼中有泪了。

宋婆婆仍闭着眼，这时突然一吼道：“玉之，注意凝听，你该听见什么？”

陆玉之心一震，对呀，面对大仇，他该什么也听不见才是。老六掉头就，人影一会儿就不见了。

“一字剑”孙贺与九个人都去拣起棍子，他们又重把这地上闭目凝坐的两个人包围起来。

“一字剑”腕子一抖，抖出了几个花儿。

另外九个人点头，神色凝重，知道他们只有这一击的机会。如果这女人真是毒疯婆婆，她绝不会给他们第二次机会。宋婆婆闭目一叹道：“没有用，没有用。你们以为先用一招‘金鼓齐鸣’，再用一招‘拨石寻蛇’，然后来一式‘棍找八方’，又变成为挑蛇式、击雉式、屠鱼式就可以逼住我，另外四个人就能有机会杀死玉之？错了，错了……”十个人都身子一震，都看着孙贺。孙贺冷冷道：“怎么错了？”

宋婆婆道：“一招‘金鼓齐鸣’，就躺下两个人，再‘拨石寻蛇’，就没了三个人，哪里还会有‘棍找八方’？哪里还有那么多的蛇啊雉啊鱼的，对不对？”

孙贺一吼道：“何必多说？”十个人就一起冲了上来，十条棍一齐下手。

陆玉睁开了眼，只迎了一招。他用剑击刺他的两根索拨棍。宋婆婆的身影倏忽往还，在十个人中间闪了三闪。

她又坐下了，和陆玉之背依背。

十个人都呆立着不动有的被她点中了穴道，有的自己的索拨棍插在胸中。

孙贺道：“果然是毒……毒疯……”他用力送棍，索拨棍从后背透出。他倒在地上，地上又多了十具尸体。

宋婆婆道：“你背起他……”



陆玉之去背起陆逸翁的尸体，两个人向长白山里走去。

## 第四卷

### 第一章 女人与男人

在冰冰的小屋里。

这小屋很有点别致——墙都是圆木砌的，圆木上长出了新芽，就象一根根插在墙上的新树枝。

中间有风，屏风是用桦树皮贴的。

桦树皮下缝着锦线，把桦树皮缝成了一幅画。

这幅画上是男人与女人，男人与女人上面有一个大大的东西。那东西不是太阳，不是飞禽，而是一只袜子，是一只绽线了的破袜子。

炕很低，炕下面烧着柴木半子；炕很大，一进屋就几乎全是炕，炕上铺满了毛皮。

病虎曹春就坐在这一大张毛皮上，这毛皮是他一声令下，长白山一千赶山人每人拿来一块毛皮缀起来的。

从那一天起，赶山人就再也不进这间屋子。

这间屋子就只有三个人来。

有他病虎曹春，有那个死去的陆逸翁，还有那个男人。

病虎曹春现今泄了欲火，正偎在毛皮上，看这屋子。

“陆逸翁来了，就只坐在那里么？他不补袜子，或者再干一点别的？”

冰冰仍冷着脸：“他从不干别的，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女人。当然不是他老婆。他袜子从来就是新的，但他总是来，来和我讲他的那个女人...”

“不是他老婆？”

“不是，那是他三十年前的女人。”

“他为什么来对你讲？”

冰冰冷冷道：“不明白。”病虎曹春看着的脸，看出了她的确是不明白。

冰冰偎在他身上。

曹春一叹，还好。幸亏她的身子不象她的脸那么冷冷冰冰。冰冰叹了一口气。

“你惹不起宋婆婆，你还是带你那一群人走，走得远远好了。”曹春冷冷一笑：“孙贺，还有那二三十兄弟就白白地死了？”冰冰道：“不白死，你有什么办法？”

曹春道：“我要和她比试比试。”

冰冰道：“比什么？只有一样你能比过她，可惜她还不是男人。”曹春道：“我自有办法。”

冰冰偎着他。

冰冰道：“你别去试了，带着你的银子，那些银子够你和你那些兄弟你过几年的。去江南，玩一玩，不回来了。不是更好？”

曹春道：“我死过九十九回了，但愿这一次死，再别爬起来。”他望着冰冰：“我走了。”

冰冰用手抚摸着他的头：“我会想你的.....”

曹春突然出手，叭叭一道三弹。

他把冰冰的发髻打散了，飞散了一头飞瀑。

曹春道：“我喜欢你这个样子。”

他转身向外走。

冰冰突然叫了一句：“病猫！”

曹春身子一抖，站住了。

他没回头：“头一回有一个人叫了我一句病猫，让我活活把卡死，连尸首都没埋。”

冰冰道：“你头一回.....来这屋时，我就是叫了你一声病猫，你那时为什么不卡死我，你可马上变成了虎.....”

曹春的身子猛地转回头来：“冰冰，求你.....”

他摇摇头，不说了。

冰冰偎上去，靠在他胸上，扑扑吹着他的脸：“你讲，你讲。”曹春道：“我要走了，你能不能对我.....笑一下？”

冰冰一震，低下了头。

她又抬起了头，闭着眼。

她喃喃道：“我从来不笑，从来不笑。你见到过笑着的冰冰么？笑还是冰冰么？笑起来还是你的冰冰么？”

曹春猛地推开她，走了。

## 第二章 天下最鲜的美味是毒药

长白山瀑布下。

大石上，陆玉之和宋婆婆在比试武功招数。

二人在两块大石上。

宋婆婆不断向陆玉之发射暗器，这些暗器是一粒粒的松籽儿。宋婆婆一边射暗器，一边向陆玉之坐的大石上往来飞旋，并时时向他刺上几剑。她的攻势很凌厉。

有人在巨石下面岳桦矮丛上朗声道：“宋婆婆，有人前来求见！”宋婆婆身仍在一飞一还，不曾稍止。

“我知道了，你们是两个人，在岳桦林。武功不弱，还想向这巨石飞，但太远了，

怕一击不成，是不是？”

说完了话，宋婆婆已站在曹春面前。

她仍紧闭双眼。

曹春道：“难道宋婆婆真以我为禽兽，连看也不用看么？”

宋婆婆道：“我已经看到了你，怎么没看？你穿得破破烂烂，腰里放一根棍子。奇怪的是，你的心里并没有用这棍子杀人的心思。你满身杀机，都来自后背那一个背囊，难道你能用那个背囊杀死我不成？”

曹春一怔，慢慢说道：“贺喜宋婆婆，成为天下武林一个奇人。在下只听说过天耳通、天眼通这一类绝技，听说是直逼陆地神仙的手段。不想宋婆婆练成了这不世神技。”

宋婆婆道：“你是曹春，你想杀我？”

曹春道：“对，我想杀你。”

宋婆婆一叹道：“你杀不了我。”

曹春道：“我能杀死你！”

宋婆婆诧异：“哦？你怎么杀我？”

曹春道：“我和你比服毒，吃毒药！”

宋婆婆一怔，随即轻轻笑道：“你大概忘了我叫什么了吧？”曹春道：“我没忘，你是毒疯婆婆。”

宋婆婆道：“好，有点志气，那就试一试。”

两个人坐在巨石上。

宋婆婆仍闭着眼，她叹了一口气：“你不该杀死陆逸翁。”

曹春道：“我也不知道他同毒疯婆婆是至交。”

宋婆婆道：“你要知道，就不杀人了么？”

曹春想了想，道：“还是杀！”

宋婆婆道：“好！你是个豪爽汉子。”

曹春带来的人在旁边，用树皮在编篓子。

宋婆婆道：“他为什么要编篓子？”

曹春道：“他来背我的尸体。我只带了他一个人，因为毒疯婆婆的规矩我还没忘。”

宋婆婆一叹道：“你说得对，我不会杀死他。”

宋婆婆又说道：“如果我记得不错，你就是那个回去报讯儿的老六。”

老六手不停顿，冷然道：“宋婆婆好记性！”

宋婆婆道：“怎么比，你来说。”

曹春把他的包裹放在大石上，在大石上摆出一堆堆的药来。有瓶儿，有药沫儿，有药丸儿，有黑乎乎的皮一类的东西，还有一块骨头。

曹春道：“这里有天下剧毒。我先吃，婆婆后吃。吃了之后，吃自己的解药，谁先中毒了算输。如果我输了，仍然没了命，如果婆婆输了，就只有一条，从此不再管这‘一躺楼’与赶山人之争。婆婆看这样可好？”

宋婆婆道：“我一个人在山里，怪寂寞的，从来吃这些毒东西都是一个人，怎么毒也没毒死我。如今有你来陪着吃，那心境一定会不错。”

曹春道：“好！”

两个人就比试服毒。

天下哪里去找这样的比试？

神农尝过百草，但他也不是一次一次吃马上可以摧人肠断的毒药。

曹春先拿起了一个小瓶儿。

“这是倒鳞鱼刺粉。在霜冻之初，太阳未出之时，从河里捕出此鱼，活剥鳞，生扯肉，让它不死，口里喂一粒灵丹，它的骨头就慢慢变成红色。它的毒性会聚在那一根骨刺里。婆婆看好了！”

曹春叭地一掷，这药瓶儿向宋婆婆掷飞去。

宋婆婆接住，嗅了嗅，点点头。

小瓶儿又飞回了曹春手里。

曹春一仰脖颈，把这药粉吃下了一半。

小瓶儿又掷向宋婆婆。

宋婆婆把药瓶里的药都倒进嘴里。

陆玉之惊讶地看着二人。

曹春的脸慢慢变色，他的脸象蓝靛。

宋婆婆的脸也变成了蓝靛。

曹春道：“没吃过这毒药的人，一定不知道这味道。”

陆玉之惊骇地看他。

宋婆婆道：“多谢你！你让我吃了天下最鲜的美味。”

曹春道：“你就告诉天下人，又有谁信？最好吃的东西是毒药？人家会笑话我是疯子。”

宋婆婆莞尔一笑道：“你可别忘了，我老婆子早就是个疯子。”曹春道：“既然婆婆如此懂得毒药，为什么不说说这倒鳞鱼刺粉的味道？”

宋婆婆一笑道：“如鲜鱼入口，爽而不腻，鲜又不滑，从口腔透至胃里，都有如许感觉，舌底生津，便一直清醒至脑。美啊，什么样儿美味儿比得上它？”

曹春道：“讲得好。”

曹春服下了解毒，他的靛蓝脸色一点点褪尽，直至完全变为苍白。

宋婆婆只用她的袍袖向脸上一拂，她面上那靛蓝退得更快，苍白的脸色竟有一点儿红润。

曹春道：“婆婆果然好本事。”

“宋婆婆请看，这是百涎丸。我这一百涎不是平常人所说的那百涎，它是百蛇之涎，一吐尽毒涎，便死一条蛇，剩下的毒蛇越来越小，最后剩下的那一条铁树皮毒蛇，它爬过的地方百草皆枯。婆婆看好了！”

两粒药丸便缓缓向宋婆婆飞去。

宋婆婆手一抖，药丸便不见了。

她把手里的丸放在鼻前，一嗅，道：“好药！”

曹春道：“不知好在哪里？”

宋婆婆道：“毒涎之药，不管你如何煨制，都去不了三气：秽气、腥气、血气。这三气之药，服时人如何不难受？人之将死，何必受此苦楚？如果服下这一丸药，其味甘之如饴。人之死，毒为最快乐的，这才是毒人的本事，也是服毒的境界。”

曹春道：“婆婆真知我心。”

陆玉之看这二人，竟都似疯狂一般。

但他仍行若无事，他时常做事，也被父亲称为癫癫狂狂的。

宋婆婆手轻轻一抖，一粒药丸飞过来。

两个人同时将这药丸服了下去。

曹春焦急地看着宋婆婆。

宋婆婆摇摇头：“错了，错了！”

曹春竟然拱手而揖：“不知婆婆所言，是何处错了？”

宋婆婆道：“你这百涎丸，不该用香草煨它，而应以木鳖之精再加上王蚕虫煨它，让这药丸松开，让木鳖虫去含它，便可算美味无尽了？”

曹春悠然神往：“不知那会是什么味道？”

宋婆婆道：“既是河鲜，又如山珍，既有火气，又有清新，味醇似酒，其清似狸唇凤肝，实难描述。”

曹春静思了一会儿，道：“明白了，可惜怕无缘再尝了。”

这二人一对一答时，脸上便起赤红斑点，越胀越大，几朵红云似地落在脸面上。陆玉之一边望着，暗暗心惊，又见曹春眼睛象瞳孔极大，似猫似虎，瞳仁中闪闪有光。似是凶猛，又很可怖。但他只是静静地看着。

宋婆婆道：“为什么不服解药，时间再久，就来不及了。”

曹春一叹道：“我总是不想服解药，世上的解药是最难吃的东西了，没一种味道极佳的。”

两个人都服了解药。

曹春一叹道：“总不能住口不吃，对不对？”

宋婆婆道：“你是性情中人，何不退出这血杀，我可以传你几种不世之秘，你独自去找一处地方，活你自己的命吧？”

曹春一叹道：“一千人赶山人其实只有一条命。”

宋婆婆沉默不语。

曹春拿起了这一块皮。

“这是一块梦得鱼皮，我从天池里获得，极为不易。我从来没吃过它。有人传言：吃梦得鱼皮，喝上熊酒，阎罗殿里做疯狗。连阎王都敢咬，可见这鱼皮毒性之烈。但我只是用猴头蘑菇汁，三鲜龟汤，三花鱼汤煨过，也不知它味道如何，也不知这一吃是不是可解。婆婆愿意一试这梦得鱼皮么？”

宋婆婆一笑：“悉听尊便。”

一块鱼皮便如一张薄纸，轻轻飘飞过去。好似有一只手在下面托着，直落在宋婆婆怀前。

宋婆婆伸手一接道：“好功力！”



曹春道：“宋婆婆什么时候也不睁眼一观么？”

宋婆婆叹道：“除非见到我的陆郎……”

曹春道：“想不到婆婆还是性情中人。”

宋婆婆道：“情也是一毒，而且是最鲜最美毒物，人人乐食，死而不悟，是不是？”

曹春拍手道：“好，好！说得好！”

宋婆婆与曹春各吃了一块梦得鱼皮。

吃下之后，就见曹春额头上有几处黑点，这是药力先入穴道的缘故。继而那圆点就胀成黑色，脸色黑了，身子也变成了黑色。

曹春道：“果然厉害。”

他一抬头，见宋婆婆额头上有一个黑点，若似眉痣。

“婆婆果然好功力！”

宋婆婆冷笑一声道：“曹大侠，你为什么不试试你的轻功，让老婆子也开开眼界？”

曹春一怔，就明白宋婆婆之意，她是告诉他这药力甚剧，必须活血散药，让药力从血中走至全身，然后才能化散。这是毒药之中的上乘药，称为热药。

曹春昂头一啸，声如猛虎。

他的身子疾如弹丸，在瀑布下的大石上疾飞如隼。

宋婆婆亦起身，身形疾似怒箭，但姿势又极优雅，若凌波仙子，在那些巨石块上轻轻疾走。

走了约有半个时辰。

宋婆婆先飘然坐下。

然后曹春也坐下了。

曹春道：“果然厉害，果然厉害。多谢婆婆陪在下吃了这剧毒。”宋婆婆道：“这药吃下去半块鱼皮皆化为血虫，你可在每日太阳最热时，面朝太阳做功吐纳。血虫便一一

爬出，约吐纳半月，方才可以痊愈。但你的骨头从今就是黑的了，你的肚肠全是绿的。”

曹春道：“死人可在乎骨头肠子？”

宋婆婆默然。

宋婆婆道：“曹大侠，老婆子看你是一个人物，服毒不畏死。这一比也就罢手了，如何？”

曹春道：“这么说，婆婆认输了？”

宋婆婆冷冷一笑道：“笑话！”

曹春道：“既然如此，何不再试一次？我见到婆婆，就象下棋人见到棋友，喝酒人见到了醉鬼，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为什么不再试一试”

宋婆婆道：“如果我没看错，你那一块骨头样的东西是‘鹰呕’，是不是？”

曹春默然道：“婆婆眼力不错，它确是一块‘鹰呕’。”

“鹰呕”，天下至毒。它是巨鹰吞吃了毒蛇之后，年深日久，总有一点点残渣在胃里不化。这东西聚了毒蛇全部剧毒，就变得坚硬无比，象人吃了食物，就沾成牙垢一样，鹰的胃中积久了这“鹰呕”，便暴饮暴食，一连三日不停口地吃食，饮水，不休不眠，就终至于一吃食物便吐，吐尽胃中所容一切食物，终于呕出这一块骨头似的东西。这东西剧毒无比，且是天下绝无解的剧毒。

宋婆婆道：“我看，这……不试也罢。”

曹春道：“在下想斗胆请教婆婆一事……”

宋婆婆道：“请讲。”

曹春道：“‘鹰呕’之毒，天下至烈，婆婆是否也无解药？”

宋婆婆沉吟了一会儿，忽然昂头而笑：“没有。你该知道，一个人无论有多大本领，总有他做不到的事情。”

她的叹息中似有无限萧索。

曹春道：“好！”

宋婆婆一怔，沉下脸色道：“好什么？”

曹春道：“毒疯婆婆是前辈高人，如果动手，我那‘百兽舞’怕只能走上三招两式，便就没命。如果和婆婆比功，比内力，我均不是对手。只好比这服毒，婆婆称为毒疯，机会却是一样。或死或活，皆由天命。这岂不是很公平？”

宋婆婆道：“你非要比试！”

曹春道：“要比！”

宋婆婆突然朗声而笑：“好，好！三十年来，无人敢向我说一个不字，难得你有这样的豪气！”

“拿过来！”

曹春道：“这一次不用宋婆婆先验看了，我只是把它截为两半，好不好？”

宋婆婆道：“不好，生命之搏，岂能儿戏？”

曹春道：“好！”

这一块骨头便飞了过去。

宋婆婆抓在了手里。

她的眼睛慢慢睁了开来，她双目精光凛凛，盯着这块骨头。

“曹春，也难为你了，竟然找到了这块‘鹰呕’……”

鹰呕吐时，必选择绝高峰巅，然后将“鹰呕”埋葬起来，待生鹰雏之后，又来啄出，用它去喂鹰雏，鹰雏啄食一次，便奄奄欲毙，再喂毒蛇，如此反复，便出凶猛之鹰，可见鹰中之王。

宋婆婆手一震，这块“鹰呕”便一分为二。

宋婆婆道：“曹春，你这时罢手，还来得及。”

曹春摇了摇头。

宋婆婆一叹，把一块骨头掷过去。

曹春接住了。

宋婆婆手轻轻一捏，骨头便碎为骨粉。

她把这些骨粉全吞了下去。

曹春也把骨头捏成了粉，吞了下去。

二人凝坐不动。

曹春的头上开始流汗，汗如雨下。

这一次脸色倒没什么变化，脸色仍是苍白。

突然他的头发都一绺绺地飘飞了下去，直落入瀑布中。毒性剧烈，竟能毒剃毛发。

转眼之间，曹春成了一个光头。

他叹道：“好厉害！好厉害！”他耳朵、鼻孔、嘴边都流血。

宋婆婆道：“曹春，如果你答允不管‘一躺楼’之事，我还可以救你。”

曹春道：“你说过，你没有解药。”

宋婆婆道：“我会神农的‘血解之法’。”

血解之法，是当年神农氏遍尝百草时自创的一种神奇法术。可以从百死之中寻回来一条命，但这法儿早已绝传，且听说会此法也使受毒人百苦难当，象从地狱中熬炼了一回，所以人人谈之色变。宋婆婆竟会“血解之法？”

宋婆婆站在曹春面前。

“要不要我救你？”

曹春摇了摇头。

“谢谢你，宋婆婆，不.....毒疯婆婆。你果然是毒第一，疯第二.....可我是疯第一，毒第二。谢谢你，让我死在你手里，比死在哪一个王八蛋面前都强.....”

他又望望爬上巨石唰唰流泪的老六，道：“老六，老六，你说，我死了.....她会不会

哭？我没见到过她……笑，她会不会……笑？”

曹春七窍流血而死。

老六上前去要抱住曹春。

宋婆婆一出手，制住了他的穴道。

老六凛然道：“你何不杀死我？你知道大哥说了一句什么话，我就跟他来了么？他问：弟兄们，我要去死，谁跟我去？我马上答应了。”

宋婆婆道：“你这样抱他，不出七步，你就死了。”

老六道：“我愿意死。”

宋婆婆：“可你背不了他回去。”老六默然。

他想把曹春背回去，因为曹春是他们一千赶山人的大哥。

宋婆婆道：“我敬他是个汉子。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可以把他带回去，可以让你那一千兄弟不被毒死。”

老六趴在地上，给宋婆婆磕头。

宋婆婆苦笑道：“为什么行这大礼？”

老六道：“我替大哥谢谢婆婆了，也替一千兄弟谢谢婆婆了。”

### 第三章 灵前誓言

天很亮，在凤凰城里，有一处大宅院。

这宅院是今天刚刚买下的。

这宅院很大，是凤凰城的大户曹荣的。

曹荣并不想卖房子。

但一早上来了五个人，五个人都是赶山人。

曹荣迎上去，而且脸上堆满了笑。他知道这关东山的规矩：“一躺楼”的人不能惹，补袜子的女人不能惹，赶山人不能惹。惹这三种人，要不要你的命了？

所以他恭恭敬敬地让座，很热情地叫上茶，然后才小心翼翼地问赶山人有什么吩咐。

赶山人道：“想求大户一件事。”

曹荣道：“好说好说，请讲出来，一定照办，一定照办就是。”赶山人道：“想买下你这套院子。”

曹荣一愣，他不想卖房子，他这房子是风水之地，他不想卖房子。

曹荣道：“这……这……这个……再商量商量，再商量商量，好不好？”

赶山人道：“没什么可商量的，你看？”

院里来了两辆马车。

“把你的东西、细软装上车，由这些兄弟帮你，无论你去买房子还是住店。”

曹荣苦丧着脸：“我不想卖房子。”

赶山人道：“你如果再说一句不卖房子，马上你，连你老婆、老娘，全家一十二口人全部杀死，埋在后花园里。你卖不卖？”

曹荣苦着脸：“卖，卖！”

赶山人道：“好！多少钱？”

曹荣心惊胆战：“你……们给我一点银子就是。”

赶山人道：“废话！这房子到底多少钱？”

曹荣道：“也就值万把两银子吧……”

赶山人道：“好！给你二十万。”

曹荣愣了，不敢相信，二十万？哪里去找这好事？

一刻钟后，四辆马车拉着曹荣全家老小走了。

曹荣的手紧紧攥住怀里的二十万两银票。

这是他讨要的京都宝华斋的银票，天下也是到处有银号，随时可兑现的。

门前搭起了丧棚，排上了挽幛。曹府转眼间就办了丧事，象变戏法似的，门口的人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赶山人缺的绝不是金钱，赶山人缺的也绝不是朋友。有钱，这丧事就办得很隆重。有朋友，丧事就办得很热闹。

大厅里挤满了人，赶山人都仍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只是腰上系着白带子，头上系着孝条儿，手里提着灵幡。

来吊唁的朋友都在大厅里。

门口有人报：“冰冰带姐妹们到！”

赶山人中的虬髯汉子，也就是赶山人的三哥宋超抢前一步，迎出厅堂。

冰冰忙敛衽答礼。

冰冰带着五个女人，其中一个是母老虎，还有一身绿、一身黄、一身红、一身藕荷色衣服的女人。

有女人进来，大厅里顿时无声。

都知道冰冰与曹春生前交好，都知道冰冰吊唁非比寻常。

大厅内的赶山人一个个竖起虎眉，瞠目而视冰冰。就是这个女人，让他们的大哥甘心为她去死，为这个女人死了赶山人的大哥，不畏虎豹豺狼的大哥，值也不值？

他们全看着这个冰冰。

女人毕竟是女人的样儿。

冰冰款款移步，一步一摇，那腰肢是软的，那步儿是轻的。她云鬓逶迤，眉尖蹙愁，象是有无数话语要向人们诉说，却丢下了极多心事。她光艳照人，那姿势极象个捧心蹙眉的西子，惹人爱怜。就有赶山人的汉子在心中暗暗喝彩道：好女人！

冰冰站在了灵前。

她没哭，只是看着一片白雪似的丧幛，看着黝黑似铁的棺槨。冰冰跪下，奉香，磕头，告祝。

没人听见她告祝的是什么。

因为她是在低低讷语，是在向死人说她的心里话。

冰冰的眼睛湿润了。

她站了起来，想向外走。

突然她面前闪出一个人，这个人是赶山人中的老六。

冰冰居然也认得他：“是你？老六？”

老六道：“冰冰姑娘与大哥就这么一点缘分么？”

冰冰顿时面色肃然：“老六，你想干什么？”

冰冰大概也同这大厅上来来往往的吊唁朋友一样，以为老六会对她有不敬之举。吊唁客中人恍惚以为看明白了，老六这是要冰冰为曹春殉情，情人之死，哀心断肠，冰冰哀思不永，顿时使赶山人绝望，非逼着冰冰在灵前自谢于曹春不成？别忘了这实在有些过分，而且无论怎么说，冰冰毕竟是长白山下补袜子女人的头领。

母老虎剑眉一竖：“老六，你想怎么着？”

老六道：“不想怎么，只是想问姑娘，大哥一死，姑娘总该有点表示才对？”

母老虎道：“头也磕了，礼也送了，心意也尽了，你还要什么表示？”

众宾客中有人也大不以为然。但赶山人是丧家，丧家无理闹三分，这也是情理，众人自然无法插言，只是暗暗地替冰冰不平。

冰冰这时才说话了：“老六，你要我干什么？”

冰冰说了两句，就有人在暗中赞叹，你看，人家这才是女人。讲话那音调，那神情，哀婉凄艳，让人不忍卒听，知道美人伤情，十分让人爱怜。这样的女人，男人为她做什



么都心甘情愿。

老六是硬汉子，居然丝毫不为冰冰的姿容所动，他冷冷道：“你只要来看看大哥，冲着大哥的脸上笑上这么一笑。也就算尽了你的心意。”

众吊唁人顿时哗然：让这断肠人在曹春灵前，对着死人面目去笑，这岂不是太叫人为难了么？

众人中有的大声表示不平，有的看着赶山人的三哥宋超，看宋超是不是去制止老六胡闹。

宋超居然不动声色。

母老虎抢上一步，刚要讲话，被冰冰喊住：“站住，退下去！”母老虎躬身而退。

冰冰冷言道：“老六，我与你大哥生前不薄，你何必要我为难？”老六道：“大哥为你而死，你为何苛刻如此，竟吝惜这一笑？”冰冰道：“你是在逼我？”

老六道：“不敢，只要姑娘对大哥脸面一笑，老六这里就自裁于此，以谢过姑娘。”

老六喝道：“打开棺盖！”

棺盖就被打开。

老六道：“请吧！”

冰冰只好移步，因为众赶山人都在看她，众吊唁的来客都在看她。

冰冰站在棺材前。

她看见了棺材里曹春。曹春死得很平静，脸色红得如血。手也是红的，在白色尸布裹衬之下，极是吓人。

冰冰道：“这是为什么？”

老六道：“为了你，大哥与毒疯婆婆比试服毒.....”

众吊唁人这才恍然，原来为了这个冰冰姑娘，病虎曹春才得罪了毒疯婆婆。他也是不自量力，毒疯婆婆第一擅毒，然后才是疯疯张张的行止，才是那一身鬼神不测的武功，

才是那变化多端的计谋。他病虎曹春怎么敢去和毒疯婆婆比毒？

这岂不是自寻死路？可是，毒疯婆婆已经三十年不在关东出没，也不插手江湖上事，这一次怎么又复出江湖了？

众人就议论纷纷。

冰冰的脸色一会儿白一会儿红。

老六看一下宋超，宋超一声喝道：“向冰冰致谢！”

众赶山人都跪下了，都跪向这个冰冰的女人。只有老六不跪，老六从腰里掏出一根棍子，这是根索拔棍。

母老虎变色道：“老六别胡闹！你想干什么？”

老六道：“我只等冰冰姑娘向大哥笑上一笑，我就自杀，去追随大哥。”

老六的话很决然，众赶山人中竟无一个人来劝说老六。

众人都等着冰冰，等着冰冰向棺材中尸首已冷的曹春一笑。冰冰仍盯着曹春那张红红的脸。

冰冰的脸上已有了泪。

这泪水是懊悔？是情爱？是仇恨？是怜惜？谁说得清？

老六道：“姑娘请吧？”

冰冰慢慢仰起了头。

冰冰的脸色仍然是冷的。

大厅中吊客如云，这些人大都认得冰冰。冰冰，冷冷的女人，补袜子女人的老大，谁见到过她笑？

冰冰道：“老六，你知道，我从来不笑。”

老六道：“大哥等着你，一笑并不难。”

冰冰道：“我从来不会笑。”

老六道：“姑娘的主意不会变了？”

冰冰摇摇头。

众人中有的叹息，有的不满。

老六向棺材中的曹春看去，顿时泪洒如雨。

老六嘶吼：“大哥，大哥！我办不到，我办不到！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大哥，她对不起你，大哥！”

老六棍头一转，一招“龙头向腹”刺去。

众赶山人都跪下，悲声四起：“老六！六哥！”

众人看着老六，眼见得老六是不能活了。

冰冰与五个女人也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老六道：“三哥，三哥！”

宋超趋前，跪在老六面前，泪眼模糊：“六弟，六弟有话……你说！”

老六喘息着，生命已在渐渐离去：“三哥，别与‘一躺楼’为难，女人……不值得……”

老六阖目而死。

赶山人都是汉子，一个个看着死在地上的老六。

赶山人不怕死，哪年村子里不死人，哪个赶山人不是默默地趴在山里死去？

赶山人不畏死，可象老六这样的死，让他们心酸，他们流泪。冰冰居然在这时带着她的五个女人向外走。

宋超断然一吼：“站住！”

冰冰六个人在众人环视下站住了。

宋超的虬髯居然每一根都在抖动，他冷冷地一笑，对冰冰道：“冰冰姑娘，难道六弟的死，你居然一点也不心动么？”

冰冰的脸昂着，不去瞧宋超。

她长长一叹，这一叹蕴人生无限感慨：“死算什么，能死总比活着受罪好。”

赶山人怒视着她。她居然无视大哥的最后请求？她居然无视六哥的视死如归？

她居然如此不屑于善待赶山人？

宋超唰地掏出棍子，缓缓说道：“六弟，我发誓——”

众赶山人跪向老六：“六哥，我发誓——”

宋超一执衣袖，唰地一棍劈下，衣袖被他以棍为刀，割成两片，他手执这一片衣袖，道：“六弟，我发誓，赶山人从此不再补袜子！”众赶山人齐吼：“赶山人从此不再补袜子！”

赶山人是水，补袜子的女人是山，水围着山转。

赶山人是树，补袜子的女人是山，树离不开土。

谁听说过赶山人不进补袜子的女人屋，谁听说过补袜子的女人没赶山男人的帮衬？没了赶山人，她们还叫什么补袜子的女人？没了赶山人，她们门口那高挑的一只袜子远远地向林子招呼谁？

想不到赶山人能和补袜子的女人绝交。

宋超道：“我下令！凡我兄弟，再不入补袜子女人屋内一步，违者死！”

众赶山人起身，凛然遵令：“不入补袜子女人屋，违者死！”冰冰怎么办？母老虎这些女人怎么办？

母老虎与另外四个女人显然很是吃惊，她们没料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冰冰的脸色是冷冷的。

她向母老虎与四个女人道：“还好，我们不光是会补袜子，是不是？不然这一回我们一定会饿死。”

冰冰向棺椁走近。

赶山人中有三四个人护住棺椁。

冰冰伸出她的纤纤玉手，抚摸着棺槨，叹道：“大哥，大哥，谁知你心？”

冰冰转身就走。

她仍是那么款款移步，一步一摇。

## 第五卷

### 第一章 相敬如宾一人忙

长白山下，飞瀑边。

茅屋后有一个石洞。

夜里，有一个人慢慢走向那石洞。

这是一个女人，她手里提着灯，她走得很快。她进了石洞。

她喊一声：“我来啦！”

这一声喊满心愉悦，满是柔情密意。

她轻轻推开门，走进了屋。

石洞屋内很是整洁，却又布置得簇新。

人乍然入室，恍惚会以为这里是新房。石凳石桌都蒙上了新布，床前有鸳鸯流苏帐子，桌上有红丝纱罩灯，烛是粗似女儿臂的红烛，烧得通亮。石桌上有一张玉石的棋盘，棋子亦是白玉，黑玉做成的，棋盘上有残棋。

进屋的女人是那个名动江湖的疯婆婆。

她竟然穿一身红纱，披着围帔，笑意盈盈地说道：“陆郎，我来了，给你送晚饭。”

她对面石桌上坐着的那个人，宛然正是陆逸翁。

陆逸翁不答话，端坐不动。

“陆郎，宛君给你送饭来了。”

她仍在笑，窃窃而笑，象一个新婚女子那样羞羞涩涩地笑。

她脚步轻盈，落地无声。

她手很麻俐，把菜一一放在石桌上。

“这是川菜油抱红心，这是关东油嫩豆腐，还有炒豆皮。吃呀，陆郎，这都是你爱吃的菜……”

她又顺手给陆逸翁斟上了一杯酒。

“喝吧，陆郎，三十多年了，你不曾见过我，是不是啊？”

她的脸上有了醉颜。

其实她秀色未改，只是在江湖上名声太大，才在三十年前被人叫做毒疯婆婆。

“陆郎，咱们还是继续下棋吧，你胃口不好，不愿意多吃东西。”她几下就把饭菜装到了篮子里，把那一块玉石棋盘端了过来。她窃窃而笑道：“陆郎，你是不是记得，这块棋盘，当年要送你做婚礼，你还不要呢。你说，一张棋盘，二人对弈，你送予我，我与谁弈棋去？我说你与你的妻子……去下。你苦苦一笑道：她不会下棋。我当时一愣，真想问你她都会干些什么，但我见你神色不悦，就没问你。我怕你不高兴啊。我当时为了遮掩，就急急忙忙说了一句：那你就自己左手与右手下，好不好？陆郎，你以后时常左手与右手下棋么？”

她有些动情了，轻轻抚摸着陆逸翁的肩。

夜深了，石洞里有些冷。

毒疯婆婆宽衣解带，轻轻将陆逸翁抱起，放在床上。

她解下流苏鸳帐。

“陆郎，你冷不冷？你若是冷，我就抱着你，好不好？”她的声音十分温柔。

没听见陆逸翁的答话，就听见她轻声叹息，她又慢慢说道：“陆郎，自从那一夜之

后，我.....好想你。我知道你也想我。可你不如我那么想你。你是个好人。我不是个好人，我不该弄那毒害你，我当时只想，我已经身中毒害，哪能让你也中毒？你说你情愿，可我告诉你，我不情愿。而且.....而且我们会没有孩子。你犹豫了，好半天，你才说，天下的人多的是，为什么就我们一定要孩子？我知道你不是真心话，你想要一个孩子，很想要一个孩子。我早年为什么弄毒？我不弄毒，我会给你生二十个孩子，十个儿子和十个女儿。那时该有多好？我跑了，给你留下一张字条，再也没见你。你等了五年，才和她结了婚。你想我是不是？不然你为什么只要了一个儿子？你后也不知道那个毒疯婆婆是我，对不对？我想你，我好想你，所以我不断地吃毒药，服毒物。既然已对陆郎说我已服毒而死，可为什么不死，我恨自己不死，就拚命服毒，一心想死。可死过去又活过来，我想我还可能见到你，陆郎。我在江湖上行走，做事象疯子一样。我专找那怨女旷男，让他们成亲。用剑逼着他们成亲。于是江湖称我第一毒，第二疯。后来你才找到了我.....”

鸳鸯帐里传来一声轻轻的哀叹，这一声叹，在叹时光流逝如许。

她就又娓娓诉说：“后来你就听说了毒疯婆婆，后来你就找这个毒疯婆婆。你绝不会以为是我，你一见到我那天都呆了，两个人站了一刻钟，有多少话要说？你只说了一句：是你？我也只说了一句：是我。然后就呆呆地站着。那天我简直是傻了，什么话也说不出，直看着你慢慢走了，走得很远很远的。从见你那一天起，我再也没杀过人.....”

鸳鸯帐中传来了轻轻的啜泣声。

她又轻轻地说：“你为什么见了面，不叫我宛君？你为什么又不上来轻轻吻一下我的头发？我没让你做别的，是不是？我又没伤害你的妻子，对不对？她好善良么？你那神色告诉了我，她好善良，于是你便不能欺她，不能欺心，只好欺我。好人儿，是不是人们都伤害自己最亲的人？是不是人们对自己最亲的人不能容情？一辈子都亏负她？”

石洞静静悄悄，只有蜡烛烧淌许多烛泪。

## 第二章 老疯子与小疯子

陆玉之很是发愤，他决心学好毒疯婆婆的本事，好为一家人报仇。

他天天在瀑布下练剑，天天在巨石上坐着，苦思冥想毒疯婆婆传授给他的武功。他废寝忘食，看见那一日毒疯婆婆与曹春比试服毒，忽然心生奇想。这一日正学本事，忽然跪在毒疯婆婆面前。

毒疯婆婆大惊，问道：“你为什么对我行大礼？”

他答道：“想请婆婆教我用毒，我要学用毒。”

毒疯婆婆怔怔地看着他：“你疯了？你不能学用毒。用毒之心不良善。你爷爷也不会答应你的。他只教你要一心向善，是不是？”陆玉之哀求不已。

毒疯婆婆道：“让我好好想想，是不是要教你用毒？”

陆玉之觉得奇怪，他见宋婆婆每日晚上不吃饭，只是让他自己吃。

吃过了后，但嘱他早早去睡，宋婆婆自己也去后屋睡觉了。

他觉得有些奇怪。

这一晚上，他就去宋婆婆屋前等。

他等到了不足一个时辰，就见宋婆婆提灯向后山走去，她走得很快。

宋婆婆手里提着一只食盒。

她给谁送饭？后山住着谁？

陆玉之悄悄跟着，他只能远远跟着，不敢靠近，他知道宋婆婆能无视而视，不听而听。

宋婆婆进了一个石洞，一隐身入去，人就不见。

这石洞里有人。



他等了很久，不知道他该不该进去。

宋婆婆性情怪异，不类常人，如果他擅自入洞，宋婆婆肯定会生气的，说不定会对他大发雷霆，把他赶走。

可他又很想知道，想知道这山洞有什么人。

他决心入洞去窥视。

他慢慢地推开门，进去了。

还好，宋婆婆并未发觉他。他慢慢走进了洞内。

他惊呆了。

这是一间喜房，满室皆是红色，有大红喜字张贴在床架一边。粉红鸳帐，一对鸳枕，地上桌椅都是喜色。使他更惊呆的是——

他看见了宋婆婆，她把饭菜摆在石桌上，还有酒。她欢笑晏晏地正与对面坐着的那人饮酒。

对面那人是谁？是——

他几乎被雷殛了似的。

——对面那稳稳坐着，穿一面白色长衣，一尘不染的，不正是他的爷爷陆逸翁么？

陆玉之呆了。

他决不能相信这个。

可他得相信，爷爷就坐在宋婆婆对面，宋婆婆象一个很温柔的女孩子，叫他“陆郎”，对他娓娓而谈。可是，他与宋婆婆两个人亲手把他爷爷埋了起来，就埋在瀑布下面的岳桦林丛中啊！

他莫非见了鬼不成？

他悄悄地抑住心跳，慢慢抽身走出石洞。

他飞一般直奔瀑布，来到瀑布下的小小岳桦林边。

他找到了爷爷的坟墓。

坟墓还在。

他向坟墓磕头，喊：“爷爷，爷爷！”

他就用双手去挖坟墓。

挖了一个时辰，他终于挖出了那一块白茬的木棺。

他双手用力，运足全力，棺材打开了。

棺材内无人。

他爷爷的尸体不见了。

他呆呆地坐下了。

爷爷还活着！爷爷还活着？爷爷还活着！

他静静地坐在坟头。

爷爷还活着，宋婆婆和他在一起，过着如胶似漆的新婚日子。他的心里突然升上来一阵子悲怆。

爷爷还活着，他在那山洞里过着快乐日子，他为什么不去为爹爹报仇？他为什么不去替自己的儿子报仇？他为什么不替“一躺楼”雪耻？只顾自己躲在那山洞里享乐，他为什么要这样？

陆玉之悲从中来。

爹没了，妈也没了，家里的一切人都没了。“一躺楼”总号烧成了灰尘瓦砾，那八十七家分号呢？爷爷当初派了人去管那八十七家分号，如今还是他家的么？那些人会不会把分号都拱手交给那些赶山人和那些补袜子的女人？他怎么办？他决心下山，他要去找那些人拚命。可在他走之前，他一定要去见他爷爷。爷爷见了，会羞愧的，他决心让爷爷羞愧。

他又进了那石洞。

他见到了宋婆婆偎在爷爷身边说话。

她如痴如迷地说，说那些她与爷爷过去的旧事。

爷爷不动，也不看她。

他突然有了点快活，他想：还好，爷爷并不十分喜欢她，爷爷现在正生气呢。

宋婆婆仍缠缠绵绵地对爷爷说话。

她最后大概弄得有点眼酣心跳，她低低地说：“陆郎，陆郎，我们睡吧？”

她竟然想俯身去抱爷爷。

陆玉之这时走了出来。

这一次不知为什么她竟没有早早就知道他进了石洞。

她可呆住了，显然她不知道他会到这里来。她很恼怒：“你来干什么？”

他的声音阴冷。

“我来看我爷爷。”

“他不是你爷爷。”

他冷冷一笑，冲了过去，他去推爷爷：“爷爷，爷爷！你看看我，我是玉之啊……”

陆逸翁竟然应声而倒。

这是一具死尸，是一个死去了的陆逸翁。

陆玉之惊呆了。

他看着宋婆婆，他不知怎么办才好。

宋婆婆一叹。

她上前去，轻轻扶起陆逸翁。

她向陆逸翁笑：“陆郎，陆郎，他碰疼你了，是不是？”

陆玉之对宋婆婆道：“他死了！他死了！你知道不知道？”

宋婆婆道：“谁说他死了？”

陆玉之上去抓住宋婆婆：“我来告诉你，他是我爷爷，他死了，他死了，你知道不知道？”

宋婆婆冷冷一笑道：“死不死有什么关系？”

他看见了宋婆婆的笑，看见她哗哗流淌的泪水。

宋婆婆让他看她肩头，那上面有许多红红的斑点，密艳如桃花。“这是‘鹰呕’之毒，你知道么？”

他点点头。

‘鹰呕’之毒中者必死。我没死，不是我不愿意死，是因为你家仇未报，我还不死。但中‘鹰呕’之毒，除了每日用匕首刺穴道，让那毒血流淌之外，还必须每日抱着一具死尸，赤裸相对，这样一年，才可以活命。”

陆玉之默然。

宋婆婆冷冷一笑道：“你很正经，是不是？你看不上我？是不是？告诉你，就是不中这‘鹰呕’之毒，我也得和陆郎相亲相爱，互相厮守，一辈子不离不弃。”

宋婆婆道：“你看，陆郎生前不爱用毒，可我给他服了毒，他永远是这样子，比我们都活得实在，活得长久，对不对？他不生也不死，这样好不好？”

陆玉之眼瞪着宋婆婆。

宋婆婆突然坐下了，泪水哗哗流淌：“我好累，对不住了，你看，我是不是象一个疯子，一个老疯子？”

陆玉之泪水潜然：“对，对，你真是一个老疯子！”他一拭泪水，突然冲着宋婆婆哈哈大笑，笑中自然满是悲怆：“你为什么不同他成亲？你得同他成亲，那样他就永远是你的了。”

宋婆婆瞪看着他：“玉之，你是不是疯了？”

陆玉之朗声道：“为什么不疯？你是老疯子，我是小疯子，为什么不疯？这世界都

疯了，你我为什么不疯？”

他笑着看宋婆婆。

宋婆婆忽然羞赧如少女。

她说话声音也喑然如蚁：“玉之，玉之，孩子，你说你，让我与他结婚？”

陆玉之拍腿道：“对！”

宋婆婆道：“可是，可是他……”

陆玉之道：“可是什么？这不是新房么？这不是良辰吉时么？这不是洞房花烛么？你还在等什么？你等得不够么？你魂牵梦绕的，不就是盼着这一天么？”

宋婆婆怔怔地望着他。

陆玉之哽咽道：“还有我，我给你们主婚！”

谁见过这样的婚礼。

宋婆婆和陆逸翁举行婚礼。

陆玉之唱道：“一拜天地！”

宋婆婆就拜。

陆玉之道：“再拜，你替他拜！”

“二拜山川！三拜结缡之人！”

宋婆婆哽咽道：“陆郎，陆郎，宛君这里有礼了！”

陆玉之忙替陆逸翁回拜。

宋婆婆泪眼婆娑。

陆玉之看着她。

她的头发忽然一根根皆白，忽然眼角满是皱纹。她真成了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嫗。

陆玉之道：“宋婆婆，你……”

宋婆婆转身——巡视山洞内的一切，慢慢吟道：“鹰呕也苦，兽噬也苦，只留白骨

相厮守。”

宋婆婆泪如雨下，抱住了陆玉之，两人悲泣不已。

宋婆婆叹道：“玉之，你是个疯子！你是个小疯子，你一个小疯子，宋宛君是一个大疯子，一个老疯子！”

## 第六卷

### 第一章 世上男女无好人

毒疯婆婆与陆玉之在瀑布下静坐。

陆玉之已经能在瀑布的轰溅鸣响之中听她讲话，而丝毫不去听瀑布声响。毒疯婆婆道：“所有的下毒之道，都有一个致命的可击处，那是人类的弱点。他选择到了你的弱点，才可能下毒。这句话不知你明白不明白？”

陆玉之道：“请婆婆指点。”

毒疯婆婆道：“世人只知要辨别，去区分哪一类是毒药，是不可食之物，哪一类是食物，可食。殊不知食物对人也可能是毒。当你最放松的时候，一切东西都可能是毒，而你最警觉的时候，一切毒物都不会是毒了。”

毒疯婆婆？我知道世上最厉害的毒是什么？”

陆玉之道：“婆婆刚教过我，世上最毒的五大毒是鹰呕、梦得鱼、草爬液、无形、澧香。”

毒疯婆婆道：“你错了。”

陆玉之愕然看着毒疯婆婆。

毒疯婆婆惨然一笑道：“你错了，世上最毒的毒只有两种，而且绝对无解药，那就

是情毒和恨毒。”

陆玉之默然。

谁说不是！谁知道毒疯婆婆的情毒有多深？与人生死相依，魂魄相伴，与尸共枕共话，似嗔似癫。因这情毒而一头乌丝成白发，又因这情恨而再入江湖履风波。他与赶山人曹春那一千兄弟的仇有多深？恨有多大？他也讲不清楚。他知道毒疯婆婆与爷爷的情此生不已，来世不休，总是魂牵梦绕，不离不弃的。他也知道他与赶山人与补袜的女人也有不可解的深仇大恨。这是难解难平的。

毒疯婆婆道：“你要入世去，记得婆婆的话，不可染上情毒恨毒，如果染上这些，你这一生也就会活得凄伤……”

他叩首受教诲。

毒疯婆婆道：“你这下山，我不会再去了，我把陆郎带来，就当不离不弃。再说，我又与他新婚燕尔，怎能遽然分别？只好你一个人去了，你去除掉奸邪，重振‘一躺楼’，对你们陆家也有个交代，这也是你爷爷切切盼望的，不然他不会把你送到这里。”

陆玉之神色戚然。

毒疯婆婆：“你觉得天下好人多些，还是坏人多些？”

陆玉之道：“自然是好人多些。”说这话时他想起了爹爹、爷爷眼前的毒疯婆婆，还有陆啸天和他从小就结识的那些镖师、趟子手们。

毒疯婆婆道：“你又错了。”

毒疯婆婆说道：“你得先把世上的一切人都看成坏人，一切人都坏。然后你就知道他如果坏，该做些什么。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出些坏的依据。陆逸翁坏不坏？他坏，他留情于前，遗恨于后，就坏。他不能狠心对人，致使你们‘一躺楼’受此惨祸，就坏。由此看去，你也可以慢慢品味出人的好来，那样你岂不是会很快活？他并不如想象之中那样坏，你岂不是很高兴？品味世人，无论男女，皆从坏处去想他，你就可以不败。”

陆玉之凛然道：“玉之记住了。”

毒疯婆婆大笑道：“既然已经记住了，为什么还不走？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学过了毒疯婆婆的毒，难道还要学她的疯？毒可学，疯不可学。还不快走！”

她站身来，道：“我该去陪我的陆郎了，你再别用俗事误我。”毒疯婆婆进入石洞，竟然再不出来。

## 第二章 京都“一躺楼”

京都“一躺楼”不很大，起码门楼不怎么气派。

它只是一个“十足兑现”的银号。尤其是与关东有买卖往来的客商，投银交镖，十分便利。“一躺楼”门前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穿束象乞丐，人却很神气，竟然不管门房阻止，向院里闯。

门房里冲出四条大汉，吼喊道：“喂，喂，你也不看这里是什么去处？这里是讨野火的地方么？”

这人站住了。

一个大汉道：“这里是关东赫赫有名的“一躺楼”总号，你是什么人？敢向里面闯，不要命了？”

这乞丐刚要发作，突然满脸堆下笑来，点头唯唯，转身走了。他找一些乞丐聊扯，知道了这里已经是“一躺楼”总号了，知道“一躺楼”的威势在关东和京都不但没有一落千丈，而且更有生气，知道“一躺楼”现在的总管是陆啸天。

这乞丐是陆玉之。

他躺在破庙里，看着手里那一片布，这布是爷爷死时攥在手里的。

爷爷死得不轻松，他一手攥着他的情，一手攥着他的恨。可他的脸色很平静，莫非



解脱了情愁恨苦，人就快活了么？

他躺着不动。

庙里都是横躺竖卧的乞丐。

他突然看见乞丐们都起来了，一个个向他逼过来，把他围得风雨不透。

“起来”一声厉吼。

陆玉之慢慢爬了起来。

“你是谁？”

“于宝。”

“你是干什么的？”

“神仙啊，象你们一样，‘头上不顶瓦，手里不拎钱；吃饭不讲究，睡觉随处眠。婆娘没法斥，儿子不来缠。生死全不惧，皇帝羡慕咱。’”

大汉吼道：“别胡扯！你这小子，细皮嫩肉的，哪象个讨饭的？说！”

大汉冲他小腹打了一拳。

陆玉之咧了咧嘴。

“真挺硬？来！”

十几个乞丐一顿拳打脚踢。

陆玉之不动。

打得累了，人也半死，十几个乞丐一哄而散，只留下他一个人在这清冷的破庙里。

他爬起来，偎在柱脚边，擦脸上的血。

“是不是还认得我？”

他慢慢抬头，看见了一个人。

这个人穿得跟他一样破，但一细看，那些衣服都很有味儿，破得很怪，象是故意扯破的。

这个人手里拿一只筐，一只用金丝串玉片的小筐，他正在捏弄那只小筐。

陆玉之冷冷一笑道：“认得，认得，不是俞波儿，俞大筐头么？”俞波儿一笑：“认得就好。我说过，我可能会帮你爷爷，现在也可以帮你。”

陆玉之冷笑道：“你要会帮我，就不必叫这帮子混蛋来打我一顿了，你小子不是东西，竟然在那边冷眼看着。”

俞波儿自诩轻功盖世，他屏息而立，这个陆玉之怎么会知道他在庙里？在眼看着他挨揍？

陆玉之道：“我听见了你呼吸。”俞波儿暗暗吃惊。

俞波儿道：“你要我帮你么？”

陆玉之摇了摇头。

俞波儿很惊讶，看着他：“你与你爷爷不大一样，他可没你这么傲。”

俞波儿转身就走。

“站住！”

俞波儿道：“你回心转意了？你可以求我帮你一回。因为你那对头势力太大，不好惹。”

陆玉之道：“好！我就求你一回。”

俞波儿大笑道：“好！你求我什么？”

陆玉之道：“在这里点上火，弄点酒，陪我喝酒，好不好？”俞波儿一怔，随即一笑道：“好，怎么不好？”

酒已酣，人热呼。

俞波儿以指弹瓮，高声歌吟：“一躺楼，宝华斋，珠光宝气把人埋。哪如我一身光光世上走，一梦东方白。

血仇恨，情仇恨，扼腕呕血人皆愤。哪如我无心无肠不愁身，一醉心不闷。”

陆玉之歪头眯眼，看俞波儿。

俞波长鲸吸水，将一坛好酒吸净，沉沉睡去。

### 第三章 “一躺楼”主

他记住了俞波儿的话。

江湖上新出了一个秘密组织，叫“破袜子”。

这个组织劫人钱财，广收人才，对一切富贵大豪、镖局世家，都似有所图。这个组织的人都穿袜子，可他们的袜子是破的。

破袜子？

他恍然若悟。

他知道爷爷手里扯的那一块是什么了。那是一个人的袜子，他扯破了那个人的袜子。

那个人或者与他有旧交，或者根本就是他的一个仇敌。

爷爷这一生没有仇敌。

你没有仇敌，却偏偏出来了个仇敌，而且是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

这个人穿着一双破袜子。

他又去“一躺楼”门前。

门前没人。

但大门突然开了，昨天见到的那四个大汉冲了出来，一齐当街跪倒，口称楼主，直说是犯了死罪。就有一个大汉起身向院里冲去。从院门冲出来一个人，这人很高大。

他喊道：“玉之，玉之，你在哪儿？”

他的声音很响亮，震得树上鸟儿惊飞，门楼上灰尘飞荡。

陆玉之见了陆啸天，一时悲从中来，哽咽起来。

陆啸天紧紧抱住了他。

陆啸天一松手。吼道：“这就是咱们‘一躺楼’楼主陆玉之陆大少爷，赶快前来拜见！”

“一躺楼”门前，当街跪倒了一片人，一片震天似的吼声：“拜见楼主！”

陆玉之的脸色只有一点不安，随即冷了下来，很坦然。

洗了澡，换了衣服。

他又是原来那个陆大少爷。

他倚在锦玉被子上，惺松着眼，迷迷瞪瞪地跟陆啸天诉苦。

他这一回很苦，他去了毒疯婆婆那里，她也是个疯子，疯疯癫癫的，没教他什么本事。他只是向她学了几手剑法。

陆啸天喜道：“她的‘痴人剑’？”

陆玉之点点头。

陆啸天道：“少爷真是奇遇，那剑法是当世四大剑法之一，怎么能说没学到东西？看来少爷的武功又精进了？”

陆玉之默然道：“啸天叔，我与爹爹一样，都不善这些杂事。还是劳烦啸天叔代我管管。”

陆玉之醉眼四顾：“这里是啸天叔的屋子？”

陆啸天：“不是。我一来这里，便吩咐他们打扫出这间房子，以备少爷随时回来。”

陆玉之汉道：“好，好屋子，好屋子。”

陆啸天道：“少爷休息吧，有事喊人来叫我。”

陆玉之道：“啸天叔，那个……”

陆啸天回头看看他：“要酒？屋子里有。”

陆玉之摇摇头，神情有些忸怩。

陆啸天道：“要女人？”

陆玉之点点头，很快地点头。

陆啸天的脸马上变了：“你爹和逸翁的仇你还要不要报了？你得振奋起来才是。如果每日荒淫，耽于酒色，我们‘一躺楼’还有什么希望？”

陆玉之有些悻悻然：“啸天叔，‘一躺楼’有你经管，已经不错了，我为什么要管？当时要不是我年幼无知，是啸天叔去看典当库房，一定会知道那就是铁树之枝，喂食它一些铁屑，哪来的这大祸？”

陆玉之说着，竟然泪如雨下。

陆啸天也有些歉然，是“一躺楼”不幸，使这个豪富之家的贵公子受此大难，这也十分难为了他。陆玉之在“一躺楼”上有爷爷、爹爹，下有他陆啸天，根本就没当过家，不知道世事艰难。

陆啸天就退了出来。

陆玉之静静地坐在床上。

他什么也不想，他已经练成了这门绝技，什么也不想。

他听见了轻轻的咳嗽声，这是一个人。

他闻到了一股香气，这是个女人。

这个女人依偎在他身前。

“少爷，少爷！”

他这回听见了，他已经很久没听过女人温柔的叫声了。

他睁开了眼睛。

这女人很年轻，约有十七八岁，胸乳坚挺，人如嫩鱼，轻轻地把他放跌在锦被上。

“总管说，让我来侍候少爷。”

“你都侍候过谁？”他轻轻问。

“没有，我是总管刚刚从外面带进来的，我叫灵灵。”

灵灵很白皙，在锦被上拥着，身子竟然能扭动，如声似律，象一条白蛇。

陆玉之去碰她，象碰到了含羞草，她的身子哆嗦，人也象缩了起来。

“少爷，少爷……”

陆玉之是男人，是男人就绝不会不懂得女人这呼唤是在渴求什么。

他和灵灵都疲倦了，她让他一次次疲倦，又一次次地以为自己有力气。

他躺着，望着屋顶。他是不是想起了那轰鸣溅飞的瀑布？是不是想起了他的家人？是不是想起了陆逸翁与宋宛君那生死不渝的爱？

灵灵缠着他：“你想什么？”

他摇摇头：“什么也没有想。”

灵灵跳在了他身上：“你为什么不想？难道你不想我？你想不想？”

他点点头，又被这女人燃起了欲火。

陆啸天很忙，忙得顾不上来看他。

第三天，他才安排好一切事务，拎着一坛上好的女儿红酒，来看陆玉之。

陆啸天在敲门。

屋内一阵子忙乱。

“进来，进来吧！”

陆啸天进了屋。

陆啸天的脸色很难看，因为他看见了屋内的狼狈。

那个灵灵居然仍躺在锦被里，头发披散着，瞪着一双眼看他。这个灵灵脸上的红潮未褪。

陆玉之也只是匆匆抓起了长衣，套在身上，匆匆忙忙坐在床边椅上。

“啸天叔，你有什么事啊？噢，啸天叔原来是送酒来给我喝的。来，来，我与你喝上几杯……”

陆啸天把酒放在桌上，他盯着陆玉之的脸看。

女人是钢刀，专门咯咯响着刮男人的骨髓，陆玉之的脸色很不好看。

陆玉之笑：“啸天叔，你不喝酒，干嘛盯着我的脸看？我的脸可没有灵灵的脸漂亮……”

陆啸天道：“玉之，你现在是‘一躺楼’楼主，‘一躺楼’是天下五大楼之一，过去生意比其它四家都强，就连京都宝华斋也大有不如我们之处。可一场祸事下来，停了三个月生意，买卖就差了，如今虽然在恢复，可是很难，你该多管管‘一躺楼’的大事……”

陆玉之心不在焉地听着，点头，但眼睛仍盯着灵灵。

陆啸天沉声道：“灵灵！”

灵灵懒洋洋道：“做什么？”

陆啸天道：“你先出去！”

灵灵看陆玉之，陆玉之仍呆呆怔怔地看着她。灵灵马上用锦被裹起自己，向外走去。她扭着腰肢，从二人身前过去。

陆啸天不得不承认，这是个漂亮的女人，很漂亮，漂亮得有点让人眩目。

陆啸天很尴尬。这是他给陆玉之找来的女人，虽然是他找来的，但这女人现在不是他的，是陆玉之的。他就看也不是，不看也不行。看，显得有些馋相；不看，得有些矫情。他不得不看。

陆玉之看得更是馋相，他的嘴张得很大。

陆玉之拍拍灵灵的屁股，象拍一匹好马。

陆玉之的眼睛和笑都还留在门外。

陆啸天看着他，似乎是笑了一下。

“少爷，你已经是‘一躺楼’的楼主了。”

陆玉之怔怔地看着他，似乎仍未听明白他所就的话，只是嗯嗯答应着。

陆啸天神色肃然：“少爷，‘一躺楼’为天下之大楼，除了关东总号外，全国有八十七家分号，誉满江湖。少爷为这‘一躺楼’主，责任自然不小。”

陆玉之看着他，突然道：“啸天叔，咱们‘一躺楼’是不是很有钱？”

陆啸天一愣，虽知他这问话与自己言颇有些不相符合，但只好停下话口，答应称是。

陆主之道：“我从这一次生生死死之中过来，别的没悟出什么，总悟出了一件事：一个人不必为子孙十八代积攒家业，攒那么多干什么？只会攒来祸灾。啸天叔，‘一躺楼’的内外杂事，一向由你办理。我是楼主了，是不是？”

陆啸天很是惶恐，起身作揖称是。

陆玉之道：“我也不要别的，我只要享乐，‘一躺楼’的其他事我不去管，你再帮我置办一辆好车，比京都快意侯云明的车还要好的，我要先在京都好好玩玩，结交名士，狎妓浪游，也不枉我‘一躺楼’的本色。”

陆啸天道：“楼主如果想好了，决心这么办，啸天去办就是了。”陆玉之道：“要办。”

陆啸天转身走出去。

陆玉之道：“啸天叔！”

陆啸天站住了。

陆主之道：“我不想说，但还是得说。啸天叔，我不想死，不想死在那些赶山人一样的粗汉手里。”

## 第四章 做尽浮华学少年

京都一时出了一个豪富阔少。



这人有一辆极豪华的马车，四马是千里马，从关外雪原马场花重金购来的，这四匹马跑起来一路轻尘，扬起的车尘都飞在马车身后远处。这马车的辕板车棚都是用金玉镶嵌的，人一看，就知道远比快意侯云明的那一辆车更好。

马车里有酒，有美人，甚至还有乐工、厨子，这马车的主人叫陆玉之，京都人一时传闻，称他为“金车公子。”

金车公子还倚在车里，在喝酒。

他身边已经有了三个女人，一个是灵灵，一个是飞飞，还有一个叫皮皮。

灵灵很妖冶，飞飞腼腆，而这个皮皮则很会恶作剧。

三个女人忙一个男人，即使这男人是铁是钢，也有吃不消的时候。

他现在正从皮皮的脚趾那里喝酒，皮皮躺在车里，两只脚上“端”着一只酒杯。这脚比人手更好看，有人称这一双脚为“狐狸的小爪”。

皮皮正是用这白白的纤足，这一双“狐狸的小爪”为金车公子斟酒。

陆玉之醉眼惺忪，趴在飞飞的洁白大腿上，伸长脖颈去够皮皮的一双脚。偏偏皮皮恶作剧，一双脚比手还快，飞快地闪来闪去，不让他够那只酒杯。

陆玉之的双手都被飞飞和灵灵捉住，不让他双手一齐上去。他就只好如一只啄食的鸡，去啄那酒杯。

三个女人就咯咯而笑。

有人叹了一口气。

陆玉之停住了。

车轿帘不知什么时候打开了，车门前站着三个人。

这三个人他曾经见到，但在哪里见过，什么时候见过，他却一点也记不清了。

他的保镖呢？从“一躺楼”带出来，日夜不离他左右的那四个镖师呢？

没了，都没了影儿。

“你们是谁？”

一个人冷冷一笑道：“我是关东一怪冷瓶儿。”

冷瓶儿，陆玉之想了半天，还是摇摇，茫然道：“我不认识你。”“你呢？”他问旁边一个老头。

这老头无暇顾及他的问话，只是一个劲儿围着他的马车看，看马，看车，再看车上。他转动一车簧，叭地从车厢后座那里弹起来一块，那是一坛酒。再轻轻一扣车簧，竟然出来一块铁板，铁板慢慢向车后横伸，从车上跳下来一个矮矮的小人，揉着眼道：“天亮了么？该吃饭了么？”

这小人竟叭叭点着了炉火，炭火马上燃得很旺。

小人在炭火上热锅，滋滋滋地炒菜。

菜香了这一片山。

“好香！”关东怪侠冷瓶儿精神一振。

卢佗也道：“好香！好香！”

陆玉之大喜道：“先不管你们是什么人，你们喝酒不喝？吃菜不吃？”

卢佗与冷瓶儿齐应：“喝！吃！”

小人儿从铁板下又抽出一块铁板。

小人儿把铁板放在山石上。山石上的铁板成了菜桌子。

小人儿又从车内拿出几只凳子，把它们摆在山石旁边。

小人儿把八个菜放在臂上，又在头上顶着一碗汤，人如疾走，向铁板桌走去。

他叭叭地把菜盘子、汤碗都放在铁板桌上。

小人儿向陆玉之一揖道：“主人，饭菜都好了，小人告罪了。”陆玉之袍袖一挥道：“好，睡你的觉好了。”

小人儿的手一挥，那一炉炭火便在一个铁桶之内。他将这铁桶用两手抱着，去背风

处，向下一扣，便空手回来。

他手不知摠在哪一个机关，那一块有案板有炉灶的铁板竟然缩回了车内。

这小人儿打了哈欠，竟然一下子就倦得鼻涕泪水一济流。他曼声而吟，中气极足：“浮生只偷半日闲……”

小人儿竟不见了，随着他踩踏的那一块铁板没了，进到这辆车的车肚子里去。

冷瓶儿三个人一齐大惊。

这小人儿竟是名满天下的“半日闲！”

半日闲是谁？半日闲就是个侏儒，一个状如婴儿的小人儿。他的烹饪手艺天下第一，连京城楼外楼的天下名厨“滋味狗”也逊他三分。他善烹平常席菜，同是平平常常的菜，一经了这半日闲之手，但美如珍馐，世上绝无。让人恍然知道从前是白活了半辈子，不曾吃得真正的好滋味。有人见过这半日闲做菜，明白了他做菜的四大秘诀是：烧油、烤盐、爆醋、宫火。

烧油是做菜时，有时先烧，有时后烧油。他做菜都好了，就得烧油，用一只夹饼子似的锅，把油倒入锅中，飞旋那锅，油在锅中就越旋越快，就转出了离心，他突地把锅一扣，锅仍在炉火上转，油仍在锅里旋，但那锅中已满是油火。油烧了火便软，多了时便焦，又糊，少了时便如用锅底烤熟一样，有什么鲜味可言？恰恰正好，锅正尽旋，叭地又转了过来，菜便入油叭叭爆响，火便不同烧油，只是烧菜。油在下面渐渐没了势头。烤盐又是半日闲的一手绝技，他用小锅烤盐，也说不准他用的是滩盐井盐海盐，反正总是一只小小的瓶儿，从怀里掏出来，用一点炭火去炙锅，放入了盐，有时还放一些其他东西，烤盐出味儿，又变成了屑儿，他便把菜放入有笼眼的锅内，罩在烤盐锅上，象是让这菜浴那盐气。然后再用那盐屑使些，菜便成了。

半日闲更有一个手段是爆醋，本来锅烧，又用浇，又用拌，醋便忙碌。半日闲用醋时不多，一用醋便只是用锅爆，半天只是烧那一些醋，把醋烧好后，又加入一点什么，

就偷偷地放入瓶子里，炒菜后放入。

再就是宫火。看过半日闲锅灶的人都暗暗奇怪，知道他做菜不凡。他做菜时，那火灶竟然有两道。一道是用炭火坐在炉内，四壁皆有火中间是空的，而且四壁火可旋转，用时可顺心意使之转动。更怪的是在这一炉火之上，还可以伸出一块盖门，将锅严严实实，炉灶如一只大鼎般严实。那盖门下有金丝抓织，里面也包着炽烈炭火。因为只要盖门一掩，锅子就四面受火，所以称这火为空火。半日闲喜欢人家看他做菜，看的人越多，他越卖弄精神，别人劝他别卖弄手段，别让人家把一手绝活儿学去了。半日闲道：“笑话！如果你站在一边看，就看会了，我这还算什么天下绝艺？”

看过半日闲做菜的人不计其数，学会了半日闲菜式的人没有一个。据说京都楼外楼的滋味狗自以为煮狗肉天下第一，看半日闲做菜时暗暗冷笑，半日闲叭叭炒了一个菜，端来给滋味狗吃。滋味狗吃了一口，便脸变了颜色，流泪而走。

从此只要有人捧他为天下第一名厨，他就一定往那人脸上吐唾沫：“狗屁！半日闲还活着呢。”

半日闲烧菜天下一绝。

据说连皇帝想吃好菜了，也只好对半日闲做出笑脸，拍他肩膀：“半日闲，朕有些饿了，你是不是为朕做几样老百姓吃的菜啊？”半日闲对皇帝也不买账，竟然也敢吟：“浮生只得半日闲。”皇帝也只好一日吃他一顿美滋味。皇帝拿半日闲无奈，杀了他，怕连这一顿好菜也没了。

半日闲成为皇帝的御厨头子已经五年了，怎么会在这里？

不待陆玉之说声请，三个人就抢着吃菜。

这哪里是菜啊，就吃不出是什么味道来了。那些普通的鱼，普通的白菜，普通的豆腐都变了味儿，象狂唇？象鱼翅？象海鲜？象山珍？象，又都不象。

一眨眼，四只盘子已空，汤碗也空了。菜太少了，菜太少了，只有一盘豆腐，一盘

白菜，一只烧得发黑的鱼，几块不象肉不象菜的茎块儿，还有一碗汤，怎么能让这四个人吃饱？

三个人都望着陆玉之，显然都没吃够，因为三个人都右手紧紧攥着筷子，左手握着酒杯。

但陆玉之轻轻放下筷子，道：“没了，没了。”

怪侠冷瓶儿道：“我没吃够。”

宝旖卢佗也摇头晃脑道：“天下一宝，天下一宝啊，谁知道这宝贝好处？谁知道？”他远远地看着那辆车，不知是羡慕这车还是馋半日闲的菜。

陆玉之缓缓而起道：“我敬三位是远客，冷瓶儿怪侠是咱关东故人，所以置酒为敬。这里就告辞了。”

陆玉之摇摇晃晃向那马车走去。

有人突然喝道：“站住！”

陆玉之站住了。

“叨扰如此好席，不得不告诉公子一句话。”

“什么话？”

他慢慢回过头来。

说话的是那个从未置一辞的人。

“你是谁？”

“医不死屠一平。”

陆玉之愕然，细看了看这个关东名医，突然恭恭敬敬向他行了一礼。

冷瓶儿怪道：“公子为什么对这老儿如此多礼？”

陆玉之笑道：“象我这样自在逍遥，实在是人生之一大乐事。只有一点忧虑，怕自己的寿禄不永啊，如今见了‘医不死’，不尽力结纳，岂不是傻瓜？”

冷瓶儿与宝痴卢佗都深以为然。

屠一平正色道：“陆公子如果听老朽一言，就足见盛情。”

陆玉之道：“请讲。”

屠一平道：“宝马良驹，固壮人志，但劳人神；美女淫娃，虽悦人心意，便损其骸骨；美食佳肴，虽饴人口，又伤肠胃；酒多伤形，气多伤心，公子占足这些美悦，恐要寿禄不永啊。”

陆玉之怔怔地望着他，似乎什么也没听见。

他慢慢地看着屠一平，道：“多谢老人家教诲，陆玉之去了。”他摇摇晃晃地走了，再也不回头一顾。

冷瓶儿三人互相看看，再看看山石上的铁板的上残羹冷炙，觉得象做了一场梦。

## 第七卷

### 第一章 赶山人进城

一辆马车在京城内外，无人不知，无人晓。

自从那一次被冷瓶儿三个制住了四个镖师的穴道，把他们四个人扔在山窝里后，陆啸天又派了八个镖师跟着这辆车。跟车的都是老镖师，人人都气炸了肺，对陆啸天道：“陆总管，你派我去押镖，哪怕你派我去死，也比跟在这辆车后面，听那些打诨肉麻的话儿强。”

陆啸天也只好苦笑，赔礼道：“各位兄弟就算照顾了我的面子，咱们老楼主和东家只有这么一点儿骨血，大家决不能忘了‘一躺楼’的旧恩，他毕竟是老楼主的孙子。咳……”

众镖师只好跟着他的马车，到处闲逛。

马车大白天正走在林子边马也学皇窃勳枪凶口降母仙饺舜蟾猴矗俊豹？

宋超冷冷道：“如果你没忘记的话，咱们之也间还有一笔账没算。”

陆玉之糊糊涂涂地道：“什么账？”

宋超道：“铁树之枝。”

陆玉之有些骇怕，他毕竟这些时日只是醇酒美妇，不曾勤学技艺。蚀磨了志气的人如无光无华的锈剑，临阵怎么去挥舞？

八个镖师冲了上去。

但宋超只一声喊，就围上去了三十六个人。

三十六个人把这八个人围在一起。

宋超又一声喊，三十六个人外面，又围上了三十六个人。

宋超带着余下的众人把陆玉之团团围住。

宋超：“陆楼主，我们赶山人千里迢迢，匆匆地赶来，不是为了寻仇，只是现今青草正绿，树叶封门时候，赶山人没法儿过日子啦，这一次只是要陆楼主付与我们二十万两银子，我们便走。”

陆玉之左右环顾，见自己的人都被围在当中，很是骇怕，他盯住宋超，强自镇定，问道：“你的话当真？”

“当真。”

“可我走路从来不带银子。”

他从来不带银子，就凭这一辆马，就凭他金车公子，自然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天下不是有八十七家“一躺楼”的分号么？让他们去付账好了。

宋超见他那畏葸骇怕的样子，不禁哈哈大笑：“你那威风哪里去了？‘一躺楼’从此不振了……”

陆玉之无语，当然也很是羞惭。

宋超道：“那就麻烦陆楼主写上一张字据，三日后我们在京都破庙里夜半交割，你们给我银子，我自然把这字据还你。我们拿到二十万两银子，就一定会回关东去，不再来麻烦陆楼主，你看这样可好？”

陆玉之道：“只是……只是‘一躺楼’的事儿，都由啸天叔管着，我写上字，怕他不会付银子给你们。”

宋超笑道：“笑话，他为什么不付？他不怕别人，能不怕咱们赶山人么？你写好了，我自有办法让他乖乖付银子。”

陆玉之一叹道：“好，好，我写，我写。但你们千万不要杀人了，那样更无益处。你们不就是要二十万两银。”

## 第二章 杀机

陆啸天拱手肃立。

陆玉之坐着，但坐得不安逸。

他讲完了那一次相遇。虽然花的是自家的银子，但说出来毕竟有些羞口，三言两语，二十万银两便写了字据交去，这话说来怎么也叫人脸红。

陆玉之有些不安，低着头，问陆啸天：“啸天叔，我这事是不是办得有些不妥？京都“一躺楼”原来是分号，如今是天下“一躺楼”的总号。这里有一百零八个镖师，九百多号趟子手。

镖师都坐在院子里，静悄悄的、黑压压的一群人。

陆啸天低着头，走出来，见了众人，一愣，问：“你们要干什么？”

众镖师不语。



前面的一个镖师站起来，施礼道：“听毕老弟说，陆楼主一句话，就把咱们‘一躺楼’二十万两的血汗银子给了那些赶山人？”

陆啸天不语。

那个姓毕的镖师站起来道：“‘一躺楼’自从陆总管来这里，真是好生兴旺。陆总管人又好，挣来银子大家都有份儿。偏偏又来了一个楼主，他是什么楼主？三言两语就让人家给说住了，我们八个人连拳头都没动一下，二十万两银子就没了。你们说说，他算不算‘一躺楼’的主人？他不思报仇，算什么楼主？”

陆啸天前胸突然一挺，厉声吼道：“住口！”

那镖师不讲了。

陆啸天冷冷道：“毕兄弟，你知道，‘一躺楼’姓陆，楼主有他的主意。”

毕镖师道：“陆总管不也姓陆？陆总分管事就比他强许多，我们弟兄们都服气……”

众镖师纷纷附和。

谁都称赞陆啸天，只有他，才会让“一躺楼”在这短短的日子里恢复生机，而且使“一躺楼”近日比宝华斋更兴旺，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不靠陆啸天，谁买“一躺楼”的账？不靠陆啸天，关门的几个“一躺楼”分号很可能一蹶不振，哪还有“一躺楼”的今日？

陆啸天吼道：“都给我住口！”

毕镖师道：“陆总管也不必多说，我们弟兄们都是明白人。这一回，陆总管给弟兄一句实话，这二十万两银子付不付？如果真付，咱们八个弟兄一句话不讲，马上走人，从此再与‘一躺楼’无关。如果不付，陆总管拿个主意，水里来火里去，叫我们怎么做都行。咱们在‘一躺楼’干了这么多年，每个月几百两银子难道都是白白喂狗的么？”

众人齐声叫好。

陆啸天神情一振，他双手一抖，两袖笔直如箭，直向前射。众人知他是动了真气，

知他这一手“袖里乾坤”是天下一绝，是他的独门功夫。众人马上静了下来，等他讲话。

陆啸天道：“‘一躺楼’建成至今，也颇为不易。二十万两银子，我调动几家分号，咱们也拿得起。但这样一来，这个月我原来打算给众弟兄发的二百两银子便没了。这二百两是近日生意好，赚下的红利。弟兄们每人二百两，趟子手三十两。银子不算事，我再调，也可以照样给弟兄们发这赏银。但这事儿头例一开今后谁知道有多少？有人要银子就付，我们得付多少？一根树棍子，逼没了老楼主和东家的命，后来连东家的家小我也没保住.....我一想就如万刀刮心。怎么付给他们银子？要依我陆啸天的意思，是一两银子也不付。不知弟兄们意下如何？”

众人纷纷叫好。

“陆总管，快拿个主意吧，咱们怎么办？”

“好。”

屋里，三个女人仍缠着陆玉之，叽叽呱呱说个不停。

但这时的陆玉之又犯了痴症。三个女人都知道，他有时会犯这痴症。任你千娇百媚，任你痴缠盘绕，他都视无所视，听无所听。有人匆匆走过廊下。

这时的陆玉之和三个女人都已经睡着了，睡得很熟。

有一个女人滑下床去，走到廊下。两个人的话音很轻。

“他睡了？”

“他早睡了，我们三个.....缠他三回。”

“他又犯了痴症。”

“他在听什么？看什么吗？”

“没有，什么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他一直躺在床上。”

破庙里，没人。

只有一桌残烛，上面放着一堆破烂玩艺儿。

这些是乞丐扔下的东西。乞丐扔下的东西就是破烂中的破烂，决不会再有人拣的。

一只抓起来马上会裂的缺边豁牙碗，一根象是死顶头长明灯下的“倒头饭”上插的那么一根筷子，一片赶山人怕潮湿的后屁股上挂着的狗皮帘子，破得没了毛，象要碎成八瓣。

没有人。

从庙外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施施然走来，身若飘于浮萍之上，果然好轻身功夫。

这人连想也未想，就径自奔这破庙中来了。

他进了庙，看着残烛下的那一堆破玩艺儿冷笑。

他慢慢四顾。

没人。

他轻轻咳嗽了一声：“神像后面那三个人，出来！”

果然从神像后面出来三个人。当先是的赶山人的大哥宋超。“果然好手段！陆总管是北边第一高手，果然名不虚传。”

陆啸天看了看他：“你是那几百人的大哥？”

宋超一笑道：“一千。”

陆啸天冷冷道：“生意做大了？”

宋超道：“何必瞒陆总管，生意不好做，没了补袜子的女人帮衬，那冷冷的长白山还有什么呆头？陆总管也知道咱们的本事，一下了山，连路都走不好，一拐一拐的，更别提干什么了。坐吃山空。所以来请‘一躺楼’帮忙。”

陆啸天道：“‘一躺楼’也没少帮你们。”

宋超：“所以不求第二家了，索性请陆总管帮到底。”

陆啸天道：“怎么帮？”

宋超道：“这件事陆总管一点也不必为难。我们也知道陆总管的难处。所以才特地

先找了那个大少爷，才让他写了这个字据。”宋超扬场手里的字条。

陆啸天冷笑道：“你以为这张字据就值二十万两么？”

宋超也笑：“想必陆总管乐于付这笔银子，因为他与赶山人还有一件事相互联手，办得很漂亮。”

陆啸天道：“凡是漂亮的事儿都付过了银子。”

宋超：“陆总管别忘了，我们还死了大哥曹春和老六顺子。”陆啸天道：“江湖谁都知道，病虎曹春因情痴而生嗔，与毒疯婆婆比试服毒，自己不敌而死。你要是想找这事儿，为什么不去找那些女人，反来找我？还有你们那老六，不是义气血性，跟着曹春而去了么？你来找我，这些事都找不上吧？”

宋超道：“我做这些赶山兄弟们的大哥，也没做过什么什么事，只是在这些日子里眼睛睁大了些，知道了那些补袜子女人的去处。我知道她们都住在京都，也知道她们与‘一躺楼’的一些镖师亲近，原以为这不足为怪。女人水性，又去依人，有何不可？但我一想‘一躺楼’，就觉得怪了，‘一躺楼’京都分号一下子变成总号，又一下子进去了那么多的镖师，看来陆总管是早有计划啊，这些镖师又与补袜子女人那么亲近，就让人有点不大可解了。”

陆啸天叹道：“人一多难免良莠不齐，让宋超大侠见笑了。”宋超冷笑道：“这些人倒是不能让我见笑，这么多人，很多还是江湖的一流高手，都齐集在陆总管手下，我只能吃惊，哪敢见笑啊？尤其是我看见到了他们都衣冠齐整，只是袜子有一点破的时候，我就更不敢见笑了……”

陆啸天脸色一沉道：“你说什么？”

宋超道：“陆总管，何必多说呢？”

陆啸天突然仰天长啸。这啸声立时震得破庙也抖，这啸声可在静夜中声传十数里。就有人进了庙，这人站在陆啸天身后。

“杀！一个也不放过！”

宋超知道不妙，但他仍很镇定。

“陆总管，莫打错了主意，我们来了一百个弟兄呢。”

陆啸天道：“有一百，就杀一百！”

宋超道：“杀了一百人，还有九百人，京都马上人人皆知你是‘破袜子’的龙头老大了。”

陆啸天突然长笑，朗声道：“宋超，你真糊涂，谁会相信你的话？‘一躺楼’在京都信誉已立，我陆啸天也是人人钦敬的好汉，谁会相信你这个流浪人的话，你这是白日做梦！”

有人轻轻叹息了一声：“别人不信，我信！”

陆啸天一愣，吼道：“谁，出来！”

就有人窃窃而笑，道：“出来就出来，难道我怕你不成？”

就从桌案下钻出来一个人，这个人穿着一身破烂衣服，手里捏着一只很小很小的用玉片金线织成的小筐儿。

这人是北方三十八万乞丐帮众的总筐头儿俞波儿。

宋超三人不禁大喜。

俞波儿笑道：“我就不明白一点，他们赶山人用这根破棍子，咱们讨饭的用这只破筐子，你们怎么也偏偏凑趣儿，用什么不好？偏用这么一只破袜子？”

陆啸天道：“破袜子与俞筐头儿大约没什么冲突吧？”

俞波儿摇头：“没有，没有。”

陆啸天道：“既然没有，俞筐头只要允诺不再对人讲袜子什么的，我就请俞筐头儿离开此处。”

俞波儿笑道：“是啊是啊，我这右眼皮今天一下午就跳，跳来跳去的。人家都说是

右眼跳祸，对不对？我想走，想走。可你又不让我说不说袜子，尤其不能不说破袜子。乞丐如果有袜子，就一定是破袜子，你说对不对？”

俞波儿甚至坐下，伸出脚来，让陆啸天看他的破袜子。

陆啸天直咬牙，从牙缝中咬出一个字来：“杀！”

### 第三章 破袜子

庙里庙外就忽然有了一群一群的人，这些人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

一些人持剑、持枪、持刀，但都穿着长长的白裤子，奇怪的是裤子并没用绑腿系住，显得干练俐索，而是用一只大袜子从脚脖套上来，一直套到小腿上去。

那些袜子上或者象有刀痕，或是有些圆眼小些，少些；有的圆眼大些，多些。有的只割了一刀，有的割成乱七八糟。割乱了却不碎，也不脱落。

这就是江湖上人人闻之色变的“破袜子。”

另一群人都是手持索拨棍儿，这些汉子都是江湖上人人敬畏，不畏死不惧难，人人敢独上长白山寻宝的赶山汉子。

俞波儿只是一个人，他有三十八万众乞丐，但今晚他只有一个人。

陆啸天见外面没有乞丐，就面露喜色：“老要饭的，今天你算死定了。”

俞波儿笑道：“你是不是想要我这只小筐啊？用你那二十万两银子换也不行啊。咱们有狐群狗党三十八万，一个还摊不上一两银子，这事儿不划算，不干，不干。”

陆啸天双袖向前一振，两条袖子笔直地伸了出去。

一阵罡风直逼宋超和俞波儿。

宋超和俞波儿双战陆啸天。

陆啸天仍然很从容，他的“袖里乾坤”二十四式是天下一绝，他不惧怕俞波儿与宋

超合手。

他一式一式，很从容地施展“袖里乾坤”。

俞波儿的小筐是武器。武林人言“一寸短，一寸险”，能有短过他这小筐儿的么？只有盈握那么一点点大，但却有几种手法，能射暗器，能用毒。他以左手执筐，右手出掌，这也是俞波儿的看家本领“排山掌”，但无论他如何用力，掌力都被那一面墙样的袖子打回。陆啸天的袖子一甩，一面墙便平砌在宋超与俞波儿面前，袖子叭地一掷，一面墙便压向二人。宋超虽然勇力过人，但内力不济，只凭一口气，凭一身钢筋铁骨去抵挡陆啸天的流云飞袖，他情知不敌，俞波儿也知不妙。

他暗暗后悔，原是用来跟踪这个陆啸天的，以为他可能与那个破袜子有关。但他太大意了，竟然只身一人来这破庙。如果他把手下的八筐梁十筐柱二十四筐沿带来一半人，陆啸天今天就会落下风，而且说不定会生擒这恶人。但现在没办法了，他与宋超双战陆啸天，也只可能是战上一个平手，没有任何时机可以制住他。而且那些赶山汉子也没占上什么便宜，他们只有一百人，那些穿着奇异的破袜子的人竟越来越多。

宋超又一吼：“快走！快走！俞老前辈，你走，才有救……”俞波儿知道他该走，只要他一走，三十八万乞丐就可以发动天下武林，来与这个“破袜子”抗衡。

但他走不了，他一走，宋超马上就会死在陆啸天掌下。

宋超急得眼珠子都红了，他突然厉声喊：“顺山倒喽——顺山倒啦——”

这原是山上伐木人的喝号声，是呼唤同伴，不要被这棵刚刚放倒的树砸上。

宋超一声呼号，就有三五个赶山人拚命杀出一条血路，向宋超这里靠来。

这里有刚才和宋超从神像背后出来的那两人。

宋超一吼道：“棍阵！”

宋超与三个赶山人把陆啸天围了起来。

宋超道“快走！你快走！告诉赶山人，为我们报仇！”

俞波儿身子一趁，人便飞出了大厅。

他看到过来了两个道士，一个使长剑，一个用尘拂。

长剑是武当剑法，沉稳凝重，一招出“出山云岫”便向他平平直刺。尘拂又用点穴笔势，拂尖一抖笔直，竟直奔他全身大穴而来。俞波儿把小筐向这二人一捏，小筐儿冒出一阵烟尘，二人知是毒，忙闪身后撤。

俞波儿冲进了烟尘。

他想 he 可以从这厮杀中夺路而出，可以在后几日带着他的八筐梁十筐柱二十四筐沿一齐去找陆啸天，算他“破袜子”杀人越货的账。

四个穿破袜子的人冲了上来。

第一个使剑，急急一剑刺来，俞波儿身子一闪，用手指轻轻一弹，那人的剑便飞向空中，俞波儿把小筐儿在他鼻子下一捏，一阵异香便被那人吸入。

俞波儿喝道：“你中毒了，还不坐下用功！”

那人一惊，果然很听话，身子向一边一飘，随即坐了下来。

第二个人用刀，他见俞波儿一招用过，便让一个人中毒，很是惊惧，一把刀舞得泼风似的，不想让俞波儿出手。怕他再用那小筐儿一捏。

可俞波儿的手向前一伸，叭地一枚铁莲子打在那人额头上。

那人的刀仍在飞舞，可血从头上汨汨流出，刀在用力，一回身竟把自己的头轻轻砍下。

无头的尸体执着刀慢慢倒地，第三个人用三才夺，第四个人用风雷铛，两个人一齐冲向俞波儿。

他们决心不让俞波儿发出暗器。

俞波儿左手执筐，右手出掌，与这二人争斗。

二人越斗越喜，因为十招下来，俞波儿就只是闪躲腾挪，不能进攻。二人暗暗思忖，



要这样斗下去，一百招之后，俞波儿必败无疑。

可这时俞波儿听到了身后宋超的一声怒吼。

这是虎伤人时的一吼。虎伤人时，虎是不是已经受伤了？这一吼雷霆之力，宋超与他的赶山人兄弟是不是被陆啸天杀死了？

俞波儿手一趁，左手绕柔而过，直奔那人前胸。

那人大惊，因为这只手离身体很近，就怕他又使故伎，急急向外一避。他这一避使俞波儿有了时间去对付右手那个使风雷铛的人。

俞波儿双手齐攻，让那人手忙脚乱。

使三才夺的人拚命一吼，双夺直刺俞波儿后背。

俞波儿忽然转过身来，左手又来抓夺。

两个人近，使三才夺的人心中很有把握，只要绞住你这一只左手，不让你捏弄小筐，你奈我何？

他眼睁睁地看着俞波儿张口一吐，一只枣核钉钉在了他的额头上。

这人大吼一声，渐渐倒地。

使风雷铛的人一见，转身就走，又一枚铁莲子钉在他后脑上。这人转身，慢慢把风雷铛向俞波儿掷来。

这一掷疾如风雷，俞波儿闪身躲过，风雷铛正击在与赶山人苦苦搏斗的一个穿破袜子的头上，那人马上倒地而毙。

俞波儿跑得飞快，他的身子一纵一跳，已经离那座破庙很远了。他心中很悲愤，知道这宋超和他带领的一百赶山人弟兄会全部死在这里。

他一定要活下去，活下去好为他的弟兄们报仇。

俞波儿身一纵，跳上了土坡。

土坡前面不到一百米便是树林，只要他进了树林，后面追来的六七个人就找不到他

了。

俞波儿突然站住了。他好象被钉在了地上。

他的面前有人，足有二三十人，而且都是些女人。

女人之中有头儿，这就是那个冷冷的冰冰。冰冰身后，是母老虎，还有一个穿一身黄的女人，穿一身红的女人，穿一身藕荷色的女人，穿一身绿的女人。

俞波儿叹一口气，他知道不妙了。

身后的六七个人追上来。

俞波儿身子一振，大吼一声，冲向冰冰。

他在空中飞纵的那一刹那，看到了这些女人的手都在动，一束束黄、白的、藕荷色的、绿的彩带在空中飘，他觉得身子象被剑穿一样，疼得厉害。他的眼睛盯着那些女人，他看到了那些女人花花绿绿的袜子，那些袜子都是破的。不是用刀割过，就是有洞。

## 第四章 灵灵

陆玉之仍躺在床上。

天快亮了，正是拂晓，正是杀人者忙忙碌碌的最后时刻。

他象是在沉睡，大床上，没了那三个女人。那三个女人哪里去了？有人推他。

他太疲惫了，就没有一点儿精神头，嘟嘟囔囔地说道：“做什么？天还没亮呢，抱着我，再睡一会儿。”

他睁开了眼，是灵灵，她这么一大早就穿戴好了，在做什么？灵灵的眼里闪着光。

“陆公子，陆公子，快醒醒，快醒醒！”“做什么？”他睡意犹浓。

“快走！快走！再晚了就来不及了。”

“去哪儿？”

“逃走！你在这里危险，陆啸天早晚会杀了你的。”

“胡说！陆啸天怎么会杀我？你别胡扯了！”

“真的，他派飞飞和皮皮监视你，皮皮还给你的酒里倒药末，我见到的。”

“胡说！她倒药，怎么没毒死我？”

“也许那是慢性毒药，快走！”

灵灵冷冷一笑，道：“你不走也不行了，我已经把飞飞和皮皮全杀死了！”

陆玉之马上目光一射，随即又懒懒的说道：“你又撒谎了。”灵灵一把抓住他：“你来看！”

皮皮飞飞果然死了，都死得很惨。

皮皮的一双脚没了。她的那一双脚哪儿去了，被叫做“狐狸的小爪”的那一双脚哪儿去了？她没了脚，从踝骨往下被人剁了。

“你杀了皮皮？”

“我只是剁去了她的脚，她那一双脚真讨厌，我一见就恶心。”灵灵的眼里闪着毒光。她曾经是陆玉之的女人，是他的唯一的女人。后来，陆啸天又找来了飞飞和皮皮。飞飞那么嫣然一笑，就让陆玉之荡掉了魂儿，皮皮用那一双脚竟勾得陆玉之的眼睛瞧都不瞧别处。

灵灵也杀了飞飞，她把飞飞的脸割破了。

“天啊，你怎么这么狠？”

灵灵笑了：“谁让她狐媚子，总是一个贵人小姐的样儿，软乎乎的，娇无力么？这会儿可好么？陆公子，你看，这好不好？”

陆玉之叹道：“不好，不好。”灵灵道：“快走！陆啸天要害你。”

陆玉之道：“你怎么知道？”

灵灵道：“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北派乞丐中的八筐梁之一，我叫白筐梁，筐头俞波

儿让我来这里的。”

陆玉之的眼神亮了一亮。他是想起了俞波儿的破庙喝酒？还是想起了俞波儿帮他那次允诺？

灵灵道：“陆公子，我也知道你，我知道你可能有‘天耳通’的本事。所以有时痴痴呆呆的。昨晚上你去了破庙，你去看看陆啸天杀那些赶山人。陆啸天这人办事心思很缜密。快走吧！”

陆玉之起步想走，忽然他又闭上了双眼。

他轻轻一叹：“晚了，啸天已经进院了，和他一起进来的就有三四十人。”灵灵道：“我怎么听不见？”

陆玉之看着她：“你不是说我有‘天耳能’通的本事么？”

灵灵脸色惨白，她知道这一下子她完了。

陆玉之看着她，眼中突然闪光。

“你从后院走，我来应付他。”

灵灵摇摇头：“那你一定被他怀疑，他就一定会杀了你。不行。”灵灵急急道：“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在明日午后去京都楼外楼三楼上靠窗角那一个座位去，那儿有人在等我。你说三句：白筐梁，白筐梁，白筐梁儿谁见过？那人起身就走，他去哪，你跟着去哪儿。”

陆玉之点点头，他很郑重，没了嬉笑之色。

灵灵道：“他要来了，你.....抱抱我。”

陆玉之抱住了她，吻她。

灵灵，这个灵灵，才是他真正的女人。

“我想，你该只要我一个，是不是？我早就想，你再有女人，有一个，我杀一个，直到把全天下的女人都杀光，只剩下我一人。那时，你爱不爱我？”

陆玉之很冲动，抱起她向床上走去。

灵灵在挣扎，但很无力：“不行，不行，他来了，他快要来了！”陆玉之不管她，只是把她扔在床上。

两个人是真心地缠绵。

灵灵在喘息：“这一回，你是真心对我好，我可以死了。你要杀死我，不然我也得死，而且得白死在陆啸天手里，会死得很惨，你答应我.....？”

陆玉之流泪了，点头。

“你要想法儿除掉那个冰冰，那个冰冰是陆啸天的靠山，你说你没了女人，只想要冰冰。”

陆玉之呆了，只有女人才能想出这对付女人的办法。

脚步声，脚步声越来越近。

灵灵低声道：“是他？”

陆玉之点点头。

“我完了，我完了，我舍不得你.....”

有人敲门。

陆玉之仍与灵灵长吻。

灵灵道：“快！”

陆啸天推门而入。

陆啸天呆住了。

他看见一柄剑握在陆玉之手里，那剑正刺在灵灵的胸上。

他只见了灵灵的的吼声，没见到灵灵泪花带露的冷艳的笑。那叫声是给他的，那笑是给陆玉之的。

陆玉之仍呆呆地看着灵灵。

陆啸天道：“楼主，为什么杀死她？”

陆玉之呆呆地回过头来看陆啸天，那神情是不解，是痴迷：“她杀死了飞飞，杀死了皮皮，她说她是北派乞丐总筐头俞波儿派来的，她还要我跟她逃跑，你说她该杀不该杀？”陆啸天长吁了一口气：“该杀！该杀！”

陆玉之悲痛而哭：“啸天叔，你看，你看，这……皮皮的小脚，谁都知道的这一双‘狐狸的小爪’没了，灵灵她怎么忍心把她的脚给剁了？飞飞的脸，飞飞的脸，千娇百媚，千娇面媚，她怎么把脸给毁了啊……”

陆玉之捶脸而哭，哭得很伤心。

陆啸天静静地站在他身后，脸上没有表情。

## 第八卷

### 第一章 我要冰冰

陆玉之坐在床上。

他茶饭无心，日渐消瘦。

他说他是伤心所致，是伤心飞飞、皮皮的死。

他想来犹恨：“那个灵灵，我没让她死得轻松，临死之前，我还作弄她一阵子！”

他的脸上那表情，象兽，象狼。

陆啸天不语。

陆啸天慢慢说道：“楼主这样茶饭无心，怎么是好？”

陆玉之道：“没了美人，我那辆车还怎么出去？我还是什么‘金车公子’？”

啸天叔，有件事你一定要为我办到。”

陆啸天：“好，我这就去办，让他们再去选三个美人来。”

陆玉之：“不，我不要三个美人，我只要一个人来。”

陆啸天声色不动：“要谁？只要楼主吩咐。”

陆玉之笑了，脸上有一丝淫亵之意：“我可是老早就想要她了。如今这个人还在京都之内，啸天叔无论如何得给我把弄来。否则，否则，我也不想活了。我好热，我好想她啊.....”

陆啸天：“只要不是皇后娘娘，不是在皇宫之中，咱们就有办法。”

陆玉之笑：“在宫中啸天叔也有办法，半日闲不是在宫么？也乖乖地跟啸天叔来，他怕被毒死。对了，啸天叔，你用别的手段，可千万别把这个美人给我弄死了啊.....”

陆啸天也笑，笑中有一丝轻蔑，他已经越来越看不起这个纨绔公子了。他问道：“这个女人是谁？”

陆玉之道：“她是冰冰，我就只要冰冰。”

陆啸天身子一震：“哪个冰冰？”

陆玉之笑：“啸天叔好健忘，哪个冰冰？只有一个冰冰，她最美了，她是关东山补袜子女人的头儿。她就住在京都，那一天我见过她的。我就只要冰冰。”

陆玉之在床上给陆啸天行礼：“啸天叔，我就只要冰冰，只要冰冰！”

陆啸天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突然道：“好！我给你办！”

长长的甬道，人走向黑暗的地下。仍是没有灯光。

“你来了？”女人的声音很柔和。

他凑过来，去抱那女人，他闪了一个趔趄。

女人抱住了他。

“你快成功了，别喝这么多酒，好不好？”

他仍有些痴迷。

“你怎么啦？不快活？”女人的声音更温柔，“你是不是怪我今晚上没笑？你说你痴迷迷地看上了我这笑模样，就为我这一笑，你才总去我那小屋。你在我那小屋里坐了许多天。我一天问你：你想要，我就给你。你摇摇头，说你想看见我笑，起身就走了。从那以后，你天天来，坐在我对面，看我的冷脸……”

男人的声音喑哑：“可你笑了，最后那一天你笑了。我还做了一首十笑歌送你了。那歌是这样的，对不对？我没醉——

一笑倾人家；  
二笑倾人城；  
三笑倾人国；  
四笑倾人魂；  
五笑男人痴；  
六笑男失魄；  
七笑媚入骨；  
八笑牵肠诺；  
九笑无生死；  
十笑同心结。”

冰冰笑了，笑得很轻，很媚，让这男人一下子就没了骨头男人女人在黑暗之中相爱。男人不作声。

女人心很细，有些不安：“为什么不讲话？”

男人仍不作声。

女人笑了：“又有心事了，说一说，我教给你一个办法。”男人一叹，叹得很凄凉。

“我还没准备好，还有十几家分号没派人去执掌。”

“我知道。”



“我还没掌握中原武林的几大门派的动静，这很必要。”

“我知道。”

“我还得把北方丐帮打垮，让他们的总筐头换上我们的人。”“我明白。”

冰冰不讲话了，她很不安，因为男人来没这样对她讲过话。她轻声说：“你说，你要我做什么？”

陆啸天道：“你去……去陪陆玉之。他……要你。”

女人的手离开了他。

黑暗屋子变得很冷。

冰冰流泪了，她为自己流泪。女人终究是女人，当把她作为砝码放上男人的争斗中去时，她哭了，为自己的不幸流泪。

陆啸天轻轻说道：“你不必哭，你不想去，可以不去。”

冰冰擦去了泪，冷冷一笑道：“我为什么不去？我不是已经去过了么？与那个病虎曹春，我已经去过了一次，为什么就不能再去一次？”

男人一叹：“你不愿意。”

冰冰吼道：“我当然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

她一把抓住男人，把他扔在床上，冲着他的脸吼：“我不愿意，我恨死了你！”

她轻轻用力，把陆啸天的耳朵咬破了，她想等着陆啸天呻吟，等着他告饶。可他一声不响，冰冰一用力就把他的耳垂咬下一块肉。她恨恨地说道：“你如果再给别人一次，我就杀了你！”

陆啸天突地站起身来，向外走去。

冰冰喊他：“你干什么？”

陆啸天道：“我去，我现在就宰了这个王八蛋！”

冰冰喊道：“回来，回来！”

陆啸天回来了。

冰冰搂着他：“你.....你再爱我一回，我，我答应你。”

陆玉之在等，他知道陆啸天会同意，他知道陆啸天那眼里有怒火，怒火一烧起来会把他烧得尸骨无存，但那怒火没烧起来。

他就这样在床上躺着，一直躺到夜悄悄来临。

他听到了推门声。一个人全身裹着轻纱进来了，这是个女人。这个女人显然对男人很熟稔，对自己也很有信心。她先去把窗帷拉上，让夜色之中的屋子变得黑暗，然后她就悄悄地来到了这张大床前。

她把轻纱扔在了地上。这个女人就在黑暗中赤裸着。

“你没睡，我看得见，你睁着眼睛.....”

他不讲话。

“你想什么？”

女人的手很轻，很温柔。

陆玉之冷冷地说道：“你出去！”

女人道：“为什么要我出去？”

陆玉之道：“我告诉你，我只要一个女人。”

女人俯身，给他头脑里透进去一阵香气：“告诉你，我就你想要的那个女人。”

陆玉之跳起来：“你是冰冰？”

女人抓住了他的手：“别点灯，我不喜欢点灯.....”

陆玉之道：“你真的是冰冰？”女人道：“你一见我就脸红，对不对？我该是你第一个喜欢的女人了，是不是？”

她的手替代了她的话语。

她的手很凉，象冰。

陆玉之在黑夜中与冰冰缠绵相爱。

他恍惚又见到了那个穿一身白衣服的女孩子，他一见那女孩子就脸红。眼前在黑暗中闪来闪去的冰冰的面孔，又幻化成那个刚刚死去的灵灵的面孔。

“灵灵，灵灵……”

冰冰一怔，象是装做听不懂，或者根本就听不懂。

她心里明白，她知道他身边曾有个灵灵。

她就狠狠地折腾他。

虽然知道，她不会真的喜欢“金车公子”，但她在与她缠绵时呼喊什么灵灵，这也叫她心中很是恼火。

她在黑暗中看到的不是那个一脸羞涩的陆玉之陆大少爷，她看到的是那个身材高大的有英俊面孔的陆啸天，他有浓浓的眉毛，有鹰勾鼻子，还有一张棱角分明的大嘴。

她想，她是在同陆啸天做爱。

## 第二章 楼外楼

京都有个楼外楼，是京都第一吃处。

真正的京都吃客的饭点都很怪，有的在早九时，午三时，有的在早十时，晚四时，这些吃客们在人少时上楼，择一个清静桌面，看楼下闹市，看楼下忙忙碌碌的人群，就忽然对人生有几分感慨，对自己的日子有了一些满足。

靠窗角坐着一个人，这个人戴着人很大的斗笠，低着头，在喝茶。

象是在等人。

从楼下上来了一位公子哥儿。

这人看了看楼上，没几个人，但他偏偏去靠窗子那儿坐下，坐在那戴斗笠人的身边。

那人不抬头，连看也不看他。

这年轻公子等堂倌过来，要了半坛女儿红，要了两盘菜，就这样吃起来。

他吃得很斯文，也很慢。

对面那喝茶的有等着，等得渐渐地不耐烦起来。

那人起身要走。

这边公子哥儿就叹了一口气：“何必着急呢，就那么一句话，还要说三遍？白筐梁，白筐梁，白筐梁儿谁见过？我说了一遍了。我再说一遍，我又说了一遍了。正好三遍了，是不是？你该领我走，走吧，去哪里？”

那人低着头下楼，走了。

走到了一个小院，院里很幽静，满院子里都是花，种得很多，花开得又很美。

公子哥儿认不清这些花儿都是什么。他长在关东，只认得杜鹃，认得菊，这些既不是杜鹃，也不是菊。

那个人说了一句：“等着”，就进了屋。好半天，来了三个大汉，带他进了屋。

垂着帘子，屋里显然是个女人。

女人的声音很软：“你是谁？”

“我是‘金车公子’陆玉之。”

里面显然很是吃惊，咦了一声，就没了声音。

好半天才问：“你来做什么？”

“灵灵死了，我替她来。”

灵灵死了？显然里面那女人也没料到。但她只是轻轻一叹，又问：“你来了，要说什么？”

“不杀了陆啸天，不杀了那些‘破袜子’的头领，江湖上没宁日，你们北派丐帮也没有好日子过。而且据我知道，昨晚上你们的总筐头俞波儿也去了那座破庙……”

女人只是静静地听着。

“你们可以杀死陆啸天，可以把他们那破袜子这一组织给破了，那样，你们就可以在北方立足。否则，早晚有一天，他会把你们击败的。”

女人一叹：“他已经把我们击败了，我们没法儿胜他。”

陆玉之仍想说话。

女人轻轻打断，说道：“带他去灵堂！”

灵堂前守着一些人。

这是一些奇怪地人，人人手里都提着小筐儿，小筐儿一个比一个大。他们全都静静地站着，守灵。

陆玉之向上一看，他呆住了。

“北五省乞丐总筐头儿俞波儿之位”。

这么说，俞波儿是死了，他昨夜死于那些破袜子之手，死于陆啸天之手？

陆啸天又胜了？陆啸天总是胜，他一步一步地扩展他的地盘，一点点扩充他的势力。

陆玉之想起了俞波儿的话，想起了俞波儿说要帮他的话。

他不禁泪如雨下。他动了真情。他这一会儿忘了毒疯婆婆的话，忘了世上的男女都是坏人。

他想起了俞波儿，想起了灵灵，想起了他自己。他现在觉得他在“一躺楼”中真是可怜，他不象是一个人，象是一只醉虫子。

陆玉之冷笑着，把纸钱扔下：“咄！怎么弄这玩艺儿？”

旁边守灵的大汉们便怒火中烧，人人要上来与他一拚。

有一个女人制止住了他们。

这女人并未现身。

陆玉之吼道：“拿酒来！拿一坛上好的女儿红！”

大汉迟疑，还是那女人的声音道：“给他！”

就捧上来一坛上好的女儿红。

陆玉之一手抓坛，一手拍去封泥，对着棺材道：“俞伯伯，请了！”

他喝一大口，就往棺材前的地上倒一口酒。

陆玉之边喝边流泪，将坛中的酒一饮而尽，道：“来，来，俞伯伯，再饮一坛！”

陆玉之吟道：“平生须臾不离酒，丰都城下酒行。谈笑风生，知我困厄笑如风，敢向庆忌刺戈，敢向博浪击椎猛。酒圣，俞波儿！人龙，俞波儿。羞惭后人玉之，不再长吟松风。”

他醉成一团，颓然倒地。

陆玉之醒在半夜。

他口很渴，他不知这是在哪里。

这是一间书房，一间闺房，琴棋书画，宝剑书篋，都一如男儿之室，但床上床下，都是女子饰色。

“你醒了？”

他看见了一个女人，这就是那个在帘后讲话的女孩儿。

这女孩很漂亮，也很端庄。

“你是谁？”

“我叫鱼漂儿。”

鱼漂儿？是水上的鱼漂儿，还是鱼肚子里的鱼鳔儿？

“我醉了，对不住。”女孩笑了一笑。

陆玉之突然觉得她很可爱，她是那么宽容地一笑。他想起来了，这个鱼漂儿的一笑，很象他的母亲。

鱼漂儿眉尖微蹙，她心事重重。

她告诉陆玉之，她父亲是俞波儿，如今俞波儿死了，那一只小小的筐头儿印凭小筐没了，可能是落入了破袜子人之手。刚刚传遍北五省，让三十八万乞丐帮众如见了这小筐儿印信，不可听令。如今只好等待，想办法去夺取这小筐儿。她疑虑重重，怕陆啸天会来瓦解她的队伍，三十八万人众，就难免良莠不齐。如果给他从内部攻破，她的麻烦就大了。所以她现今只好把八筐梁十筐柱二十四筐沿儿都从下面调上来，让他们暂且放下各地的事务，跟她走。名义上是守灵执丧，实际上她怕他们会乱。三十八万众一乱，关东至京都北五省就乱套了，那对武林对百姓都是一场劫难。

陆玉之道：“你想得极对。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亲自去楼外楼接灵灵？”

鱼漂儿轻轻叹道：“灵灵聪明，很有办法。我想把她接回来，让她帮我拿拿主意。”

可惜灵灵死了。

陆玉之在想，在想如何办此事，但他想不出办法来。

鱼漂儿嫣然一笑：“你这样子，就是那痴痴迷迷的样儿么？我问过爹，他说可能是练了‘天耳通’、‘天眼通’一类绝技的人才会如此。又说你绝不会练成这个的，这可是大本事。”

陆一之只笑了笑。

鱼漂儿冲他一笑：“你休息吧，好在你也常在外呆，你那个新女人冰冰今晚也不会等你。”

陆玉之很是难堪地苦笑。

他不想让鱼漂儿走，这女孩儿有一种清新，一种田野似的清新，让他有些倾慕。

“你会弹琴？”

鱼漂儿一叹，眼有些红，陆玉之哦了一声，不再言语了。

“怒我冒昧，不该请你弹琴。”

鱼漂儿一笑：“江湖儿女，倒没那么多的讲究，只是我心境不佳，不想弹就是了。”

陆玉之点头称是。

鱼漂儿走了，象飘走了一阵清新的风。

陆玉之想她，想她一定是一个坏人。

她怎样坏呢？她把他诱骗到这里来杀了。她告诉他乞丐帮内的秘密，想让他告诉别人，这样就引来了杀身之祸。她想诱他喜欢她，然后利用他。都不象。

他头一回用毒疯婆婆的办法，有些失灵。

他大声对自己说道：“她让我来这里，一定对我有所图谋。她对我好，一定是对‘一躺楼’有所不利！”

但他头一回对自己也不相信，他只好睡了。

### 第三章 冰冰不想杀人

金车公子仍然驾着那一辆金车，到处闲逛。

陆玉之每每驾车快跑，让那些镖师们追也追不上。然后他就与车内的冰冰到处嬉戏。他很会玩，玩得很快活。

冰冰也玩，但冰冰从来不笑。

冰冰也喜欢他们两个人跑，不让那些镖师跟上。

陆玉之知道，那些镖师之中肯定有破袜子的人，而且一定会把冰冰的行踪告诉陆啸天。冰冰不愿意让他们对陆啸天讲她，所以，一出城门，冰冰就把那个赶车人推下车，自己去驾车飞跑，一直到了谁也跟不上这辆车为止。

两个人玩得很疯。

他们把车赶在一块悬崖上，让车贴着悬崖跑。



冰冰的脸色变得更白，她样子兴奋，问陆玉之道：“你怕不怕？”陆玉之摇摇头。他心里其实怕，如果冰冰把车赶到悬崖下面去，他就只好陪着她死。

冰冰象看出了他的心思，问道：“你不想陪我死？”

陆玉之道：“我怕死。”

冰冰一叹：“你不怕死，你只是不想陪我死。”

马车贴着悬崖向坡下走。

他们的心很懒散，也很快活。

他们甚至在被人把车围住时，也没想着这些人会对他们怎样，因为他们是快活的，快活的人不想杀人。

围上来的人穿得都很破，他们手里都拎一根索拨棍儿。

这是赶山人。

头儿是一个瘦子，他过去是老四，如今是赶山人的大哥。

他冷冷道：“金车公子，久违了！”

陆玉之抬头看看他们，笑了：“见到你们很快活，不知你们这一阵干什么去了？”

瘦子冷笑道：“走路。没有金车，就只好走路。走路就慢，就耽误了好多事儿。”

陆玉之道：“那你们继续走啊，再走下去，别误了你们的大事儿。”

瘦子道：“今天的大事与二位有关。”

冰冰道：“说说看。”

瘦子道：“我们找陆公子，是向陆公子要这二十万两银子来的。别以为杀死我们的宋超大哥，你们就没事儿了。你要先付这二十万两银子，别的事以后咱们再说。还有这位冰冰姑娘，咱们今天可就要留下你，你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

冰冰懒懒地道：“今天我很开心，今天是我开心的日子。”

瘦子冷冷一笑道：“开心？应了古人那一句话：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你这个

婊子，真该千刀万剐！”

冰冰一叹道：“你骂了我，我本应杀了你。但今天我不想杀人……”

瘦子道：“你不想杀的时候，我想杀！不知陆楼主是不是要给你们那二十万两银子？”

陆玉之摇摇头：“自从写了那一张字据以后，我已经决心再不管这些叫人头疼的事儿了。”

瘦子道：“好！”

一声“好”字刚吐口，便有十几个人冲向马车。

四个人掣刀一闪，马头便落了下来。

四匹无头马痉挛了一阵子，马脖子里喷出一些鲜血，便倒地不动了。

瘦子施施然道：“我想还是这样合理些，这样子，陆楼主和冰冰姑娘也就可以同我们光脚人一样了，也学学爬着走这山路。”

陆玉之暗暗吃惊，赶山人这一招十分狠毒，一上来就割去了他这四匹马的马头，让他无法驾车快逃。这样儿，他与冰冰就只好受这些人摆布了。

看来，赶山人对他与冰冰是志在必得。

瘦子又不怀好意地一笑道：“陆公子，赶山人都有些奇怪，冰冰姑娘是谁的人，陆公子不会不知道吧？”

陆玉之冷冷说道：“你们的曹春早死了。”

瘦子道：“她当然不会死心跟曹大哥，今天是曹大哥的一周年忌日，这女人都不记得。她哪里把曹大哥放在眼里过？她死心塌地跟的是你那个陆总管，陆啸天！”

陆玉之似身子一震，他回头看着冰冰。

冰冰的脸冷了：“陆公子，不知你信不信他们的话？”

陆玉之道：“我不信。如果你是啸天叔的人，他不会答应把你送给我的。”

冰冰脸色苍白，她点点头。

冰冰慢慢下了车，她对赶山人们道：“从前，我们与你们象兄弟，是一家人。

我和曹春的事儿，是私事。男人和女人这事儿，谁也来不得一点勉强的。虽然当时宋超大哥与咱们补袜子的女人割袍断义，我也无法向赶山人大哥们动手。冰冰可以向众位明言，补袜子的女人不会向赶山人动手。这也是我冰冰欠曹春的一点情分。你们走吧，我.....不想杀人。”

冰冰回头招呼陆玉之：“陆公子，我们走吧？”

两个人扔下一辆金车，扔下一辆空车，向山下走。瘦子呼啸一声，赶山人把二人团团围住。

冰冰道：“陆公子，你跟着我，怕不怕？”

她慢慢向前走，赶山人就向后退。

瘦子吼道：“冰冰，跟我们走！”

冰冰回头，对陆玉之：“陆公子，你如果答应了二十万两银子，他们可以放你走。”

陆玉之摇摇头：“我没二十万两银子。”

瘦子冷冷道：“那你只好留下两条命来！”

赶山人结成了棍阵。

仍然是三十六人的棍阵，三十六人外复有三十六人。

赶山人一齐挥棍，一齐猛吼。

冰冰用绸带飞绕，陆玉之用剑，二人背抵，同赶山人周旋。

赶山人四人齐上，都使同一招式，“平伸拨草”四根棍就直指二人胸前大穴。二人刚刚出手相抵，别外四人又一齐出棍，这回四根棍子都一齐指向下肢，直奔脚踝，这一式为“寻丛拨蛇”。如果陆玉之和冰冰不回剑自救的话，这四根棍子便可以把他俩点住，让他们的委中、合阳，承山、附阳四穴受制，整个足太阳膀胱经脉被封住。陆玉之急忙回剑去切这棍子。谁知背后又上来四人，一招“棍击七寸”，直敲向他与冰冰的左右太

阳穴。冰冰的绸带唰地一飘，便把这四根棍子卷了出去。但马上又冲来四人，这四人一齐伸棍，奔他们二人后背要穴而来。

三十六人并不齐上，只是十二个人一进一退，再由另十二个人齐进齐退，另十二个人视他们弱处在旁准备一击。

这样打下去，二人都受了轻伤。

二人都很疲惫。

冰冰与他脊背相抵。

冰冰吼道：“住手！”

瘦子手一挥：“等一等，冰冰有话要讲！”

冰冰道：“你们放了陆公子，我跟你们去！”

瘦子回头瞅瞅，赶山人之中一个人向他摇摇头。

瘦子回头道：“晚了，今天你和这位陆公子都得死在这里。”冰冰与陆玉之屡屡遭险。

冰冰的身上满是血迹，她受了伤，绸带也越舞越短。她吼道：“陆玉之，你为什么不用毒？为什么不用毒？毒死他们？今天你不用毒，我们就会全死在这儿！”

陆玉之突然长啸一声，这啸声很是响亮。

这啸声让瘦子等人吃了一惊。

他们才知道这个花花公子并不光是玩那金车。赶山人被他这啸声一震，都向后退。

陆玉之道：“我告诉你们，我可是改了主意，今天我想杀人了！我今天想杀人！”

瘦子冷笑道：“听说公子跟毒疯婆婆学了几手‘痴人剑’，为什么不露几招给大家看看，让我们也开开眼？”

陆玉之突然又什么也听不见了，他又有点痴痴迷迷的。

他只跟陆啸天讲过一句，只有陆啸天知道他跟毒疯婆婆学了‘痴人剑’，这些赶山人为什么知道？难道这些赶山人与陆啸天有什么瓜葛不成？刚才那个瘦子回头看一看

身后，身后那人似乎摇摇的头，瘦子才决心杀他们二人。那瘦子不是赶山人的头儿么？他还要问什么人？

瘦又冷冷道：“陆公子是不是认为我们这些人不配领教你高明剑法啊？”

陆玉之心头一亮，道：“好，我就让你们领教领教‘痴人剑’！”说完，他身子飞纵，人飞快在赶山人中间往还。

赶山人纷纷被他刺伤，倒地。

冰冰笑道：“好剑法！”

陆玉之飞回原地。

瘦子手一挥，赶山人又围了过来。

陆玉之道：“让你们先看看这剑，我现在用毒了，如果中了我的毒，一时内无我的独门解药，人必然痛苦不堪死去活来。我用毒不一定要触碰到你们，这毒无味无形。”

赶山人半信半疑，但又知他确是跟毒疯婆婆去过，知道他们的大哥曹春就是死在与毒婆婆赌毒之后。如果不是毒疯婆婆慈悲，六哥顺子甚至背都背不回大哥曹春，赶山人也不敢碰曹春尸体，也许会被毒死许多人。

陆玉之的话他们不能不信。

这时，被陆玉之刺伤的人都倒地呼叫，叫声惨厉，叫人不忍卒听，挣扎而死。

瘦子脸变了色，吼道：“走！”

一时山坡边没了人，只剩下倒地的七八个人。

冰冰道：“我今天不想杀人。”

她云鬓散乱，另有一番风韵。

陆玉之冷冷说道：“可他们想杀死你。”

冰冰道：“我们与赶山人有积怨，这也怪不得他们。”

她脸色有些歉然。曹春死了整一年了么？她怎么不记得这一天，她该记得，可如果

她记得曹春，她今天不会有一点快活了，她该不该有一点快活？

陆玉之在冷笑：“你以为他们是赶山人？”

冰冰看着他：“看来他们的话你有些信了。”

她转身想走。

陆玉之一吼道：“站住！”

冰冰站住了，她冷冷说道：“我再说一遍，今天我不想杀人。你以为你的毒和那几手‘痴人剑’可以吓住我，那就错了。”

陆玉之道：“我真该宰了你.....”

他走到一具尸体旁边：“你为什么不来看看这个人？”

冰冰看着这个人，她脸上的表情很冷。

“这个人是谁？”

陆玉之道：“冰冰，如果你还想做戏，我就让你做下去。好不好？这个人是‘一躺楼’的镖师，他总是去你那地方和补袜的女人相会。这个人姓毕。刚才那瘦子就是问他要不要放人，这毕镖师摇摇头，说了句：‘杀，两个人都杀！’”

冰冰道：“你胡说！”

陆玉之一叹道：“冰冰，我可以听见他讲话。只要他在半里之内，只在他有声音，我就可以听见。”

冰冰道：“天耳通？”

陆玉之点点头，冰冰看着毕镖师。她的脸色很难看，冰冰坐在了大石上。她闭上了眼睛。

“你向他要的我？”

陆玉之答应是。

“为什么？”

陆玉之道：“我想先杀你。”

“为什么？”

“他也想杀你，我何必要杀人。何况，你又说过，我今天不想杀人。”

冰冰的脸上有泪水。

冰冰看着他：“现在杀我，还来得及。”

陆玉之道：“我不想杀你。”

冰冰声音大起来：“你为什么不杀我？”

陆玉之道：“你和我一齐对付赶山人，一齐对付他们，我为什么要杀你，何况你和我在一起，从来没想到要杀我，我何必要杀你？”

冰冰道：“我没杀你，是没到时候。”

冰冰流着泪，一跺脚，人飞身向山下纵去。

## 第九卷

### 第一章 “床上戏”

陆玉之很喜欢这个冰冰，他要告诉陆啸天的是，这个冰冰足可以抵得上灵灵、飞飞、皮皮那三个女人。

看来，他很满足。

陆啸天这些天很忙碌，出去会客，安排人手出去保镖，又忙忙碌碌派出去一批一批的人。他要把赶山人全部收进“破袜子”里，如果谁不从，就杀死他。

补袜子的女人，赶山人，“一躺楼”，关东三大势力合成一派。他要寻找时机把北派丐帮全部击溃，让他们也成为自己的势力。然后他就开始对付京都宝华斋、洛阳万花楼、

山西老字号、湖南万花银庄。最后，人力和财力足够了，就要向南扩展势力，同武林七大门派较量。

所以，他最近还没有时间去管陆玉之。

他想派毕镖师去杀陆玉之和冰冰二人，毕镖师已死，瘦子又没说他们都讲些什么，他便以为可以暂时不顾。但他仍很谨慎，他不住在“一躺楼”里了。

陆玉之与冰冰象是很缠绵。

白天，陆啸天来时，仍是他看到冰冰与陆玉之那情景。

冰冰躺在床上，陆玉之眼睛不离冰冰，与他讲话。

陆啸天眼看着冰冰，这眼里很镇定，竟然没有表情。

“啸天叔，我想娶冰冰……”陆玉之是想让他讲话，但他没法儿讲话，陆啸天才知道他没法儿讲话。

他只好故伎重演：“冰冰，你出去！”

冰冰看看他，脸上无表情，也起身，用锦被围着，扭扭地向外走去。陆啸天尽力不看她。

陆玉之一把扯住冰冰：“啸天叔，你看看，你看看，她比灵灵更漂亮，简直是天下第一美女……”

谁能知道陆啸天这时的心境？他是恨，是嫉？他是咬牙？还是想杀人？他是该哭？还是该苦笑？他敢不敢看冰冰？他熟悉冰冰，比世上人任何人都熟悉冰冰，但他又一定得装做不那么熟悉，他的脸上做不做得来？他的心是在流泪还是在流血？他能不能站起来，一拳把陆玉之打死？他这时是想冰冰？还是恨这个美艳不可方物的冰冰？

陆啸天竟然一笑，脸上居然没什么表情，他赞叹一句道：“好女人！”

夜又深了，陆玉之与冰冰仍躺在这张大床上。

自从那次上山遇险归来之后，两个人也宽衣上床，也并头而眠，但两个人都互相无



言，连手指也不碰一下。

陆玉之想什么？他以为冰冰是贱人，他以为冰冰不可信？他知道冰冰是陆啸天的女人，就再也不与她亲热？还是他看不起她，一个女人，用身子来做这件事？

冰冰也不动，她在想什么？她是恨自己？还是恨陆啸天，她恨自己德行差，还恨陆啸天薄情，她恨自己时，是不是有些自惭行秽，不敢再与陆玉之缠绵？她恨陆啸天时，是不是觉得她有些不该对人那么凉薄？她是不是能想起曹春？想起那个为了她而不畏生死的男人。她是不是想到此时该后悔，那时该对曹春一笑？

她轻轻地一抿嘴唇。这样子是不是在笑？她这笑是不是给曹春的？这笑肯定是苦涩的，曹春要的怕不是这苦涩的一笑。她这是不是笑她自己？她的脸上流下了热泪。

突然，陆玉之抓住了她的手臂。他想干什么？她心里又急又羞。

她从来没在男人面前这么急过，这么羞过。她也从来没这么自重过，她不想让这个男人碰她。

陆玉之告诉她：“他来了！”

他是谁？不用陆玉之说明，她和他都明白这个“他”指的是哪一个。

他来了？

他半夜三更不去睡，来这儿干什么？

他还是不放心这个陆玉之？他不是有冰冰在守着么？看来他也不放心冰冰。男人对女人没信心，即使是最好的女人，最忠诚的女人也没信心。这是不是男人压根上就对自己没信心？

他是陆啸天。

他是关东第一高手，轻功极佳，走路无声。

他走到哪儿了？

陆玉之比划着：“他现在只在花厅外，离这里很远。”

陆玉之真的是“天耳通？”

他站在了他与冰冰的窗下。

连冰冰也知道他站在了窗下。

他站在窗下，是什么滋味儿？

他想冰冰？还是嫉恨，嫉恨让人睡不着，还是思念让人睡不安？

他想听听陆玉之和冰冰的“床上戏”。

冰冰看着陆玉之，陆玉之看着冰冰。

冰冰象梦中呢喃，她偎向陆玉之。

陆玉之也象浮浪男人，无止无休地装做温柔。

这是戏，是假戏。

假戏有时比真戏更象。

陆啸天突然在门外高呼：“玉之，玉之，开门，开门！”

陆玉之与冰冰都有些吃惊。

莫非戏不象戏，漏了？

陆玉之仍是惶忪声调：“是啸天叔，做什么？”

陆啸天道：“夜半了，睡不着，弄了一坛好酒，来喝吧。”

陆玉之象来了精神：“好酒？什么好酒，值得夜半喝它？”

陆啸天：“开门吧！不然你一定后悔。”

陆玉之为了不后悔，就开了门。

陆啸天果然捧着一坛子酒。

冰冰睁着眼，看这两个男人。

冰冰知道男人，男人也知道冰冰。

陆玉之笑：“啸天叔是豪杰，冰冰也是女中丈夫，不会介意。冰冰，你喝不喝酒？”

冰冰声音仍慵懒，是那种可以迷死男人，烧热男人血的声音：“什么好酒，值得夜半起来喝？”

陆啸天肃然道：“一百年的女儿红。人有几个活得上一百年？一百年后，你我她皆化灰，没了陆啸天，没了陆玉之，也没了你冰冰，可还剩下了一坛酒。人连骨头也变了土，可酒越放越好，你说怪不怪？这一坛酒，本来只想对一个我最知心的女人喝的。冰冰，你喝不喝？你不喝，我与玉之一齐喝……”

冰冰理理云鬓，轻轻说道：“我喝，我为什么不喝？”

冰冰慢慢穿衣服，这一回慢得谁都知道太慢了。她是想让男人沉迷于她的身体？

但两个男人都不看，都看那一坛女儿红酒。

眼睛是在看酒，心在不在酒中？

冰冰坐在中间，坐在两个男人中间。

她的体温仍在，很香。

两个男人都假装没闻到这香气。

酒也香。

喝！

陆玉之喝酒摇头，象能品味。

冰冰喝酒往肚子里倒。

都知道她不该这个喝法，但她就这么喝。两个男人都不劝，一个知道该劝，一个知道不该劝。

该劝的不敢劝，不该劝的不想劝。

陆啸天和陆玉之喝得也很快。

如果你有了一坛女儿红酒，有了这千载也不会出现的两个男人一个女人的场合，谁能不醉？

醇酒醉人？心事醉人？

陆啸天没了那沉稳：“玉之，玉之，你还只是一个毛娃娃，你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啊……”

陆玉之当然不服，他面前有一个女人，他的女人，他就不会让陆啸天贬低了：“我十六岁了，已经十六岁了，已经十六岁了，十六岁是男人了，我是‘一躺楼’主……”

陆啸天：“狗屁！你会干什么？你用那几招‘痴人剑’来和我比划比划？男人，什么是男人，本事，能打天下的本事。纨绔公子哥有什么本事，能花钱，装阔？一肚子稀屎……”

陆啸天醉了。

他两手一点：“你看，看这是乾坤指！乾坤指！铁也点得透。武当山三道人的剑都被我一指点折，这才有了关东第一高手的名头。你以为那是假货么？”

陆玉之看着他。

陆啸天又对陆玉之道：“你是什么？只会坐着花钱！‘一躺楼’主，上下大事小事你能干个什么？偏你是，你象个主子么？”

陆啸天醉了。

他指着冰冰，说不出话来。

他倒在地上，沉沉睡了。

## 第二章 梦里身是客

陆啸天病了，病了一日。

冰冰不讲话了，她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

她不知道该做一点什么。

她决心去楼外楼散散心。

她在楼外楼二楼上叫了一桌子菜。

她叫人在对面放着一双筷子，一只碟子，一只酒杯。这酒杯是给谁的？她在等谁？

她突然低头一叹，她才知道她谁也不会等，她等谁也不会来。既然没人可等，岂不是只有她自己么？只好独斟独饮，饮醉一坛凄凉。

对面突然坐下来一个人。

这是个女人，其实她根本算不上一个女人，只是一个女孩子。这女孩子好漂亮。

冰冰忘了她比这女孩子更漂亮。

她不知道女孩子的漂亮是因为女孩子没有一丝愁。

女孩子道：“我可不可以和你喝酒？”

冰冰冷冷道：“世上根本没人愿意和我喝酒。如果你想喝，就你喝你的酒，吃你的菜。我喝我的酒，吃我的菜。咱们二人谁也不要讲话，银子我付。”

两人喝酒，怎么能不讲话？不讲话叫什么喝酒？两人喝酒，自喝自酒，自吃自菜，还叫什么一起喝酒？还有什么趣味可言？这女孩子一听这话，怕会马上离去。

走开就走开！那样她仍是一个喝酒，仍自己喝自己的愁苦，喝自己的凄伤。

谁知那女孩子拍手道：“好！这法儿倒别致，就这么办好了。”果然就自己喝自己的酒，自己吃自己的菜，两个人谁也不讲一句话。

愁酒伤人心肠。

冰冰醉了，大醉得不省人事。

她醒来时，躺在一间书房里。

这书房很雅，有琴棋书画，象男人的书房。但这床帏绣帘，又分明是女孩子儿的闺房。

冰冰静静地看着这儿。

她知道她吐了，象一只死狗，因为她换上了这女孩儿的衣服。她穿女孩儿的衣服有点紧，有点小。

她听见了门外的急急吵闹声。

男人有许多，他们的嗓门极大，他们要进来，要用野蛮的手段凌辱她，要烧死她。

男人口口声声叫她是个贱货。

冰冰心明如镜，她问自己：我是不是贱货？她认定她是贱货。她突然心情一弛，就让他们一个个来凌辱她，就让他们杀死她，那又有什么不好？反而是活下去不好，没什么可活下去的理由了，为谁活着呢？

她静静地等着。

她听到了那女孩子的声音：“小筐儿不在了，但我是筐头儿，我是北派三十八万丐帮的筐头儿。笑话！谁是男人？男人怎能把醉酒女人羞辱，不折你的威风么？她病了，爬都爬不动。你对她怎样，有什么威风？马上走开！等我把她送走，以后你们谁有能耐，就去杀她好了。”男人们都退远了。

女孩子站在她床前。

“你好些了么？”

冰冰看着她。

“你不该阻止他们，他们应该杀我。”

女孩儿笑：“别胡说！”

冰冰的声音空空洞洞：“你看，这是什么？”

冰冰的手向怀里伸，很吃力地掏出一件东西，她把手平伸开，她手里是一只小筐儿，一只用金丝连缀三十八片玉片缝成的小筐儿。

女孩儿的脸变了色，她的声音颤抖：“你杀了他？你杀了他？”冰冰道：“就是我，就是我，不是我，是谁？”

冰冰把小筐儿扔在地下：“拿去，让他们来杀我！”

冰冰等着，等着受凌辱。

她想着那凌辱，好象那些人要对另一个人这么做，不是对她。她心里很平静。

她突然觉得她对许多人欠债。

天黑了，女孩子进来了，她端着一盏灯。

她坐在冰冰对面，眼睛红肿着。

冰冰的脸色平静。

她看着冰冰：“他是我父亲。”

冰冰点点头，这对她已经不很重要了。

女孩子道：“我想杀死你，想用最残酷的方法杀死你。”

冰冰明白，她脸色很平静。

“你早就想死，对不对？”

冰冰点头，泪水突然又流出来。

女孩子道：“你不该死，你欠别人的债，不还，就永远心里不安。”

“我欠谁的债？”

她欠曹春的债，应一死了之。她欠陆玉之的，也该以死去酬报？她还欠谁的？

欠这个女孩子的债，应该以死来偿。

女孩子道：“你有那么多补袜子姐妹，全被你引入了狼群，你一死，她们就会永远受罪了，你为什么不想别人，只想你自己？”冰冰想起了姐妹。她才知道她最欠谁的债，欠补袜子的女人们的债！母老虎、红衣女人、黄衣女人、绿衣女、藕荷色衣服的女人……

冰冰道：“可是，我还欠你一命……”

女孩子道：“你救她们，再来与我一决生死，好不好？”

冰冰道：“好！”

女孩子施了一礼道：“多谢送回这小筐儿，骏马凭鞍官凭印，没这小筐儿，我还象什么三十八万众的筐头儿？”

冰冰看着她。

女孩儿肃然道：“这一谢就我救了你一次一样，一谢而过。你办过了事，我们再来报仇。”

冰冰突然从这女孩子身上看到了豪气，她马上从床上坐起：“给我一点吃的，我要吃饱了饭，好走。”

女孩子看着好，笑了，笑出了两个酒涡儿。

冰冰知道，这女孩实在比自己更漂亮。

## 第十卷

### 第一章 暗杀之夜

仍是从那暗道下去，仍然是一片黑暗。

这一次下去的是女人。

暗室里有人。

“我在这里等了好几夜，你没来……”女人道：“我不能来，你让我去陪另一个男人。”

沉重的一叹，“我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就可以杀了他。”

女人冷笑道：“为什么要杀他？外面都知道，这个金车公子要成为我的丈夫了，你想要我难堪？”

男人道：“胡说，我才是你男人。”



女人冷言道：“我男人不会让别人杀我。”

“谁要杀你？”

“那个毕镖师。”

“有几个人，他们想杀你。他们想更好地.....控制你那些女人，我没答应他们。”

冰冰道：“我答应嫁给他，那样你以后可以更好地控制这些补袜子的可怜女人。”

“我没这样说过。”

“你做过。”

“冰冰，我不要你嫁他，我要你嫁我。”

女人不回答。

男人想更靠近女人，女人没声响。

男人聪明起来，才知道女人决不是属于一个人的。

但为时已晚，他低下了头。

女人说话很慢：“我从来没觉得，这里竟这样黑。”

女人把灯点亮。

陆啸天这才看到，冰冰比平日更美，一种精心打扮过的美，但这美已经让他觉得很陌生。

冰冰走出去了，慢慢地走，不回头一顾。

冰冰走了，回她与陆玉之那屋里去了？她仍与他在那床上缠绵？她仍依偎在那个陆玉之身边？

陆啸天的身子哆嗦，他喝了许多酒，决定明天开始杀人。

杀京都宝华斋的人，杀乞丐帮里的那个新任帮主，杀死那个关东怪侠冷瓶儿，杀死所有阻碍他向前走路的人。重要的是，在杀死那些人之前，他应该杀死陆玉之，杀死冰冰。

陆啸天身子飘忽，来到陆玉之房门外。

“玉之，玉之，我来了，我来和你喝酒！”

陆玉之仍该躺在床上，仍该和那个冰冰缠绵。

女人的心变得很快，陆啸天用手摸他的耳朵，他耳朵下面缺那么一小块耳垂。

他的拳头握得很紧。

他把两根手指伸出去，这是他的“乾坤指”。

陆玉之能受得了“乾坤指”么？

“玉之，玉之，快开门！”

陆啸天推开了门。

屋里无人。

没有陆玉之，也没有冰冰，这两个人都不见了。

“一躺楼”前后院都有人，不会走出去的，他们去了哪里？

陆啸天到了后院。

这里有两个被点倒了镖师。

“人呢？人哪去了？”陆啸天吼。

这两人穴道被制，至今仍糊涂，哪里知道陆玉之和冰冰去了哪里？

陆啸天冷冷一笑，叭地一击，拍在镖师头上。又一击把另一个镖师的头颅拍碎。

他急急回到大厅：“来人！让他们马上都来见我！”

大厅里站了一百多镖师，这些人都是陆啸天网罗到的高手，门外还有九百多趟子手。

陆啸天坐在太师椅上，心里一阵阵涌血。

他要复仇，他等待太久了，他本来用不着等这么久。

天刚黑，人刚睡，这沉沉黑夜，正好杀人。

冷瓶儿是怪侠，总是独往独来的。他现在正在庙里坐着炖狗肉。狗肉锅泛着花，肉味儿很得香。手里还有一瓶酒，一瓶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熊酒。他打开瓶盖，嗅，熊酒的滋味很是浓烈。他很满意，有酒有肉，又可以好好地大醉一回了。

这时，他面前站了三个人，这是三个男人。

三个男人都默默地盯着他。

冷瓶儿一叹道：“我有好吃的东西时，你们见了我，最好远远地躲开，你们一凑上来，有多败兴？你说我请不请你们吃？请吧，我自己不愿意。不请，又让人说我关东怪侠这人太小气。这可真叫人为难。”

三个人仍盯着他。

冷瓶儿道：“我就喝我的，吃我的得了，好不好？”

冷瓶儿把酒往嘴边伸，往口里倒酒。

这时，三个人猝然出手！

一个人用剑，直刺冷瓶儿咽喉。不妙的是，冷瓶儿正往嘴里倒酒，咽喉向人家那剑尖亮着。

另一人个用刀，是五虎断门刀的招数，横飞一刀，刀身一颤，飞出了十刀八刀的刀花。这一刀砍实，冷瓶儿的身子可就不是一块两块的了。

第三个人没动，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的手一抖，八粒铁莲子直奔冷瓶儿的下肢，直奔瓶儿的十道大穴。

出手如风，无空可逃，冷瓶儿眼看喋血！

可他们三人忘了锅，忘了锅里有一锅狗肉，忘了这锅正沸沸扬扬地滚着油花。

冷瓶儿居然飞快的把脚伸进火里，一挑，锅炸在三个人面前。两个人哇哇大叫，一个急速向庙门外退去。叫唤的忙去捂脸，退走的刚要转身，冷瓶儿已经站在了面前。

“破袜子！”

冷瓶儿一掌拍在这人胸前。

这人的身子象一面墙，直跌出丈把远，倒在地上，嘴角流血，眼见是性命不保。

冷瓶儿暗暗吃惊：鬼知道这些穿破袜子的王八蛋来了多少人？但他笑嘻嘻地冲三个人举举酒瓶：“来啊，来不来几口？”

三个人慢慢凑上来。

这三个人中有两个是道士，一个是和尚。

冷瓶儿知道这一次不妙，道士和尚也穿破袜子。

镖师们一拥而入，都去了这座院里。

这院子是陆啸天买下的，院子里有曲曲折折的几十栋房子，每间屋子里都有女人，这些女人过去都有间自己的茅屋，门口挂着一只破袜子了，她们自己也穿破袜子。

镖师们打趣几句，就奔各个屋去了。

一个老镖师和母老虎在一间屋里。

老镖师漫不经心地问：“冰冰在不在？”

母老虎道：“她？”母老虎斜斜嘴，“她只顾自己快活，好多日子不回来了。”

老镖师不再对冰冰感兴趣，他上来曲意奉迎母老虎。

母老虎性子烈，但也是个女人。

老镖师油滑，说得母老虎动了心，躺在床上看他。

老镖师依偎在被子上，他的手慢慢提起来，手里是一把光闪闪的匕道刺向母老虎的后背。

老镖师愣住了，他被母老虎点了穴。

母老虎笑吟吟地：“哎哟，你这儿是不是中府、云门穴啊，我怎么碰了你的穴道啦？”

母老虎笑吟吟地抓起匕首……

一个镖师正向黄衣女人讲艳话儿。

他想讨这个女人的欢心。

可他也一点不耐烦，说了这半天话，这黄衣女还象个羞涩少女似的，捏着衣带忸怩不安。又不是头一回，何必这么装模做样？

黄衣女人终于说话了：“你说，你心甘情愿为我去死？”

镖师忙点头：“对呀。”

黄衣女人的头就凑了过来。

镖师心中一乐。突然觉得胸前一凉，一柄匕首从胸刺入。

黄衣女人叹了一口气：“那好，你就去死吧。”

鱼漂儿坐在她的书房里。

她想着什么心事，象她这么大的女孩子也该有一点儿心事了。她忽然扑哧一笑。

她笑那个陆玉之，做人有那么多心眼儿，有多累？

她睡不着，外面的夜很黑。

她坐好，抚起琴来。

琴声轻轻，从窗子跳出，直融入静静的夜里，琴声扰夜夜更静。抚完一曲，鱼漂儿呆呆地看起琴来。

有人敲门：“筐头儿，有事儿来报！”

这是她的北派丐帮八筐梁之一李独。

“筐头儿，还有我。”

二人就推门而进。

丁胖子行事大咧，就直冲而入，李独细心，回身轻轻掩上房门。鱼漂儿笑：“不知道二位有什么事儿？”

丁胖儿就看着李独。

鱼漂儿等着李独说话。

李独瞅着鱼漂儿，好半天没讲话。他的手突然飞扬起来，十五粒暗器叭叭全打在鱼漂儿的身上。她想躲，身子一动，但没躲过去。

她与李独的距离太近了。

鱼漂儿倒在地上：“你们想干什么？”

李独冷冷一笑：“干什么？我想要你那只小筐儿。”

鱼漂儿叹道：“你鬼迷了心窍，如果小筐儿那么容易得，三十八万人里准有个几百人拿了它啦。你以为有了小筐儿，三十八万弟兄你就会听你的？”

李独道：“咱也有几十个人，有人替咱们撑腰。咱们只要废了你，咱就可以当头儿，当这三十八万弟兄们总筐头儿。”

鱼漂儿一叹道：“你要能当上筐头儿，老天爷都瞎了那双眼睛。”

李独哈哈大笑道：“试试看，说不定咱会当得更好呢。”

他要凑上去，掏鱼漂儿的怀里。

鱼漂儿道：“别动，我给你！”

鱼漂儿从怀里掏出那只小筐儿，扔给他。

李独笑道：“平日里人人都觉得这小筐极怪，但没人敢讨来看。看这筐，就象那个什么楚子问鼎，要反天似的，老子今天看了这小筐儿，还得拿着这小筐儿，你又有什么办法？”

丁胖儿道：“你拿了小筐儿，我要她。”

李独道：“好，好！”

李独道：“你别怪我心狠，我和丁胖和尚为你逆行血脉，让气息走你的阴脉、阳脉，废了你武功，以后丁胖就会好好疼你了，是不是，丁胖儿？”

丁胖儿道：“是，是，我一定待你好。”

两个人就要上来废鱼漂儿的武功。

鱼漂儿脸儿通红，她用力咬着牙，她突然高声喊道：“医不死，医不死，我要死了，我要嚼舌自尽了！宝痴宝痴，你说话算不算数？”

就有人叹道：“这个小崽子，经不得一点风浪，一点点小疼小灾的，怎么这么乱嚷嚷？有我医不死在，怕他什么废武功啊，逆行经脉啊，这套把戏咱见多了。你这么不更事，当什么总筐头儿。”又有一个苍老的声音道：“这么两个王八蛋，我以为有什么新鲜，就那么几粒破暗器，用剑啊，用刀啊，往这个鱼漂儿身上砍，一砍砍不死，再砍还砍不死，才显出我那宝贝背心的神通。不好玩不好玩，早知这样，背心不给你穿了。”

就慢慢走出了宝痴卢佗和医不死屠一平。

李独和丁胖儿脸色苍白，他们知道事儿漏了。

医不死能医人，但未必功力深厚，宝痴能识宝，但不定深谙武功，李独向胖儿一递眼色，两个人一齐向他们出手。

李独这一次飞出去二十四粒铁莲子。丁胖儿用两把短刀，直刺向宝痴卢佗。

他们一招拚命，想一击而成。

医不死哈哈大笑道：“我可是二十年没和人动手打仗了，没人敢对我动手，你小子还真有点胆量。”

医不死手一拢，二十四粒铁莲子在他手里咝咝碰响。

医不死用力一握，铁莲子咯吱吱都被握碎，成了一地碎末儿。李独哈哈大笑道：“医不死，你中计了，这铁莲子有毒！”

医不死屠一平道：“是么？这些破玩艺儿还有毒？”

医不死屠一平把手放在鼻子前嗅一嗅，他的手已经发黑了。

“真有毒啊，我尝尝什么味儿？”

医不死用舌头舔这只黑黑的毒手，一舔一舔竟吃得很有味儿。他舔过之后，手掌慢慢有了血色。

李独呆了。

医不死道：“我不能让你死，是不是？那你就活在这个世界上，快快活活吧。”

医不死向李独弹去一指。

这一指显然有毒。

李独身子一抖，颤抖了几下，突然大张着嘴，傻咧咧地笑了，口水就从嘴角边流出。

医不死道：“放下小筐儿！”

李独傻咧咧地道：“放下小筐儿，放哪儿？”

医不死道：“放桌子上。”

李独道：“放桌子上。”

他真把小筐儿放桌子上了。

医不死道：“出去玩去。”

李独傻咧咧地笑：“出去玩儿去！”果真一蹦一跳地出去了。

鱼漂儿看着李独，突然满脸是泪。

医不死看看她，叹了一口气。

宝痴卢佗这时正坐在地上，和丁胖儿互相抱着。

卢佗怔怔地瞅丁胖儿帽子上那一块玉。

“你干什么？又痴痴呆呆了？”

卢佗一叹道：“我以为这是一块好玉，谁知差一点儿，怪那个玉工，这个王八蛋再往前割三分，这就是块好玉了。不知那三分玉石做了什么？落在了谁的手里？”

卢佗慢慢起身，没了他的支撑，丁胖儿的身子慢慢倒下了。

丁胖儿又手仍握着匕首，两支匕首都插在他自己的腹中。



## 第二章 还债

最难受的人是欠别人债的人，这种难受因为他自己意识到了，每当他面对着债主时，心中的滋味都不大好受。他必须向债主一再地说好话，讨欢心，虽然他知道这些都不是还债，但他也只能这么做。在他这么做时，就已经在付利息了。

有些债无法还清，因为欠债时糊涂，所以还债时也没法儿更清醒。

冰冰决心还债。她找到了赶山人，冰冰找赶山人象赶山人找人参，大约能找得到的那地方，然后细细寻，就碰上了。

赶山人正忙着要走。

他们是忙着为陆啸天去杀人？还是忙着摆脱陆啸天的控制？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瘦子冷冷地盯着冰冰，他们这时候不想见冰冰，他问：“你来干什么？”

冰冰神色极为落寞：“还债。”

瘦子冷冷一笑：“冰冰姑娘也欠人债？”

冰冰道：“欠债。但从今日起，不再欠了。”

赶山人围着她，手里都提着棍子。

冰冰道：“我欠曹春一笔债，今天来还清。”

众人惊愕，赶山人人都知道病虎曹春对冰冰十分倾慕，不惜为她赴死。曹春死时只图见冰冰一笑而不可得，这冰冰也忒绝情，即使象褒姒那样的祸国美人，也知道在烽火台上大笑拍手。冰冰何吝这一笑，显见是对病虎曹春不大尊重。

为了这个赶山人恨死了冰冰。

瘦子冷冷言道：“曹大哥活着时何等威风，不比我们现在，窝窝囊囊象一群虫子，你欠他的债怎么还得清？”

冰冰喃喃道：“是的，欠别人的债，怎么还得清？”

众赶山人看着冰冰。

冰冰向众赶山人一笑。

这一笑由痛转哀，又凄艳又伤情，顿时让赶山人们心里暗暗惊叹：果然是一笑倾城！怪不得曹大哥为了美人一笑，竟然死不瞑目。瘦子一怔，就淡淡地笑道：“冰冰姑娘果然一笑倾城，可曹大哥的恩义，岂是一个笑便可了结的？”

冰冰道：“当然可以了结……”

淡淡的话音未落，右手中已持一柄匕首，唰唰在自己脸上划了两刀，顿时玉腮沁血，花容无色。冰冰不复再是美人冰冰。冰冰那倾城一笑遂不可再得。

众赶山人忙去阻拦：“冰冰！冰冰！”

但已晚了。

冰冰轻轻说道：“曹大哥，人皆清醒，只你有病，痴迷于我，所以江湖上人称你病虎。谁知你病，也比这些人更豪壮？”

她转身向后就走。

赶山人没一个能拦她，没一个敢拦她。

冰冰找到了陆啸天。

她知道自从那一夜携酒来与她和陆玉之痛醉，一醉蹉跎之后，他就一直住在那里。那是一间黑暗的屋子，那屋子在地下。

她一步一步走下去，既无往日的惊慌与欢喜，也没有对来日的寻找与期待，她只是无思无欲地向前走，她的脚步声很响。

男人说道：“你来了？”

冰冰不讲话。

男人也没有亲近，只是说道：“我到处找你，找你们，都没了。”冰冰不讲话。

男人叹一口气，要走过来。

冰冰突然笑了：“为什么不点灯？与美人缱绻，不点灯缠绵，岂不是贵人乍富偏又

锦衣夜行，没半点味道？”

男人就点亮了灯。

陆啸天仍然是陆啸天，他站在冰冰面前，神情有些孤傲，凄苦，人也有些消瘦，但仍然是那个高高大大英俊的男人。

冰冰已不复是冰冰，冰冰的脸上凝着血，上面划了两道伤疤。陆啸天居然不惊，只是看着冰冰：“他已经死了，怕是尸骨都化了，你这又是何苦？”

他轻轻一叹，是知心人的一叹。

冰冰冷冷说道：“我是来还债的。”

陆啸天昂然一笑道：“笑话，你欠过谁的债？”

冰冰道：“我欠你的债。自从你一声不吭坐在我家起，我便一点点欠你债。其实你不必让他们动手，你只要告诉我，我就不会自寻一个了断？那样你岂不是更快活？更高兴？”

冰冰回手一刀，刺进胸膛。

陆啸天扑上来抱住冰冰。

“冰冰，冰冰，你这是何苦？我不能没有你，我实在不能没有你。没了你，我有多大的成功，也就是锦衣夜行，有什么味道？容貌算什么？你就是一个丑八怪，也是我的冰冰，冰冰，冰冰……”冰冰死了，冰冰没了呼吸。

冰冰没了呼吸，头垂在胸前。

陆啸天把她抱在床上，神情痴迷又忙乱：“冰冰，冰冰，你受这伤有什么了不起，我不是别人，我是陆啸天！冰冰，用的‘乾坤指’就能止住你的伤痛……”

陆啸天双袖一振，袖飞似箭，双指直伸，去点戳冰冰的穴道。陆啸天神情沮丧。

他知道冰冰是死了。

他泪流如雨下。

“冰冰，你看不起我吧？我不管怎说得好听，陆总管，陆总管，总管也不过是人家的一个奴才。你看不起我，冰冰，对不对？我不是奴才，我是‘一躺楼’的楼主，我是关东第一高手，我是叱咤武林的江湖第一奇人！”

他痴痴地看着冰冰，朗声念诵，又如旋风，使“乾坤指”于冰冰面前。

好“乾坤指”，二指点江山，傲睨视王侯，确有武林宗师气派。“一笑倾人家；

二笑倾人城；

三笑倾人国；

四笑荡人魂；

五笑男人痴；

六笑男失魄；

七笑媚入骨；

八笑牵肠诺；

九笑无生死；

十笑同心结。”

陆啸天“乾坤指”指向石壁，石壁石块纷纷飞落，陆啸天哈哈大笑。

陆啸天曼声长啸，声如伤情之虎。

### 第三章 不是杀人

京郊山坡，山已回黄。

陆玉之与鱼漂儿、冷瓶儿、宝痴卢佗、医不死屠一平都静静地站在坡上。

他们身后是一群手持小筐的乞丐们，这些人中有道士，有和尚，竟然还有尼姑。

这是北方丐帮的八筐梁十筐柱二十四筐沿儿，没了灵灵，没了李独和丁胖儿。

他们望着山坡下。

山坡下上来了一辆车，一辆很华美的车，虽然这车不如陆玉之那一辆金车，也十分华美了。

冷瓶儿看着这车，一叹道：“陆大少爷，我当初真不该把你那车里的半日闲偷走，也不该放他回皇宫去。一见这车，我就又馋半日闲的菜了。”

鱼漂儿道：“师父不必后悔，半日闲不是答允你了么，你什么时候想吃。就去找他。他对你可不是‘半日闲’，随时都可以侍候你。你这面子也够大的了。”

宝痴卢佗道：“痴，痴，痴，什么是宝？半日闲就是一个活宝，你师父偷来又放了，这岂不是傻瓜一个？”

马渐渐走上了山坡，马车后面跟着五六十人。

他们都穿着破袜子。

陆啸天也是穿着破袜子，他的破袜子上有两个洞眼，又被人用针缝好。

缝好的袜子也是破袜子，因为它们仍然有刀伤，有洞。

陆玉之从怀里掏出那块布，这是他爷爷陆逸翁从那个杀死他的人脚上扯下来的。

陆玉之目光炯炯，看着走上前来的陆啸天。

两个人对面走去。

陆玉之道：“其实，爷爷早就怀疑过可能是你。”

陆啸天沉声道：“他不会，他比你善良。”

善良的人必定早死。

陆逸翁实在太善良，所以他糊里糊涂地死了。

陆玉之道：“我要是也善良，你早就会杀了我。”

陆啸天道：“你错了。他们杀死你的母亲的时候，她的叫声很惨，我对自己说：陆啸天，你绝不可再亲手杀陆家的人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人有些狡性，没早杀你？”

陆玉之默然。

陆啸天道：“我只是不想杀死你。”

现在仇人相对，他们瞠目而视。

陆玉之道：“毒疯婆婆教我，看人都先认定他坏，我学会了，你才没杀死我。”

陆啸天道：“你才活几天，你知道什么叫好坏？”

陆玉之道：“你放手来吧，试一试你的‘乾坤指’。”

陆啸天道：“你不是对手，让冷瓶儿和卢佗、屠一平一起来吧。”陆玉之冷笑：“‘一躺楼’的账，只有你和我才能算得清。”

陆啸天道：“好！”

陆啸天走向车子，车子的轿帘遮得严严的。

陆啸天向车内一揖，他好象在讲话。

陆玉之盯着他痴痴呆呆地看。

鱼漂儿惊讶，问道：“陆公子、陆公子，他在讲些什么？”陆玉之道：“我也不懂，好象在念歌诀。一笑倾人家，二笑倾人城……”

鱼漂儿抓住他：“这是他的独门绝技，你可千万要小心！”

她抓得很牢。

陆玉之看着她，鱼漂儿脸红了红，放开了手。

陆啸天慢慢走过来。

冷瓶儿和卢佗一闪身，拦住陆玉之，不想让他与陆啸天交手。陆啸天为关东第一高手，陆玉之与他争斗，必败无疑。

陆玉之躬身一礼道：“二位前辈，请让开。”

陆玉之抽出了剑。

陆啸天站在陆玉之对面。

“你从毒疯婆婆那里学了几手‘痴人剑’，我可是一直没见识过。”陆玉之道：“你马上就可以见识到了。”

陆啸天朗啸一声道：“好！”

他这一啸声袭天地，回肠荡气。

冷瓶儿与宝痴卢佗都失色，陆啸天的功力可比传说更强。

这时，陆玉之身子一纵，已然出手。

“痴人剑”学的是伤情，每一剑不求保己，但求伤敌。心意已绝，情已伤，剑便没了人情味道，狠辣毒绝。

“痴人”恋情，就人剑化一，随着陆啸天的身形而走，人飞在他身四周，出剑极快。没等绕走一周，陆玉之已向陆啸天击出三十六剑。

“痴人望树”，一剑击出，象痴人注目树木，呆呆而无所思。“痴人恋酒”，似对杯中酒十分喜爱，剑突走圆，嘶厉有声，象在破对方“乾坤指”力。

“痴人说梦”，一味点头，剑尖化成无数寒星，点点击向陆啸天前胸：又象是一味摇头，剑花幻成无数圆点，点向陆啸天死穴。

但无论陆玉之如何飞身，陆啸天只是身子随转，以二指之力，来逼他剑尖。

“乾坤指”威力极强，竟一指就可将他剑尖逼开，让他剑招走空。陆啸天还了十招，就使陆玉之的三十六剑无功。

陆啸天朗笑道：“‘痴人剑’也不过如此！”

陆玉之被他二指疾点，人向后弹飞丈余。

叭——陆玉之摔在地上。

他肩上流血，为“乾坤指”所伤。陆啸天道：“我不想杀你，让别人来。”

鱼漂儿想上前，被冷瓶儿止住了。

陆玉之缓缓起来，他慢慢走向陆啸天，一步步走近。

陆啸天盯着他。

陆玉之忽然一笑：“你以为你生时不能得到冰冰，死了用这马车载她，她就会高兴么？你以为她会再对你笑么？她早就忘了你。冰冰和我是亲热的一对儿，你知道她她给我念过什么吗？”

陆玉之忽然朗声长吟：

一笑倾人家；

二笑倾人城；

三笑倾人国；

四笑荡人魂；

五笑男人痴；

六笑男失魄；

七笑媚入骨；

八笑牵肠诺；

九笑无生死；

十笑同心结。”

陆啸天的脸忽然变得很难看，他低吼着，象一只疯狂了的野兽。他向陆玉之疾吼：“不对不对，她从来没向你讲这些，她从来就不会对你讲这些！”

陆啸天飞身而起，奔向那辆华美的轿车。

他两指一点，马匹僵毙，连连点点，马匹皆死。

他双手扳车，把那些车板、轿帘都扬起。

车上，鲜花丛中，果然斜倚着一个女人。这女人以手托腮，已成千载沉睡。

陆啸天凑近她，声厉而似泣：“冰冰，冰冰，你告诉我，你对他说过这个么？你说！你说啊！”



陆啸天摇着冰冰的身子。

陆啸天在流泪，他无声而泣。

他慢慢走近陆玉之。

“我改变了主意，我要杀了你！杀你们！”

他两指戟指着冷瓶儿、卢佗、屠一平、鱼漂儿和他手下那群人。“我要一个个杀死你们！”

陆啸天慢慢走近陆玉之。

陆玉之不敌他“乾坤指”，但他等待着。

陆玉之是不是在等待死亡？他好象胸有成竹，有什么法儿可以让陆啸天不杀死他？

陆啸天向他慢慢走来，站在他面前。

陆啸天只要一出手指，陆玉之必死无疑。

陆啸天近似耳语：“我要杀了你？”

陆玉之突然笑了。

陆啸天一怔：“笑什么？”

陆玉之道：“你知不知道天下五毒？”

陆啸天道：“鹰呕、梦得鱼、草爬液、无形、澧香？”

陆玉之道：“对。你知道什么叫‘无形’？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的形状，味道，没见过它，没看着它，可你已经中毒了。你现在已经中了‘无形’之毒。不信，你再戳我一指看？”

陆啸天冷笑，向陆玉之连戳两指。

两指直戳陆玉之黑虎、命门死穴。

陆玉之不动。

陆啸天脸变了色。

陆玉之叹道：“你为什么还不走？一个时辰后你就死了。‘无形’之毒，没有解药。”

陆啸天看天，看地，看人。

他突然狂笑，疾奔到马车之上。

他抱着冰冰坐在鲜花丛中。

陆啸天神情欣悦，仿佛正与冰冰两情缱绻，相爱甚欢。他轻轻说道：“冰冰、冰冰，袜子既已破了，又何必要袜子？”

陆啸天嘴角沁血，他嚼舌自尽。

## 第四章 补袜子

谁知道陆啸天那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是他与冰冰两情相悦时的一句情话？还是他与冰冰订盟建“破袜子”时的感慨？还是他事败垂成时的一点回味儿？象是，又不是。

医不死屠一平瞪眼望着陆玉之：“无形”杀人，没有挽回，没法儿医活。人想回首痛改前非，也办不到的。你以后不许用这些毒药。如果你再这样用毒，我一定杀了你！”

陆玉之拱手受教。

鱼漂儿的手下人想冲上去，把那些人全部都杀死。

鱼漂儿小筐儿一举：“站住！”

总筐头儿有令，谁敢不遵？

鱼漂儿袅袅走去，对那些围在车边的人道：“袜子破，总是要补的，是不是？不补袜子，哪里有女人的体贴？哪里有男人的完全？你们走吧。”

那些人围着这一辆车，用手拉着它，走了。

冷瓶儿望着鱼漂儿，眯着眼笑，显然他对这个徒弟很是满意。长白山瀑布下茅屋依然，山洞已被堵死。

山洞上方，用剑刻下几个大字：情恨洞。

陆玉之跪下磕头，他泪流满面。

毒疯婆婆和爷爷生生死死都在一处了，他不禁有些痴痴呆呆的了。

身边有人，他早知是她，鱼漂儿。

“你为什么哭？”

“因为无情，亦无恨。”

鱼漂儿笑了：“你这人不老实，想人时总认为别人坏，这就是恨。人太恨毒了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欢乐可言？怎么无情？无情怎么会封洞，无情怎么会趴在这儿磕头，傻呆呆地哭？你这人毒坏了，这样下去，岂不毁了你自己？”

他怔住了。

鱼漂儿向他轻轻窃语：“跟我走，去看看那些欢爱男女，你听他们都说些什么悄悄话儿，告诉我。”

鱼漂儿眼里有火。

## 刺官棒

官棒刺官棒，亦叫刺拐棒、五加皮(药名)、老虎撩子。性味辛、温，主治神经衰弱、慢性支气管炎、气虚无力、高血压症、低血压、冠心病、心绞痛、糖尿病、慢性中毒等。亦称“刺五加。”

——《长白山西南坡野生植物志》

# 第一卷

## 第一章 奇侠

美酒，玉杯。

墙壁如雪，用上好的丝绢做垂帘。

地上铺唐绣厚毡，毡上有一排桌案，案上放着珍宝玉玩。琳琅满目，珠光闪闪。

三个一身素纱的女人，城里最好的名妓，年轻，又红又俏，懂得用各种法儿讨男人欢心的女人依偎在侧。这些，都在等着这个男人。

这是个肮脏的男人，甚至有点卑琐的男人。他长得丑，嘴太大，眉毛从两边往下掉。越掉越难看，越看越丧气的一个男人。

珠宝在等他选，女人在等他呼唤。

他不动。

他对面坐一个人，一个清癯老人，自称他姓段，叫段大勋。

丑男人不信，他知道他不叫段大勋，正象自己不叫胡飞。

两个人对面而坐。

他们在谈一件事，一件很重要的事。为了这件事，段大勋特地从京城赶来的，他跑了七天七夜，累死了十匹好马。

段大勋捻杯而笑：“你干不干？”

胡飞很快一答：“不干。”

段大勋：“你可想好了？”

胡飞点点头。

他不看那些珠宝，也不看正扭扭怩怩作态的三个女人，她们正想勾他的魂。

段大勋道：“既然不干，为什么不走？”

胡飞起立，向门口走去。

段大勋不看他，只看着自己的酒杯，想把旅途的疲惫扔在酒杯里。

胡飞眼看就要走出门去了。

他突然站住了。

他又走回来。

他脸色苍白：“你在酒里下了毒？”

段大勋抬头看他，很快活地点点头：“你不干，只好一死。”胡飞强笑道：“你下的是什么毒？”

段大勋摇头。

胡飞汗如雨下，道：“好，我干了。”

段大勋满面喜色，一拍桌案：“对呀，你早该答应了。”

他递给胡飞一杯酒，胡飞一饮而尽。

段大勋看着胡飞，眼里是笑，那笑比看这一桌案上的珍宝还亲切。

段大勋说道：“你如果干，就得把这人找出来，干掉他。如果你干不掉他，我们就干掉你，让你活不下去。”

胡飞笑一笑，道：“你们要能干掉我，也就能干掉他了。那样儿你们何必找我？”

段大勋一愣，又哈哈大笑道：“说得好。”

他又看定胡飞，悠然道：“我们干掉他不容易，干掉你却不费什么事儿，你不相信？”

胡飞没答话。

胡飞看着桌案上这些珍宝玉玩，嘿嘿一笑道：“这些都是送给我的？”

段大勋点点头。

胡飞道：“真花了血本，这些东西值多少银子？”

段大勋马上答：“二十五万两。”

胡飞道：“好，给我二十万两银票，要天下四家的。”

这天下四家是指京城同仁堂、山西老局、两广恒顺堂和关东一躺楼银号。

段大勋道：“好，来人！”

就上来一精瘦汉子。这汉子脸上无表情，右手食指、无名指，食指与无名指处安两只铁钩子。

段大勋道：“数二十五万两银票给胡大侠。”

精瘦汉子左手从胸里一掏，掏出一叠子银票，一抖飞向空中，银票散花般飞开，精瘦汉子身形一飘，右手一抖，所有的银票都抄在手中，叭地放在桌案上，右手不动，食指与无名指上的铁钩子飞快地点动，却无一点儿声响，银票就唰唰地翻过去。五千两一张，五十张银票须臾数毕。

精瘦汉子退至一边。段大勋显然对精瘦汉子很满意，他向胡飞一笑道：“胡大侠，请！”

胡飞哈哈一笑，道：“好手段。”

他手向那叠银票一伸，银票飞得很快，一张一张向他手里飞去，须臾完毕，在他手里掇成整齐的一沓。

段大勋喝道：“好手段！”

胡飞仍嘻嘻哈哈，他仰头向那最年轻的妓女一笑道：“刚才是你给我倒了一杯毒酒？”

那妓女脸上的媚笑忽然僵住了。

胡飞道：“你来，你过来！”

那妓女面如土色战战兢兢，走到胡飞面前。

胡飞捏捏她的脸，说道：“你真灌了胡大爷一杯毒酒？”

妓女脸上苦涩，看看段大勋，段大勋假装看不见她。

胡飞忽然狂笑，他对这赧然无言的妓女一掷，一片纸儿飞去。那妓女匆匆一抓。

胡飞身子一纵，人已飞出屋外。

这妓女对那张纸匆匆一瞥，竟然惊极而呼：“银票！”

胡飞竟掷给她一张银票，一张五千两的银票。

就因为她给胡飞倒了一杯毒酒？

这妓女惧后慌，慌后又喜，喜极而泣道：“他……他为什么反而给我银票？”

段大勋冷冷接言道：“因为他是奇侠。”

奇侠胡飞，神鬼莫测其心。

## 第二章 关帝庙

关帝庙是个小庙。没庙规，没香火，庙墙倾圯，关帝也灰头呛脸的样儿。没人光顾这里，可周仓捧着的那一柄大刀上突然插上了三枝花儿，这是三枝杜鹃，长白山里的野生杜鹃，开得正火。

半夜三更，关帝庙里点起了篝火。

是一个瘸子，双腿都瘸，别人可以瘸一条腿，他却偏偏瘸了两条腿，而且左腿向里划圈儿，右腿向外划圈儿，人称“左来右去”瘸丁儿。他姓丁，人们偏叫他“瘸丁儿”。他点着了篝火，坐在关帝面前喝酒。

酒不错，是高粱烧，菜是一只猪腿，抱着啃。他专心地喝酒，无视无听。

从窗外飞身闪过来一个女孩儿，红衣红裙，扎红头绳儿。过来也不搭话，坐在他对面。他一放下酒瓶，她就抓起来喝一口；他再放下猪腿，她也咬了一口。

瘸丁儿不讲话，女孩儿也不讲话。

大门一响，就走进来了胡飞。

这二人也不理他，他也就在篝火边坐下，烤火。

胡飞喃喃自语道：“天挺黑了，挺晚了，是不是？”

这瘸丁儿和红衣女孩儿也不理他。

胡飞又念叨道：“上回我得罪那两个人，谁知人这么没肚量，这么一点事儿竟一个月不讲话。真他妈的……”

红衣子孩儿和瘸丁儿仍不理他，二人仍喝酒，吃肉。

胡飞没办法，只是瞪着眼睛看着他们两个人。

突然胡飞兜子里掏出一叠银票。

他喃喃自语道：“火不旺，别熄灭了，冷……”

他抽出一张银票。

两个人睁眼看着，这是一张五千两的京城同仁堂的银票，十足兑现的银票。

胡飞笑咪咪地把它点着，抖一抖，烧光，又抽出一张，还是五千两，又凑上去烧红衣女孩儿和瘸丁儿一齐吼道：“你他妈的烧包吧？烧上银子啦……”

二人向火一扑，人从火堆上飞过去。倏忽人就交替飞过，又坐在对面。

红衣女孩儿和瘸丁儿手里各有一半银票。

胡飞哈哈大笑：“你们两人不是讲话了么？真是有钱能叫鬼推磨，有钱能叫……”

红衣女孩儿吼道：“住口！”

胡飞果然听话，生生地咽住了他的话。

胡飞把银票递给瘸丁儿，一张一张地递，递了五张。又递给女孩儿，递了五张。

红衣女孩儿粲然一笑道：“不够不够。这一张买木梳，这一张买花粉，这一张买胭脂，这一张买衣服，这一张买头油……还得买裙、买鞋……”

胡飞哈哈大笑道：“好。这一张买花轿，这一张买棺材，这一张买……”

红衣女孩刚笑咪咪地接银票，突然倏地出手，一瞬间与胡飞递了十多招。



瘸丁儿一咳嗽，慢吞吞地道：“说，干什么去？”

胡飞脸色郑重，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

打开布包，包里包三根半尺长的木棍儿。

这三根木棍并不希罕，奇怪的是，每一根木棍后面都有一点枝叶长在上面，枝叶上有刺儿。

红衣女孩诧异道：“这是什么？”

瘸丁儿道：“莫非有毒？”

无毒，但三根木棍都有血，血干涸了，把木棍凝成黑色。

三根木棍儿，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镇边大员督抚明铨，在凤城府宅内做寿。这人一脸笑，被属下官员们称“笑婆婆”，来祝寿的人也有个千儿八百的，寿礼自然也不会少收。

督抚是大员，清代官制中，督抚对属员不但可以随时弹劾，还可以用人地不相宜的理由予以调动，也可以用留省察看的名义不许其到任。州县官有的本是肥缺，督抚也可以因其是科甲出身，用文理尚优这一个冠冕堂之名将其改以教职，去让他任那清水衙门的学官。因为督抚权重，所有的下官都巴结。

“笑婆婆”这一天寿筵格外忙碌、热闹。直闹到了掌灯，众贺客渐渐散去。

督抚喊下人下锁关门，自回内堂，让三个心腹人随他去内堂，他要对这些贺礼——过目。

明铨坐在堂上，让三个心腹把那些贺礼——呈上来。

这三个人是：无影剑柳无恨，笑弥陀二戒，量天尺于停。在旁边坐着的还有督抚夫人，明铨的老婆。

三个人搬动礼品，一件件，一样样般上来。

无影剑柳无恨报道：“锦匣一只……”

督抚明铨的眼睛睁得很大。没有送礼者名讳，柳无恨就奇怪地咦了一声。

打开了锦匣，匣内无礼物，只有一张白纸。

量天尺于停把这纸条抓在手，念道：“督抚明铨，送你一根‘刺官棒’……”

不见有什么动静，也不见有什么人说话，就听得督抚明铨大吼一声：“啊——”人就歪倒在坐椅上。

众人忙上去看：一根树棍从后背插入，直刺入心。

明铨已死。

第二个故事——

盛京将军辖下金州副都统德木扎布，三月七日做寿。这年他三十二岁。

白日喝酒。寿筵多是武官战将，德木扎布又曾多次随盛京将军刚毅征讨边远部落屡建军功，他双臂能开巨弓，又能抛一手十六枝连弩箭，是金州城内的英豪之士。

在酒桌上，德木扎布突然脸色一变，手向背后一抄，手中抄来的是一枚铜钱。

他刚想讲话。

众武官就见到了这一奇景：金州副都统德木扎布的胸前插了一根树枝，树枝边颤颤的一片枝叶，枝上还长刺儿。众人刚想惊问，就见副都统咧嘴一笑道：“是谁开这……玩笑？”

副都统扑通一声就倒下了，人就此死去。

喝酒的多是属官，有参领、副参领、骁骑校尉等六七人。

所有人都没看清这一根树枝是怎样插在副都统的心上的。

第三个故事——

通政使大人刚浚，喝过三杯酒，微醺时刻，在暖房内沐浴。

官员入浴，也十分讲究。用一长瓜形木盆，注入温水，妾女五人，服侍刚浚除去长

衣、内衣，人慢慢浸入水中，再以温水浇洗人身，轻轻去垢。

女人的手好温柔，刚浚就闭上眼睛。

他突然觉得胸前一刺疼，低头一看，竟有一根树枝插在胸前。他念叨着，喊：“这是什么，拿……拿……”

言未竟，人已气绝。

就这样三根树枝，插在三个人胸口。

三个人都是官员。

明铨，镇边大员，从一品，为最高地方官员。

德木扎布，副都统，正二品，掌一州兵权。

刚浚，正三品，掌各省题奏书本，决疑大狱。

胡飞讲完，摸酒去喝。

癘丁儿头摇得象拨浪鼓儿：“没劲儿，没劲儿，咱不想和官儿打交道。”

红衣女孩儿看着手里那几张银票：“我不如把这几张票子给你了，这事儿可不怎么好玩儿。”

胡飞怔怔地看他们俩一眼，转身向外走。

红衣女孩儿和癘丁儿不约而同地纵身一跃，拦住了他问道：“你到哪里去？”

胡飞慢吞吞道：“我去办事儿，你看……”

他从怀里掏出件衣服。这是一件红衣服。

“我想杀了一个官儿，把这件红衣服放在匣子里。”

他又掏出两只破鞋，这是两只磨偏了鞋底儿的两只鞋，左脚一只内侧薄，右脚一只外侧薄。

胡飞贼忒忒地笑：“我再杀一个官儿，把这两只鞋儿扔在他家。你看好不好？”

癘丁儿和红衣女孩儿一齐骂：“狐狸，扯你娘的鬼！”

二人扑来欲打，胡飞身子一缩，人就退进了庙里。

二人慢慢走回庙里。

红衣女孩笑了，凑向胡飞，笑眯眯地说道：“胡大哥，你说怎么干哪？”

胡飞哈哈大笑，得意地说道：“我早算定了，你们俩非得……”话没说完，叭叭叭叭，脸上被红衣女孩儿打了一顿耳光。

瘸丁儿那只本来够不上瘸腿一拐，狠狠地把胡飞踢了出去。

二人拊掌大笑，拍手称好。

胡飞懊丧地爬起来，自己骂自己：“混蛋，混蛋，你又忘了，这个小骚狐狸一叫你大哥时，准是想要打你耳光，你怎么总是忘事儿？”

红衣少女吟吟地道：“谁让我一笑，你就没了魂儿？”

胡飞恨恨地道：“你一笑倾城！倾……倾个王八蛋！”

红衣女孩笑道：“好一个王八蛋！”

胡飞又看瘸丁儿：“你要踢人，先告诉我你用哪一条瘸腿，往外踢还是往里踢，好不好？”

瘸丁儿淡淡一笑：“里外一齐踢。”

三人人突然仰起头，哈哈大笑。

### 第三章 柳无恨

时已黄昏。

京城的黄昏很诱人。

八角楼风檐上，吊钟儿轻轻鸣响，紫禁城内笼一大片阴影儿。隐士闲人都知道鄙视营营苟苟钻营做官之人。但宋代一大儒自隐于山野二十载，忽一日从京城过，人立前门

下，面色苍白，见紫禁城禁卫从午门出，木讷不做一语。人后问其何故，答时一叹，道：“不作威风土自寒。”

这答语之意也可鉴，后人多猜测，那个“寒”字多半是做“寒酸”、“自馁”、“自惭”、“自觉形秽而言。又有人认定，这“寒”字作“畏惧”、“骇怕”讲。看来儒雅之士对这奢华威风多有惊惧、艳羨。

紫禁城下，无贱民。

在前门墙下，有一个小小摊儿，有小轮车做垫底儿，上面铺上长长案板，有一只瓷瓦锅烧着，毕剥炸着响柴，几条长凳，羊角凳子，车边高挑一条瘦竹竿儿，竿上挑一块脏里巴叽的“李”字。

这是李记爆肚摊儿。

天已晚，紫禁城里已经喊过“掌灯，下钱粮”了，紫禁城外，前门墙根下，还挑着这么一盏风灯，灯下有这么一个爆肚摊儿，摊边聚满了人。坐下的，个个面露喜色，旁边站着等的，个个抓耳挠腮。

爆肚不贵，十个铜钱一碗。

有一个瓦钵，专用来装铜钱的，顾客自己向瓦钵里掷铜钱，咯咯乱响。

人们都默不作声。

吃爆肚的人什么样的都有，有穿一件绸袄小褂、踩一双靴子的，有穿大袄长衣、一步三摇的，有穿一件粗布襖褂、一身臭汗的。掌柜的话也不说，只是把勺子一伸，叭——一碗，又一伸，叭——一碗。

偏有人不识规矩，吃过了一碗后赫然大声一吼：“好，再来一碗！”众人就都吃惊，看着他，象看一个怪物。

爆肚李的规矩有三：一次一碗，再吃重新排过；自己掷钱扔瓦钵里；不能大呼小叫。

可这人吃爽了口，竟然大呼小叫起来，还顺手扔瓦钵里一大块银子，众吃客都惊讶

地看他，看爆肚李。

爆肚李是个黑脸汉子，他先用手一抄，瓦钵内那块大银便被他抄在他手中：“用不了这么多，就是十几枚铜子的玩意儿。”

爆肚李用手指一摩挲，银块上便掉下来一些银屑屑儿。他把银子放在这客人面前。又用掌一吸，把桌面上银屑吸在掌内，手一攥，便成了一片薄薄的银片，顺手一丢，银片儿入了瓦钵。

那客人竟自不觉，吼道：“这块银子不用找了，算大爷赏你的！”爆肚李的脸色变了：“你赏我？”

客人道：“对，对！再来一碗。”

爆肚李抓这一锭银子，嗖地向身后一掷，银子一飞数丈，叭地嵌在前门厚厚的砖墙内。

这客人浑然不觉：“你不要银子？不要银子也不要紧，再来碗爆肚！”

爆肚李手仍拎着大勺子，瞪眼看着这客人，盯着这客人的脑袋：“你说你是大爷？”

客人惊讶地点点头。

爆肚李冷笑：“天子脚下的爆肚李，只有三个人可以对我自称大爷的，除了这三个人，就算是皇上来也不行。我也一样摔勺子……”

那客人仍悠然而笑：“好，好性子。你先说说这三个人是谁？众人都知爆肚李不好惹，都知他这个脏不叽的白布上的“李”字还是清朝先皇圣祖康熙爷一日吃了三碗爆肚用汤汁写下的，百十年的先皇笔迹，连当今皇见了这个“李”字，也毕恭毕敬，何况这个耷拉眉毛，一脸丧气的男人？

那三个人数到天边，也不会数到这个男人。

众吃客就冷冷而笑。

爆肚李道：“第一个人是前朝人史可法。这个人来吃我爆肚，可以没有那三条臭规

矩，可以一吃几碗，可以一坐到底，可以不花一个铜子儿，可以大吵大嚷……”

众人一叹。以为他讲的是一个今人，谁知是个古人？史可法死去多少年了，尸骨魂魄亦不可能来吃这爆肚。

这耷拉眉毛的男人越发觉得有趣儿了，他又问：“这第二个人是谁？”

“戚继光！”

众吃客又一叹，无法说理，这又是一个上几百年前的死人。

耷拉眉毛的男人突然狂笑道：“有趣，这两个人也真选得好。但不知这第三个人是谁？难道也是个死人不成？”

爆肚李道：“这第三个虽然是个活人，但决不会是你，所以你什么话也不要问，只好受我这铁勺一敲。我曾经用铁勺敲过三个人的头……”

耷拉眉毛男人问：“怎么样？”

爆肚李一叹道：“都死了，一次我就换过一把铁勺，这是第四把铁勺，刚换上三个月，它太轻，用不趁手，我早就想把它换掉了……”

爆肚李缓缓举起了铁勺。

旁边那一条长凳上坐了四个人，突然一齐向后闪了几步。人仍坐在凳子上不动，但凳子挪移了出去。

这是被爆肚李那杀气逼得退了出去。

爆肚李举勺欲击，这一勺下去，耷眉毛的男人就会没命，爆肚李有那一面脏不叽的“李”字旗，杀上几个人又有什么？

耷眉毛的男人一叹道：“好，算我倒霉。不过，我还是得问一问，那第三个人是谁？”

爆肚李仍在笑：“那个人决不会是你。他是南北来去无踪，名扬天下的奇侠胡飞。”

这耷眉毛的人突然象呆住了。

爆肚李的勺子飞快地一击，要敲在他的脑壳上。

这是一柄钢精的、柄长一米、重二十多斤的大勺子。

耷眉毛的男人突然冲爆肚李挤眼儿一乐。

就有人一声叹息道：“爆肚李，这回你不能杀人了……”

爆肚李先生停手，冷冷地问道：“为什么？”

坐在旁边的一个人叹道：“这人个不是别人，偏偏就是那个王八蛋，叫什么奇侠胡飞！”

爆肚李傻了，问道：“你是胡飞？”

耷眉毛男人点点头。

爆肚李一脸诧异：“你是胡飞？”

胡飞点点头。

爆肚李放下大勺子，突地抓起瓦钵，向胡飞一掷。瓦钵不出手，瓦钵内的铜钱飞成满天钱雨，每一枚铜钱都蕴藏杀机。

胡飞见满天钱雨一飞而起，手只一拢，无声无息，漫天铜钱皆不见了。

桌案上，撂起一吊铜钱，坚直如线，齐胡飞眉头。

爆肚李突然哈哈大笑道：“是奇侠，是奇侠！”

爆肚李突然向众客长长一揖：“今日是爆肚李的喜日，众位请回吧，改日再来，爆肚李当好好款待众位。”

众客人又惊又异，纷纷离去。

有一个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衫的瘦削文人也起身离去。

胡飞突然一呼道：“柳先生，何不坐下吃上几碗爆肚儿？”

那人猛然回头，冷冷看着胡飞道：“你请我？不吃。”

爆肚李突然躬身施礼，道：“柳先生，我请你吃几碗爆肚儿，如何？”

那人慢悠悠道：“你请我？好。”



墙里的银子挖出来了，爆肚李向胡飞谢过，收起了这一锭大银。火重新烧过，瓮瓦锅重新烧起，爆肚儿重新切过，爆肚李喜笑颜开。

只有两个吃客：胡飞与柳无恨。

两人食肠宽大，竟吃了爆肚李一瓦锅爆肚。

柳无恨向爆肚李行了个揖，转身要走。

爆肚李喊道：“柳先生，请留步！”

柳无恨站住了，但并不回过头来。

胡飞道：“先生既然无恨，自然对人生有大彻悟，何必如此执著呢？”

柳无恨道：“爆肚李，你不该同这个混蛋一起来赚我……”

爆肚李道：“我与先生赔罪……”

柳无恨一叹，不语。胡飞叫人讨厌，但爆肚让人垂涎，总不至于讨厌胡飞，就不再吃这奇绝天下爆肚。

柳无恨缓缓转过身来，问道：“胡飞，你想要干什么？”

胡飞没了嬉态，问：“柳先生，你打开锦匣，匣内只有一张纸条？”

柳无恨点点头。

胡飞又问：“锦匣什么样儿的？”

柳无恨道：“饕餮花纹，万字，成红、紫、蓝三色，织片儿。”胡飞问道：“匣壳儿用什么？木板？还是它物？”

柳无恨摇摇头，胡飞不再问了。

柳无恨看着他，突然说了一句：“树枝从后背射入……”

胡飞点了点头。

柳无恨道：“你知道督抚身后是什么？”

胡飞摇了摇头。

“一面屏风，紧靠着石墙，墙上既没有窗，也没有缝隙，一面厚有三尺的石墙……”

## 第四章 大饼中间咬骨头

量天尺于停坐在酒楼上。

他很快活，因为他在吃饭。

他这一餐饭很平常，只有六个菜。

六个菜只不过是：蛤什蚂穿豆腐、飞龙烧三草汤、猴头蘑菇炒鹿筋儿、细鳞鱼头吞肉、虎舌、熊掌。

当然有酒，是熊酒。

于停象一只善觅食的野兽，把门关好，稳稳当当地坐在桌边，先用眼睛看，看菜的颜色，摆台。

摆台不可不看。

一汤居中，如瓮瓦立，四周拱卫，景德镇崩瓷儿套盘儿，都斜拱如花瓣，垂向这一汤钵。汤色成琥珀，熊掌色莹白，细鳞鱼成赤红，虎舌色淡粉，猴头鹿筋颤成轻雾，蛤什蚂穿豆腐白中见点点墨痕。豆腐是东北的蛄磨成的，黑中又有白，白中又见点点粉红，色调极佳美。于停把鼻子凑向每一只盘子。汤味鲜，蘑菇味儿香、细鳞鱼肉嫩、蛤什蚂豆腐味儿细，虎舌味实在，熊掌味感极佳。量天尺于停笑了。

他为自己笑，为他吃饭不马马虎虎而笑。

他轻轻的抓起了象牙筷子，筷子在菜上面转了一圈儿，他不知先吃哪一个菜好。

他叹了一口气。只好先每个菜都尝一点点儿，夹那么一点点儿，闭上眼睛，细细品味。

只有量天尺于停才知道得闭上眼睛品味，才知道让一口菜从舌尖抿进去，留在舌面

上，再用舌尖推出来，用舌尖小心地推在牙上，轻轻地咬，咬一下，吸两口气，让香味入胃，入肺，入脑，入心。这才可谓品尝美食。

量天尺于停终于睁开了眼睛。

他对面坐了一个红衣红裤的女孩儿，女孩儿正笑吟吟地看着他。

可气的是，这女孩右手竟然也拿着一双象牙筷子，而且嘴在大嚼。眼睛在笑，嘴嚼得快，居然没一点儿声音。

菜盘里，每一盘菜都缺一大块。

她吃得好快，量天尺于停几乎看傻了。

红衣女孩居然很热情，笑道：“吃啊，吃啊。”

量天尺于停的脸胀红了，象细鳞鱼头里吞的肉色。

于停问“你是谁？”

红衣女孩笑，象劝孩子：“吃饭时别问人家姓名，这显得无礼……”

于停倏然出手，筷子飞快点向对方承泣大穴。

红衣女孩右手一招，叭——用食指、中指、无名指夹住了于停的筷子。

于停用力回抽，筷子纹丝不动。

红衣女孩右手去挟菜，小心地吃了一口蛤什蟆穿豆腐，笑了：“香，好香……”

于停脸胀得通红。

量天尺于停不是好惹的人物。

他一声吼叫，左手掣出一柄尺来。

尺是黑色的，是于停赖以扬名的量天尺。

一柄尺子，砸向红衣女孩一头乌油油的乌发！

女孩儿笑了，笑得很顽皮，用右手的两根筷子稍稍分岔，向于停轻轻一点。两股凌厉劲道向于停臂上奔来，认穴很准，是手少阴心脉的少海、灵道、通里、阴郄。

这是双笔点四脉的功夫。

于停只好匆匆缩手。

他又一出臂，叭地量天尺够向了女孩儿的脸颊。这一量直伸向女孩儿的承光、丘处、曲差、眉冲四穴。

女孩又后发先至，两根筷子指向于停胸前主穴玄机、气门、将台、天井。

于停只好缩手。

他失声叫出：“红娃儿？”

红衣女孩笑了，点点头：“咋不动手了？”

于停面色苍白：“动手也无用。”

红衣女孩道：“那好，乖乖吃菜。菜凉了，就不好吃了，是不是？”

于停愁苦着脸，他的胃口不佳，吃不下。

红衣女孩兴致勃勃，一边吃一边问他菜名。

于停恨不能把这桌子掀翻，但他没动，苦着脸，吃菜。

佳肴味同嚼蜡。

红衣女孩笑盈盈，象是热情的主人：“吃啊，吃啊，于大侠，你胃口不佳啊，是不是？”

于停不吱声。

红衣女孩太得意了，她忘了于停的手边还有那柄量天尺。

于停出于如风，抓起尺来，刺向女孩。

女孩儿向后一闪，身子生生退出半尺。

尺尖离她鼻子只有一点儿距离，但量天尺已经够不上她。

可这柄尺叫量天尺。

量天尺突然弹出一段，直刺向女孩子。

于停手用力一握，量天尺内有九段隐尺，一段一段弹出去，尺可以量天，女孩儿小小脑袋必将被刺透穿过。

就见女孩儿的左手一闪。

叭——叭——叭叭——地上落下九段尺。

量天尺仍指着她鼻尖，仍然只差那么一点点儿。

红衣女孩嘻嘻一笑：“哎哟，对不起，把你的尺子弄坏了。这尺子不好找吧？”

量天尺于哇地喷了一口血，这不是受伤，是生气。

红衣女孩脸红了，很难为情：“我可不想让你生气。”

于停知道他斗不过这个女娃儿。她叫红娃儿，是江湖上难得一见的厉害角色。

他低头不语。红娃儿笑：“问你话，你说不说？”

于停闭上了眼睛，他不想答一句话。

红娃儿很耐心，问道：“你见到了那张纸？”

于停点点头。

红娃儿问道：“你站在柳无恨身前还是身后？”

于停道：“我站在他前面。”

红娃儿道：“你看会不会是柳无恨动的手？”

于停摇了摇。“不会，他没有机会。”

红娃儿道：“那个笑弥陀二戒有没有机会？”

于停道：“有，只有他和我有机会。”

红娃儿道：“你在看字条时，他干什么？”

于停道：“他什么也没干，他只是在一旁站着。”

红娃儿不问了，她拚命吃菜，把菜吃得精光。

她叹了一口气：“这些菜少了一点儿。”

本来就少，美味不可多用，于停最讲究这个。何况他没想给这个红娃儿吃。

红娃儿站起来，悠然道：“下次你准备这样的好菜时，可千万告诉我一声。”

她起身推门，施施然走了。

红娃儿扭着腰肢在街上走。

她这么大的年纪，本来还不到扭腰肢的时候。可她有一回在街上见了一个女人扭着腰肢走过去，她跟着，看了半天，就决定走路时也扭着腰肢。

她以为她扭着腰肢儿一定很好看，因为她自从这样走以后，就有许多男人的眼光落在她身上，她很得意。

她要去找胡飞，她知道，如果是白天，就到最好的酒楼去找。如果是晚上，就到最好的妓馆去找。胡飞这个王八蛋从来不在正经的地方呆着。

迎面走过来一个小孩儿，一个小男孩。

其实这男孩儿也不算小了，和她差不多年纪，长得眉清目秀的。她看不起这年纪的男人，叫他们“小土豆儿。”可这个“小土豆儿”竟然向她走来，还冲她笑。

她也回报以笑，笑着笑着，她狠狠一龇牙一咧嘴，弄出个夜叉样儿。

她这一手骇退了许多男人，可并没吓走“小土豆儿”。

他反而向她搭话了：“你是红娃儿？”

她感到奇怪：“你怎么认识我？”

他笑笑“有人叫我请你。”

她问道：“什么人？”

他问道：“不认得，请你去前面那酒楼。”

她犹豫。

他偏偏问了一句：“你是不是红娃儿，你去不去？”

她大声道：“当然去。”

他抢先在前面走，很得意地扭着腰肢，给这个“小土豆儿”看。他以为是胡飞在等她。

现在正是白天，这个酒楼叫“北楼”，正是这城里最好的酒楼。胡飞一定握着酒杯，在喝酒。

她匆匆上了楼。

没有胡飞，也没有任何人，只有一桌酒菜，摆得好好的，在等客人。

她沮丧地坐下来。

桌上的菜不错。

有燕翅，有鱼虾，起码要十两银子一桌的酒席。

红娃儿很满意：这个王八蛋胡飞如今一点也不小气了，还能想着弄桌酒菜来慰劳慰劳她，不错。

酒是好酒，是南方名酒女儿红。

红娃儿击桌一叹道：“好哇，女儿红。”

她自言自语地念叨：“上好的女儿红，为什么不喝一杯？这个胡飞王八蛋又不知去哪儿了，干嘛要等他？如果他只是为我要的一桌席呢？不是白等了么……”

她刚刚从于停那里学会了如何品尝好菜，为什么不试一试？

她为自己斟了一杯酒，然后就抓起了筷子。

胡飞慢慢上了山。

他那样子很颓唐，大咧着嘴，耷着眉毛，根本不象个什么大侠，只是一个十足倒霉的家伙。

山上有一座寺庙，这庙不大，是一座药王庙。门口的墙坍了。胡飞看看坍塌的墙，又看看大开着的门，笑了。他身子轻轻一纵，从坍塌的墙上跃了进去。

庙里阴森，荒草漫长，屋梁衔燕，角壁结网，堂前尘封，象是久无人迹。

胡飞看着堂前那香炉，香炉倒是很奇怪，一尘不染，上面好象刚刚燃尽的香灰都在。

胡飞笑一笑，突然吼喊一声：“笑弥佛，出来！”

就听见咔嚓一声大响，胡飞马上转过了头。

原来是庭前那香炉鼎上的鼎盖飞起来了，鼎盖在空中飞旋，一转眼就翻了个个儿，鼎盖尖朝下疾落。

从鼎中慢慢浮出来一个人，坐在一只鼎耳边。鼎盖尖儿正落在他光光的秃头上。

鼎盖儿有几百斤，压在他头上，他若无其事。

这是个和尚，总在笑眯眯的和尚。

胡飞笑道：“和尚，最近又干什么了？”

笑和尚笑得很得意：“没干什么大事儿，只是把朱老太爷的那只灵犬宰来吃了。”

朱老太爷，六扇门的高手，直隶一带乃至盛京的第一名捕。朱老太爷的灵犬和他的宝贝女儿朱玉是朱老太爷办案子的左右手。

胡飞大笑道：“你何不把朱老太爷的女儿也一并弄来，做做老婆，也就风光风光。”

笑和尚眯眯笑道：“罪过罪过，二戒和尚头一戒即色，色戒乃我佛门第一戒律，怎么犯得？”

胡飞道：“你这人只有二戒，可见活得多自在，连我这个江湖懒人都有个七戒八戒的。”

笑和尚道：“你戒什么？”

胡飞道：“戒杀！”

话音刚落，他突然向笑弥佛出手。

笑弥佛手忙脚乱，不笑了，急得直吼：“胡飞，你想干什么？”胡飞手仍不停：“我想宰了你！”

笑弥佛道：“佛家戒嗔戒怒怨戒厮杀戒血腥，你凭什么宰我？”胡飞突然停了手：



“你为什么在门口下了毒？”

笑弥佛又笑了：“我又不想毒你，如果朱老太爷和他的人来了，我这毒才有作用……”

“有什么用？”就有人接上了话。

一个人闪在他两人身后，一个女人。这女人穿箭衣小裤，蛮腰细靴，乌发成鬟束于头顶，一绺头发飞耳鬓，脸如圆月，齿似编贝。这女人极美，美的象她的名字，她名叫朱玉。

二戒和尚一回头见了她，马上闭上双眼。

“哎呀，糟糟，糟透了，不看，不看，就是不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美皆如骷髅，蕴万千岁月，有若枯木，无心无止，但为禅……”

和尚自顾自念念叨叨。

朱玉自然不理睬他这一套，猛地一喝道：“和尚，你把灵犬弄哪里去了？还我灵犬……”

和尚脸色惊惶，慌忙四顾：“没有没有，罪过罪过，和尚平生粗疏，也不曾见你灵犬，和尚虽然只有二戒，这第二戒就是戒做坏事。”

朱玉道：“你刚才还讲你宰了灵犬……”

笑和尚又笑：“我可没讲，你听见了么？”

朱玉道：“不光我自己，还有这位胡大侠，他也听见的。”

笑和尚问胡飞：“你听见了么？”

胡飞摇摇头：“我没听见。”

她突然一吼道：“狗屁大侠，果然人都说得不错，你只是个…”胡飞笑问：“是个什么？”

朱玉怒吼：“你只是个王八蛋！”她如飞般从墙上跃走。

笑和尚问道：“你来干什么？不是来找狗肉吃的吧？那只灵犬真不错，肉味儿不

错。”

胡飞道：“来问问那事儿。”

胡飞掏出一截树枝。

笑和尚不笑了：“你想知道什么？”

胡飞：“这截树枝怎么插进明铨后背的，你当时站哪儿？”

笑和尚又笑：“我站在他身边，把树枝从他后背拍进去。”

胡飞脸色一沉：“别胡扯！”

笑和尚笑得贼忒忒的：“胡飞，你想不想活？”

胡飞道：“当然想活。”

笑和尚一叹：“想活就别乱打听。一截树枝，没声响儿就插进了心窝，明铨也一身好本事……”

胡飞一叹。

笑和尚道：“我送你点礼物。”

笑和尚又跳进那鼎里，再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张饼。很可笑的是饼中间穿个洞，洞里串根狗胫骨。

笑和尚道：“你饿了，嘴馋，吃骨头。”

身子一纵，人如大鸟，直飞上药王庙顶，又一纵一跳，人去已远。

胡飞低头一看，愣了：这饼已僵，咬不动；这骨头象被狗舔过了，没一点肉星儿，光溜溜的。

笑和尚把这骨头串在饼中，是什么意思？

红娃儿夹起了菜，把菜放在鼻子左边嗅。

她在象于停那样品味这香味儿，然后就象于停那样把菜放在嘴里，用舌头蠕动着推过来推过去细细咀嚼那滋味儿。

筷子停在了嘴边，这一口菜没有被吞吃下去。

她的目光停在中间那一只扣碗上。扣碗里是什么？是不是该象于停品菜那样，分一个先后。

她打开扣碗，愣了。

扣碗里有一张饼，饼上穿一根骨头，一根光溜溜的骨头。

## 第五章 朱玉

江湖人都知道，宁可得罪朱老太爷，也别得罪朱老太爷的千金小姐朱玉。

朱玉是朱老太爷的独养女儿。

朱老太爷有六个儿子，只一个女儿。

朱老太爷把六个儿子全“嫁”出去，只想为朱玉弄个男人“娶”进来。

朱老太爷的弟子在直隶、在盛京、在吉林、在黑龙江都有，哪儿有六扇门人坐的条凳儿，哪儿就有朱老太爷的弟子。

得罪了朱老太爷顶多是个死，得罪了朱玉可能死不成活不了，没人敢得罪朱玉。

朱玉正在生气。

她生气的样子也很好看。

她坐在河边，提醒她自己她正在生气，生气的样子应该是噘着嘴，竖着眉，恶狠狠的。她向水里一看，她那样子不但可笑，而且好看，就噗哧一声笑了。

身边就有人长吁了口气。

朱玉马上又生了气：“你滚来干什么？”

那人笑道：“看看你。”

朱玉道：“看我做什么？”

那人道：“看你什么时候嫁人。”

朱玉道：“放心，嫁人我也不会嫁给你，我爹那些弟子有的是。”那人大笑：“你嫁给他们哪一个都得嘴上快活心里苦，象吞了朱砂……”

朱玉道：“我叫我什么？”

那人道：“朱砂。你不叫朱砂么？玉就是砂，石越来越少，就是砂。”

朱玉道：“你才是朱砂。你是骨头夹月亮，骨头咬大饼？”

胡飞突然愣住了：“对，骨头中间咬大饼，你怎么知道的？”朱玉闪身想逃。

胡飞一把抓住了她。

朱玉脸色绯红：“你别以为总象那一回，任你又扯又拽……”胡飞道：“什么骨头，什么大饼的，你怎么想起了这个？”

朱玉冷笑：“你别以为你是个人物，以为谁都得捧着，我可不愿理你。”

就有人接上了话：“不理就不理，干嘛还拉拉扯扯的，莫非朱老太爷家又要办喜事了么？”说这话的人竟有些酸味儿。

朱玉马上回头，胡飞不用回头，也知道是谁来了。

他脸色一变，很尴尬。

这是个女人，是个总想装成大女人的女孩儿。

朱玉向红娃儿冷笑：“你以为天下的女人都喜欢你这个丑八怪。你以为谁都象你一样，看见这个眉毛往下掉的王八蛋不恶心？”

红娃儿道：“恶心，怎么不恶心，恶心得拉拉扯扯的。”

朱玉悠然道：“还你这个破男人。只有你这个半拉女人才和他这恶心男人凑一块合适。”

红娃儿身一纵，人就站在朱玉面前：“站住！你说谁是半拉女人？”

朱玉温柔地说：“好啦，小妹妹，下回你记住，别扭你那小屁股了，它太瘦了，没

肉.....”

红娃儿也笑，笑得很挚情：“多谢玉姐姐提醒.....”

这二人十分亲近。

突然，两人都出手攻敌，都用最毒辣的招式，拚了十几招。

朱玉喊：“胡飞，你还不帮我？你的小女人要把我宰了，你活着还有什么趣儿？”

红娃儿也喊：“胡飞，她把我杀了，你就入赘，去朱老太爷那儿当出气筒儿。”

胡飞只好瞪着眼看。

朱玉再斗了几招，抵不住红娃儿的凌厉攻势。

她骂道：“这么小的人儿，心术就这么坏，长大了还了得？”

朱玉吼：“来人哪！”

她大概忘了这是哪儿了，以为哪儿都会有她那些献殷勤的朱老太爷的弟子。

可红娃儿一叹道：“早知道这妖精走哪儿，都有闻风儿的。”果然就慢慢吞吞走出来三个人。

这三个都是六扇门中的高手，傻子、憨子、臊子。

傻子眼睛发亮：“打她？还是打他？”

朱玉喊：“打这个女的，打这个女的。”

傻子傻呵呵走过来：“我要打你.....”

他突然出手，手下一点儿也不慢。

饶他是六扇门中的高手，也不是红娃儿的对手。

朱玉吼喊：“上啊！”

憨子和臊子都冲上去，三人围住红娃儿厮杀。

红娃儿就很不妙，袖子被臊子抓去了一边儿，头发也披散下来一绺。

红娃儿吼喊：“胡飞，胡飞，王八蛋，就看你老婆被人家欺负？”胡飞看着她，奇

怪这么小的女孩子竟然一手忙脚乱，就喊她是胡飞的老婆，她知道什么是老婆？

胡飞一伸手，接住了。

这是一张饼，中间穿个洞，洞里有一根骨头。

胡飞冲上去，左手弹指神通，一指把傻子的剑弹得几乎脱手，右手一抓一推，膘子就飞了出去。

憨子瞪着眼看着胡飞，突然问朱玉：“小姐，和不和这个人打？”朱玉吼道：“打，打！怎么不打？”

她突然冲过来，对胡飞动手。

傻子、膘子都围住了胡飞，憨子也把拳头直冲向胡飞的脑袋，胡飞也手忙脚乱。

朱玉很卖力，但傻子、憨子、膘子都虚张声势。

憨子突然住了手：“小姐，那女孩跑啦。”

憨子憨，也知道只要那女孩跑了，这男人就不必再挨拳头。

朱玉又气又急，可也无可奈何，只好停了手。

胡飞眼睛四处撒目。

果然没了红娃儿。

朱玉醋劲儿十足：“找你老婆？”

胡飞悠然道：“你放心。我找老婆也找你，不找她，你早点急急忙忙嫁给我，说不定还可以生出来那么大一个娃娃……”

朱玉又羞又怒：“胡扯！”

她变了脸，冷若冰霜，对三人说：“好了，这里没你们的事儿了，你们走吧。”

傻子、膘子、憨子也不讲话，只是看看她，三个人就起身走了。朱玉拍身上，笑道：“走吧。”

胡飞道：“上哪儿去？”

朱玉拍手笑道：“朱老太爷总是让我给他找女婿，我抓你现去顶一阵儿，好不好？”

胡飞呆呆地看着朱玉。

朱玉突然有点忸怩：“你看什么？”

胡飞道：“我本来想跟你走，可一想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一个劲儿地把男人往家里拉？我就害怕了。”

朱玉笑道：“害怕上当？”

胡飞道：“害怕吞朱砂。”

朱玉道：“你不去？”

胡飞道：“不去。”

朱玉转身走了，一边走一边自念叨：“这个糟老头子，偏说有什么树枝儿的事儿，和这个王八蛋一说，他准会乖乖地来。这不是胡扯？人家理都不理，我也不回家去了，我上京城去玩几天……”胡飞一蹦老高，揪她：“朱玉，你爹说告诉我树枝儿的事儿？”朱玉仍在走，装没听见。

胡飞扯住他不放。

朱玉一脸羞涩：“放开手，让人看见了多不好，男女授受不亲……”

胡飞笑得狂：“朱玉，你可别装大小姐样儿了，你装别的都行，就这个装不象。”

## 第二卷

### 第一章 朱老太爷

朱老太爷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在吸水烟。

他吸水烟的气儿比世上任何人都绵长。

忽儿——噜，忽儿——噜，朱老太爷闭上了眼睛，他吸水烟时不喜欢被人打扰。可有人非打扰他不可，一声脆生生的嗓门在喊他：“爹，我给你找来女婿了，快收拾拜堂！”

朱老太爷一睁眼，便看见了胡飞和朱玉。他笑了，笑得脸上的皱纹都慈祥了起来，冲胡飞说：“坐吧。”

朱玉一脸羞涩：“爹，他心思不定，好不容易被我扯来了，你再一说，他跑了，我哪儿去找女婿？”

朱老太爷一叹：“我说你在我那些弟子中找一个算了，你找他们，他们受气。你找来这个小子，你可就得受气了。”

朱玉道：“我乐意。”

胡飞看着她的脸，她的脸上蒙一层少女的光泽，乐呵呵的，又无限羞涩，让他顿时一阵子心跳。

胡飞一揖道：“好久没来看看老爷子啦，老爷子莫怪罪我。”朱老太爷道：“你忙，我怎么好怪罪你？”

朱老太爷穿一件素袍，衣着十分考究，右手食指上戴一只扳指环，他吸的水烟袋是金丝缕贴的，十分古拙讲究。

朱老太爷不愁没银子花，他有直隶、盛京这半个大清地面的六扇门弟子，每个弟子都给朱老太爷孝敬。朱老太爷做寿的那一夜，贺礼多得不得了。第二天早上，得派上十几个人去宅院里搜，至处都是礼品包袱，这是那些被朱老太爷搭救过的江湖人扔下的。他们是江湖黑道上的人，不好在朱老太爷的寿礼宴上露面。

朱老太爷对一切人都是一副老爷派头，对胡飞也例外。他只是略伸了伸手，就说道：“说说那个段大勋。”

胡飞不以为怪，只要直隶、盛京地面上来了一个新人，发生了一桩案子，或者出了



一件大事，朱老太爷不可能不知道。

胡飞就讲了那个段大勋。

这是不很瘦很精干的老人，目光精湛，显然功夫不弱。朱老太爷道：“江湖上没段大勋这一号人物。”

胡飞点点头，江湖上都知道有胡飞这一号人物，但没人知道他究竟是谁，是什么来历。江湖人都不知道这个段大勋，这也没什么奇怪。

胡飞道：“他的功夫很可怕。”

朱老太爷愣了愣，看看胡飞。奇侠胡飞，武功深不可测，竟然说这个段大勋功夫很可怕，这让朱老太爷感到意外。

胡飞慢慢说道：“我和他讲话。我讲话时，他不眨眼；他讲话时，眼皮直眨。”

朱玉笑道：“这有什么可怕？这个我也会。”

胡飞一叹：“我试了一试，我讲了好半天，又去摸东西，他眼不眨一下，足有一刻钟。他对我讲话，最快时讲一个字，眨两次眼。”朱老太爷默然。

胡飞道：“他的一双手很怪，手心手背上尽是肉，十根手指只有皮包着骨头，没一点儿肉星儿。”

朱老太爷脸色一变：“枯禅指？”

胡飞点点头。

朱玉道：“枯禅指有什么可怕？”

胡飞缓缓道：“那可一点也不好玩儿。他无论面前所对的是刀山火海、铜戈铁剑，还是石墙木壁，都能心无所念，意中无物，皆可用力一击……”

朱玉也皱起了眉头。她想一想，知道这很麻烦，十分麻烦。朱老太爷望着胡飞：“你是一定要找这人？”

胡飞道：“这些人。”

朱老太爷道：“就不可能是一个人？”

胡飞道：“不可能。督抚明铨面前，除了柳无恨，还有弥佛二戒，有量天尺于停，这三人之中，必有人动过手。”

朱老太爷想了想，又问：“德木扎布呢？”

胡飞道：“他那里更杂，身边一群属官，都在喝酒逢迎，忽然就死了这个人……”

朱老太爷笑笑，看着胡飞：“你知道我一向只喜欢你。”

胡飞点点头。

朱玉嘟着嘴：“我呢？”

朱老太爷道：“江湖上有一些人，他们不在江湖上走动，都在这官府里行走，在大员显贵面前，或是做侍卫，或是做门客，再不就是属员。这些人都很恬淡，不大重功名，也不热衷名声。他们唯一的目的，是杀死那个上司。”

胡飞道：“为什么要杀？”

朱老太爷：“钱。”

胡飞不语。

朱老太爷道：“你觉得这个理由不好么？”

胡飞道：“好。”

两个人好半天没讲话，朱老在爷又捻烟煤儿，他忽然对胡飞笑：“我要是你，我准不管这件事，我只是回家去喝酒，睡大觉。因为我管不了这件事。”

胡飞就告辞出来，回去喝酒，睡大觉。

朱玉送他。

胡飞低头，默默不语。

朱玉低着头，不讲话。

胡飞觉得奇妙：“你怎么不讲话？”

朱玉抬起头，脸上满是关切：“飞哥，你能不能对付得了枯禅指？”

胡飞笑了，没人知道他能不能对付得过去。许多回，人都认为他已死定了，倒下的反是他的对手。

他突然问朱玉：“朱玉，有人给我一只饼，套骨头。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朱玉的脸上突然来了狡黠：“这点事儿你都不明白？这大饼是月，这是骨头，‘古’字夹在月里，是扯你呢。”

朱玉咯咯而笑，她笑得卖力，笑出了眼泪。

胡飞也笑，陪着笑，笑得很傻。

常常有人认定胡飞很傻。胡飞问：“你爹他最近不常出去吧？”

朱玉道：“不。”

胡飞道：“他在家里干什么？”

朱玉道：“什么也不干，有时在花园里走走，有时坐在花园亭子里发呆。人老了，大概都这样。”

胡飞道：“你家花园里还是养一园子草。”

朱老太爷有怪癖，养草不养花。朱老太爷也有能耐，能把花养成草。朱老太爷的园子里，四季总是绿的。

总有人去朱老太爷的园子里看草，所以朱老太爷大发慈悲，每月朔之日大开园门，让人们随便去看。

明日是望日，胡飞想去朱老太爷的园子里看草。

## 第二章 草园

朱太爷的草园有名，甚至有专门从京都来的人，特地来看朱老太爷的草园。

人们络绎不绝地走进去，看完了那一园的怪草，又走出来。进去的人脸满是好奇之色，走出来的就有点怅然，茫然，不明白这主人干嘛种一园草，没有一朵花？

胡飞也来了，他来得不早不晚，正在人多的时候。

朱老太爷的草园一片翠绿，都是些奇奇怪怪的草。

有的很大，长成了树，但你摸摸那一绺一绺剥皮的树干，还是看到了草，虽然它要树高及屋顶，叶大如伞，但它也是草。这草有名堂，叫“神农草”，大概是说它久远，打从神农氏那时就已有之了。还有些小草，小到了用牛眼盅子盛装一丛的程度。这些草都有布局，每五棵偎在一处，或五盆放在一起。

胡飞不明白，那一丛刺刺麻麻的草干嘛要和大叶子的棘草放在一处。而那棵草树“神农草”为什么旁边又只有一丛极漂亮的兰草。它应该是兰花，但没花，只你能不能让我清静清静？”

朱玉不恼，反笑：“你这个蠢人，清静有什么用？”

胡飞不语，——看去，突然向朱玉问道：“你家老爷子怎么喜欢‘五’这个数儿？”

朱玉凝视了他半晌，突然道：“你真不傻，要有人以为你这家伙太傻，那就错了。”说完，起身匆匆离去。

身边又有人搭话了：“你说他这园里有多少草？”

胡飞不用回头，就感到一阵阵杀气从身后逼来，这是个生人。胡飞不顾这些，还是慢慢回过头来。

那人完全可以在胡飞一转身时飞击他，让他不死重伤。

胡飞看着那人：“是你。”

是那个段大勋。

胡飞冷冷而视，问道：“你是不是有点心疼你那二十五万两银子？”

段大勋笑了：“不是银子，而是这个。”

他递给胡飞一截树枝。这树枝仍是那么半截削尖，后面带一枝翠色的带刺的枝叶，树枝削尖的半截有血。

胡飞接过来。

段大勋道：“小心，有毒！”

胡飞脸色一沉：“这回竟然有毒？”

段大勋点点头：“剧毒。”

胡飞沉着脸问：“是谁？”

段大勋：“知府云致礼。”

胡飞愣了：“怎么会是他？”

段大勋一笑：“为什么不会是他？”

盛京知府云致礼，是个文人，雅好文墨，精通诗书，是个科甲出身清官。据说他吃面时都把那一小块肥肉放在最后，吃光了面，再叹一口气，把这块肥肉吃掉。因为吃了这肥肉而好生不安。这样一个清知府，竟从哪里得罪了武林中人？竟从哪里得罪了这些刺客？“死在书房？”“身边没人？”“有一个小僮儿？”

胡飞眼睛亮了：“那小僮儿活着？”“活着？”“在哪儿？”

段勋一笑：“青楼。”

胡飞也笑，把一个僮儿藏在青楼，藏在婊子的床上，你还能想出比这更好的主意来？

“什么地方？”

段大勋咳嗽了一声。

他俩身边有人了，是那些总想看看草和花有什么不同的人。段大勋道：“你一天到晚只是逛？”

胡飞笑道：“对，白天酒楼，晚上青楼。”

段大勋道：“你什么时候会逛腻了，想干点正经事儿？”

胡飞想了一想：“身上一文银子也没有时。”

段大勋慢慢说道：“你现在还有银子么？”

胡飞从身边摸，摸了好半天，才从靴腰掏出一团皱巴巴的纸，递给段大勋。

段大勋打开它。

这肮脏得几乎认不出字迹、火漆的纸片是一张银票，一张五千两的银票。是关东一躺楼的银票。

关东一躺楼在每个城镇里都有分号，十足兑现。

胡飞道：“我看出你对我信心不大，这张银票还你得了。”

段大勋冷冷一笑：“只有这一张？”

胡飞叹道：“只剩这一张了，如果你再晚一会儿，这一张也没有了。”

段大勋道：“可我给你的是整整五十张。”

胡飞叹道：“哪里去找那五十张银票呢，谁肯借给我呢？”

“我肯！”

又是朱玉，那个朱玉。不过不是一身淡绿衣裳的朱玉，而是一身月白长衣，粉颈欺雪的朱玉了。

胡飞看见了她，不仅不喜，反叹了一口气。

朱玉一伸手，一沓子银票放在草台上。一沓子银票不飞不飘，又散散落落，正好是五十张。

段大勋呆呆地望着朱玉，不知是惊艳，还是见其举止不俗而震惊。

胡飞一笑道：“你哪里来的这么银子？”

朱玉道：“这是我的嫁奁，都给你，只要你娶我。”

胡飞道：“你站在这里一呼，都会来排队，你挑一个如意郎君，哪一个不比我强？”

朱玉道：“别胡扯，你要不要这些银子？”

胡飞道：“不要。”

朱玉咬着嘴唇：“你会后悔的。”

她抓起银票，如飞般地跑了。

胡飞道：“你瞧，你吓不住我，二十五万两银子我也拿得出。”段大勋突然笑了，笑得很和气：“我活这么大年纪，还头一回见女人为男人拿银子，你可不能不知好歹。”

胡飞道：“你年轻的时候知好歹么？”

段大勋道：“老了时才知，但已经晚了。那时对你好过的女人不是老了便是跟别人走了，你后悔也来不及。所以你还是早拿主意，别后悔。”

段大勋递给胡飞那银票，转身走了。

胡飞看一看，手上那一张肮脏银票里，又包着张纸，打开一看，是关东一躺楼的银票，足有五万两。

胡飞叹了一口气，好象他不大喜欢银子。

### 第三章 变童

这里是鸣凤楼。

相传早年康熙归来祭祖时，曾在这里驻跣。康熙爷是个清心寡欲的有道之君，对男女之情不那么在意。可这一夜月白风清，人静夜寂，就让康熙爷心中好不宁馨。他问侍卫：这里哪儿有解闷之处，前去走去。就忙屁颠了那几个侍卫老爷，马上去打听，都说这里没那地方。

侍卫老爷也有办法，把吉林乌刺将、三姓副都统找来，训道：“天下承平，咋没那行当呢？如今老爷子想了，就得办，办不好，你们颈上的人头还要不要了？”

乌刺将军和三姓副都统都着了忙，二人就带人去街上巡弋。见到了这一栋小楼。

这木楼看上去做那行当很合适。楼主人是个商人，乌刺将军和三姓副都统半夜敲门，吓得他心惊肉跳。

乌刺将军三言两语就说得他点头唯唯，赶忙找来了几个女人。半个时辰之后，侍卫就报告了康熙爷，那地方可去了。

康熙爷自然很谨慎，告诉侍卫老爷们不要惊动地方官府，不要惊扰百姓人家，也不要惊动这青楼上的人，只是找一懂趣的妓女来陪陪他就行了。侍卫自然遵命。

于是，乘着月色，康熙爷带几个侍卫，“神步知鬼不觉”地去了这小楼。

这小楼确实挺气派的，门口有打杂的龟公，里面有照应的小厮，客房内嫖客们在狎浪。

康熙爷就进了一间很雅致的房间，一个极有姿色的女孩子在等待康熙爷。

康熙爷自然很快活，他发现这女孩子不但姿色极佳，而且还懂琴棋书画，又善解人意。康熙爷龙心大悦，也才知道这女孩子是头一次留住宿客。他便惊问缘故，女孩子说道从来是卖艺不卖身的，今日见客官不寻常，情愿侍寝。就这么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康熙爷很疲惫。

疲惫之后便有心悔，有心以为自己是孟浪，认定自己的行为不大检点，就决心不再干这种事，起码近日不再干了。但一出这青楼，回头一瞧，这楼竟然没字号。惊异之下，就询问侍卫。

侍卫见漏了馅，忙打掩饰：“这家老板嫌原来字号不好，刚刚拿下牌子，想换个字号，一时没写上呢。”

“换什么字号？”

“寻芳园。”

康熙爷摇头道：“不好不好，不如叫鸣凤楼。”

侍卫老爷凑趣：“老爷子何不为他题上一匾？康熙爷就笑：“你见过皇帝给青楼题字



的么？胡扯！”

侍卫见有门儿，就陪笑道：“谁知道老爷子的手笔？就看得出来，也没有人敢说破。这不可说解的事儿，不是更有趣么？”

康熙爷挺快活，就点了点头。

就题写了三个大字：鸣凤楼。

鸣凤楼从此成了青楼，做商人的老板成了青楼主人。

鸣凤楼的生意颇兴隆。

传说中，康熙爷八年，即乙酉年(一六六九年)时建这楼，后至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年有一个博学秀才过这小城，忽一抬头，见到了这“鸣凤楼”三个大字，也不虑车行马喧，竟然当街一跪，口称万岁，叭叭叩起头来，这动作惊动了小城一走一过之人，大家明白这“鸣凤楼”有点缘故，但没人敢象他这样直接就认定那是“御笔圣迹”的，他当街叩拜之后，还踊跃不止，回家后写了文札，向州县送呈，宣称“学生发现了皇上御笔真迹”。

一时州县大乱。

乌刺将军已三易其人，三姓副都统也走马换将，其人不在，过了三十多年，此地大多物是人非了，自然对那传闻半信半疑，就悄悄递呈上去。久而不见御批，只有军机章京批呈下来一句“胡扯！递解那生事之人！”

这一位能识圣上御笔的有识之士被送进了大牢，被押解回籍。奇怪的是，自那事决断之后，鸣凤楼生意更加兴旺，文人骚客们多半呼朋引类，相携登楼。传说之中康熙爷曾在二楼花厅叫妓女弹琴，所以那花厅上有匾，上书“圣心音”。这二楼的偏屋是皇帝憩寝之所，所以叫做“龙亭”。

花厅听琴，每一驻足此价昂，花厅无闲，要花银二十两。“龙亭”休憩，过一夜巫山之梦，要花银子三十两。饶是如此，还是花厅无闲，“龙亭”不空夜，阔佬财东都想品一品当年康熙爷冶游之乐。胡飞就上了“鸣凤楼”。

老鸨眼生，但见胡飞那洋洋不睬的样儿，象是个要花白银的冤大头，就上前来佯笑巴结：“客官是听琴呢？还是要宿‘龙亭’？听琴在花厅有那最好的女孩子给大爷弹琴，有茶有点心有宵夜。大爷如果想过一宿好的，就请去‘龙亭’，有皇上一样的逍遥呢。”

胡飞一乐，道：“最好的女孩子是谁？在哪一间屋子？”

老鸨眼发亮：“那自然是在‘龙亭’，可这时间尚早，姑娘也不会去‘龙亭’陪大爷，大爷何不去花厅听琴，先图一个乐子？”

胡飞掏出一包银子，往桌上一摔，道：“给我开那‘龙亭’，把那个最好的女孩儿叫来，陪大爷一乐。”

老鸨忙去抓银子，打开一看，一包银子，足足有一百多两。老鸨脸上的皱纹全笑成了花儿：“好，好，马上就好。小红，快告诉瑞雪，去花厅捧琴，在‘龙亭’里待客！”

婢女应声而去。

胡飞就进了“龙亭”

好地方常常名不符实。胡飞直皱鼻子，这一间小小的房间就是康熙爷曾经住过的？这地方说不上什么好，简直就是不怎么好。

那女孩儿低头皱眉，坐于琴案之后。

四外都撒目过之后，胡飞才去看这女孩儿。

女孩儿很俊秀，也清丽不俗。

胡飞暗道一声难得，也不坐下来，只是东翻翻，西看看。

女孩儿道：“不知大爷要找什么？”

胡飞叹道：“什么也不找。”

女孩儿一笑道：“那大爷翻帐子、掀床铺做什么？”

胡飞一乐道：“想看一看这儿有没有皇帝佬的东西什么的。”女孩儿道：“是真是假不一定呢，还备不住是谎话，唬弄那些冤大头呢。”

胡飞一叹道：“你说我是冤大头？”

女孩儿道：“对。”

胡飞大笑：“好，就做一回冤大头，又怎么样？”

胡飞喝了一坛酒，这是上好的女儿红。

女孩儿也能喝，陪笑着，喝。

一坛半酒已经没了。

已经是月上树梢时。

胡飞醉了，趴在旧桌上，念叨：“醉里吹笛连营……连营……”倒在地上，不久，便呼呼大睡。

女孩儿叫：“大爷，大爷！”

胡飞不醒。

女孩儿喊人来，把胡飞架到床上。

女孩儿看着他，慢慢说道：“做你的皇帝梦吧……”说罢，转身走出去了。

女孩儿提着灯，走得很急。绕过了楼角，下了楼，又回回转转地拐了个弯儿，进了一间屋子。胡飞跟在她后面，远远地瞧她进了屋子。

这屋门前有匾，匾上有字“瑞雪迎春”，这大概是哪一个酸秀才题的字。

女孩儿关好门窗，把灯放在桌上然后挑开了鸳帐，脱下了长衣，轻轻去床边唤：“孩儿，孩儿！”

胡飞大惊，看她这样儿，也不过二十岁，难道竟然有了孩子？没有应声。

女孩儿轻轻笑道：“是不是我又来晚了，你才生气？”

她屈膝跪在床上，从被衾之中抱出来一个人。

她抱着这人，有无限柔情：“你饿不饿？”

“饿，饿死了。”那是个童声不改的男人。

她抱着他笑：“我抱着你，喂你，好不好？”

“好。”

她就抱着那个男人。

男人算不上一个男人，只是一个小僮儿。

她喂他吃饭，喂得很细心。

他说道：“你为什么不早回来，来看我？”

她陪笑：“来了一个客人，只好陪他，把他灌醉，才来陪你。”他说道：“陪客人陪客人，你一天得来陪我，你知道不知道？”她马上答应：“知道知道。”

她抱着他，喂他吃饭，他的手不大老实。

她笑眯眯地说道：“别淘气，你还只是个孩子。”

僮儿说道：“我是你的孩子。”

她笑：“好，好，你是我的孩子。”

僮儿眼睛瞪着：“你别对付我，我要娶你。”

她叹一口气，道：“你还是个孩子，怎么会娶我？”

他一推，把她手中的碗打翻了，他跳起来：“我怎么不会娶你？我已经是大人了，我怎么不会娶你？”

他站在女孩的身边摇着女孩的手。

女孩儿只是笑。

小僮儿长得很俊，眉目清秀的样儿。他站在女孩面前，象个大男人那样儿，双手向上攀够着她的双肩，眼睛看着她：“我一定要娶你，我知道她要钱，要还钱，要给她钱才会让你出去。我会有许许多多钱，那时你可以跟我，我们一块跑出去，找一地方过日子，你得和我结婚，和我过日子，给我生儿子……”

胡飞忍不住噗哧一笑，他忍不住笑，这么小的小僮儿也要生儿子？

“谁？”女孩儿向门前走来。

打开窗子，没有人，窗外很静。狎浪客人与卖笑的女人都睡熟，没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女孩儿走过去，把这个小僮儿抱到床上去，她轻轻叹一口气：“睡吧，你这个小傻瓜蛋儿……”

她上床去，搂抱着这个小僮儿，小僮儿象偎娘一样偎在她怀里。他马上就会睡熟，得等他睡熟之后，她才回到那“龙亭”去，去床上陪那个耷眉毛的可恶男人，但愿那个男人这一夜也烂醉如泥，再也不会醒来。可一到天亮，那个醉男人还是会醒来。她知道，醉醒的男人比这不醉的男人更可怕，她肯定会有罪受。

她流泪了，抚着僮儿头上茸茸的头发，说道：“我宁愿你能娶我……”

## 第四章 是谁杀人？

胡飞醒酒了。女孩儿偎在他身边，手里抱着一只枕头。胡飞笑了，笑得很苦。他看着这个熟睡的女孩儿，她叫瑞雪。

一会儿，她醒了，看见胡飞的目光。

“你为什么不睡一会儿？”

她用手来抚摸着胡飞的头发。

胡飞慢慢说道：“你一直在想这个男人多混蛋，你在想这个男人耷拉眉毛，大嘴岔子，叫人十分恶心，是不是？可你不想得罪他，想让他再来，你只好笑，对不对？”

瑞雪睁大了眼睛，惊异地看他。

胡飞叹口气，说道：“你不必惊异，你可以走了，回你自己的屋里去。”

瑞雪慢慢起身，穿衣服，惊惧之时，仍没忘记让胡飞看到她的姿色。

胡飞不动，闭着眼睛。

她只好低着头，慢慢走出去。

胡飞叫住了她：“你可以告诉老鸨，说我今晚儿还来，白天你不要再去花厅了，银子我付她。晚上我来，你还可以让我喝醉，喝醉之后，你不用陪我，自去休息就是了。”

瑞雪低下头，匆匆走了。

小僮儿翻过墙，偷偷走出“鸣凤楼。”

这是上午时分，街上人很多。小僮儿急匆匆地走出街巷，来到酒楼上，拣一副座儿坐了。

这座儿临街，可以眺得见街上。

小僮儿叫了茶，告诉堂倌，他是在等人。

他在等谁？

从街角飘飘洒洒来了人，这是朱玉。

朱玉走上了楼，看了看寥寥的几个客人，竟然走到了那小僮身边坐下了。

朱玉道：“是你找我？”

小僮儿点了点头，他尽力在装成大人模样。

朱玉问：“你找我干什么？”

小僮儿惊异朱玉的美，但他很有勇气，胀红脸儿，突然道：“我想问你要五千两银子。”

朱玉大为惊异，吃吃笑道：“你一小小娃儿，要五千两银子做什么？”

小僮儿脸红红的：“你肯不肯给？”

朱玉攸然道：“我不明白的是，第一，你用五千两银子干什么？第二，你为什么要我给你五千两银子，而不向别人要？我凭什么得给你五千两银子？”

小僮儿咬着牙：“我知道云知府的事儿……”

朱玉仍笑：“我也知道你是云知府家僮儿。六扇门的人正在到处找你，你不躲起来，又怎么有心来敲诈银两？你快跑吧，别让人抓去下大牢……”

小僮儿道：“你别以为我人小，唬弄我，我都知道……”

朱玉歪头问：“你知道什么？”

小僮儿道：“我知道刺五加，五五这数。还知道那一截树枝……”朱玉道：“好了。”

她脸色突然变了。

朱玉道：“你想干什么？”

小僮儿：“我要五千两，我要把她赎出来，带她走。”

朱玉道：“瑞雪？”

小僮儿点点头。

朱玉看着他，笑：“想不到你竟是个情种。”

小僮儿情急地问道：“你干不干？”

朱玉点点头，道：“干！”

她掏出一张银票，这是一张五千两的银票。

“不，我要一张三千两的，还要一百两银子，一千九百两的十足兑换的京城同仁堂的银票。除了那一张，那三千两的要本城一躺楼分号的。”

朱玉道：“好，我去办。”

小僮儿道：“好，我等着。”

朱玉匆匆下了楼，不一会就回来了，她把银票、银子都交给了小僮儿。

小僮儿大喜过望，竟然手有些抖。

朱玉看着他，眼里带笑：“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办，我可以马上就为你办妥这件事。”

小僮儿看着他，突然下了决心，说道：“好，咱们一起去。”朱玉和小僮儿见了老鸨。

老鸨支支吾吾的，不十分痛快。

朱玉只说了两句话：“给你三千两银子，你若不干，三天之内我把人偷走，让你人财两失。”

老鸨马上点头，她认得朱玉，朱老太爷的公主，没人敢惹。

朱玉送他们到了小城边。

瑞雪和小僮儿想给朱玉叩头，朱玉不让。

朱玉转身走了，她很快活，因为他看见了瑞雪和小僮儿眼里闪着的泪花儿。

她刚刚走了不足一百步远，就听见了小僮儿的惨叫。

她脸变了色，马上转身向回奔去。她晚了，小僮儿已经倒在血泊中，瑞雪抱着他痛哭。

她刚来到身边，一个人匆匆赶了来，这是胡飞。

她和胡飞站着，看瑞雪。

小僮儿没死，但一截树枝插在他后背上。他睁开眼，寻找人，他的目光定定地瞅着胡飞。

“你是奇侠胡飞……是不是？”

胡飞点点头。

“五家……五加……刺五加……杀人……云知府…”

他头一歪，死了。

朱玉看着胡飞：“他什么也没说出来。”

胡飞摇头：“他说了刺五加，你没听见？”

朱玉道：“他说的是五家，五户人家？五家地名？说不清。”胡飞道：“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树，叫刺五加？”

朱玉摇摇头。

胡飞道：“那些插有人胸口或背后的树枝，都是这种树的树枝，这种树叫做刺五加。”



朱玉看着胡飞。

胡飞道：“你知道谁是凶手么？”

朱玉摇摇头。

胡飞的眼里闪着光：“告诉你，那个人叫量天尺于停。”

## 第五章 量天尺

于停坐在自己的家里。

桌上摆满了酒菜，都是上好佳肴。正中摆着一只鸡，旁边有八个菜，有鱼有虾。

砰——门撞了一个洞，木板屑飞向屋内。一个人闯了进来。

于停只是一扬手，把那些向菜桌飞的木屑击飞。

进来的人是胡飞，他冷冷地盯着于停。

于停一笑：“奇侠？”

胡飞点点头。

于停道：“坐。”

胡飞以手一引，一张椅子便渐渐来到身边。他稳稳地坐下。

于停突然一笑：“想不想喝酒？”

胡飞道：“想。”

于停仍笑：“敢不敢喝酒？”

胡飞道：“敢。”

于停道：“好！那就喝。”

胡飞一仰脖子，把酒倒进喉咙里。

于停突然大笑：“好！吃不吃菜？”

胡飞道：“吃！”

于停道：“如果你不吃，就再也吃不上这样的好菜了，因为我把厨师杀了。”

厨师果然死在厨房，地是用羊毛毡铺的，墙上糊满了上好的苏杭织锦。

于停道：“我喜欢干净。”

胡飞不语，只是看着死去的厨子。

于停道：“我杀了他，他的命不属于他，而属于我。他是河豚王，天下河豚宴一绝的河豚王，他没毒死别人，却毒死了他自己。他做河豚时不小心，把洗河豚的毒弄到指甲里了，后来他用这指甲剔牙，他就死了。他死了之后，家里人把他埋了，我把他给救活了。你说，他的命属不属于我？现在我要死了，就要他先死一步……”胡飞听说过河豚王，那是天下四大名厨之一，也知道他早就死了。在河洛那个最有名的酒楼上有匾，匾上的字是：死了河豚王，谁敢再吃豚？这十个大字使那酒楼比河豚王活时更兴旺。

于停道：“你看他，双手没有指甲。因为指甲出卖了他，让他这个河豚王名声扫地，他就把指甲都钳掉了……”

胡飞一看，果然十根胖胖的手指上没有指甲。

于停和胡飞又坐在桌边。

胡飞欲言又止，双方既然都明白，又何必多言？于停在笑，大讲这些菜：“这是鸡，是琉璃鸡。你可以从外一直看到内，连肚里那五个蛋也可以看到心里。这是河豚王的一手绝活儿，你今天不吃，再也吃不到了，天下再无人能做得出这琉璃鸡。”

胡飞看那只鸡，果然玲珑剔透，看上去晶莹如玉，内中的五只蛋隐隐透出金黄色的蛋黄来。其精巧让人以为天工，不忍下箸。

于停神色黯然，道：“其实这里的每一道菜都是天下绝佳的菜肴，你不吃，恐怕今生再也品尝不到了。”

胡飞注目桌上。鱼是鲫鱼，怪的是一只盘子，鲫鱼五条都只有一乍长，却头都朝盘

心，浸于冰水之中，口中仍啜饮水，鱼身上只有大揭片的上下两片肉是熟菜，而鱼身及内脏却不曾有落入锅鼎之苦，不知这鱼是如何做的？吃上一口，鲫鱼片肉鲜异常。大虾也极怪异，通身呈三色，红、黑、绿。于停道：“这大虾也有名堂，叫‘三元公公’。将丝绳捆系住虾身，从虾尾处以细火烤炙，虾头聚中间，置一水碗，碗内装红酒、绿酒和黑酒。三酒被虾吮吸，渐渐干净，炙火从虾尾一点点烤上中段，直到虾头，便干酥了虾皮，而虾体内皆是酒意。有酒意而无酒，有酒意却无酒气。这‘三元公公’醉虾乃是天下奇菜。”

于停就先品味虾，再让胡飞品尝。果然别有滋味。

量天尺放下了筷子，哈哈大笑道：“好，饱了，吃得好。”

胡飞一叹道：“如今才知道那一句话错了。”

于停道：“哪一句？”

胡飞道：“美味不可多用。”

量天尺笑道：“你才知道错了？比我要晚上十年。”

酒已尽，菜已足，两人坐在椅上。既已吃完，就“君子远庖厨”，“君子远桌席”，喝茶。

于停又黯然道：“可惜没了河豚王，不然他会给你泡上天下最好的茶。”

胡飞很有兴致：“什么样的茶是天下最好的茶？”

于停道：“混茶！”胡飞愕然，天下之人喝茶，红茶绿茶滴雨茅尖舌花都只可独品，但混茶如何喝？

于停道：“喝茶三讲，是古人所知，要一讲茶色。看茶叶之品，上好的有云雾、滴雨、茅尖，都是茶树之质高，茶叶之尖嫩，茶色之心纯。舌花是少女用舌尖咬下，不经人手之活，纯乎是人之情绵，这些都不足道。二讲水质，用上好清泉接茶，以桂薪煮沸。泉水重浊清馨也多有讲究，天下泉水，当然以济南府趵突、黑虎泉水为最，更有庐山雾

泉、关东槎河水瀑泉，华山冷泉亦佳。三讲茶具，以泥为质，熏窑之茶具最佳，天下人称道宜兴，砂壶最风行。这三讲其实都不是最佳，最佳之讲该是茶叶之选，混茶之用，乃是天下妙策。”

胡飞简直如被人醍醐灌顶，只好恭敬而听。

于停道：“天下茶叶，各有不足，茅尖之淡，雅则雅矣，余味不足。滴雨虽浓，烈则烈矣，可惜味不隽永。舌花娇红绿茶皆落入它味、花茶吃花，何必言茶？绿叶淡叶，叶无香气，红茶浓烈，又失其真。所以取其各茶之均，取每叶茶之精，以红茶之中段，可选叶三，以绿茶之叶或蒂，可选其五，取茅尖之一撮，加舌花之一叶，就有妙绝天下的‘混茶’。你想不想品味品味这茶叶儿？”胡飞想也不想，就应声道：“想。”

于停笑，他的眼中有一丝暖意：“我也知道你想。”

于停一拍手，进来一个小僮儿。这小僮儿送来了一只玉盘，盘中有一只砂壶，两只泥盏。他眼中有泪，似在哽咽。

于停一笑道：“去，去，别哭，哭什么，让奇侠笑你象女人了”。小僮拭泪，出去了。

于停道：“奇侠，请看。”

胡飞打开泥盏一看，盏内有几片花叶、几根茶梗，也没有什么稀奇之处。

于停一笑道：“这是河豚王活着弄的最后两盏茶。除了河豚王，任何人也看不出怎么弄。他只是把每一叶茶放在鼻子边嗅一嗅，便留叶或留尖或留梗，随手摘几叶便是。”

胡飞不知其妙。

于停一指砂壶道：“壶中水是八月金秋三峡之中峡水，贴山无日光处取水，让水不从壶出，而由砂壶底轻轻漏下。”

于停一手揽过来，一手贴壶侧，便见壶中泉水从壶底慢慢渗滴，滴成雨状。

于停：“当然是愈细愈快愈好。”

胡飞不言，接过砂壶，只以一手贴侧，砂壶便悬吸而不坠，马上壶底便如洒浓浓细

雨，泥盏转眼已满。

于停喝彩道：“好功力！”

胡飞一笑。

于停道：“有人说胡大侠内功天下第一，我还不信。这一看，果然名不虚传。”说完，端起了茶盏：“请！”果然好茶。一啜入口，便不从舌尖入，贴腮点至下腭，似有一股清气从下腭生出，轻轻直奔头脑中去，满口中觉得津津而润，目为之一爽，心为之一怡，脑为之一清，胸为之一舒。妙不可言！胡飞释盏一叹。

于停问道：“为何不再喝下去？”

胡飞道：“才知道以前都是在扯淡，嚼茶叶。喝光此盏，再哪里去讨这一盏茶来喝？”

于停黯然：“没了，此味只应天上有，人世半盏也全无啊。”茶尽盏空，于停闭上了双眼。

胡飞起身便走。

当胡飞走到了门口，于停一声断喝：“站住！”胡飞只好站住。于停道：“你为什么要走？”

胡飞一笑：“吃得好喝得好，酒足饭饱，又加一盏天上三茶，余味无尽，不走待何，等着败兴？”

于停道：“你不是为吃喝而来的。”

胡飞道：“当然不是。”

于停道：“说说来意。”

胡飞瞪他：“好。”

胡飞问：“明铨是谁杀的，你知不知道？”

于停道：“知道。”

胡飞问：“你说不说？”

于停摇头。

胡飞又问：“你知不知道这截树枝？你知不知道什么人用这截树枝杀人？”

于停道：“知道。”

胡飞道：“你肯不肯说？”

于停摇头。

胡飞又问：“是谁杀了小僮儿？”

于停道：“是我，你看见的。”

胡飞问：“你为什么杀他？”

于停道：“我不会告诉你。”

胡飞一拍于停肩膀道：“既然你什么都知道，既然你什么都不会告诉我，我还呆在这里干什么？你的厨子河豚王又死了，你又不会再给我弄好菜吃，我不走干什么？”

胡飞起身就走。

于停喊道：“站住！”

胡飞站住了，但没回身：“你想告诉我什么话么？”

于停道：“对！”

胡飞猛地回头，他看见了于停坐在椅子上。他一步飞过去。晚了，一柄量天尽插在于停胸口上。他上去抱住于停：“你为什么？为什么要死？”

于停笑：“没了河豚王，我吃不下别人做的菜。那不是菜，都是草料，猪食……”

胡飞落了泪。

于停道：“奇侠也会哭……没人信……”

胡飞泪如泉涌。

于停道：“明铨是我杀的，知府是我杀的，德木扎布是我杀的，还有那个刚浚……都是，僮儿也……我缺钱……”

于停死了，小僮走出来，从内室走出四个大汉，抬出一口棺材。这棺材很怪，是四方方。棺材高及人嘴，阔近一丈。大汉们把那餐桌收拾干净，将桌子放入棺材，又将椅子放入棺材。桌椅都用胶牢牢粘在棺材底上。然后在厨房里拿出菜盘。菜盘中都有菜，看得出是河豚王的绝佳手艺。菜中无汤汁，菜盘上下全用金丝网住。一大汉叭地一摔，菜盘便牢牢嵌入桌面。叭叭连摔六七下，桌上便有了金丝四罩盘的绝世佳肴。大汉叭地一摔，酒壶嵌入桌里面。叭——又摔入了酒盅。叭——一双象牙箸平平摔入桌面。四个大汉都面无表情，视胡飞若无物。两人去抬于停，两人和小僮跪在地下。于停被放在椅子上。用红红的丝绳拴牢，只拴住身子，空出两手，他脸上仍挂着笑，量天尽仍插在心上。四个大汉起身，把巨大的棺材盖好，向外抬去。

小僮儿抢先几步，走到门口，跪下。

这巨大的方形棺材出了院子。只听得身后扑通一声，那小僮儿用一根筷子捅进了心窝，口吐鲜血，倒地而死。

四个大汉见了，而未改色，仍抬着棺材向城外走。城郊外，有一个早已挖好的坟坑。

四个大汉放下棺材，以手为斧，叭叭将棺材钉死。又将棺材放入坑之中。

胡飞看着，以手为掌，轻轻一推，推下了一片土。四个大汉就飞快地掷土，须臾就把于停埋葬起来。

人已死，泪已洒，胡飞好没趣味，他转身低头向城里走去。四个大汉一齐吼道：“站住！”胡飞站住了。

大汉冷颜喝道：“你杀死了我家主人，想起身就走？哪有那么容易？”

胡飞道：“别惹我，我也好想自杀……”

大汉道：“胡扯！主人活得好好的，是被你逼死的！”

胡飞点头道：“那我怎办？”

大汉道：“你死好了。”话声刚落，四个大汉从身上掣出兵刃，一齐扑向胡飞。

复仇心炽，必杀死仇敌无疑。

四个大汉身手不弱。

一个使剑，学的是点苍剑法，狠辣老到。一个使刀的，刀劈乱麻，虎虎生风。还有一个用链子锤，远远地向胡飞身上要穴招呼。更有一个用点穴笔的，是双笔点四脉的功夫。

四个人有拚死之心，胡飞没还手之意，他只是躲闪腾挪。打了几十个回合，那用剑的人一叹道：“都住手吧。”四个大汉都住了手。

使剑人道：“果然是奇侠，我们真是妄动心思了。”

胡飞不语，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们。

使剑人躬身一揖道：“胡大侠能不能把你的外衣赐与我们？还有你的帽子？”

胡飞不解其意，他身子向后退，以一指划胸，外衣竟然而裂，左臂一抖，右臂又一抖，外衣就脱落下来。他以一手接住，手向外一扬，外衣便飞过去。他头轻轻一点，帽子便飞去如箭，一直到那大汉面前突然缓缓而落，落在大汉手上。四个大汉向胡飞深深施礼。他们站成四角形状，大汉手一抖，胡飞的外衣落地，又一抖，帽子落在外衣上。

四个大汉一齐呐喊，剑、刀、锤、笔齐出，胡飞的外衣和帽子被打得稀烂。

胡飞不动，只是默默看着。

四个大汉都一齐跪在于停坟前。

“主人，我们无能，报不了大仇，只能搏杀奇侠的衣冠……”话刚说毕，使剑人回手一标血，伏于坟上。使锤人一锤飞去，其势甚缓，锤突回头，其势甚急，叭地把自己的头打得粉碎。

使刀的人一刀飞出，刀身直坠，势如飞石，一刀插胸，闷声而死。使点穴笔的哈哈大笑，笑一回，叭地由颈锁胸突之上插去，尺没及半，血标如箭，倒地而死。四个人须臾死尽。



有人在身后一叹道：“也好，都死光了。”

胡飞不用回头。这是朱玉。

朱玉穿了一身红衣，绸纱血红，象大汉们标溅而喷的鲜血。她看着他：“你是不是这回舒服一点儿了？他们都死光了，你是不是很快活？”

胡飞惊诧地看着她，许久，叹了一口气，他拔出了那大汉手里的剑，把它握在手中掘土。

朱玉不放过他：“你是不是觉得你很能行？你找到谁，谁就活不成。你是不是认为你很有能耐？”

胡飞已经掘好了一个坑，他把那使剑人放到坑内，他双掌遥遥一推，松土便埋成了坟丘。

朱玉的眼里闪着光：“怪不得你这么好意杀人，原来你的本事就是会埋人，埋得快，埋得省劲儿，对不对？”

胡飞不回答，他仍在用剑掘坑，土飞如狂。他的眉毛更向两边耷拉，他的大嘴抿成了一条直线。

他又挖好了一个坑。轻轻地用手托着那使锤之人，把他的尸体放在坑内。

朱玉喊：“真好功力，看来比道家的乾元功和佛家的大金刚指还厉害，提死人手不沾血，怪不得乐意杀人呢。”

胡飞双掌一推，又成了一个坟丘。

他又去用手挖坑。

朱玉还想讥讽他。

他满眼都是怒火，一步冲上去，扯住朱玉的耳朵。

朱玉喊：“你拽死我了，你拽掉我一只耳朵，我死给你看！”胡飞吼：“别喳喳乱叫，挖坑儿！”

朱玉无奈，只好用剑去挖坑，一边挖一边骂胡飞王八蛋。胡飞成了一千一万个王八蛋。

四个大汉都被埋上了。

挖坑很累，朱玉喘粗气，就无法骂人了。她坐在地上，红丝绸衣服上沾满了泥。

胡飞站在于停坟前，他突然跪下，以手拭泪，磕了三个响头。朱玉惊呆了，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号称天下第一高手的奇侠，这个不知是不是真名的胡飞王八蛋竟然给人跪下？给人叩过头？还象掉了几粒眼泪儿？

## 第三卷

### 第一章 无恨也杀人

天天响霹雳，顿成泼雨。

朱玉和胡飞只好向林中跑。

林子里有一栋破房子，房子只剩下一片房盖可以避雨。两个人躲在这片房盖儿下。

雨哗哗下，嗒嗒地落在地上、树上，响成一片。

雨就抚平了仇，抚平了怨，只剩下绵绵软软的乏。

两个人就都打瞌睡。

胡飞看着朱玉。

他从没想到过，朱玉那睡态竟然象个孩子。歪着头，用两只手捧着下颏，象在出歪主意。

胡飞突然一叹道：“朱玉，朱玉，我求你爹，把你嫁给我，他能不能答应？”

睡熟了的朱玉身子不动，突然说话了：“胡飞，你别做美梦，你杀人成性，是什么

好东西？也想.....”

胡飞一叹道：“朱玉，真心话.....”朱玉眼睛瞪圆了：“我也说的是实话。”

胡飞道：“朱玉，我头一回向女人说心里话，你给鼓点劲儿，下次好有点勇气。”

朱玉道：“没下次了。如果你下次再说，我把你宰了。”

胡飞叹气道：“这世上的女人怎么动不动就宰人？”

有人冷冷答言：“这世上的男人更想宰人。”

胡飞一回头，是柳无恨。胡飞道：“天这么冷，又很晚了，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柳无恨道：“上回没告诉你实话，这一次特地来告诉你的。”胡飞道：“什么实话？”

柳无恨道：“你是个自以为是、愚蠢透顶的王八蛋！”

谁想到胡飞竟笑了：“不假，我真就是这样一个王八蛋，你说得不错。”

柳无恨倒一时语塞。

胡飞道：“有人说我是王八蛋，一个人说，两个人说，许多人说。我就信了，尤其是你和朱玉这样的好人也说我是王八蛋，我对这个就没一点儿怀疑了。你来干什么？”

柳无恨道：“杀你！世界上的王八蛋太多了，只好杀一个少一个。”

胡飞突然问：“明铨算不算王蛋？”

柳无恨道：“王八蛋，但他和你不是同样的王八蛋。”

“有什么不一样？”

柳无恨道：“他那蛋比你大，也比你臭。”

胡飞道：“既然想杀，就只好由你了。”

他又转身对朱玉道：“你想不想杀我这个王八蛋？”

朱玉道：“我嫌你臭。”

胡飞叹气道：“好。柳无恨，你来杀吧。”

柳无恨悠悠道：“我等你，我从不在天黑杀人。”

胡飞笑道：“那好，就进来坐下。这地方太小，也只好咱们三个人坐着。柳无恨，你杀我不要紧，可我做鬼了也恨你。本来朱玉对我有点情意绵绵了，偏让你这小子给搅了。”

柳无恨道：“你们尽可以肉麻当有趣。柳无恨既然无恨，自然听不见这些屁话。”

胡飞叹道：“完了，没机会了，我这辈子算让你给毁了。”

天亮了，红日甫出。

柳无恨与胡飞站在山坡上。‘两人浑如山岳，峙立不动。胡飞道：“柳无恨，你杀了我不打紧，我要杀了你咋办？你是不告诉我你有什么心中未了之事？”

柳无恨一笑：“心中无恨，哪来那么多罗嗦？”

胡飞道：“我倒是有点事儿要交代。朱玉，我要死了，你从我兜里，掏出银票。那是欠段大勋的，你替我还他三十万两，然后拿我的头去找瘸丁儿，向他要四十万两银子，少一两也不给他这脑袋。”

朱玉瞪眼看他，不语。

胡飞道：“柳无恨，到底你们三个人谁杀死了明铨？”柳无恨道：“是我。”

胡飞道：“可量天尺说是他干的。”

柳无恨道：“死人愿揽债。”

胡飞道：“难道你们二人一齐喊一二杀死了他？”柳无恨道：“胡扯！明铨是我杀的。”

胡飞道：“柳无恨，我不想杀你。”

柳无恨道：“可我一定要杀你。”

胡飞突然道：“柳无恨，把你那兵刃给我看看。”

柳无恨双手一亮，两片角形钢板成了一片大角形，两手皆握角形铁板。

胡飞道：“好。”柳。

无恨道：“好什么？”

胡飞道：“不知道。反正你不用那一截什么刺五加的树枝，就好。我讨厌死在那一截树枝之下。”

两个人打在一处，没人知道胡飞武功，没人知道他会用什么招式。本来他那拳掌凌厉，叫人防不胜防。柳无恨的这钢板兵器占先机，谁能用拳掌之力透过这不薄的钢板？何况他手疾眼快，柳无恨也是天下的一流高手。你意一动，人家钢板便出，嘶嘶破风的指功与掌力全消弥环境无形之中。兵刃于胡飞不利。

可谁知胡飞竟然变招，他屈起三指，每一只手只用食指与中指，指形俨如剪刀，左右手成了两把剪刀。

柳无恨攻势愈厉，道：“你想用指功剪折我的钢板不成？”

胡飞不语。他只是以两手的剪刀分式向柳无恨摇摇点去。无论横竖、纵斜，都是斜斜二指折剪刀。双手分向前点，指指戳戳全点向柳无恨身上大穴。

朱玉嗤笑这剪刀，喊胡飞这是小脚女人剪。

柳无恨却吃不住了，他认出这是变指为笔，四笔点八脉的一流点穴功夫。

胡飞的指风嘶嘶破风，击去十分有力。柳无恨只好慢慢后退，终于住了手道：“我杀不了你。”

胡飞道：“我不愿被你杀了。”

柳无恨道：“我终于有一恨了，看来我不应该叫做柳无恨，我应该叫柳一恨。”

胡飞道：“你恨什么？”“恨我杀不死你。”

柳无恨走了。

胡飞坐在地上，让太阳晒头。头想事儿想得很疼，需要晒一晒。

他一抬头看见了朱玉深深的湖样的眼光，他问道：“你为什么还不走？”

朱玉懒洋洋说道：“我改变主意了。”

“改什么主意？”

“既然柳无恨都杀不了你，你简直可以称为天下第一的大侠了。是不是？”

胡飞跳了起来：“你要嫁我了？”

朱玉在他耳朵边吹气，把他的耳朵眼吹得奇痒无比：“那只好让我来杀你了。我先嫁给你，然后乘你半夜睡着了，喀嚓——把你的头剁下来。嗨，这倒象西施似的，还得先讨好你，挺麻烦的。不过我决心这么干干试试。”

胡飞道：“可惜我不是夫差，你也不是西施……”朱玉斜眼看他，盯着他的脖子，好象在看从哪儿下刀比较合适。

胡飞道：“你一夜没睡，我得给你找一个地方睡觉去。”

他出手如风，点了朱玉的穴道。

朱玉无法动了，他把朱玉抱起来，飞步进城。朱玉身子不能动，只好再骂他是王八蛋。

临入城前，他又点了朱玉的哑穴，他陪笑，笑得很得意：“我带你去那地方，你绝对不能骂人是王八蛋。因为那里没一个人，除了王八蛋就是王八蛋……”

## 第二章 学人风流

朱玉恨不能撞死。

因为这是大白天，大白天他抱着一个女孩子不是进酒楼，而是进了青楼。

照理这个王八蛋应该是白天进酒楼，晚上进青楼的。可这一次他白天就进了青楼。这叫朱玉恨不能撞死。

胡飞对老鸨说的话，又恨得她牙根头痒痒。

“我媳妇病了，她说她这一辈子没见过青楼，你给开一个房间，让她见识见识。”

老鸨也愣了，她从没听说过良家女人想来见识见识青楼的。但她连忙点头答应。她知道胡飞这人不可惹，惹下这个人你会天天脑袋疼。

胡飞让朱玉躺在床上。

这是鸣凤楼楼上的一间房屋，倒也干净。可朱玉认定这屋里一切都不干净。她哭，她闹，可胡飞不管她，只顾自己喝酒。

胡飞白天出去，晚上回来，不知忙些什么。

白天里，她只好默默地看房箔。

一开始还数“王八蛋”，骂胡飞是王八蛋，骂上一千一万。数着数着就乱了套，不知道胡飞该是多少王八蛋了。

这时，她就听见了一个很威严的声音：“好，就这样吧。”她看见了那个瑞雪姑娘。

小僮儿一死，她漠然起立，把那一千九百两银子银票一扯，转过身回到了鸣凤楼。她仍然是鸣凤楼的红妓，她仍然抚琴，仍然陪宿，但她的心已死，脸上无笑意。

瑞雪端坐在琴后。她轻轻抚琴，能听得出来，她的琴音更妙了，简直如霓裳天曲，如天籁之音，但琴音中有沉沉之忧郁，无法排遣。

那个威严的声音道：“好！好琴，好曲！”就有随员送上去两锭大银。

瑞雪的纤纤手抓起这两锭银子，向窗外一丢。龟公就爬在地上拣银子，拣起来就喊老鸨：“妈妈，妈妈，两锭银子呢，一百两！”瑞雪仍是那一脸沉静，就又进了那“龙亭”。

那男人端坐着，不动。

朱玉从窥中可见，那男人是个精瘦汉子，右手没有食指、无名指，食指与无名指上安把铁勾子。勾子又细又小，看上去很吓人。那男人看灯花儿跳烛，过来对瑞雪道：“几十两银子，就不能买姑娘一笑么？”

瑞雪道：“不能。”

精瘦汉子叭地往桌一放，是四颗又圆又润，光华晶莹的东珠。“这些送你，行不行？”

瑞雪摇了摇头。

“你想要大爷做什么！”

瑞雪抬起头：“你最好走出这间屋子。”

精瘦汉一愣，随即阴鸷地笑了：“那还不容易？你侍候好大爷就是了。”

瑞雪不动，那汉子竟用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上的勾子去抚摸女人。

瑞雪惊叫了一声。

汉子冷笑道：“看不起这勾子是不是？这勾子远比两根指头值钱。你知不知道这两根指头怎么没的？为了安这两把勾子，我把这一截指头生生剁掉了。江湖上叫我勾子，勾人性命的勾子。你看，这勾子也懂温柔。”

他用那两个勾子轻轻抚摸着瑞雪。瑞雪浑身颤抖，眼中流泪。她如今大概想着宁肯死，也不愿呆在“龙亭”里的。

朱玉看得血脉贲张，她真想冲过去，杀死那个勾子。

但她动不了，她浑身的穴道被制，被那个王八蛋胡飞给封住了穴道。

胡飞封她穴道，每一回都神奇地在他喝得醉醺醺地回来时才突然解开，他算得很准。如今胡飞没回来，她穴道当然也解不开。但她知道快了，她用力冲穴，想解穴，虽然她早试过，但瑞雪眼看就不行了，人已缩成一团，喘息着，颤抖着。

朱玉就听到了一声熟悉的声音：“你放开她。”

是胡飞，是这个王八蛋回来了，进了那间“龙亭。”

朱玉一看，竟吃了一惊。这个王八蛋在找死，他喝得太多了。胡飞眄斜着眼，盯着那个精瘦男人。

那男人的手一抖一抖，勾子就飞快地颤动着：“你想要干什么？”胡飞醉眼惺忪地冷笑：“我要你放了她！”

男人的勾仍在抖：“我会听你的？”



胡飞道：“不听，你会后悔。”

男人大笑：“后悔？我早就看你不是个东西，我真想告诉段大勋，你这人只是个王八蛋，根本不值二十万两银子。”

胡飞道：“你说得不错，我这个人是个王八蛋。可我这个王八蛋一见了你这样的畜牲就来气，今天我要替段大勋好好教训教训你。”

男人冷笑道：“好，你这个离死不远的醉鬼……”

没有人能形容出那两只勾子多可怕，勾子在眼前飞，那一双勾子只是在胡飞的面上飞舞。它指向胡飞的大穴，指向他的胸前，指向他的眼珠、他的咽喉。

勾子直划如铁，划破了胡飞的衣衫。

衣衫上顿时血污，胡飞仍然醉酒不醒，脚步踉跄。他身上有六七处伤痕，这都是那夺魂勾子划破的。

那男人冷笑：“你死了不要紧，可惜误了段大人那二十五万银子。”

胡飞道：“我想知道的是，你值多少银子？”

男人道：“你为什么不再试试？”

胡飞道：“我不忍心杀你。”

男人突然狂笑道：“好，好，头一回听人说不忍心杀我，为了这句话，我也一准要杀死你。”

勾子又慢慢扬了起来，这一次劈下的更快，更狠，更准。一劈，就撕开了胡飞的衣衫。

又一劈，就在胡飞的脊背上划了一条长长的口子。

他狞笑着举起手来，那两根吓人的勾子在一颤一颤地闪。

他想劈死胡飞。

胡飞的身子动也不动，等他这勾子飞落。

勾子并未落下，停在半空中。

他的脸颊上、额头上都汨汨流血扑通一声，他倒在了地上。胡飞叹了一口气道：“你干嘛要杀死他？”他面前站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朱玉。

朱玉冷笑：“我不杀死他，他就杀死你。”

胡飞道：“你以为我真醉了？你以为他就一定能杀死我么？”朱玉不讲话，只是默默地看着胡飞，冷笑。

胡飞突然出手，叭叭叭三击，便将朱玉打退至屋角。

突然，瑞雪扑上来，护住朱玉。

瑞雪吼道：“你不许伤她！”

胡飞一笑，只是回头，把一截东西插在那死去汉子的后脑中。他悠然对朱玉道：“走吧，大小姐，你总不想等在这儿吃官司吧？”他上去拽起朱玉要走。

瑞雪喊道：“等一等，我和你们一起走！”

朱玉问：“你往他后脑上插什么？”胡飞贼忒忒地笑：“一截树枝。”

朱玉脸上变了颜色：“是那刺官棒？”胡飞点点头，朱玉瞪眼看他：“我知道你不是。”

胡飞道：“我也知道我不是。”

朱玉道：“你想栽赃害人？”

胡飞一笑：“混水摸鱼。”

朱玉道：“你真是个王八蛋。”

胡飞把瑞雪安排在一个小巷中的幽静院里，胡飞问道：“你还需要什么？”

瑞雪道：“只需要安静，不要看见一个男人。”

胡飞一笑道：“好。”他安排两个婆子照顾瑞雪。

胡飞和朱玉走出那小院。

朱玉问道：“你到哪儿去？”

胡飞一笑：“我去哪里，何必告诉你？”

朱玉面色一红，道：“你说过，我是你老婆，要看看鸣凤楼，我才带去那个王八蛋的地方，对不对？我既然是你老婆，就一定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不是？你去哪儿我跟着去就是了。对不对？”胡飞看着她，只好点点头。

现在是白天，胡飞当然得去酒楼。

酒楼上很热闹，人们吵吵嚷嚷，说说笑笑。

胡飞和朱玉上了楼上，在一张桌边坐下了。

这张桌子旁边有人，有一人坐着，这人正在饮酒，他对胡飞和朱玉瞧也不瞧。

胡飞要了酒菜，奇怪的是他要的酒菜与对面这人的酒菜一模一样。

胡飞给朱平一双筷子一只杯，说道：“吃，喝。”就吃，就喝。

胡飞突然问：“狗颠儿地跑了这么多天，有啥好听的说说看。”那人就一叹，道：“事儿不少，没一点好听的。”

那人把玩着筷子，筷子闪得让朱玉看不清闪动的路数。

那人就慢慢讲出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儿来——有这么一个组织，叫“刺五加”，其实叫“刺五家”。每次活动总是用这刺五加的树枝杀人。他们有一层层的组织，每五个人为一组，专门杀豪门大户、官绅污吏。他们杀人劫财，行踪诡秘，没人能探知他们的巢穴。朱玉看着那人，象看一只怪物。

朱玉问道：“这些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那人道：“你是谁？我干嘛要讲给你听？”

朱玉噘着嘴道：“你为什么不能讲给我听？”

那人笑道：“告诉你，我不是红娃儿，你呼唤来那些人也不会灵。”

朱玉一笑：“那你是谁？”

那人一叹道：“你不知道瘸丁儿？你没听说那一句，要听声儿，找瘸丁儿？”

朱玉这才发现，那人是蹲踞在椅子上的，因为他的两条腿都有毛病，所以他蹲在椅子上也同别人坐着一般高。

### 第三章 瑞雪之死

瑞雪总是在瞅窗外。

她第一次见到小僮儿就是在窗外草坪那儿，他笑嘻嘻地从草坪上走来。阳光下，他在笑，笑得唇红齿白，真是个可爱的孩子。她看见他的那一瞬间就喜欢上了他。为了他，她几乎送命。

她告诉胡飞：她要再也不看任何一个男人，她要孤孤单单地过这一生。她和两个婆子在这里过日子，日子很淡，但她安静，心如止水，她不再求门前车马喧的日子，只要“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那悠闲。

她穿一身素纱白裙，她不知道，她穿一套素纱白裙时人更美。她不愿再见男人，偏偏面前又就有男人。

这一次并不是一个人男人，是三个男人，正中间一个人是个清癯老者，笑得很儒雅，象是那些来鸣凤楼打茶围的儒雅之客，他捻须而笑，定定地望着瑞雪，那模样很和气。

“我叫段大勋，是这儿的客人。有点事儿麻烦你，虽然你躲起来了，不大好找，我还把你找到了。”

瑞雪不讲话，她只是默默的看着段大勋。

段大勋突然问：“你为什么不在鸣凤楼呆下去？那儿的日子不好过？”

瑞雪道：“他死了，世上再也没男人了。”

段大勋突然仰头大笑道：“这你可错了。那小子只不过是个孩子。世上的男人多得

是，你为什么那么执迷？我告诉你，你身边的这个男人就挺够味儿，你不妨一试。”瑞雪看都不看这个男人。段大勋笑：“你看也罢，不看也罢，反正他可以侍候好你，这一点没什么可说的。现在，我问你话，你好好回答我便罢，否则他们可就不那么轻闲了……”

瑞雪不动。

段大勋又问道：“那小僮儿告没告诉你，是谁杀死了知府？”瑞雪摇了摇头。

段大勋又问：“是谁杀了那个小僮儿？”

瑞雪又摇了摇头。

段大勋道：“问你的话，你大都可以摇头，是不是？我再问你，你看没看见那个勾子是谁杀死的？”

瑞雪轻轻地说了句：“是我。”

段大勋和另外两男人惊讶地看着瑞雪。

瑞雪的话声懒懒的，象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他用那讨厌的勾子抚摸我，我恶心得要吐。我乘他不备，把那截树枝塞进他脑后。”段大勋冷笑道：“你为什么不试试，把一截树枝塞进我的脑后？”瑞雪慢吞吞地说道：“你不信就算了。”

段大勋在冷笑。

一个男人道：“你这个女人漂亮。”

瑞雪不语，她知道男人说她漂亮时心里在想什么。

那男人道：“如果你说实话，我可以为你求个情儿，让你活下去，跟着我，过一辈子舒坦日子。”

瑞雪笑一笑道：“你已经是只狗了，我跟你，能好到哪里去？”那男人怔了一下，马上面露杀机。

段大勋对那男人道：“你为什么不试一试？”那男人不解。段大勋道：“你也可以试一试，能不能用一截树枝拍入她的后脑中去。”

那男人嘿嘿冷笑着，他手里多了一截树枝。

瑞雪觉得头疼，疼得要炸开了。后来，她知道脑袋里多了一点儿什么。

瑞雪死了那男人道：“可惜，她什么也没说。”

段大勋阴沉着脸，突然说道：“她说了。”

男人道：“她说什么了？”段大勋道：“她宁死也不肯讲，岂不是说了么？”

另外两个男人面面相觑，他们不明白段大勋的话意。

## 第四卷

### 第一章 榆钱庄

红娃儿是个孩子。

可谁要是认定她只是了个孩子，那一定会懊悔得直骂自己的亲娘。那些认定经红娃儿只是个孩子的人已经都死了。现在红娃儿看着胡飞，也斜着眼笑：“你想知道什么？想不想知道我是个女人？”胡飞只好闭上了眼。

如果他不闭眼，这个女孩子什么事儿都会干出来。

红娃儿在抚胸，在摸臀，总想做出一副大人样儿。

一声叹息，就有人说道：“你是很大了，很大很大了，大得胸瘪了，大得屁股尖尖了，对不对？”

红娃儿睁眼一看，就看见了笑吟吟的朱玉。

红娃儿对朱玉笑：“你又来了，你是不是想抢着嫁给胡飞？”朱玉也笑：“我只是想看着他娶你。只可惜一点，你长得太慢了点儿。”

红红的，看着朱玉。

朱玉嫣然一笑道：“你们瞧，她看我那样儿，看来是变了心思，想娶我了。”

红娃儿道：“我想嚼巴嚼巴吞了你。”

胡飞看着这两个人，不讲话。

胡飞问道：“你想说什么？”

红娃儿道：“我找到了。”

“找到什么了？”

“刺五家，那五家人我都知道。”

胡飞道：“你别走。娃儿，她是天下捕王朱老太爷的小姐，也是一把好手。”

红娃儿道：“我知道她是朱玉。”红娃儿盯着胡飞，说道：“人都在榆钱庄。”

榆钱庄不远，但很难走近。这里是一马平川，都是水浇地，庄子中间一条大道，大道穿庄而去，把榆钱庄分成两半。这庄子里有一家大户，两套庄园在道路两侧。在庄院外面，有老头儿看牛，有老太太在纳鞋底儿，有孩子在玩耍。老头儿、老太太、孩子都是榆钱庄的眼线，如果有生人入庄，庄内的人便会早早知道。但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入庄。乍一看也看不出这些人与从有什么不同，细一瞅便看得出还是有点异样：每匹马或每辆车都有一枝花束或一根树枝，斜斜地插在鞍鞢旁边或是耷在车耳边，这些车经过那些闹闹哄哄的孩子，经过那些纳鞋底边唠闲嗑儿的老太太身边，又经过看牛的老头儿身边，一直入到庄里去。

这庄里只有三四十户人家。可现在庄里埋伏一百多人，如果有生人闯入，杀无赦。一辆牛车晃晃地进了庄。车边插着一根树枝，这是棵半枯未枯的截枝儿。赶车人惊讶地看着，奇怪这人的腿坐得绝。谁见过屁股下面的两条腿，左腿从左边回去，右腿从右边回来？这人的一双腿是别人的，怎么会腿骨向外弯？

老头想，这个人可能是个瘸子。

瘸子很乐呵，唱着赶车进庄。

庄内大院边有许多壮汉守着。

瘸子把车赶进了院。

院内停着四辆车，还有几十匹马。

庄园大树下，坐着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互不讲话，显然在等人。

瘸子跳下车，一条腿向外拐，另一条腿向里拐，飘上去几步，人就到了众人面前，也坐下了。

众人都低头不语，静等着主人。

从内庄走出来三个人，三个人脸上都戴着面罩，三个人显然身手不弱。

正中的一个人向四处环视，问道：“不知光渊阁的朱老板来了没来？”

座中就有一个胖子搭言道：“来了。”

那人问道：“朱老板带来多少银子？”朱老板答道：“都是银子，那边三辆车上，共是二十万两。”

那人道：“好，就此谢过朱老板了。”

朱老板道：“还有些东西不曾脱手，到时再送三十万两银子，这笔账就清了。”

那人道：“好，送客。”

朱老板就起身，去牵马过来，随从三人都上了马，慢慢出庄园而去。

那人问道：“河洛的徐一剑兄来了没有？”就从座中站起来了个人。

那人问：“徐兄所办之事，办得怎么样了？”

徐一剑道：“幸不辱命。”徐一剑递上去一叠厚厚的账簿：“都在这里了，请过目。”

那人拱手谢道：“有劳徐兄了。”

那人又走过来，对坐在地上的人都一一招呼。

他站在瘸子身边，问道：“这位兄弟眼生得很，不知为何到我们这榆钱庄来？”

那人这一问威风凛凛，瘸子周围坐着的人都身子一闪，闪向一边，围起他来。



瘸子低头不语。

那人道：“你何必装痴卖傻，我早已知道你是谁了。你就是那个瘸丁儿，专门听天下风声的瘸丁儿。老天公平，让你腿不灵，却给你双好耳朵。你都听到了什么？说出来让我们听听。”

瘸丁儿突然抬头：“真的要讲？”那人道：“当然，否则你今天难逃活命。”

瘸丁儿突然大笑道：“好，讲就讲。”

瘸丁儿道：“你们在集会。”

那人冷哼了一声。

瘸丁儿道：“你们有许多银子，在分赃。”

那人又冷冷地笑了一下。

瘸丁儿道：“你们这些银子用珠宝换来的，所以才有光渊阁的朱老板也搅在里面。”

那人沉默不语。

瘸丁儿道：“我奇怪，你们弄这么些银子做什么？”

那人突然道：“当然是置田产买地皮，或者办个买卖什么的。”

瘸丁儿道：“看来不象。”

那人冷笑道：“看来你知道得也实在有限。”

瘸丁道：“可惜我偏偏知道了你们的最大秘密。”

那人道：“你说说看。”

瘸丁儿指着他道：“我知道你是柳无恨，还知道他是那个笑弥陀二戒和尚，另外这一个人我就不知道他是谁了。”

那人冷笑道：“果然有两下子。”

旁边人冷冷道：“是笑和尚笑了，他认了出来。”

笑弥陀扯下了面罩：“你认出了我，又能怎么样？”

那人也扯下了面罩，果然是柳无恨。

柳无恨道：“你不知道我又叫柳一恨了，这一恨就是恨不能宰了那阴阳怪气的胡飞。我告诉你，我只能叫柳一恨了，决不可能叫柳二恨、柳三恨……”

瘸丁儿笑道：“你想悄悄杀了我？没那么容易。”

柳一恨道：“试试看。”柳一恨手一亮，双手掌心都有一块角形钢板。

二戒和尚道：“上回胡飞找我，我送他一只馓饼子，中间串根狗骨。你呢，这回我送你一块生蛆长疤的坏肉。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么？”

瘸丁儿摇摇头。

二戒和尚大笑道：“生那么灵的耳朵有什么用？你竟然不知道，肉上长疤就是瘸子，你这个笨蛋！”

瘸丁儿想纵身而击，又强忍住，他一动，则必定给柳无恨一个机会。

柳无恨出手狠辣，可能有一个机会，就会让他死于非命。他只好等待。

周围的人都站起来了。

柳无恨道：“瘸丁儿，你有什么话要讲，现在说还来得及，再等一会儿就没机会了。

瘸丁儿站着，无可奈何地说：“我没啥可说的……”

柳无恨、二戒和尚和那七八个人一齐出手。他们舍了瘸丁儿，一齐飞向瘸丁儿那辆车，刀、剑、暗器会飞向那辆车上，那辆车马上被打得稀巴烂。

车上有人长笑道：“柳无恨，你那一张罗，我就明白你那点儿鬼心思……”

车子裂开，从车上纵身跳下来的胡飞、红娃儿、朱玉。

瘸丁儿慢悠悠地道：“我以为他们一出手就会宰了你，谁知道这群废物竟这么无能。”

胡飞道：“他们宰了我，你还给谁打探风声？”

柳无恨道：“这么个窄巴巴厢板下，你还搂抱着两个女人，真有福气……”

朱玉道：“柳无恨，你嘴放干净点儿。”

胡飞道：“柳无恨，你知道，明铨死时，明府没了许多珠宝……”柳无恨悠然道：“我也知道。”

胡飞道：“眼前走了光渊阁的朱老板，却多出了几十万两银子，你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

柳无恨道：“明白。”

胡飞道：“明白就好，快说你是怎么刺杀明铨的！”

柳无恨大笑道：“我用狗骨头串了大饼，看来不对。我应该做只木匣，里面装半匣谷糠送你……你不只是只笨狗，你还活活是头蠢猪。”

胡飞道：“好，你这一回又可以叫柳无恨了，我只要一出手，你再也无遗恨在这世上了。”

胡飞慢慢走向柳无恨。

他已浑身杀机。

二戒和尚突然一吼道：“站住！”

胡飞慢慢走向柳无恨。

二戒和尚不笑了，凝视着胡飞：“你想杀人？”胡飞道：“我不想杀人。”

二戒和尚道：“你想知道这三车银子怎么来的？”胡飞道：“想。”二戒和尚道：“你是想知道银子怎么来的，还是想杀柳无恨？”胡飞道：“我想知道银子怎么来的。”

二戒和尚道：“好，你跟我来。”

## 第二章 第一赌场

这个小城有许多神秘之处。

朱老太爷算是一个。

名闻天下的捕王居然住在这小小的镇子里，算是第一奇。偏他又弄了一个名闻天下的百草园，园中只有草，却没有花，这算是二奇。

二戒和尚领着他，走过那些热闹街巷，走过那些高屋大户，走进了一条极肮脏的小巷，走进了一间四处漏雨风房子。

这房子居然有块匾，匾上居然写了四个字。这四个字是：天下第一。

这儿什么能论上个天下第一？房子天下第一破漏？可以白日隙透阳光，晚上窥见月亮。地方第一肮脏？房檐角处处都是蜘蛛网尘，网套网，尘网上挂着灰缕缕，有虫子上面爬。

胡飞对这房子惊讶，这房子算不大上天下第一破烂。他一回头，惊讶得闭不上嘴。

他看见了四个人，这四个人就是在梦里，也不会同胡飞见面。莫非这都是鬼魂？头一个人是大清王朝的江南漕运使荣唤，这人生就的狸猫相，人中苦短，双眼圆睁，让人看上去极不舒服。但这人是皇上的亲小舅子，皇上赐封十二年江南漕运使，养肥了这个荣唤。传说皇上内库帑缺，也问荣唤借两个钱儿花花。一句话，荣唤就拿出二百万银子。皇上惊讶，问荣唤有多少钱，荣唤奏上说道：“奴才也不过有那么十串八串的，已经被皇上借俩钱儿去了，剩不多少了。”这个荣唤富可敌国。如果他奉谕述职，京中的京官，宫里的梳头丫头都乐，人人都有一份子钱花。偏偏他不在大都，也不在江南，人都跑在这北国小镇来，偏偏又在破房子里。

第二个人是个精瘦的老头儿。跟别的老头不一样的是，他一头黑发，一脸黑胡须，满面红光。这是个八十九岁的老头儿了，却没有一点儿龙钟老态。天下三种人恭敬他，一是富贵中人，凡是富贵中人，都懒怠闲适，不知道病从富贵中来，连皇上也有头疼脑热。富人偏有个贱毛病，动辄想请天下最好的郎中来，就找他，长白鹿公。第二种人是武林中人，总想打打杀杀，杀人时忘了自己也能被杀，就破了肚子丢了肠子没了耳朵少了眼睛，这时也忙来找长白鹿公。第三种人是赌场中人，见的骰子牌就脚下不会动，除

了天塌地陷人也不动窝，连着四天四夜轮班赌，最后油尽灯干时才想起来找郎中，这时也找他，长白鹿公。这人看病向来不二话。说一句：一万，就要一万。说一句：熊胆，就得拿来熊胆。你说句难，他起身就走，让活人等死，让死人不再活过来。但长白鹿公奇在救人之后，所索之物竟不拿走，只是要你写上个欠据，写明你欠他银子几万，有的写上你欠他性命一条。长白鹿公怀里只揣一叠叠的欠据。长白鹿公怀里揣的是钱财，是别人的命。

第三个是个精神矍铄的老头儿。这老头儿胡飞认得，他就是名震天下的捕王朱太爷。朱老太爷一向有洁癖，他最讨厌的是肮脏与懒惰。可这儿没别的东西，只有肮脏与懒惰。他到这里来干什么？他没一点儿讨厌，反而兴致勃勃，看上去精神极好。

第四个人是个女人。这是个霸女人，这人是个摆设。头上挂金子，胸前吊金子，耳朵上坠金子，连鞋花上都嵌金子。这女人叫金大娘，是长白山下门口挂袜子人家的总头儿。长白山下，有上山下山的，免不了补补绽绽的，都到那门口挂着袜子的人家去。那里准有一个女人为你补袜子，当然也能为男人消消饥火。金大娘是长白山下所有“半开门”的头儿。

就是这么四个人，一齐出现在这儿，怎么不叫胡飞吃惊？朱老太爷只对胡飞点了点了头，也没什么亲热熟络的举动。其他三个人更是对胡飞瞅都不瞅。

江南漕运使用不着胡飞效力，自然也就不会买他的账。长白鹿公兜里揣的是别人欠他的账，他又不欠胡飞什么，所以对胡飞更是不屑一顾。

金大娘不理胡飞，从山上下来的人都求到金大娘，没有金大娘的人，谁为他们补袜子，谁来解他们的饥火？胡飞在他们眼里，也不算什么。

二戒和尚问荣唤：“你昨天在这里了么？”荣唤道：“我昨天在这里。”

二戒和尚道：“你在这里干什么了？”荣唤撇撇嘴：“赌钱，我昨天输了八万两银子。”荣唤漫不经心：“他说他叫柳无恨。”二戒又问金大娘：“你也输了么？”

金大娘乜斜了胡飞一眼，扭扭屁股道：“我只输了六万。”长白鹿公叹了一口气道：“我也输了十万两。”胡飞愣了，他们都输了，都输给了柳无恨？”他信，也不信。他信，人总有运气好的时候；他不信，没听说柳无恨赌得很精，他怎么能赢三家？胡飞想。

“站住？”喊他的是长白鹿公。他笑着看他：“你想走？”胡飞点点头。

长白山鹿公笑得奇怪：“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胡飞摇头。

长白鹿公笑道：“这是天下第一赌场。”

天下第一赌场又怎么样？金大娘突然说了话：“进来的人不赌一次，就走不出去。”

荣唤也笑：“出去是可以，但只能被人抬出去。”长白鹿公对胡飞很亲热：“你赌不赌？”他贴近胡飞，慢慢说道：“你想不想躺着出去”

这儿的赌局很阔，可以先借筹码，胡飞去借了一个筹码。他不想赌大，只想一掷了事。

胡飞以两个手指拈拿着这一个筹码，想随手把它赌上，输了就走。

他知道这个筹码没多少银子，因为他看见荣唤、金大娘、朱老太爷、长白鹿公都拿一叠子筹码。

长白鹿公手里的那些筹码足有三十个。

胡飞想，如果他那三十万，自己就只有一万。如果他那是十万，自己这一只筹码就只是五千了。一万五千他都输得起。

他不着急，等着别人赌。

金大娘一次扔下五个筹码，输了三回，她扬手一笑，道：“朱老太爷，我可是给你进了贡的，你这几个月，可不许跟我那些姐妹为难。”

朱老太爷只是笑，把筹码都装入兜子里。

荣唤不敢和胡飞赌，也可能是看他只拿了一个筹码，就总是害怕地看着他，怕胡飞来与他兜搭。富人眼皮浅！胡飞想道：他这是怕我与他赌，怕我空手套白狼，吃了他的

大财。

胡飞偏要找他赌：“荣大人，咱俩来一把怎样？”荣唤逃避道：“不，不，我赌不过你，我赌不过你。我的银子也不多。”胡飞见他逃去一边，不由得暗暗冷笑。这个昏官，视财如命的家伙，怎么能上这个天下第一赌场？

身边有人应答：“来，我与你赌一把。”

是长白鹿公。

胡飞毫不在意，只要把这筹码扔在这里，他就可以走了。他把这一个筹码放在桌上。这一间屋子里，只有这张破桌子很洁净，一尘不染。

长白鹿公是大赌家，居然很看重他这一只筹码，郑重地把一堆筹码放在桌上。

“用我这三十枚博你一枚，行不行？”那有什么不行？胡飞点头答应。

长白鹿公竟然喜出望外，把一堆筹码放下，马上去抓骰子：“你先还是我先？”

胡飞不耐烦：“你先。”长白鹿公仍十分正色：“同点可不可以后跟？”

胡飞大笑：“当然不可以。如果可能，那还叫什么你先。”

长白鹿公突然大笑道：“好，好，你这个小子果然不愧叫个什么奇侠，做事还真就不含糊。我先掷了。”

他顺手一掷，三个骰子在碗里滚。长白鹿公闭上了眼。骰子滚成了三个六。

长白鹿公仍闭着眼：“是三个六，对不对？”胡飞道：“你赢了。”他起身掏出两张银票，这是关东一躺楼的银票，两张一万两，一张五千两。

长白鹿公道：“我也有不要欠据的时候？好，好，给兑足了银子也行。”

他抓起了银票，突然脸色一变，吼了声：“站住！”胡飞很听话，站住了，回过了头。

长白鹿公道：“你开什么玩笑？”胡飞道：“不是给足了你银子么？这一只筹码最多也不过一万两，我已经给了你两张银票。”

长白鹿公道：“你输的不是一万两，是一百万两。”胡飞脑袋嗡地一炸，脸也变了色：

“你胡扯！一只筹码怎么是一百万两？”

胡飞的眼睛四处看看，他突然觉得不大妙。二戒和尚不戒笑，脸上没一丝笑意。朱老太爷、金大娘、荣唤都看他，象看一只赌场里被扒光了皮的死狗。

他突然明白了，那一只筹码真可能是一百万两。

一只筹码是一百万两银子。

他轻轻松松地，连骰子都没摸上一下，一百万两银子便输出去了。

可是这不对。如果他那一只筹码是一百万两，三十只筹码就是三千万两银子？哪里来这么大的赌注？荣唤手里有七八十枚筹码，那该是七八千万两银子？即或做三辈子漕运使，他也没那么多银子可捞。

这是怎么回事？朱老太爷看着胡飞道：“你不知道这里的规矩。如果你只买一只筹码，那就是一百万，赌押时可以押大，大到别人都不敢同你押的程度。如果你买十枚筹码，那每一枚便是十万两。如果你买三十枚，那每一枚便是一万两。如果你买三百枚，每一枚便是一千两。这里每一枚最少值一万两。买得筹码越多，那每只筹码就越小。胡飞哑着嗓子道：“天下没有这么讲的赌场。”长白鹿公道：“这里是天下第一赌场，这也是富人的规矩。身上带钱越少的人，他的钱就越多，这有什么不对么？”

胡飞道：“应该先说明白。”

朱老太爷道：“如果你不问，世界上任何事都没人会先告诉你。”

胡飞看着朱老太爷，他神色肃然，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他是另有所指？

### 第三章 不听人劝不饱饭

长白鹿公道：“你虽然是个长白奇侠，但恐怕也和我这个老头一样，兜里没多少银子吧？”



他那神色怡然自得。他竟把兜里揣三万两银票的胡飞说成兜里没多少银子。他兜里虽然揣了一堆欠条，但实实在在是没一点儿银子。长白鹿公很自负，他自认为天下都去得，不需有一两银子。他认为腰包里揣银子的人是傻瓜蛋，说他自己从不是傻瓜蛋。如今，他笑吟吟地看胡飞，认定胡飞是个道道地地的傻瓜蛋。

他慨然一叹道：“我向来没收到一份现银，人家总是欠我的。这一回高兴了一半，以为总可以叫一回现钱了，谁知又是一场空……”

他象同胡飞商量：“你是不是写一张欠条给我？”

胡飞一下子没了劲头：“好，我写。”

胡飞坐下来写欠据。

他欠长白鹿公一百万两银子。

长白鹿公小小翼翼地看那张条子，说道：“有人欠我一辈子，到死也没还上。武当的长道人就欠我一条命，临死时紧赶慢赶也没赶到长白山，只是死在山海关，死了也没人关照。你还年轻，不会欠我一辈子不还吧？”胡飞不讲话，他真不知道他还可以讲什么话。

荣唤坐在桌边愁眉苦脸。

他慢慢对二戒和尚道：“差不多了吧？我是不是可以回江南了？我在这里呆久了，那边会出事儿的。”

二戒和尚哈哈大笑道：“不会不会，把你请来时，已经往京城里送上了表，说你老娘死了，你是该丁忧啊还是守制的，反正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人去找你，你放宽心在这儿赌，好不好？”

荣唤一脸苦涩：“我已经输了四十万了，再输，我拿什么给？”二戒道：“你贪的漕运银子少说也有八十万，你只要输上八十五万，明天就可以回江南。我送你回去。”

荣唤道：“我没有八十五万，我没有八十万哪！”

二戒道：“没有你就在这儿赌。说不定哪一天手气好了，能赢上百万两银子也不一定。你刚才为什么不和胡大侠赌，你只要掷出个四五六来，就准赢他。胡大侠阔着呢。”

荣唤看着胡飞，想：这样的笨猪，上哪儿再找一个来？

胡飞和朱太老爷走出巷子。

小巷里没一所好房子，都又漏而又不蔽风。但门口孩子哄，汉子乐，婆娘们笑，很热闹。

胡飞回头看了看，那一间破房子没影儿了。

这就是天下第一赌场？

朱老太爷笑道：“没人相信它是，但它真是。”

胡飞看着朱老太爷。

朱老太爷点着了烟袋，吸着，道：“这里最豪的一场赌，不是你与长白鹿公，也不是我们几个人，而是金大娘与孙秀。”孙秀是赶山人的头儿，赶山时走下了低谷，看见了金矿，金子最大的一块有二十斤重。从那时起，孙秀成了天下最大的金矿主。可孙秀和金大娘一赌，金矿全部易主，从此金矿成了金大娘的天下。从此金大娘的那些门口挂着破袜子的姐妹们不光为赶山人补袜子、暖脚，还用银子、金子买赶山人从山里辛辛苦苦拿下来的山货。

胡飞道：“我不明白。”

朱太爷道：“你不明白什么？”胡飞道：“京都有的是豪富，那里是一笑掷千金的地方，在这里一掷千金，有什么用途？几十万上百万两银子，能做什么？”

朱老太爷看着胡飞道：“我也不明白。”

就有人娇声道：“我明白，你为什么不问问我？”

又是朱玉。

朱老太爷脸上漾上了笑：“你为什么不回家去，一个女孩儿家，到处乱跑什么？”

朱玉咯咯笑道：“一回家娘又要我绣枕头顶儿。我真不明白，就是嫁人，也只用两只枕头，四片枕头顶儿，娘为什么非要绣五十对干什么？”

朱老太爷愕然道：“你不是已经绣完了么？”朱玉笑弯了腰，笑出了酒涡：“你可别告诉娘，我只绣了两片，那四十九对都是我花银子买来的。”

朱老太爷又气又乐：“怪不得，你娘天天夸你这回有了耐心，还说你心灵手巧呢。谁知道又是弄假瞎子。”

朱玉道：“又不做绣工，做那么多枕头顶儿有什么用处？”

朱老太爷道：“胡大侠幸亏不娶你，不然他可就吓坏了，你什么都做假。”

朱玉看着胡飞道：“爹，我本来想用迷魂药迷倒他，把他带回去给你做女婿的。谁知他这人难缠，只好找机会了，爹，要不你帮我迷翻他，好不好？”

朱老太爷道：“他看不上你？”朱玉列嘴道：“他那个丑样，除了我，没人愿意将就他呢。你看他耷拉着眉毛，大嘴巴，娘见了准不满意。你说娘要是不满意咋办？那时我只好把他毒死，另找一个女婿了。”

胡飞看着她，不作声。他喜欢这个叽叽喳喳的女孩子。朱老太爷走了，只剩下了胡飞和朱玉。

朱玉突然一句话也不说了，她脸上满是红晕。

胡飞一叹道：“你要我娶你，我也娶不上了。我这么一会儿就又欠了人家一些银子。”

朱玉道：“欠多少？我替你还。”

她好象兜子里随时都有银票似的。

胡飞道：“一百万。”朱玉吓了一跳。

“把你卖了，连我也卖了，也值不上一百万。”

胡飞道：“所以我没法娶你了。”

朱玉情意绵绵地说：“你可以跑。”

胡飞道：“往哪儿跑？”

朱玉道：“江南啊，江南风和日丽，你和我找一个小地方，住下来，生儿子……”

她突然吐了吐舌头，有些害羞。

胡飞道：“只好跑了。”

朱玉道：“你答应我了？”胡飞点点头。

朱玉喜形于色，脸上突然落下泪她把脸偎在胡飞脸上，说：“我好喜欢你。”

胡飞道：“我也好喜欢你。”

就有人插了话：“就不会说上一句新鲜的？”

不用回头，就知道又是那红娃儿。

红娃儿笑：“你们的唇学着点儿，说几句海枯石烂心变什么的，也新鲜一点儿。光说这么一句，有什么好滋味儿？”

朱玉道：“我恨不得宰了你！”

红娃儿道：“可惜你宰不了，还是把你那三个又傻又憨又呆的家伙喊出来吧。”

朱玉没喊。她跟着胡飞，自然不想让那三个人跟着她转，只是朝胡飞浅浅地一笑：“走啊，走不走。”

胡飞突然懵了：“儿？”

朱玉道：“去江南，只咱们两人一起走。”

胡飞道：“朱玉，不是我不去，实在是…”

朱玉脸色一变，转身飘然而去。

胡飞只好低头叹气。

红娃儿冷冷一笑道：“你为什么不追上去，现在追还来得及。追上了你就只说那一句，我也喜欢你。就行。”

胡飞只好装哑巴。

红娃儿坐在地上，不理他。

胡飞和红娃儿坐着，看月亮。

红娃儿象个孩子，嘟着嘴。

胡飞道：“讲话呀，你？.....红娃儿不说话。

胡飞道：“好，那你就睡一觉，明天再说。”

他揽过红娃儿，抱着她的腰红娃儿嘟着嘴，在胡飞怀里睡着了。

胡飞看着红娃儿。她只是个小女孩儿，可她也是个女人。她跟着胡飞，只有苦楚，颠簸，没什么快乐。可她离不开胡飞。

真要他挑选，他会选朱玉么？他说不清。

有人飘然而至，是那个长白鹿公。

他默默地站在胡飞面前。

“你为什么不走？”

胡飞反问：“我去哪儿？”

长白鹿公一叹道：“你可以去江南，也可以下海。你可以带着这女孩儿走，也可以带着那个女孩儿走。你在这里呆下去，没什么好结果。”

胡飞冷然道：“这算是那一百万么？”

长白鹿公摇头：“不算，欠债还钱，你总欠我一百万。我准会找你要的。”

胡飞道：“我没忘。”

长白鹿公：“你不走？”

胡飞道：“不走。”长白鹿公叹一声，飘然而去。

胡飞突然觉出被她抱得很紧。

红娃儿醒了，她贴胡飞耳问：“你为什么不走？”

胡飞道：“我对那一截截的刺官棒有兴致。”

红娃儿道：“那事儿弄不清。我听说，那是个组织，有许多多高手，你斗不过。”

胡飞道：“你怎么知道斗不过？”

红娃儿叹息道：“不然你还是答应朱玉了吧，让她替你还给段大勋三十万两银子，你俩就逃到南方去。”

胡飞抱紧了她，道：“那你去哪儿？”

红娃儿轻声一叹道：“我去长白山喂虎。”

胡飞笑道：“虎不吃红孩儿。”

红娃儿叹息道：“也许，你会被他们弄死。”

胡飞道：“我死不了，我一死，长白山下就没有丑人了，那你们还活得有什么劲儿？”

## 第四章 补袜子的女人

胡飞慢慢走出了酒楼。

他只有从酒楼里走出来时，心情才最好。他看见的人都很可爱，象是一些亲人，每一个人都面色和蔼，每一个人都笑着，冲他微笑。每一个人都很忙碌，都好脾气。

有人碰了他一下。

碰一下就碰一下，没什么了不起的。他甚至向碰他的那个人笑了一笑。

突然，他愣住了，他胸襟挂着一张字条儿。他把这张字条抓在手里。

字条只有几字：你的人在我们手里，夜半来镇外山神庙。他咧咧嘴，他的心绪一下子坏了，坏得不能再坏。他想这可能是个圈套。他决定去，半夜去山神庙，有什么好玩的？但他的人被抓了？是谁？是红娃儿？还是朱玉？还是瘸丁儿？朱玉算不算是他的人？他苦着脸，太阳没变，人也没变，但他这时看来来往的人，又都不顺眼了。

山神庙很颓败，但香火永远不断。靠山的人对山神有一种尊崇，那是对自己生命的

珍视。

胡飞慢慢地走进了山神庙，象在游玩。

没有人。

胡飞站在堂前，望着那要倾倒的山神，不动。

月光从房顶透进来，从破败的门窗照进来，更增添了山神庙的诡异。风唛唛响着，响得这山神庙象要都动弹起来。

胡飞突然说话了：“何必藏着，你们四个人都给我出来！”

他对着空无一人的破庙说话，声音不大，但很沉。

就从庙槛边、案桌下、山神身后、庙鼓旁边都走出人来。

是四个人，是四个女人。

四个女人都很漂亮。

第一个女人抿嘴儿乐，她叫小乐子。

小乐子象个孩子，会咯咯咯地笑。女人笑，象糖，象小溪，哗哗响，还甜。人都耐不住笑，笑上半个时辰，那笑比哭还难看，一笑吓走一群男人。但小乐子的笑总是笑，从早到晚总在笑，没一点儿苦意。小乐子的笑让参客孙秀着迷，孙秀就是先认得小乐子，以后才认得金大娘的。

现在小乐子就在笑，她很多情地向胡飞笑。第二个女人叫白白。

说她是白白，并不是她名字叫白白，而是人家男人来都叫她白白。说是一个赶山人来找她补袜子。她就坐在灯下飞针走线。那参客看她衣服白，脖颈白，就说：“你是……白……白……白……白白。”这话让那些好听壁脚的人听了去，就见了她喊：“你是白……白……白白。”从此人人都叫她白白，没人叫她的名字。她穿白衣服，人也很白。

第三个女人叫苦苦，苦苦很瘦，瘦得没了女人的样子。她苦着脸，总是有一副愁容。她的头很小，下巴尖尖的，头发黄焦焦，眼睛里总闪着凄苦与惶恐。她的胸很薄，象没

乳房，屁股是尖尖的。她也补袜子，按理说，她应该没什么生意，可奇怪的是，她的生意不差，一点也比白白差，更不比小乐子差。男人们也喜欢找她补袜子，尤其是那些身强力壮的挖参人。他们赤裸着胸脯，看着她那凄苦的样子，把胸脯拍得山响。让苦苦靠在那山一样的胸脯上，让她流泪，讲她心里那山溪一样的苦楚，他们就从心底里升上来一股豪迈之情，就把从山上带来的货扔给苦苦，想让她拭去眼泪，轻轻地笑上一笑。

第四个女人叫辣子。

有人叫她山辣子，有人叫她辣丁儿。这女人很会迷人，老远就让人没觉得腿在走，而看出是胸在走，因为辣子的胸很迷人。辣子也吼喊：“别看女人的奶子，迷死你！”辣子会骂人，而且骂人三天不会重复一句。

辣子也补袜子。辣子补袜子纫针时很难，肥胖的手指总是哆嗦，纫不上，就骂人，骂男人。骂男人的臭袜子，骂男人的心比袜子还臭。骂着骂着就把臭袜子和线一扔，喊：“累死老娘了，快纫针来！”那男人就乖乖地来纫针。

辣子很少补袜子，但辣子的生意也和小乐子、苦苦、白白一样好。

辣子靠骂人过日子，有些在林子里呆久的人，一出来就忙不迭地找辣子，让辣子祖宗三代地骂，直骂得他们翻白眼，心里才舒服。

小乐子、苦苦、白白、辣子四个女人是赶山人最看中的女人，金大娘手下的四梁八柱。

她们四个人每人手里都握着一根拐杖，这拐是一根树枝，上面都吊着一只袜子。

小乐子手里握着的是一根槐树枝，树枝系着一只平平扁扁的小孩子袜子，袜子上面吊绣着一只小老虎脑袋。苦苦手里握着一根苦楝树枝，上面吊着白布的长及膝盖的大袜子。白白手里握着的是一截白杨树枝，树皮剪成袜子形状。桦树皮是粘在一起的，挺厚的，新鲜又别致。辣子手里握着的是一截山藤杖儿，做成了拐杖，上面有一颗尖尖的辣椒，辣椒象只袜子，偏她能从山里找到，细细一看，原来那不辣椒，只是一块象辣椒的



山树枝雕成的模样罢了。这四个女人围住了胡飞，一言不发。

胡飞突然笑了：“金大娘的四梁八柱都来了？我没有袜子可补，要让我照应你们，又照应不了四个人，你们让我怎么办？”

四个女人都在笑，笑得山神庙灰尘呛落，笑得胡飞不知所措。小乐子笑得很天真，象个孩子。

苦苦笑得很凄苦，象遇上了天大伤心事儿。

白白笑得很迷人，那是一种让男人销魂的笑。

辣子笑得咯咯响，震得山神瞪大了眼睛，瞅着她。她笑得胸脯上要掉肉。

小乐子就唱了起来。

金大娘的人都会唱，会说，会笑，会喝，会闹。这是金大娘手下人的“五大绝技”。唱当然是一绝。

小乐子的嗓音很甜，很纯，象山溪水。

小乐唱道：“哥哥，你上山是一泓清水，兴头头，眼里只见到金、银子、山里的宝贝。

哥哥，我是下山一炉火，恨不能抱紧我，烧化成灰。

哥哥，你躺在我的怀里，你的心，渐渐就汪成了清水。

补一补你的大袜子，热乎乎的炕头上，你咋还不睡？”

小乐子一边唱，一边用那纯净目光看着胡飞。那目光让胡飞想小时候那童年。他看着小乐子，想着她坐在衣衫褴褛饥渴似狼的赶山人面前，象狼口里的羔羊，心中真就升起了无限的柔情。

嚓——小乐子一伸手，把胡飞衣衫的前襟活活撕去。

胡飞吃惊地看看小乐子，她只是一笑，退向一边。

白白飘上来，这女人让人想起神仙，想起那些锦衣玉食的美妙女人。

白白的发髻蓬松，媚眼如丝，人声如诉，低而多情。

白白唱道：“痴痴呆呆等哥哥，你要让风传上个讯儿。

频频点头多快活，白白的白桦多象我。

轻声唤哥你来抱我，不尽的情丝缠身子，风吹雨浇细腰折。”白白的腰肢象藤，身子一扭一绕，让胡飞的面上发热。他看见了白白会说话的眼睛，他想起了他是个很有耐力，很强健的男人。他的小腹很热，象点了火。

唰——白白一出手，他的外衣全被撕掉。

胡飞仍象山一样站立。如果他出手，四个女人象狼一样扑向他。四支挂着袜子的拐杖就会在他头上呼呼风响。

他不愿意。

苦苦冲着他叹息，那一声叹直叹到了他心里他头一回想再让别人叹一次，他再听一次叹息。

苦苦突然凄苦着脸，歪着头问他：“你是不是想让我再叹一次？”胡飞佩服苦苦的聪明，他点点头。

苦苦仍苦着脸道：“好，你听清楚了，虽然你是个什么奇侠，在我眼里，跟那些从山上滚下来的臭男人没什么两样。你听清了，我可不能再为你叹一声。”

苦苦就又叹息了一声。

苦苦的叹，象古时的彭祖，八千岁为日月，一叹而逝去，苦时日太多。

苦苦的叹，象经过无数次人间沧桑的岁月老人，对人生一切碌碌之行皆很怜悯。

胡飞突然说了一句：“好！”苦苦道：“我这一叹，比起阮藉那一啸如何？”

胡飞道：“我不知道阮藉那一啸。”

苦苦道：“我告诉你。”

魏晋南北朝时，有个阮藉，说他当过步兵校尉。所以人们叫他阮步兵。他好喝酒，

人又狷傲不群。一天他上山去游玩，进了一片古树林，见到了一个蟠然白发、静凝入定的道人。那道人的道衣鹑衣百结，身披尘垢，面结蜘蛛。

阮籍知道这人是高人，上前深深施礼，打算向这道人学学绝世之绝技。道人白了阮籍一眼，不动。

阮籍就向道人讲老庄之道，讲清静无为，讲物始终极。

道人闭目不语。

阮籍想，此道不同，另择一道吧，就又向这道人讲儒学之治。讲孔子游说陈蔡，讲孔子治学讲书。

道人闭目不语。

阮籍再一想，又向道人讲琴棋书画。

讲琴，自然可以讲俞伯牙摔琴，讲琴韵，讲琴情。讲书，自然从古时讲起，讲古人治书如同天下渊岳，沉者峙其实，高者夺其险，讲走势、笔情、心志、墨趣。讲画自然有吴道子的点睛之笔，有泼墨淡墨渴墨焦墨之分。更从古人壁画之思，谈古朴、谈出世、谈人情、谈味道。讲棋道，更以黑白子分说泾渭之情，讲人伦之大，生杀之机，还从这焦渴难耐中寻找一种人间生死之谜。道人仍闭目不语。

于是阮籍突然想起来了，他自己还有一招绝技不曾露白于这道人呢。

原来阮籍生来擅于呼啸，一啸起来，声音响亮。这自然是人的功夫、气量、涵养、定力集于一身的绝技。

阮步兵一啸，天下无出其右者。那就是说只要阮籍一声呼啸，天下人再没有谁可以比得上他的。

阮籍茹气含胸，准备一啸。

这一声啸也有声有色，身边的树木都簌簌颤抖。

道人突然笑了，抬头看看阮籍，笑道：“可更作。”

那意思是说：不错，你可以再来一次。

阮籍很快乐，他就又啸了一次。阮籍很满意，他这一啸如一头豹子嘶吼声音不绝。

这一次再怎样，不理睬阮籍了，闭目不语。阮籍只好下山了，他一步一回头地走下山去。他期望那道人会呼唤他回来，同他谈点什么。

他下到山脚，离那道人足有二三十里了，也没听到那道人呼唤他。

突然，阮籍的脸变了颜色。

原来，从山里传来了一声呼啸。

这声呼啸象是风，哗哗的把二三十里的林子震得嗡嗡响。从山上刮向林子里，象雷吼，林子震得直抖。又象是一阵滚雷，从地底传来的一阵阵嘶吼，直逼向阮籍，震得他心一阵阵激跳。接着三声呼啸，一声比一声强，象金石之声，撕裂山岩树林，让大地震惊失色。

阮籍急急忙忙转身，向山上跑去。

山上已经没有人了，没有那个鹑衣百结的道人了。

苦苦讲完了阮籍的故事，又问：“你说，我这一叹如何？”胡飞只是一笑，不讲话。

苦苦恨他不讲话，唰地一冲撕烂了胡飞的上衣。胡飞苦笑：“我这件衣服花了三十两银子做的。”

这一件质量上乘的衣服，谁见了都说好，因为衣服穿在他身上，很舒适，看上去很顺眼。胡飞这件衣服被苦苦一把撕烂了。苦苦苦着脸，问道：“你还要不要我唱给你听？”胡飞不敢摇头，他有点知道男人乐意去找苦苦补袜子的秘密了。

苦苦就唱：“下山的哥哥，你别找我苦苦，苦苦我不会补袜子。

油灯下翻来覆去看袜子，找不到我的线头。

下山的哥哥，你别来找苦苦，苦苦我不会讲乐子。

被窝里我头贴在你胸脯子。泪水流成了河沟子.....”

苦苦的唱一波三折，低婉凄冷，象在叹息。这叹息让烈性男儿心折，让他们甘愿死于虎吻，也要护住这个可怜的女孩子。

胡飞呆立不动。苦苦冷丁一出手，打散了胡飞的发髻，男人成了披发之人。

胡飞不动，他没法儿动。

最后一个袅袅娜娜上来的是辣子。

辣子盯着胡飞看，突然呸地吐了他一口，一口清痰吐在胡飞面上。

胡飞没动，他的手向前直伸。突然一片树叶从树上飞下来，直贴在胡飞面颊上。树叶掉了，直飘落在地上。

辣子看着胡飞：“你是奇侠？”

胡飞道：“你看奇不奇？”

辣子道：“你象个男人。”

胡飞道：“你不象个女人。”

辣子笑了：“我一骂起人来，更象个女人。”

辣子道：“因为男人喜欢，你不明白吧？这是个秘密，告诉你也无妨。越官儿大，钱儿多，有本事的男人，越希望被女人骂。可女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见了这种人，只知唯唯诺诺地奉承他，却不敢骂他。那还有什么乐趣？这种男人如果没有女人管，没有女人骂，他们这一辈还活得有什么乐趣？你说这对不对？”胡飞不知道对不对，可这个女人讲话时，他总是想朱玉。他为什么想起朱玉？是因为朱玉那泼泼辣辣的性格？

辣子说道：“你这个王八蛋，为什么不讲话？？胡飞没话儿可讲。

辣子就开始骂起人来了。辣子骂人也讲求“六义”，也可能因为辣子读过书，知道《文心雕龙》，知道比、兴、赋：“哎哟哟，山里大了啥兽都多，癞蛤蟆管兔子叫大哥。山里红红熟了掉蛋蛋儿，人熟大劲了儿扯坏涎儿。骨头串大饼你真糊涂，跟着狗骂鸡你乱插足……”

就骂了半个时辰。

胡飞不动。

辣子突然不骂了，她冲上来，嚓嚓嚓三下把胡飞的上衣扯了个精光。

胡飞就赤裸着上身。

他不能动，他知道他不能动。

你如果被一个乐得象孩子、一眨眼一个心眼的女孩子和一个白白的、笑得迷死人的妖精再加上一个苦苦看你让人生怜生爱的女人和另一个象辣椒一样辣你直掉眼泪的女人围住，你有什么办法？人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何况是四个女人，而且是四个这样的女人？

胡飞突然笑了，他向四个女人笑，笑得很轻松：“你们只想扯掉我的上衣？”四个女人愣了。

遇见这么嬉皮笑脸的男人，无论小乐子、白白，还是苦苦、辣子，都只有愣神的份儿。

胡飞突然冲山神庙塑像笑道：“你自己为什么不出来？为什么要让她们来纠缠我？”

从山神塑像里走出来一个人。

这是个女人。

比起乐子、白白、苦苦、辣子，她更象个女人。

只有和这四个女人比，才知道她这个女人有多么美，有多么妙。

她笑得比小乐子更天真，更纯情，你望着她的脸，绝想不到她是三十绰约的妇人。那笑更象一个孩子。她比白白更白，白得象玉，象纯净的天鹅。她那白皙象玉磨的，而白白那白皙象是用水洗的。她比苦苦更沉郁，她眉尖带蹙，活脱脱是个捧心蹙眉的西施美色，让人想上去安慰垂怜，让人想为她跳渊蹈火。她比辣子更尖厉，只要她的眉尖一挑，任何赶山人都会知道自己会被她活活捆绑在树上，喂山里那嗡嗡的小咬儿。

她在笑，向着胡飞笑：“亏你想着我。”

胡飞慢悠悠道：“我没想着你，是你想着我。”

她笑道：“你是说那一张字条儿？”

胡飞点点头。

她放声而笑：“你千万不要让我有了饥火，我可不是那些急煎煎下山的赶山人。”

白白道：“莫非你还要消遣我们一下？”

白白那媚样儿透骨。

胡飞的脸色很难看。

金大娘冷冷一笑，盯住白白，白白吓得噤声。

金大娘道：“要想消遣，也轮不上你们，还得我亲自来侍候胡大侠。好不好？”这个“好不好”说得媚入骨头里去了，让胡飞怎能答上一个不“字”？

转眼间，山神庙就变了。

山神庙象幢新房，一家农人简陋但很有生气的洞房。

从山神握着蛇魑的手臂垂下来红绦，红绦在中间打了个簇新球儿。从庙槛上悬垂下来一条红绦，双绦垂结，结成两个绣球，咬在一处。

红球下面是一张床。山路之中，居然有这样一张大床。这是一张双人床，是一张富贵大床。

庙里一眨眼就没了那些尘封的蜘蛛网，没了那满地的灰尘。金大娘竟然身穿着吉服，她笑吟吟地对胡飞说道：“吉时已到，你为什么不更衣？”

胡飞呆住了。

他看着金大娘。她是个美人，一个美若天仙的女人。下山的男人常常看着她，呆呆地不知说话，不能做事，人痴如醉。足见金大娘是艳绝天下的美人。

可她情愿和他春宵一度。

## 第五章 莫虚良宵

胡飞不知道他该怎么办。

也许他知道，却装做不知道，也许他根本就喜欢来上这么一次良宵之夜。

山神为他挽彩，没了那吓人狰狞。

他竟然被呆呆地穿上了吉服，他真象个新郎官。他慢慢走向金大娘。

金大娘满面春风，她的脸上有少女的羞涩，有女人成熟风情，有良宵之夜的企盼，有风风火火的垂顾，也有女主人的娇矜。

她万种风情，让胡飞无暇他顾。

她身边由苦苦、辣子扶持，人喜若醉。

胡飞由小乐子和白白扶持，小乐子右手扣在他的尺脉上，左手在他肋边直动。白白左手握着他的右臂，很是亲热。

胡飞脸上带笑，但笑得很不自然。

这一次婚仪也很不寻常。

谁见过婚仪之上，男女便上了床。可胡飞与金大娘就坐在床上。四个女人围绕着床。

她们的手巧绕如织，竟如晴雯撕扇，把那山神曾挽过的彩结打开，撕成一条一条，绕在床边，象蜘蛛在结网巢。

彩条把床围了起来。胡飞和金大娘坐在床上，胡飞的目光很迷乱，金大娘那笑足可以迷死男人。四个女人就开始唱了：“你看那月亮升起来了，你为什么不入睡？你看这女人象熟透了的山梨，你为什么 not 摘？你看这月亮之中，是不是有只兔子？你看着这比嫦娥还美的女人，兔子是不是蹦了到怀里？”

胡飞不讲话，但他那目光如迷，人痴如醉。



四个女人绕床起舞。

“你疲乏了，最想念的是不是床？你是个男人么？床是死的，女人却是活的。你要睡了，听没听见女人的叹息？你是个男人么？床是死的，女人却是活的？”

胡飞支持不住了，他的嘴角上满是笑意，他看看小乐子、白白、苦苦、辣子，再看看金大娘。人迷美色，美色迷人。胡飞怎能不醉？他突然身子摇摇晃晃，人要倒下去，要倒在温柔之乡的大床上。他盼望与金大娘春宵一度？金大娘媚眼如丝，吐气如兰，她喃喃道：“胡飞，胡飞，你为什么不抱紧我？你为什么不抱着我？你抱着我，山神也嫉妒你……”胡飞伸出手去，抱住了金大娘。

金大娘笑了，笑得很畅快。

男人有什么都忘了的时候，胡飞这时就忘了那字条儿，忘了这是一间破败的山神庙，忘了他与金大娘只曾谋一面，他恍恍惚惚中认为他与金大娘是一对恋人，是一次次梦中情会的恋人。他搂抱金大娘的那只手忽然有了活气儿，有了热量。

金大娘更笑了，她脱落了袍子，露出了雪白的肩。

胡飞突然愣住了，他觉得出有一点不妙。锦被盖在身上，美人拥在怀里，他会有什么不妙？

但他知道不妙，当他知道不妙的时候，处境就一定不妙。他慢慢回过头去，愣住了。

他看见了身后的庙廊边，与仅仅三五米之隔的地方，本来放蛇怪与虎豹的地方，稳稳坐着两个人。这本来是他最乐意见的两个人。可如今这时，他宁愿见到鬼也不愿见到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朱玉和红娃儿。

这两个人刚才便掩在帷帘之后，如今帷帘扯去了，她们就眼睁睁地看到了胡飞与金大娘。

金大娘在笑，笑得更畅快，她看着朱玉和红娃儿，象遇上了多年的老朋友。

胡飞不笑了，他笑不出来。

朱玉和红娃显然被人制住了哑穴，可人身上没有聋穴没有瞎穴，所以不动不说的人照样可以看见、听见。

胡飞的脸就变得很难看。

金大娘笑得很得意：“我忘了告诉你，你的人也在这里，我又是一想，应让他们知道你在这里，让她们也喝上一杯喜酒，岂不是更好？”

白白与辣子真端上了两杯水酒。

白白对红娃儿笑：“喝一杯吧，这可是胡大侠的喜酒啊。”红娃儿呸地吐了一口，哇地一声哭了出来：“狗屁胡大侠，没人理他。”

白白擦拭了一下，道：“你是不是嫉妒她？”

红娃儿喊：“嫉妒个屁！我宰了你！”

白白一叹道：“恐怕不等你宰我，我就会先宰了你。”

红娃儿喊：“你为什么不宰我？宰啊宰啊，别让我看见胡大侠那恶心人的样儿。”

辣子端着酒，问朱玉道：“你喝不喝喜酒？”

朱玉笑道：“为什么不喝？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我为什么不喝？他与金大娘郎才女貌，正是一对璧人，我为什么不喝酒？”辣子端在朱玉唇边，要喂她这一杯酒。

朱玉突然一吼道：“慢着，我还得自己喝。”

辣子就解开了她手臂上的穴道朱玉夺杯在手：“我喝，我喝，我为什么不喝？”她一送杯，想饮一而尽，可杯已送到嘴边，叭地碎了。

杯子是被一只玉环打得飞了出去，落地碎成了片片儿。

地上就爆起了一片烟尘。玉杯是胡飞打出去的。金大娘道：“你用我的玉环去打酒杯？你知不知道那一枚玉环贵重无比？”胡飞悠然道：“我抱着你时，只想这只玉环一定很贵，可以偷来当当，换点银子花。”

金大娘的脸色一沉：“你没想着我。”胡飞笑：“我想着你那些金子。”

金大娘一跳，跳到了地上：“你这一辈子也捞不到我一点儿金子！”

胡飞道：“孙秀把金子都送给了你，你就不会把它送给我一点儿？”

金大娘道：“你为什么不一试拿去？你中了我的迷药，都快死了，哪有工夫去惦念金子？”

胡飞叹气道：“那好。你说，你让我来，大概不是让我死的吧？你也从来没想与死人缱绻一番吧？”

金大娘笑道：“胡大侠果然聪明。”

胡飞道：“你说吧。”金大娘道：“你去杀了柳无恨，还有朱老头儿。”

胡飞道：“我不喜欢杀人。”

金大娘道：“你不杀他们，我就杀这两个人。”

她傲然一指朱玉红娃儿。

胡飞不语。金大娘道：“你如果不干，她们马上就是两具死尸了。”

胡飞道：“为什么要杀朱老太爷和柳无恨？”

金大娘道：“因为朱老太爷是‘刺五加’总头儿，而那个柳无恨又是‘刺五加’的杀手头儿。你宰了他们，既对得起付给你银子的人，又对得起我们补袜子的姐妹们。”

胡飞道：“我明白了。但不知道你老太爷和柳无恨怎么得罪了你们？”

金大娘笑道：“告诉你也无妨，知道长白山里最贵重的是什么？”

胡飞道：“金子。”金大娘摇了摇头。

胡飞道：“人参、虎骨、鹿茸？”

金大娘又摇了摇头。胡飞又说道：“那我就知道了。”金大娘仍在笑：“是罂粟。大烟，你懂不懂？朝廷的大官员都吸那东西。”

金大娘道：“你以为那些赶山人都在山里忙忙碌碌找人参？你以为山里的猎人都熬鹿胎膏拿虎骨？他们都在种大烟。他们春天下山来，在我们补袜子的姐妹们屋里睡，

睡软了他们的骨头，从床上爬起来，拿着种籽进山。到了秋后，打下大烟，熬成膏子，背着来我们这里。你说，他来时急不急？他们急，比你还急呢。”

金大娘一阵子浪笑，这是让男人心跳的浪笑。

胡飞仍然很傻：“你们干你们的，朱老太爷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

金大娘脸色一变，沉着脸道：“误我们的财路，明铨、云知府，还那德木札布将军，都是我们的人。”

胡飞道：“我明白了。”他叹了一口气。

金大娘仍然很有耐心，问：“你愿不愿意去杀朱老太爷与柳无恨？”

这时，朱玉和红娃儿已经忘了自己，瞪眼看着胡飞，等着他答话。

胡飞突然笑了，他对金大娘道：“杀朱老太爷是个难事儿，你知道不知道？我这个人不大讨厌，朱玉大小姐总想要我娶她。我一娶她，朱老太爷不就成了我的老丈人，老丈人是老泰山，你听说谁杀过老丈人，谁搬走过泰山？杀了老丈人，你让我老婆怎么办，她怎么还能对我好？”朱玉顿时脸色通红，她骂也不是，竟然一时语塞，愣怔住了。

金大娘道：“你不想去？”

胡飞一叹道：“想去也不成。”

金大娘一阵子媚笑，抚摸着胡飞的头，象无限爱怜：“你用不着和她去结婚，你和我结婚。我会疼你一辈子，你会一辈子都快活，绝不后悔。”

胡飞道：“如果我不同意呢？”

金大娘一叹道：“那只好先杀了你，然后再杀这两个女人。”胡飞道：“杀了我倒不要紧，可别杀她们两人。”金大娘道：“想不到你竟是一个情种。那好，我可以让她下身穴道受制，住在山里的一间小屋，门口也挑一根树枝，上面挂一只破袜子。你知道，赶山下来男人知道心疼女人呢。”

金大娘就一阵浪笑。

胡飞叹道：“好，那你就先杀了我吧。”

他眼睛一闭，等死。

金大娘一狠心，掌直劈向胡飞的头颅。

这一只手白净净、嫩生生的。

朱玉和红娃都一齐尖叫起来。金大娘吼道：“别鬼叫，让他去了阴间也不安宁。”

朱玉吼道：“胡飞，让她杀了我，你活着，为我报仇。”

红娃儿道：“金大娘，你这个狗女人，来杀我，让他活着。”金大娘道：“真是有情有义的，让我怪可怜的，还真下不了手！”她手疾如风，向胡飞头上劈落。

胡飞突然身子一震，飞起来了。他身子在空中一旋，人又落在床上。

金大娘不知怎么，竟落在床上，坐在他身边。

金大娘竟不能动弹了。

胡飞笑吟吟道：“别忘了，我是奇侠。奇侠自然不怕你那迷药，是不是？”

金大娘不说话，她不知道说什么。变生仓猝，小乐子、白白、辣子、苦苦都愣住了。她们急用刀对准了红娃儿和朱玉的头颅。金大娘不愧是金大娘，她用一只手梳理头发，那姿势很是优雅，很是从容。金大娘慢慢说了话：“你们听着，别管我。如果我死了，小乐子就当头儿，然后是白白、苦苦、辣子，不能起内讧，让那些臭男人瞧小咱们补袜子的姐妹。你们杀了这两个女人，快走！”金大娘就闭上了眼睛。

小乐子与白白在哭，苦苦与辣子在冷笑。

四个人吼：“胡飞，你动金大娘一下，我们宰了你的人！”

有人叹了口气道：“杀了人，你们一个也好不了。”

循声望去，鼓驾上蹲着一个男人。这个人盘腿坐在庙鼓上，奇怪的是，他的小腿能象人的手臂，抱住了庙鼓。

这人是瘸丁儿。

胡飞道：“我早知道你来了。”

瘸丁儿道：“我想看看你那临危不惧的样儿。”

胡飞道：“屁！你想看我死！”瘸丁儿道：“你死不了，你那贼眼早瞅着鼓架上了。”

胡飞道：“除了你，没人能稳稳坐在上面。”瘸丁儿道：“你别灌老子迷魂汤。”

胡飞道：“我是说你瘸得可怜。”瘸丁儿道：“扯你妈的蛋！你说让她们宰了谁？”

胡飞道：“你什么意思？”

瘸丁儿道：“你凑上去，我也凑上去，两人一出手，谁能救出一个。另一个只好让她呜呼哀哉，死了算了。我看还是救红娃儿，好歹咱们是一家人，你说对不对？”

瘸丁儿一边说，飘飞下来，奔红娃儿身边去。苦苦和辣子一挺刀剑，喊：“别动！”

瘸丁儿只好站住。

胡飞突道：“瘸丁儿，让她们走。”

瘸丁儿道：“让她们带走人？”胡飞点点头。

瘸丁儿道：“好，反正也是你这个王八蛋的事儿，又不关我事，我忙什么？你们走吧。”

四个人押着朱玉和红娃儿向外退。

胡飞道：“等一等。”

他对金大娘笑：“你是不是也走？莫非你真想等着我娶你？”金大娘不信：“你放我走？你不怕我宰了你这两个人？”胡飞道：“怕，怕也没办法。我就告诉你，我不想杀人。如果你动她们一下，我就把你们全宰了，让长白山再也没有一根挑袜子的树枝儿。”

金大娘嘿嘿冷笑，她笑得不那么快活，因为知道胡飞说话一向很认真。

她走向门口，与四女挟带着朱玉、红娃儿走了。

## 第五卷

### 第一章 老人会

小镇里，朱老太爷的百草园，他正站在一丛草木前发怔。

这一丛只有五株草木放在一起，很是奇特。

朱老太爷的草园中，每五株草木弄在一处。显然这老人并不是精于此道，弄得就不伦不类，单看这五株草木，弄在一起就足以叫人不能明白他究竟如何想的了。

这五株中，有一棵是盆中的小榆树。榆树能长成小小虬松一样，高只二寸，围却有一尺，长满了榆钱。

朱老太爷正在沉思，突然觉出身后有一股逼人的杀气。

他晚了，他太沉溺入自己的情感里了，给身后那人以可乘之机。放眼天下，大约只有十几个人可以在朱老太爷后杀死他。这些人中有胡飞、段大勋，还有长白鹿公，武当短道人、峨嵋清师太，还有少林的癫疯狂三和尚。

身后这人是谁？

朱老太爷一动不动，他知道他不能动，一动必死。他只有等待。身后那人比他更有耐性，那人一语不发，只是在等。朱老太爷在等，等那人先动，那时他可以寻机会脱身。那人也在等，在等朱老太爷动，一等他动，就露绝大破绽，可以一击毙命。

两个人都很有耐性。

朱老太爷头上冒一层冷汗，他知道很危险，他一生历险不下千次，但没一次象这样，完全被动，束手无策。

那个人讲话了：“其实，你用不着伤感，人总是要死的。”

朱老太爷道：“我可不怕死。”

那个人道：“你当然不怕死，不然你当不成‘刺五家’的总头儿。你是伤心于停死

了，他虽然贪一点儿，但是个好手。你也为那个小僮死去伤心，虽然他只不过是一块马粪包……”

朱老太爷正色道：“马粪包是止血良药。”

那个人道：“这一株矮柳，自然是柳无恨了。那一株两色草，恐怕是那个二戒和尚。这一枚兰草，是你的女儿朱玉朱大小姐。是不是？”

朱老太爷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好眼力。”

那个人道：“不是我眼力好，而是你眼力差。”

朱老太爷道：“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人道：“说说看。”朱老太爷道：“我一直知道有一处出了点儿岔儿，也很诧异朝廷为什么不抓住他们，柳无恨、二戒、小僮、还有于停都在外面闲逛。我终于知道了，他们中间有一个探子，一个朝廷的探子。”

那个人道：“你刚刚明白，已经晚了。

你知道他是谁？”

朱老太爷：“我知道。”那个人道：“那样你就一定得死了。”朱老太爷道：“不一定。”他倏地转身，向身后那人扑去。这是朱老太爷“梟扑夜鼠”的一招绝技。

但那人显然不弱，朱老太爷一转身，只有那么一眨眼的工夫，右肋下让出一个空门。一眨眼时间对于高手已经足够了。

一粒暗器就从朱老太爷的肋间打了进去。朱老太爷这一扑本来致命，但肋下受伤，他便中途而坠。

朱老太爷嘴角沁血：“是你？”

那人点了点头道：“是我，你没想到，对不对？”这人是长白鹿公。

朱老太爷喘着，强撑着，问：“我欠你什么？”

长白鹿公道：“你不欠我什么。”



朱老太爷道：“那你为什么下手？”

长白鹿公道：“你欠朝廷好几条人命。你知道朝廷有几个清官？你知道天下有几只白乌鸦？没有白乌鸦，就没有清官。你弄得那些大官们睡不好觉……”

朱老太爷道：“所以你要杀了我？”

长白鹿公道：“本来我没有机会。你在这儿伤心，伤心于停的死，伤心小僮的死，又伤心你女儿的被挟，你给了我机会。”

朱老太爷道：“你知道我今年多大年纪？”

长白鹿公道：“我不知道。”朱老太爷一笑道：“我七十三岁了。你听没听说那一句‘人生七十古来稀’？”

长白鹿公道：“可我保证你不想死。你中了我的毒器，马上要死了。你想要交代后事，你想要告诉别人是谁走漏了你的风声儿。可惜晚了，如果一会儿来了人，只会见到你的尸体。他们互不相识，没了你，这一大园子草就会凋零，他们就会散了。‘刺五家’就成了过眼烟云”。

朱老太爷坐在地上。

长白鹿公道：“你为什么不说出来？把这些花花草草的名堂讲出来，你也会有救了。”

朱老太爷显然在勉力御毒，他颤抖着，说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就有人搭上了活：“因为我想全知道？”

这人是江南漕运使荣唤。

荣唤再没了输钱那三孙子模样儿。

荣唤道：“你以为二戒和尚真给你捆来了一个冤大头？你以为我只能做个江南漕运使？你以为皇上对明铨、德木扎布还有云知府的死就不闻不问了？你知不知道天下第一赌场上的冤大头就是圣上的巡抚大员？”

朱老太爷低下头，闭目不语，他只等一死。

荣唤道：“你说！你说！那些草都是谁？那些草木都是谁？那些人都在哪里？”

朱老太闭目不语百草园里很静。平静之中，却有了两个人的谈话声。一字一句地传过来。

“我就看不惯这些假威假虎的狗东西！”“比起这些王八蛋，我简直就是好蛋，是凤凰蛋了。”

“你是个狗屁凤凰蛋。”荣唤吓得四处看。他怕，因为他不知道百草园的秘密。

长白鹿公突道：“滚出来，你们这些王八！”

就出来了两个人，是胡飞与瘸丁儿。荣唤见得这两人，吁了一口气，又摆上了官架子：“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瘸丁儿笑一笑：“来看看热闹。看一个王八蛋怎么暗算人的。”胡飞道：“我可不想看热闹。你这老家伙闯祸了，你伤了我老丈人，你知道不？”

荣唤道：“胡飞，你别胡闹，你可是拿了朝廷银子的。”

胡飞道：“我没拿朝廷银子。”

荣唤道：“段大勋给你的三十万，就是朝廷的银子。”

长白鹿公道：“听说你这人很有赌德，从不赖账。你今天必须还我一百万两银子。你快去弄银子吧，我在这里等你。”

胡飞自在道：“好，好。你今天一定要银子？”

长白鹿公点点头：“你后悔了？你忘了，我曾告诉你，武当的长道人为了还我条命，死前拚命赶路，死了仍欠我一条命。我催债一点儿也不留情。”

胡飞道：“好，我今天一定还你。不过，我得先宰了你，然后挖一个坑，用一百万两银子埋你。”

长白鹿公一愣，突然道：“好，好。人家都叫你奇侠，那是捧你这王八蛋，你真以为你这小子有能耐？”

胡飞一笑道：“试试看。”他回头，向瘸丁儿一笑：“你去护一护朱老太爷。”荣唤想跑。

胡飞道：“你站着别动，如果你一动，我就让瘸丁儿宰你。别看他瘸，让你先跑过三座山，他也会宰了你。”

荣唤果然吓得一动不动。

胡飞道：“长白鹿公，你马上掏出解药来，给朱老太爷服下去，不然你今天就没命了。”

长白鹿公冷笑道：“你几时听说过我怕受威胁？你杀了我，这一辈子就过不上一天安稳日子。你信不信我这话？”

胡飞道：“我杀人时只想快活，不想今后。”长白鹿公悠然道：“段大勋总说你这人很厉害，今天我可要领教领教了。”胡飞笑：“我可不能让你失望。”

## 第二章 生死情

长白鹿公笑道：“胡大侠，我要提醒你，皇上对这百草园可是很看重，你要动手，别伤了这儿的一草一木。”

飞道：“你又不是皇上的狗，怎么能叫你这样的人来看这园子。要派也得派一个年轻的狗来。”

长白鹿公的脸色很难看，冷哼道：“好，咱们来试试，谁更强些。”

长白鹿公用一对鹿角做兵器，这是一对血鹿之角。

把鹿活活捉来，让它的鹿角天天在天池冷水浸洗，洗过之后又用微火慢慢生焙那鹿头，鹿角便慢慢凝血，过上七七四十九日，在阳光聚顶脚下凝冰的日子里，一点点让鹿的下身没了血脉，让所有的血都凝向鹿头，就生生一剑砍下鹿头，再削下鹿角，这样的

鹿角为血鹿之角，坚锐无比。

这是一对小小的八岔鹿角。

长白鹿公在冷笑。他不相信奇侠胡飞会有什么过人能为。他要把这鹿角生生刺入胡飞腹腔，用胡飞的一腔热血浸淫这鹿角。如果没有活人的血浸它，鹿角决不会这么坚锐。

胡飞站在长白鹿公面前，他没有兵器，没人见过胡飞的兵器。

他的兵器就是他的一双手和两条腿。没人能让胡飞败北。但眼前是关东纵横无敌的长白鹿公，他是不是很有把握取胜？

长白鹿公道：“这一对鹿角绞死了关东大侠徐如冰，也刺死过武当道人，破过少林高僧的腹，你如果不用兵器，必死无疑。”

胡飞一笑道：“既然是必死，何必再用兵器？”

白鹿公道：“那你肯定会后悔。”

胡飞道：“我决心杀死你，除非你掏出解药，解了朱老太爷的毒。”

长白鹿公道：“只要你杀了我，解药你拿去好了，你记住，白色粉末是解药，黑色是毒药，口敷各半。”胡飞道：“好，我如果杀了你，一定厚敛你。”

长白鹿公道：“我也一样。”

两个人杀在一起。

荣唤看得惊心动魄。

他只看见长白鹿公的鹿角漫天飞舞，看到长白鹿公绕胡飞团团转。他心里很快活，以为长白鹿公一定会杀死胡飞。

癩丁儿只是冷笑。

荣唤道：“你为什么不着急？你为什么不去助他一臂之力？他眼看要死了。”

癩丁儿冷冷一笑道：“就凭这老家伙，想杀死他，没那么容易。”荣唤道：“你没看到他穷于应付，只能守不能攻？”癩丁儿道：“长白鹿公忙，这王八蛋闲、长白鹿公急

急用招，这小子一对付便随手化解，要你说，谁胜算大些？”荣唤不讲话了。

长白鹿公用尽解数，他遇上了最难对付的人。

他曾同被他救过一命的武当长道人闲论武林。长人道：“你的武功可臻天下一流，但切不可与三个人为敌。”他问是哪三个人，长人道：“一个是江南才子公忌，这人有鬼神不测之机，他出手制你在先。你如与他对敌，必败。”他问结果会如何，长人道：“苟公忌会放了你，只要你说一句我输了。”

他问另两个人，长人道：“一个是大内侍卫头领苟大锦，这人精瘦，功夫无任何一家之痕迹，制人于死时只一招毙命，多有看苟大锦杀人者过后细细思量，越想越明白他那一招是天下杀人最简单最有效的一招。这个人如果要杀你，你最好马上跑，跑得越远越好。据说此人杀人，对手只要一跑，他便一笑置之，不再追赶。你如果遇上了这个人，就该只有一个念头：跑。”他问最后一个人是谁？

长人道：“我也不知道他是谁，这人自称他叫胡飞。你听他道出自己名讳时便知他这名字是假的。他三十岁上下，耷眉毛，大嘴巴，武功招数无人能识，没人见过他用什么兵器。在武当山上与三道人较阵，以一双空手破三道人剑。他还独自一人入达摩堂藏经阁观武林秘籍，少林僧知而不获，因他每日取书，竟至少林大雄宝殿上藻井坐读。这人的功夫不是学来的，也不是悟的，而是先天的。这人是武林奇才，二百年也难得一见的奇才。”

他当时不以为然，笑问他见了胡飞该怎么办。长道人叹气道：“我真不知道你该怎么办，最好的办法是你不要遇上他。”

可是，长白鹿公遇上了胡飞，而且交上了手。

他一出手便占先机，这让他暗暗惊喜。他明白，武技一道，在乎于先，先则可杀人，杀人力夺人志、夺人魄；先则可引对手从己欲而出击，便有胜算。但他一出手，便知这千古不易的道理在胡飞面前没一丁点儿用处了。他一出手，招未至招尽，对手已然化解

在前，这好比他要尽一切招法，对方只是在看他演练，陪他行招，长白鹿公心里渐渐慌乱。

胡飞说道：“我说过，我今天要杀了你。”

长白鹿公用一对鹿角叉向胡飞，招招不离胡飞胸前大穴。

胡飞道：“你这一对鹿角比铁器还坚，对不对？”

长白鹿公冷笑，只要鹿角在手，即或战胡飞不下，总还可以逃走，胡飞能奈他何？胡飞倏然出手，五指箕张，平平伸向鹿角。长白鹿公心喜，他知道这是他的一个机会，一鹿角刺去，胡飞的平平飞掌便可被击透。他用力一纵，用全身力道去刺胡飞这一掌。

胡飞的手掌只稍稍向下移动了一点点儿，五指就夹住了鹿角。鹿角顿时滞住，长白鹿公觉得象鹿角插在山石之上，撼动一点儿也难。他使尽全力，而胡飞屹然不动。

胡飞的手指一动，叭叭叭，八岔鹿角最上面的四个岔全被胡飞掰折。

长白鹿公怔住了。他知道他这一对鹿角的力量，在朝阳初升时，他曾用这一对鹿角击长白坚锐无比的铁树，铁树无伤，但吱吱怪叫着倒下了，连根被拔了出来。一击重几千斤之力而鹿角无伤，但胡飞用手指竟把他的鹿角弄折。

长白鹿公心里又急又乱，他把鹿角掉头转向自己。鹿角断裂之处，隐隐有毛孔可见，那毛孔呈红色。长白鹿公明白，他每每杀人，血便从这里冲激而上，滋润这鹿角。他心里一阵迷离乱，难道长道人的话对，遇见这个胡飞就一点儿法儿也没有了么？

他忽然冷笑起来，笑得有点儿怪异，荣唤与癸丁儿都很吃惊。

他对胡飞只说一句话：“我知道我用什么方法可以对付你了。”

胡飞竟然很高兴，说道：“你不妨试试看。”

长白鹿公突然把折断了四支岔脚的鹿角刺入自己的腹内。

他面色苍白，踉跄着，对胡飞道：“你看，这鹿角不是不结实，它是不是太渴……渴了……三天没喝血……不信，你再试试……”白鹿公蓦然倒下。

胡飞慢慢走向荣唤面前。

荣唤扑通一声跪倒了：“胡大侠饶命，胡大侠饶命！我不想来，是皇上派那个段大勋找我的……”

胡飞的眼珠子红了：“滚，你马上滚，别等我改了主意，滚！”荣唤跑得很快，他一生都没这么快地跑过。

解药找到了，胡飞和瘸丁儿扶起了朱老太爷。

朱老太爷已昏厥多时，胡飞硬把解药放在他口中，用内力助他将解药送下。

朱老太爷醒了。他看着胡飞，看看倒在地上的长白鹿公。朱老太爷挣扎着要起来，但起不来了。

瘸丁儿要走，朱老太爷示意他别走，去把那烟袋拿下来，递给胡飞。他示意胡飞拧开烟袋。

烟袋中有一块玉。这是一块澄净得象海水一样的碧玉。这块玉的形状胡飞和瘸丁儿都熟悉，这是一截树枝模样的玉石，有一截树枝，旁边还有一枝带叶的小枝。朱老太爷道：“这是刺官棒，也叫刺五加，民间叫它老虎撩子，它是百草园的主人。”胡飞看着朱老太爷。

朱老太爷示意胡飞展开那些点烟的纸媒儿。

第一条纸媒儿有字：送去河南，赈荒用两笔银两计八十四万七千两白银。

第二条纸媒儿：山东瘟疫，送去七十万六千八百两银子，交山东剑客鞠一萍收。朱老太爷的烟口袋里有三十多根纸媒儿。

朱老太爷喘息看，道：“胡飞，这是大事，你该干大事。

如今，‘刺五家’艰难，以这信物为凭，可召回天下‘刺五家’人。众望所归，你……你干吧。”

胡飞摇摇头：“朱老太爷，我干不了。”

朱老太爷抓住他的手臂，喉咙咯咯响：“你……干……不干？”胡飞不忍看他那情状，就点点头。

朱老太爷一笑，他笑得很艰难：“你为什么不去向……玉儿……求婚，她……早就等……等……”朱老太爷的头一歪，死去了。胡飞看着这块玉，他揣起了这玉。

他和瘸丁儿把朱老太爷埋在草园内，埋在一棵虬松下。这是一棵很老很老的的虬松。园内只有他是独一个处在石崖边上的。胡飞对瘸丁儿道：“把这一棵虬松砍了，别留下一点儿树根。”

瘸丁儿不解。

胡飞道：“还得去把那丛榆砍掉，拿掉那块马勃，还有那一株两色草，摘下来给我。”

瘸丁儿都办了，问道：“还干什么？”

胡飞道：“你留在这里，给朱老太爷立一块碑，碑上什么字也别刻，等我回来。”

瘸丁儿道：“你去哪儿？”

胡飞看着手里的那一株两色草，道：“找一条狗。”

### 第三章 二戒和尚

二戒和尚独一个人坐在床上。他面前放着一钵狗肉，一坛好酒。二戒和尚一戒女色，二戒做坏事，其他的事无戒。所以二戒和尚一贪酒，二贪吃。狗肉是煮得浓浓的汤汁煨的，很香很香的，二和尚不断地吸，用口吸着喝。二戒和尚的功夫也很特别，他口啜，汤便从瓦钵里飞起，直入二戒口中。看来汤很热，二戒和尚一吸汤入口，脸上便滋滋地冒汗。他喝得很急。

“其实，你用不着这么急，完全可以慢慢地喝，烫坏了怎么办？”

二戒和尚不用抬头，他知道来人是谁。



他叹口气：“我本来想在你来之前把这酒这汤都喝完的。”

胡飞站在他面前：“现在你慢慢喝，我可以等。”

他稳稳地坐在二戒和尚对面。他等得很耐心，仿佛他来这里，就只是来等二戒和尚喝酒、喝汤。

二戒和尚叹口气道：“你想不想喝酒？”

胡飞道：“想。”

二戒和尚道：“好，你想不想喝汤？”

胡飞道：“想。”

二戒和尚道：“那你为什么不喝？”

胡飞道：“你杀了朱老太爷的灵犬，你入草园，被那只狗发现了，你不得不杀了它。从那以后你只好装做是馋狗肉，每天去吃狗……”

二戒和尚道：“狗肉也确实好吃。这还是于停教我的法儿：用酒泡骨，骨头酥软之后，煨上作料，骨头在狗肚肠里，你先用水浸死狗，血一点儿不丢，狗肠胃弄净，扒好，煨成肉酱，成了作料，狗肉才香，汤才好。

量天尺于停善吃，可惜他死了。”

胡飞眼睛瞪得很圆。

二戒和尚笑道：“你知不知道总笑的人心里都很苦？”

胡飞不言语，他慢慢把那一棵两色草放在桌上。

二戒和尚道：“你喜欢草么？我不喜欢草。凭我二戒和尚至少应该是一棵树，我凭什么只是一棵草？”

“你连一棵草都不是，你只是一堆臭狗屎！”二戒和尚回过了头，他身后站着柳无恨。

二戒和尚笑了：“好极了，我总想和你这个冤种比试比试，你可来了。”

柳无恨静静而立。

胡飞突然说道：“你想不想和我比试比试？”

二戒和尚狂笑：“为什么不试？”胡飞道：“好。”

二戒和尚从兜里掏出四个小包来，这是四包毒药。这四包毒药是可以毒倒天上飞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一切生物的剧毒。

二戒和尚道：“我不想和你动手，只想和你比试服毒。把这四种毒药你我各摸一包，放入酒或汤里，谁吃了不死，就算赢了。我赢了，你放我走；我如输了，当场死在这里。你是奇侠，敢不敢一试？”

柳无恨迈上一步道：“我来和你比试，一刀一剑来拚，想用毒药杀人，哪有这么容易？”

胡飞一笑道：“柳兄且慢，先让我来与他比试服毒，看他又会怎样？”二戒和尚一怔，突然狂笑道：“好，好！果然不愧叫个奇侠。”

胡飞道：“这是你的机会。”

二戒和尚道：“对。”

胡飞道：“已经想了很久。”

二戒和尚道：“我一向很谨慎。别人不知道，我在哈哈笑的时候，心里就在拿主意，我一向很少失手。”

胡飞道：“你想把我毒倒或毒死，让柳兄来不及与动手，你从此就可以远走它乡。”

二戒和尚道：“你说错了，我毒倒你，但不让你死，我要让你与柳无恨和我一起走，走到一个谁也找不到我的地方，然后我可以给你解药，让你慢慢恢复，那时我可以迈着方步，一步一摇地远走高飞。”

胡飞道：“算得不错，但你还缺一算，你怎么会知道我一定会中毒？”

二戒和尚笑得很得意：“因为我早就知道了，你除了对用毒一道不大精通外，好象

什么也难不倒你。”

胡飞叹气道：“你这个人果然很聪明。”

二戒和尚道：“这是四包毒药。一包是长白山上的草爬子毒液。一千只草爬子只有一只是有毒的，可这只却可以毒死一头老虎。你没见过，我可以告诉你，一只兔子被草爬子叮上，死了，狐狸吃了兔子，狼咬死了狐狸，熊啃死了狼，豹又咬死了熊，虎又咬断了豹子的喉咙.....你知道最后怎么样？”

胡飞道：“不知道。”

二戒和尚不无遗憾地说道：“你应该知道的，虎、豹、熊、狼都中了毒，即使不被咬死，也只是一堆死肉。最后第二天死虎的身边落下了一群长白山的兀鹰。它们吃死虎肉，翅膀只扑闪了几下，就落下，死了。你知道不？只因为兔子身上叮了一只草爬子。草爬子是只有人三根头发那么粗，小米粒大小的一粒小虫。”

胡飞道：“我明白了。”二戒和尚道：“第二种，是毒蛇涎、倒鳞鱼刺、沼泽蛾、毒伞菌四种毒。这四种毒合成一种，更是其毒无比。”

胡飞冷冷一笑。

二戒和尚道：“这第三种是铁树叶、蛇窑土、冷雾水、番木根。第四种是金水根，银水底儿，黑水锈，黄水苔。你知道金水根是金矿里的污水、银水底儿是熬银子的浮渣儿，黑水锈是黑煤的泡水，黄水苔是硫磺泉染出来的石苔。这四样吃下肚去，立刻要人命的。”胡飞道：“我明白了。”

二戒和尚又笑嘻嘻道：“你明白了什么？”

胡飞道：“我明白了必须尝一尝你这毒，否则你这害人的苦心思不是白用了么？我还明白了，如果我吃下去这毒药还不死掉，你可是一定会死，而且你一定会死得很惨。”

二戒和尚突然不笑了，道：“好，那就试试。你想吃哪一种？”胡飞一笑道：“你说吃哪一种最好？”

二戒和尚一愣，他真说不出，你让人服毒时，吃哪一种毒最好？这怎么说得出。

胡飞笑道：“好，索性由你，你吃一包，推给我一包，你吃两包，剩下的两包归我。”

二戒和尚道：“你不后悔？”

胡飞道：“为什么要后悔？”

二戒和尚道：“因为那样，你就死定了。”二戒抓起了一包毒药。

这是第三种，他一口把这毒药服下，又去喝几口狗肉汤汁。他把这第四种毒药推给了胡飞。

这是金水根儿、银水底儿、黑水锈、黄水苔毒。胡飞吞下毒药，竟然也去喝狗肉汤，他足足喝了三大口。二戒和尚道：“够了，够了。”

胡飞问道：“为什么够了？”二戒叹了口气，他又笑了，脸上的笑很明朗：“我忘了告诉你，这狗汤里有药引子，那药解草毒，而你喝下的是金银之毒，那药引子只能让你死得更快。”

胡飞道：“是么？这可糟了。可不知道我会怎么死？”

二戒和尚仍然在笑：“我当然可以告诉你，这死法很别致，只要一炷香的时辰，你的骨头就渐渐碎了，碎成一块块粉末，你自己就能知道，可听不见它叭叭响。能听见那响该有多好？但没了骨头，你这个人就会渐渐矮下去，矮下去，看不出头来了，也看不出身子来了，只堆成了一堆肉，你只剩下了一堆肉。你说，这样死去好不好？”

胡飞竟然又喝了一口汤，叹道：“好。”

二戒和尚道：“你越喝得多，死得越快。可惜刚才我忘了告诉你了。”胡飞道：“柳兄，你为我点上一炷香，我象是有一点儿站不起来了。”

二戒和尚在笑，笑得很欢畅。胡飞面色苍白，坐在他对面。二戒和尚很有兴致：“你没机会吃另一种毒药了，这挺遗憾，对不对？”

胡飞道：“也许我还死不了呢？”

二戒道：“你已经不行了，你的头不是在冒汗么？”

胡飞的头上直冒冷汗。

一炷香的时辰也很难熬，尤其是在你服了毒药的时候。

一炷香的时辰终过去了，胡飞脸上的汗居然也没了，他看着二戒和尚，笑了一笑道：“你瞧，我还没变成一堆肉。”

二戒和尚的脸却变了色。

胡飞手指往桌上轻轻一扣，桌角叭地碎了一片，胡飞笑道：“你瞧，这毒药没用。你是不是拿错了，把煮汤的辣子当毒药了？”二戒和尚脸色紫胀。

二戒和尚突然道：“还有两包没吃完。”

胡飞道：“快，快拿来吃！”二戒又推第一种毒药推给了胡飞，他喝下了第二种。胡飞喝下的是可以一连毒死长白山一切野兽的草爬子毒液，这是二戒和尚用几百只几千只毒草爬虫汁集成的剧毒。二戒喝下的是毒蛇、倒鳞鱼刺、沼泽蛾、毒伞菌这四种毒合成的毒药。二戒和尚道：“喝不喝酒？”胡飞一笑道：“喝。”

二戒和尚道：“喝酒不好。”

胡飞道：“不好就不好。”

二人就都饮了一大杯酒。

胡飞释杯而叹道：“好酒！”二戒道：“好酒是好酒，可惜你这回没救了。草爬子毒一喝酒就没救，你这回再也没法儿杀我了。呆一会儿，你会变成一个痴呆人，整天口边流着涎水，不知过去未来，不知冷热苦痛，你只能是一个呆呆傻傻的人。”胡飞道：“是么，你看要呆多久？”

二戒道：“一刻钟。”足足有两刻钟，胡飞仍然安安稳稳坐着。二和尚的脸变了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

二戒和尚突然笑了，他朗声道：“既然你不死，我只好自己死。”他把一柄剑插在腹

上，剑尖透背而出。

胡飞道：“你不该这么性急。”

二戒道：“我毒不死你。”

胡飞掏出一个药囊，这是长白鹿公的药囊。“这上面有两行小字，写的是：‘服此药后，天下无忌’。”

二戒和尚道：“我看低了你，好……好，天下无忌。我不知你还有这一手……”胡飞道：“这不是我的，这是长白鹿公的……”

二戒和尚叹道：“怪不得，我还欠他……一条……命。你、你……”

胡飞道：“这是你写的欠据。”

二戒抓过来，急急煎地用一只血手把字条送到口边，吞下去，长吁道：“我……我谁的也不欠了……不欠了！哈哈！”

二戒和尚大笑而亡。

柳无恨和胡飞默默地看着他。

## 第六卷

### 第一章 鱼蛇聚

天池脚下，有一片茅舍。

传说长白大侠宋冰儿曾在这儿结庐而居。宋冰儿坐冰卧雪，在天池垂瀑之下看那飞溅轰鸣的瀑布，看那生生不息的三线垂水，看了十日，两目隐隐疼痛，见那瀑布十分繁复，水流千态。看了百日，见那垂瀑，一跌一宕，象在陈述人世间万物至理，每一迭一折都有无变化，顿时豁悟，创七七四十九式剑法，号称“鸣泉剑。”自宋冰儿之后，这

长白垂瀑之下再无人居。泉水虽好，毕竟远隔人世。人心虽恶，但人面可亲，人最难耐的也是孤独。于是，世间再无宋冰儿这样的大侠。

天池下，有一如屋大石块。石块上立了一人，这人是段大勋。又从岳桦林下飘乎焉飞来五个人。这五个人是金大娘、白白、苦苦、辣子、小乐子，四个女人都携一拐杖，只有金大娘空手。

四个女人停在水边，只有金大娘轻轻一跃，来到大石之上。段大勋冷冷看着金大娘。

金大娘媚然一笑：“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段大勋道：“我看她们都有那么一只袜子，想必你也有，为什么你的袜子看不见。你的那一条拐杖呢？”

金大娘抿嘴一笑，顿笑出万千柔情。她抿抿头发，从鬓边摘下来一只玉簪，这玉簪很象一条拐杖。奇的是，那簪头上竟挂着一片金叶，上面刻的果然是袜子模样。

段大勋嫣然一笑：“你这袜子也忒小了一些，怎么让那些亡命之徒赶山客进门？”

金大娘嫣然一笑道：“我可不给那些赶山人补袜子，我要侍候的最起码也得是王公贵族，大内侍卫总管什么的。”

段大勋冷冷一笑，道：“朱老太爷死了。”

金大娘道：“你怎么知道？”

段大勋道：“掘了坟，见到了尸首。”

金大娘拊掌而笑：“好，长白山里又少了一条咬人的猎狗。”段大勋道：“你这条蛇又该忙碌了。”

金大娘道：“别忘了你答应我在长白山里可以便宜行事的。”段大勋道：“当然。”

金大娘道：“他们该住手了，群龙无首，自然再也不会杀人。”段大勋道：“你怎么知道不会？”

金大娘道：“那个百草园一定荒了。”

段大勋慢慢说道：“没有。不仅没荒，而且好象又多了一些草啊树的.....”金大娘道：“这倒怪.....”

段大勋道：“昨天，奉天又死了人，盛京留守死了。”

金大娘道：“又是背上、前胸插了截树棍儿？”

段大勋默然道：“这一回是从脑壳上插进去的。有人看了，是从二十米内用内力一击而透入的。”

金大娘道：“有这种内力的人没几个？”

段大勋道：“我明白。”

段大勋突然道：“你的那些人为什么不去百草园？”

金大娘不解地看着段大勋。段大勋道：“你的三千姐妹去百草园了，女人也有疯了的时候，尤其在她们喝了一点酒或者被男人欺骗了之后，她们总想砸碎一点儿什么，就冲进了百草园，打啊砸的，把草啊树啊都砸了个稀巴烂。那里有人也不敢惹你，因为凡是能上长白山的男人每一个都是真男人，他们刚勇无比，他们总有自己的补袜子的人。他们不怕虎豹豺狼，不怕山野孤独，就怕补袜子的心上人哭。只要补袜子的心上人一放鸽子，他们马上就会下山来。那时，上千人哪，上千个不怕死的人站在一起，胡飞呀癩丁儿呀，又能有什么办法？”金大娘看定段大勋：“你好象知道的东西并不少。还知道什么？”

段大勋想搂抱金大娘，金大娘一闪过去：“别抱我，你不过是长白山上的一朵晃花儿，假样儿。”

## 第二章 壮士一怒为红颜

百草园。



园内有一块大石，大石上孤零零只有一棵树，是胡桃树，说是胡桃，其实是长白山上的核桃树。

胡飞对柳无恨道：“你觉得这棵树怎么样？你现在还是不是恨不能杀死我了？”

柳无恨突然难得地一笑：“我现在可不想杀死你这个王八蛋。”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朔望之日，依过去朱老太爷规矩，这里要大开园门，任何人都可以入园来观看草木。

园子里满是人，足有几百号人。

胡飞向园内看了一眼，突然对柳无恨道：“柳兄，这不对了……”柳无恨道：“怎么不对？”话刚说完，柳无恨也怔住了。他发觉他与胡飞正陷在三八二十四人的包围之中。这些人每三个人一组，八伙人分别站在他与胡飞身边。

这些人都很瘦，身上只有些精肉。这些人手中都没有武器，都握着一根小小的棍子。这棍子有三尺半长短，光溜溜的。这些人都脸上漠然，没一点儿表情。

胡飞道：“诸位老兄想干什么？”这些人中有一个大胡子问胡飞道：“你姓不姓孙？”胡飞摇头道：“不，我姓胡。”那些大汉马上面露喜色。

大胡子又问柳无恨道：“你姓不姓孙？”

柳无恨道：“我是柳无恨。”

大汉问道：“这么说你不姓孙了？”柳无恨道：“告诉你，我不姓孙。”

那些大汉们很快活。

大胡子道：“咱们这些人呢，是赶山人。赶山人哪，都敬重老把头。老把头家住山东本姓孙，死在长白山为尊，一心无挂好凄苦，做神护咱赶山人。你要姓孙就不好办了，咱呢杀也杀不得，打也打不得。你不姓孙那就太好了，咱们就也打也杀！”

他这一声刚说毕，这二十三名大汉动也没动，但园中那些人突然一齐出手，把园子里的草木都打得七零八落。人很多，转眼间，草园就变成了垃圾场。

胡飞一笑道：“人不少。”大胡子道：“八百壮士。”

胡飞道：“为什么要毁这草园？”大胡子道：“为了不冷。”胡飞道：“怎么不冷。”

大胡子道：“你进过山没有？十天八天的不算，三个月五个月或者半年一年，那时你袜子破了，衣服破了，你想女人，一走出山，冷丁看见林子下有一间草房，门口立着一根树干，树干上挑着一只袜子。那时人心猛地扑扑跳起来，恨不能一步扑进屋里……”

胡飞道：“我明白了。”

大胡子道：“你觉得好笑？”

胡飞摇摇头。

大胡子道：“赶山人也有最怕的东西。不是虎豹，也不是毒蛇，赶山人最怕金大娘。

你知道金大娘谁？她是那些门口挑袜子的女人家的头儿。”胡飞道：“我知道。”大胡子道：“你想不想同我们动手？”胡飞摇摇头。

大胡子笑了，笑得很温暖：“我也不想同你动手，因为我知道你是谁，你可以一举手就杀死我。可你杀了我一个，就得一起杀死这八百人，否则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安宁。”

胡飞一叹道：“好。”胡飞仍站立不动。

柳无恨看着大胡子转身向外走，突然冷冷地喝了一声：“站住！”大胡子就站住了，他背对柳无恨，浑身松弛而立。

柳无恨道：“你知道我为什么姓柳？”

大胡子不答，这话没儿叫人回答。柳无恨缓缓道：“我可以告诉你，我原来并不姓柳，我姓玉，但我这人喜欢柳树，就姓了柳。你可以把朱老太爷的百草园全砸了，但这一丛矮柳可不能拨出。劝你还是叫人马上把它埋好，再浇上一点儿水。不然我可要杀人了，我不怕杀人，杀一个是杀，杀八百个也杀。你说对不对？”

大胡子笑了，慢慢地转回身子。他象是转了三次身，才正好面对着柳无恨。

柳无恨脸上漠然，没有什么表情。

胡飞笑了笑。胡飞笑，是因为他在大胡子转身的迟疑中，三次找到了制他于死地的机会。

柳无恨想一击而成，但他没找到机会。

大胡子慢慢把索拨棍横在面前。

他这根索拨棍很特别，这是铁树之枝。

十年前大胡子与许多参客伐倒了一棵树，见那树的年轮奇特，不觉大是惊异。别的树年轮是一圈一圈向外长，而这一棵树的年圈是一条线从里向外旋，中部没一点停断。赶山人们大惊，细敲敲，那树发出金石之声，不类木质。三十余个赶山人知道遇到了宝贝，就一齐下手，想把这树抬到山下去。但树木奇沉，抬上三五十米，就累得众人汗如雨下，只好停下休憩。正坐在这棵树上，远远见山下上来一个和尚，和尚脚劲甚健，很快便站在众人面前。

和尚见了这树，就道了一声阿弥陀佛，问：“众位想把这树抬哪里去？”

众人说这树不类乎常树，想把它抬到山下去，找人认它一认。和尚说：“何必找人，和尚自认得这树。”

众人忙问道是何树。

和尚道：“古时大禹治水，曾从九嶷山上得凤凰衔来树种十粒，大禹以此树种丢在九嶷山、泰山、恒山、华山、嵩山、昆仑、岳麓、不咸、大荒、九华、鹿岭之上，树种长九年便成大树。大禹欲以其为栋梁而架拦水之坝，因思其父鲧的教训，不能再堵水，只好疏浚河道，于是十树便不伐用。后来秦穆公伐了昆仑铁树，以为去参见西王母八骏之车轮。秦始皇用嵩山铁树做了御车，驾津户而临沧海。又有许多人砍砍伐伐，天下铁树十去其九了。这长白山自是有一棵铁树，我师祖师父与我三代人在山上寻找了六十多年，天幸让我找到了这棵铁树。”众人半信半疑。

和尚道：“铁树之树质，很是奇异，敲其声，象金石之响。闻其味，如兰麝之香。

铁树还有许多奇异，自不必说。它逢水而锈，遇玉而落，近金则软，见土则暗，无食则死。现在它刚刚被伐下不足八个时辰，如至黄昏不再喂食，铁树就会死去。”

和尚说时，自众肩上布袋里掏出一把把铁屑，将铁屑扔在铁树树干上。说也奇怪，那些锈蚀斑斑须臾不见，仍然是那暗红色的树皮，没一点点儿铁屑。

众人大为惊异。

和尚但向众人索要这树。

众人议争一番，对这和尚说道可以，但要这和尚付出十两金子，还要和尚给他们每人一根铁树枝。和尚道为什么不自取这树枝？从人回道这树枝坚韧似铁，实在无法弄下一枝一叶。和尚笑道这容易，便从怀里掏出一块大玉石，用玉石向铁树杈上切去。也是神奇，坚硬无比的铁树一碰那玉石便豁然切开，跌落下来，须臾把这铁树切剩了一根粗粗的树干。和尚好心，把那些枝杈儿削光，给赶山人每人弄了一根索拨棍。然后掏出二十两金子给众人。众人便告辞。而临下山时，频频回头，回顾那和尚，不知和尚怎样把铁树弄下山去。

后来，这三十人就有忘了喂这索拨棍铁屑的，忽然一日这索拨棍变成一滩软软的东西，还有的那索拨棍一入了水，便哗哗随水流红锈，转眼工夫棍成了一片锈水，蚀没了。更有的不小心用它碰了金子，就软成歪歪扭扭的难看模样。只有大汉极小心，兜里总是有些铁屑，时时喂这索拨棍，让这棍越来越黑，黑成了亮闪闪的模样，看上去极是特别。

大胡子的索拨棍能寻参、能拨蛇，也能杀人。

这时，就有一声女人的长长的叹息。

“何必动手呢？你为什么不依他？依他的话去做就是。”

满是男人的园子里，就有了五个女人。是八百壮士最为瞩目的五个女人：金大娘、苦苦、白白、小乐子、辣子。

金大娘仍然面带笑容：“你为什么让他把你们八百人都杀光？那样岂不满园都是鲜

血？即或是你们不怕死，也会累坏柳先生，对不对？”

金大娘满面春风，她对苦苦道：“苦苦，你去把柳先生的那丛命根扶起来，埋好。”

苦苦苦着脸道：“我不去。”

金大娘道：“你为什么不去？”

苦苦道：“活着命苦，我情愿叫柳先生杀了，也不去扶那一棵破树。”

金大娘竟然满面是笑，不以苦苦的话为忤，笑微微地问道：“你们谁乐意去？”辣子在冷笑，白白摇摇头。

小乐子突然说了话：“我去。”她袅袅地走到了柳无恨的面前：“我可怕被你杀了，因为我活得还不够。”她去把那丛柳树扶正，埋好，又真地浇了点水。

她的手上满是泥土，她满脸天真，问柳无恨：“柳先生，这样行不行？”

柳无恨突然向小乐子深深行了一礼，道：“多谢姑娘了。”

小乐子竟然腼腆起来，悄然一笑。白白、辣子、苦苦都哈哈笑起来。

金大娘不笑，转过身去，她要走了。象是在大街逛了一次，从从容容地想走了。

胡飞突然吼了一句：“站住！”

金大娘回眸一笑道：“你是不是还在想着那个破山神庙啊？是还想有一次巫山云雨？”

金大娘的脸上带笑，有万种风情。

胡飞冷冷道：“你别走！”

金大娘叹道：“你不该迷恋洞房花烛，尤其和一个补袜子的女人。”

胡飞道：“我告诉你，交出红娃儿和朱玉，不然我让你第一个人头落地！”

金大娘媚笑道：“你知不知道壮士一怒为红颜那故事？”

胡飞道：“就凭你这样儿，别平白玷辱人家陈圆圆。”

金大娘向四处膘上一眼，道：“你知不知道只要我咳嗽一声，八百人都甘为我效死？”

胡飞笑了：“你可以试一试。”

金大娘笑了：“好！”一声刚落，那二十四个大汉一齐扑向胡飞。

胡飞没了，二十四个大汉失去了目标。胡飞只是施施然背着手，站在金大娘面前。他不看金大娘，两眼只是望天，悠然道：“这天好蓝啊，是不是？”

金大娘怔忡不语。

胡飞道：“你也明白，我可以让你那八百壮士还没动一动时，就杀死了你。”

金大娘一叹：“好，你让我还你人，对不对？”

胡飞点点头。

“我只要还给你人，一切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对不对？”

胡飞点点头。

柳无恨突然道：“等一等……”他话没说完，胡飞和柳无恨面前已经多了两副担架，上面躺着两个人。

这两个人当然红娃儿与朱玉。

朱玉脸色苍白，红娃儿已经死了。胡飞的脸变了色，他一步步走向金大娘。

金大娘凛然不惧。

朱玉喊了他一声：“胡飞！”

他回到担架边，蹲下来，等朱玉讲话。

朱玉的声音很轻：“我答应红娃儿，为她报仇……你答应我……”

胡飞的声音哽咽：“好，我答应。”

朱玉道：“我们走！”八百壮士凛然而立。柳无恨在前，胡飞在后，抬着一副担架。胡飞的背上背着朱玉。

八百壮士为胡飞二人让开一条路。金大娘和四个女人肃手而立。

辣子突然道：“我们失去了机会……”

金大娘冷笑：“你以为失去了机会？”

大胡子突然插嘴道：“他能把我们八百人全部杀光。别人不能，他能。”

大胡子的眼里闪着畏惧。

大胡子虎豹豺狼无所惧。

### 第三章 讨债人

胡飞静静地坐在这间破山神庙中。他身边坐着柳无恨、朱玉。他们刚刚埋葬了红娃娃，都很累。朱玉的身体还未复原。

朱玉告诉胡飞，她可以放信鸽去召集“刺五加”的北方全部人马，让他们十日内来这里与段大勋决战。

胡飞摇摇头，不答应。

胡飞说道：“我想知道你们当时是如何杀死明铨的……”

柳无恨和朱玉互相看一眼：“怎么这时想起来问这些事？”

柳无恨：“这也很简单，那天在堂验看寿礼。

正看着，我喊了一声：‘看，你身后！明铨动作极快，一回身就看见了盈盈笑立朱玉姑娘。’他正愣神工夫，于停出手，一截树枝便插入其背……”

胡飞笑了笑：“说穿了，确实也没什么稀奇。”

柳无恨道：“那几个也差不多。”

胡飞一笑，没再问话。就有人轻轻说道：“其实你们该想到，早早晚晚会有人前来讨这债务的。你们杀了人，欠了债，就该睡不安稳，吃不好饭，是不是？”他们面前悄然站立着一个人，一个精瘦的老人。这人是花三十万银子雇用胡飞的段大勋。

他向胡飞一笑道：“胡大侠，你好啊？”

三个人愣了，都没有听到他走近来的声响。江湖上也只有那么五六个人可以做到走路无声、踏雪无痕，而这个段大勋就可以算是一个。

胡飞正想着心事，就向他一笑道：“我猜你该来了。”

段大勋道：“你不该杀了二戒，有了二戒，你们才可以多活些日子。没了二戒，没人放心让你们继续活下去。”

胡飞道：“二戒和尚戒女色，戒做坏事，但没戒自杀。他自己杀死了自己。”

段大勋道：“我知道，但你不在身边，他就不会向肚子上试剑。”胡飞叹息道：“这话不错。”

段大勋道：“你杀死了长白鹿公？”

胡飞道：“你刚刚教会我不说他是自杀的。”

段大勋一叹道：“我不想他，只是对他那些破纸片片儿有兴趣。你想必把那些纸片片拿到了手，你要它无用，为什么不把它给我？你给了我那些，咱们三十万两银子的欠债一笔勾销。”

胡飞愀然不乐道：“你怎么总让我想起自己欠别人钱？”

段大勋道：“你当初就不该拿，难道你不知道那一句老话，吃人家的嘴短？”

胡飞道：“这么说，我是没法同你动手了？”

段大勋傲然道：“不错。我问你要银子，你同我打架，那你岂不成了无赖？”胡飞叹口气，不再答言。

朱玉突然道：“胡飞，你要不要我还银子？”

胡飞眼睛瞪得好大：“你有三十万？”

朱玉点点头。

胡飞仍不信：“你揣三十万两银票到处跑？”

朱玉苍白的脸上，又浮上了调皮的笑。她掏出六十张银票，果然有三十万两。一躺



楼银庄的银票，十足兑现的。

段大勋转身把银票递给下人，看也不看。

胡飞道：“我现在才明白无债一身轻这句话真有道理。”

段大勋道：“你想和我较量？”

胡飞道：“想，太想了。”

× × ×；

二人对峙。

段大勋对下人吩咐：“如果我死了，把三十万两银票交与皇上，什么话也不要说。”

那人行礼而退。

段大勋道：“我早想和你这个奇侠动动手了。我想，勾子是你杀的。”

胡飞道：“是我老婆杀的，也算是我杀的。”

朱玉脸一红，十分羞涩。

胡飞道：“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什么段大勋，你就是那个大内侍卫总管荀大锦。”

段大勋冷冷一笑道：“不错。”

胡飞慢慢说道：“我听人家讲得耳朵边都腻了。说你能一招制人于死命。这事儿可叫我一丁点儿也不服气。你能一招就杀死我？”

荀大锦道：“我想试一试。”

胡飞道：“我也想试一试。”

荀大锦道：“你想试什么？”

胡飞道：“想杀了你。”

荀大锦道：“有人很早就告诉我，长白山下有个浪荡汉叫胡飞，这人无爹无娘，有一身好功夫，是武林二百年来难得一见的人材。人家告诉我，见了胡飞，你不要动手，跑就是了。今天我见了你，决不会向后转身。”

胡飞道：“你可以试一试。”

荀大锦道：“我还可以提醒你，和我对敌的人，只要一转身向后跑，我从来不追，让他逃命去，你如果不敌，尽可以逃走。”

胡飞道：“你遇见没遇见宁肯死也不转身逃走的人？”

荀大锦道：“当然有。山西连家一门二十四人，我把他们全杀光了。他们不肯逃，我只好杀。偏那一天我又吃得饱，我吃饱时愿意杀人。”

胡飞道：“你也会被人杀死。”

荀大锦道：“那个人可能是江南才子荀公忌，可决不会是你。”天地怒，鬼神泣。这将是一场恶斗。

朱玉静静地坐在一边，手执匕首，她想这匕首可能会刺向她自己。只要胡飞一倒下，便把这匕首刺向自己胸前。

两个人对峙站着，已经站了两个时辰。

胡飞不丁不八，懒懒散散地站着，他只是右手稍稍抬起，似要握拢成拳，左手微微向上，五指箕张。

这站立无势，这无势之立让荀大锦无法出手。他既然一击即可致命，就不能轻易易动手一击。

×                      ×                      ×；

山神庙外，鸟儿啁啾，树木碧绿，一派生机。

两人身边的树丛扑簌簌直落叶子，这是被杀气逼落的树叶。

有人突然在这死寂中大声问道：“他们为什么不动手？”

一声沉稳的回答：“他们在等。”

“等什么？”

“一个等着杀人，一个等着被杀。”

那人叹道：“我不知道。”

随着话音一落，走过来两个人。

头一个是瘸丁儿。他身后那个人潇洒英俊，四十岁左右年纪，儒生打扮。

这个人正是江南才子荀公忌。

另一边也走出了一群人。

这些人是金大娘和苦苦、白白、小乐子、辣子四女。还有那大胡子为首的八百壮士。

八百壮士散散落落，把一群人包围起来。金大娘娇声一笑道：“胡飞，你这一回算是死定了。你说对不对？”

胡飞不答，他凝神敌对荀大锦的全身杀机，无暇它顾。

又过了一个时辰。

周围的赶山人都急得直摩挲那索拨棍，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奇怪的争斗，两个人一动不动，凝立了三个时辰。

索拨棍都被摩挲得光光的。

八百大汉们都席地而坐。

荀公忌看着朱玉，朱玉的背上满是汗水，已湿透了罗衫。

荀公忌笑问道：“玉姑娘，你好吧？”

朱玉顿时珠泪长坠：“不好，不好，一点儿都不好。”

荀公忌道：“心静则安，心弱则乱啊。你认定胡飞可胜，不就心静了么？”

朱玉心里一安，有荀公忌在，她稍稍心安。

荀大锦长吁了一口气，杀气顿时就弱了。

“我想不到你的弱处。你还小，就已经无懈可击。”

胡飞道：“懈总是有的，你没找到就是了。”

荀公忌这时一叹道：“能松者，就是武学的大行家。”

人家行事如此，干你何事？这便是超然物外，能超然物外者便无紧张之感，就有胜算。”

荀大锦一笑道：“胡飞，胡飞，面对着我，你有胜算么？”

胡飞想了一想道：“还要看两个时辰。”

荀大锦不禁狂笑起来，笑声甫落，他才说出一句：“好，我就等你两个时辰。”

×                      ×                      ×；

一只百草园的蚊蚋飞在了荀大锦的左眼皮上。

他并未有任何动作，只左眼用力地闭了一下，左脚掌全部向地上用劲踩踏了一下。

胡飞就在这时纵身而起。

没能形容胡飞有多快，他只做了三势，身子一纵时是卧虎剪，这一式左手化剑在先，右手劈刀在后，使荀大锦身子随势更向左脚踩实。第二式是胡飞的左手迎风一点，两指便逼荀大锦一双剪瞳，右手出击他胸前四穴。荀大锦便身子向后退一闪，左手格击向上，右手去取胡飞臂肘。

如果胡飞不闪身挪手，他手少阴心脉上的灵道、通里、阴郄、神门四穴受制。偏偏胡飞的臂仍向前击，他的臂肘向外轻轻一拐，便似瘸丁儿的断腿，从人意料不到处出手。

荀大锦的头嗡地一声响起来了。

他知道会从胡飞的袖里飞现一截树枝，这截树枝很力道，从胡飞腕间飞出，直贯入他头颅。

他知道有什么东西贯入他脑袋里了，先觉出凉，才又觉得难受来，最后才是一阵剧痛。

人蓦然倒地。

他双目睁圆。

“这是……什么？”

胡飞看着他：“那一截树枝……刺官棒……”

荀大锦突然一笑，道：“好，好，好。真是好。”

他用力一拨，将贯入头颅的这截树枝拔出，狂喷鲜血而死。他手里握着一块玉石，被染了血的玉石。

## 第四章 王八蛋

柳恨、荀公忌和一些“刺五家”的好汉们都站在官道边。

“你决心要走了？”

胡飞笑，点点头。

荀公忌道：“朝廷要捕你，你怕了，把这‘刺五家’推给我。”胡飞道：“你也别做呆子，我也再去做一回傻子。”

柳无恨突然道：“他不是傻子，他只不过是一个王八蛋。”

胡飞道：“你又有什么新花招了？”

柳无恨一叹：“说了这么多话留不下你，柳无恨又变成了柳一恨，恨不能宰了你。”

柳无恨说着，冷淡的脸上竟有了少见的笑意，他的眼里噙着泪水。

胡飞摇摇他的手：“端午去京城，吃爆肚李的爆肚。还是坐着吃，还是把人都赶走，好不好？”

柳无恨道：“好。”荀公忌不看这二人，看葱葱郁郁的长白山，因为他眼中也噙泪。

× × ×；

胡飞甩搭甩搭走在山间路上。

柳无恨的情，荀公忌的义，他都似已淡忘。天下偌大，又剩下他一人踽踽独行。

他走不过去了，因为有三个赶山人挡住了他的去路。

“让让路，好不好？”

一个大胡子脸色难看：“不好，你为什么不让路？”胡飞一怔，对呀，人家是三个人，他是一个人，他为什么不让路？他就让路，躲在路边的草丛里。

大胡子就笑了。大胡子哈哈一笑，树林边，山坡上，到处都是手拿索拨棍的赶山人。胡飞被重重包围了。

大胡子慢悠悠说道：“我早就告诉你，你除非把这八百人一齐杀了，否则你这辈子也不会安生。你知不知道？”

胡飞一笑道：“我当然知道。”

大胡子脸色一变，凝势持棍道：“知道你为什么还不动手？这八百人够你忙了，到天黑你还杀不完，岂不麻烦？”

八百人都凝立不动。

胡飞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我可不想杀人，你看，泉水甜，天瓦蓝，草啊树的又绿绿的，我可不想杀人。”

大胡子道：“你不想杀人，就只好跟我们走！”

胡飞道：“好，我跟你们走！”就又来到了山神庙，仍是那座破败的山神庙。

胡飞进了山庙，马上席地而坐，问道：“你们请我来，该不是为了请我喝酒吧？”

大胡子哈哈大笑：“奇侠，你小子也称得上这个奇侠。喝酒就喝酒。来酒啊！”

就有人捧上两坛酒。

这是长白山最烈性的熊酒，在熊吞吃山梨发酵之后杀熊取出山梨，酿成的熊酒。

胡飞与大胡子呼喊着一人一坛，须臾喝尽。

胡飞醉眼惺忪：“你.....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大胡子笑道：“不是我找你，而是她找你。”

胡飞一回头，愣住了。只见金大娘身穿吉服，喜气洋洋，她身后的小乐子是嘻着嘴

乐，苦苦竟然也面带笑容，白白一脸春风，辣子在挤眉弄眼。

金大娘满面喜气：“奇侠，你今天该跟我成亲了吧？”

胡飞讲不出话来，他有什么话好讲？

× × ×；

山神庙又转眼一变。

又有了一张富贵大床，又让那狰狞的山神挽彩，两条彩带在中间垂一只球儿，两个球儿相咬，搭在大大的床上空。床上也有锦被，有香枕。地上无尘，庙内无尘，人的笑靥上也无尘。

灰尘象被八百壮士和补袜子的女人们用笑意吸走了。

人忙天快，转眼黄昏。

赶山人在四下里点起了松明火把，火把系捆在山神庙外的树上，照得长白山更黝黝黑，黝黝黑中还透着亮。

胡飞怔忡不言，只是坐在大床上。

金大娘满面笑容，看着他，手里端着一杯酒。

“你为什么不喝酒？这浅浅的一只盅子，你喝一半，我喝一半……”

金大娘玉肤滋润，人面灯下，更是美艳万分。

胡飞闭上了眼睛。

金大娘柔柔地问：“你为什么闭上了眼睛？”

胡飞道：“我困。”

金大娘笑了：“你困，让她们唱个曲儿来，好不好？”

小乐子、苦苦、白白、辣子四个人就在床边转，唱。

小乐子唱：“山本来是矮矮的呀，

喝了女人的奶才长高；

男人本来是王八蛋呀，  
女人爱他才算是个人。  
树本来瘦瘦的呀，  
喝了女人的奶才长高；  
男人本来是王八蛋呀，  
女人的长发缠住了他才算是个人。”  
苦苦就唱：“鹿长犄角雉彩尾啊，  
都是为了讨女人喜欢；  
男人都是王八蛋呀，  
弄得女人泪涟涟。  
头披彩巾身穿缎啊，  
都是为了讨男人喜欢；  
男人都是王八蛋啊，  
你费心打扮千般心思都罔然。  
白白就唱：“你看没看见猴头蘑菇，  
隔着老远，脸儿对脸？  
你看没看见鸳鸯双鸟，  
戏水天池情绵绵？  
男人就是王八蛋呀，  
尽情耍笑日夜狂欢；  
忘了有一对明亮星啊瞅你，  
那是女人泪涟涟的一双眼。”  
辣子就唱：“辣子嚼起来才有味啊，



你吃什么都是甜的；

女人有脾气才有味啊，

你回味什么都是甜的。

女人打你你手别还啊，

女人骂你你口莫言哪；

女人疼你亲你才这样，

你的心里该比蜜甜啊。”

胡飞静静地坐在大床上，很斯文。

金大娘突然噗地一笑：“你可不要后悔，你和我在床上拜了天地，这一辈子就成了夫妻……”

胡飞居然也笑吟吟地说：“你听说过在床上拜天地的人没有？”

金大娘仍笑：“不拜，你可不要后悔？”

胡飞道：“我不后悔。”

身后的苦苦、白白、辣子、小乐子一齐说：“你肯定后悔。”

胡飞一回头的当儿，就怔住了。他再回过头来，眼前这女人不是刚才的金大娘了。她是谁？

胡飞心怦怦跳，去挑女人的盖头。

烛光下，美艳万分的佳人竟是朱玉。

金大娘的话又在耳响起了：“换了新人，你拜不拜？”

胡飞忙不迭地说：“拜，拜！”

×                      ×                      ×；

既有佳人，在床上拜天地又有何妨？他本来就不在乎这个。

朱玉没了那疯疯张张，只是一脸羞涩。

月亮升上来了，夜静了。

胡飞呆呆地看着朱玉，有点不放心：“你不是不会说话吧？你有点不象朱玉了。”

朱玉噗哧一笑，又是那个狡黠、调皮的朱玉了。

山神庙外，墙上盘腿坐着一个人。

这个人的腿忒怪，骑在墙上，竟能两条小腿紧紧夹住墙。他轻轻抱怨：“这个王八蛋，这会儿倒享福……”

（全书完）